

續傳燈錄卷第一 大鑑下第十世

汝州首山念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諶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仁王慶評禪師 智門迴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丞相王隨居士已上一十

黃蘗重謚禪師 福聖善瑄禪師已上一十

南臺契曠禪師 契恣上座已上四人

首山念禪師法嗣 不錄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器識沉

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俗塵勞因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隨機扣發歷參諸方知識七十一負家後到首山一日首山陞座師出問曰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孤踪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撻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首山後西河道俗遺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

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愛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翼然起握膝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道俗同曰汾陽而不敢名上堂謂眾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遺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又上堂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遊山玩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耳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

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嘆亦無喜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若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蘆取不是等閒與大眾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為井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合掌菴前問世尊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陣

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撲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與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

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

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攪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曰徧天徧地問真正脩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饈一味良羹飽即休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縹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

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故射的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質二同大事三捺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

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入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

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且俸裝告眾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云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僧云七十里師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逝侍者即立化闍維收舍利起塔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

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如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

乘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焚噲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有問如何是起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曰恁麼即非塵

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扎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曰一日陞座僧問纒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闍提人來還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

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
 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
 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
 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
 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
 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
 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
 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
 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
 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
 禪流直須著付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
 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
 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
 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
 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
 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
 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
 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問黎
 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開市裏
 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
 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盞釘曰
 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寨南神僧請益栢

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
 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
 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麼
 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
 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
 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
 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
 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
 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
 從閣黎問慶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
 師曰撒手卧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諱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
 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
 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
 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
 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
 表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
 撥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來
 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
 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
 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問羅大王
 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
 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
 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

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
 師俱往何如師咲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
 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
 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
 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
 問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
 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
 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
 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
 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
 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
 是和尚為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
 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
 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
 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
 問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恠得山
 僧曰未審法身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
 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
 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
 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

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鮮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鮮

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

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

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船上面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鑰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印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會却問來時

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淥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

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

曰晝見斃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為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

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錐錐即是鈎有傷曰正當十五日用錐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見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

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菓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為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

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荅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

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毯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音音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

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出也燒殺你示衆
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拈
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猫兒爪
距擲養來堂上絕盡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
忌遺言許外甥作麼生是許外甥底句莫錯
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

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
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
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
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盤鳴聲山曰瞎
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

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山曰汝會麼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
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
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
耀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

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磚打瓦又問風穴
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
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
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
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
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

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
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
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
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禪
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踣上三十三天
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

鏈速退速退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范陽人叅首山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口楚王城畔汝
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頌契佛意乃作三玄偈
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變動三歲師子吼十
方沒孤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

門關顯出昆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
拂求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
家山間乃請契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
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
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
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

後乱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
唐明一路把斷妖說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
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鈎四海祇釣瓘龍格外
玄談為未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
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
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

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
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佛
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
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勅倍行一

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
脚踏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
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
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
師師曰金剛手板闊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
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

誦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契捧師曰正
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
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
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
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着脚廣南廝撲鄭無
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

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
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
南出家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
八百價上堂寒温冷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
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
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

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
 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麼則金明今
 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
 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
 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
 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見出
 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
 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
 還記得相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
 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槩師
 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
 和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冰消僧擬
 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
 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
 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慶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
 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
 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瞞師曰草
 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為北塔僧使點茶次師
 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
 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
 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
 覓什麼第二盃
 襄州廉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
 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
 僧問如何是廉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
 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卧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
 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
 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續傳燈錄卷第一

合二

續傳燈錄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七二頁上一行「卷第一」，徑作「卷第一目錄」。
- 一 六七二頁上一〇行與一一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一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一」、「大鑑下第十世」三行。
- 一 六七二頁上一二行「汾州」，徑作「汾陽」。
- 一 六七四頁中一八行「縱然」，徑作「縱然」。
- 一 六七六頁上一六行「碓砂」，徑作「碓砂」。

續傳燈錄卷第二

合三

大鑑下第十世
智門祚禪師法嗣三十人

雪竇重顯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南華寶綠禪師

護國壽禪師

九峯勤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黃龍海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雲臺省因禪師

青山好禪師

慈雲紹詵禪師已上十人見錄

芙蓉文喜禪師

清溪省肇禪師

德山僧可禪師

翠峯覺顯禪師

百丈月禪師

翠巖奉鸞禪師

歸宗省一禪師

廣慧清順禪師

天童寶堅禪師

百丈智贊禪師

廣教義嵩禪師

斬陽口詮禪師

靈泉曉禪師

長松龍禪師

藥山宣禪師

廣福允恭禪師

太平清禪師

大龍德宣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文殊真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曉聰禪師見錄

南臺勤禪師法嗣二人

高陽法廣禪師

黑水環禪師法嗣一人

石霜節誠禪師二人見錄

黑水義欽禪師見錄
五祖戒禪師法嗣四十人

洞山自實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

北塔思廣禪師

雲蓋智顯禪師

翠峯慧顯禪師

四祖端禪師

五祖秀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白馬辯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海會通禪師

義臺子祥禪師

十王懷楚禪師

定慧道海禪師

鴈蕩文吉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寶巖叔芝禪師已上一人見錄

舜峯蒙正禪師

西禪文岫禪師

習慈應圓禪師

海會顯同禪師

三角幽禪師

瑞巖珪禪師

五祖昉禪師

大明明禪師

中宮登禪師

大愚達禪師

舍利該禪師

景德商禪師

未安圓禪師

雲居慶禪師

雍熙德興禪師

十五清禪師

德山文燦禪師

六合修已禪師

梁山了奇禪師

龍牙廷禪師

舒州龍門和尚

隨州報恩和尚

瑞巖圓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福昌善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上方齊寂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福昌詢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夾山惟俊禪師

德山文捷禪師

靈峯顯英禪師

公安智珠禪師

四明贊禪師

元封政禪師

開聖道如和尚已上七人無錄

乾明信禪師法嗣三人

西禪垂白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藥山彝庸禪師

衡嶽振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保唐無約禪師無錄

國寶李琛殿撰已上二人無錄

福巖雅禪師法嗣四人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李琛殿撰已上二人無錄

衡山了實禪師

開福賢禪師法嗣三人

日芳上座見錄

大陽文昱禪師

雙溪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報慈嵩禪師法嗣一人

禾山楚材禪師

興陽遜禪師見錄

鹿苑圭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八人

善提桂芳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開先善暹禪師

王氏山普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資聖盛勤禪師

南安岩自嚴尊者見錄

大中仁辯禪師

欽山悟勤禪師

西峯豁禪師法嗣一人

南安岩自嚴尊者見錄

南安岩自嚴尊者見錄

廣教志禪師法嗣二人

四面山懷清禪師見錄

興化友清禪師無錄

雲頂敷禪師法嗣一人

樂營將蜀人無錄

石門紹遠禪師法嗣七人

清居浩昇禪師

廣濟方禪師

雲頂鑑禪師

道吾契詮禪師已上四見錄

澧州善來禪師

襄州惠遠禪師

隨州崇實禪師已上三見錄

梁山觀禪師法嗣五人

羅紋德珎山主

藥山利昱禪師

梁山巖禪師已上三見錄

雲巖清毗禪師

大哥和尚已上二見錄

德山晏禪師法嗣一人

德山智先禪師見錄

北禪威禪師法嗣一人

南禪聰禪師見錄

谷隱儼禪師法嗣五人

谷隱契崇禪師見錄

谷隱法誨禪師

開解重慈禪師

鷲嶺懷堅禪師

蘄州懷令和尚已上四見錄

普淨覺禪師法嗣二人

張生居士

給事陶毅居士二人無錄

靈澄上座法嗣一人

夾山真首座無錄

廣濟通禪師法嗣二人

南華智度禪師

九華勤禪師已上二見錄

乾明穆禪師法嗣一人

因勝燈禪師無錄

承天昭禪師法嗣十一人

靈泉皓昇禪師

藥山用和禪師

夾山省宗禪師

靈泉用淳禪師

夾山仁秀禪師

黃龍思卿禪師

嘉魚法珎禪師

開福寶賢禪師

興教居祐禪師

崇聖志珪禪師

彰法悟顯禪師已上俱無錄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誦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食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繞近前門以拂子蓋口打師

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

法眼截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謬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捧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

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進如何即是師曰清風未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着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

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味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躡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

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曾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

法眼截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謬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捧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進如何即是師曰清風未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着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味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躡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曾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

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觸髓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

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偏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錢券曰學人不曾師曰開

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珞御服者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

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掩筋右眼挾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遠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二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昆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

滿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未如何迴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唱酬也

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着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

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向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頌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僻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

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為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

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為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缸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

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孟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盟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

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窓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誦入擲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暎實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窄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
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
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
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
師曰佛不奪衆生顏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

曰却須喫棒上堂曰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
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
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
充侍者示以芭蕉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
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杖子話試舉來

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撼師豁然大
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
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巖樂不
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

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
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
問如何是寂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多少人摸索不着曰忽然摸着又作麼

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蓋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
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口

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好曬麦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

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鬱單
越

復州青山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昔日靈山親授記今朝汝水令方
行僧云恁麼則雷布雲門洞雨洒景陵城去

也師曰九宮八卦

福州慈雲山紹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額上汗出問如何是慈雲山師曰徒勞仰面

看問如何是慈雲水師曰急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杜氏子遊方時在

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揚州出
現有設問曰既是泗洲大聖為甚麼却向揚
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
蓮華峯祥菴主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
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
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

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

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

下到金剛水際是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

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

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問無
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
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
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

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
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

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棲巖經道
松直棘曲鶴白鳥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

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鶴便白鳥便玄洞
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

底鷓也有白底鳥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
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

無語師曰汝還知鉢孟饋子落處麼汝若知
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慕然問者也不
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
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
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
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

疑返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
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
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瞋睡靈柱却
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
朝後曰莫認奴作即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
却屋乘乾刈却未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詞

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
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
何為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
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
曰園蔬枯槁其檐水潑潑菴初比部郎中許
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峯聞祥公曰聰道者

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
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帶
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裁帶雨松鏡分
金殿燭山峇月樓鍾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
峯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
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截余今老倒十一

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鑿頭知我意裁
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寐又七日闍維得五
色舍利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
眼師曰墮坑落堊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
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
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
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
莫沉吟你等諸人纜上嚼道便好回去更莫
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黑水環禪師法嗣
我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
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寶禪師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為
人廉謹性慕佛乘於硤石寺受業修頭陀行
糲食垢衣參戒和尚發明心地大著名聲常
在五祖會主寺事一日戒病令行者於庫司
取生薑煎藥師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
買師方取薑付與戒戒心重之後遊叢林至洞
山時聰公居焉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
席適郡守亦以書囑戒舉所知者主之戒云

賣生薑漢住得也遂開法於洞山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頭腦相似或曰腰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言猶在耳僧云恁麼則五
祖嫡子雲門兒孫也師曰日馳五百示衆曰
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

莫有把拖者也無衆無對師曰賺却一舡人
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
吏云縣尉令避道師立道左避尉馬跪不行
師曰這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師作禮馬乃行
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與師有與遠寺師呵曰
擡上方丈去神直擡上方丈師為人精嚴護

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一夕為娼女所迫
與同寢榻師坐禪至曉娼女索宿錢師與之
出門自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姪遂請歸
置齋禮謝謂真佛子也然性好名事邊幅初
得法於戒和尚戒暮年棄衆造焉師以其行
嚴落人疑似弗為禮上堂說偈讚之曰嗟見

世請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奈汝
何戒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杖談笑
而化師雖有盛名叢林亦以是少之師嘗作
達磨祖師真讚大為叢林所稱誦序曰師真
圖遯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
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讚曰師相

兮世所稀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
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疑涉流
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
更住少林兮憺懼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
頓推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文

不加點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曰
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
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
事師曰東涌西沒僧云變通後如何師曰地
肥茄子嫩僧云如何是佛師曰左手書右手

字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拗頭折脚

潭州雲蓋山志顯禪師僧問豹巖霧卷鳥道
雲開海衆咸臻潮音願振師曰月映千江白
僧云恁麼則五雲嶺秀三井風清師曰雲開
萬里新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山角金屏掩
松羅玉帳垂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紫袍

公子少雪頂野僧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古寺碑難讀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讀者盡攢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遮天
蓋地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趙州道
底師願視大衆唱一喝曰諸禪德莫是賓主
歷然麼莫是先照後用麼莫是照用同時麼

若恁麼會臨濟宗風平沉苦海既不恁麼會
作麼生商量良久喝一喝拍繩床一下又上
堂曰昨日三今日四把斷要津放開捏聚無
限禪徒特地罔措喝一喝

蘇州翠峯慧顯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門開東嶺上僧云恁麼則五祖

嫡子也師曰猿嘯老松枝

新州四祖山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着石
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
月日頭乾晒却

新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
法有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僧云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
出水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無語師曰
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明州天童山景德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僧云如何領會
師曰耳裏不著水僧云恁麼則禮拜也師曰

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上堂曰西湖隱出山峯
秀樓檣參差若畫成禪流共在祇園住莫教
虛度一平生便下座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
河漲僧云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曰欲識解脫道今

日參較早唯念路行難水深魚不少參又曰
欲識解脫道雞鳴已天曉趙州庭前柏打落
青州棗喝一喝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
句師曰清光滿目僧云學人不會師曰搽灰
抹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椽笠

僧云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戴頂坐則挂高

新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
曰路不拾遺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
吠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曾問幾人
來僧云即今問和尚師曰且莫虛頭

新州十王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魏
巍堂堂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有人問
了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蘇州定慧道海禪師僧問諸佛出世已涉繁
辭作麼生是的旨師曰達人不得錯舉僧云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師曰恠之不及

温州鴈蕩山靈峯文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
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無角鐵牛眠
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僧云恁麼則韶陽兒
孫祖峯嫡子師曰鴈蕩天台僧云祖意已蒙
師指示為人一句又如何師曰兩重公案問
昔日靈山分半座飲光對面被搽糊今朝此

席又如是有完全句也無師曰一步兩步
僧云金風吹落葉玉露滴青松師曰緊峭草
鞋僧云一回舉着一回新師便打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
腦相似
越州寶巖村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
別項禮去也師曰天台柳栗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
曰輓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
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

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
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
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
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
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

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
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成盡成非曰恁麼則周
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
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

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
槃金山喚作豕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
甚麼處故不是采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
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江陵福昌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花開
金谷煖旃拂玉墀香僧云恁麼則春令既行

萬方道泰師曰開口迷全體無言露半身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蕭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大樹大皮裹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小
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
起

合二

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纒起大
衆雲臻祖意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
僧云恁麼則一句於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
古傳師曰是人有人分

福嚴雅禪師法嗣

衡州常寧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擲蓋峯巒秀名高海外傳

僧云昔日福嚴親得旨今朝此地化迷途師
曰終是飽叢林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起
僧云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除夕示衆曰
年窮歲盡無可與大衆分歲老僧烹一頭露
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煮菜羹燒楮火與大

衆圍爐唱歸田樂何以如此免得倚他門戶
傍他墻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有僧從後
大呼曰縣有吏至師反顧問其所以僧云和
尚殺牛未納皮角師咲擲煖帽于地與之僧
就地拾得跪進云天寒還和尚帽子師願問
侍者倚遇曰如何遇云近日城中紅貴一狀

領過又上堂良久曰冤苦冤苦作什麼百丈
不在老僧今日困下座又上堂呵呵大笑曰
爭恠得老僧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示衆曰阿呵呵瘦松寒

竹鎖清波有時獨坐巖陀上無人共唱太平
訶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

合二

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
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
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
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

儀瘦方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方可擬

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
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馬覓當機隱顯
兮絲髮請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
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智
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陞
堂願視大衆云師子頻呻象王回顧師忽有

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麼生會師曰頤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曰海上橫行暹道者又參雪竇顯顯愛其後逆留坐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二偈於壁而去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漸未則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富春春無言戀碧層三

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閉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赴出山後住開先嗣德山遠禪師却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來問云暹首座出世為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和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為汝得恁麼辜負恩德開堂曰上首白槌罷師曰千

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後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呈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什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為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

所以便推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通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珎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僧麼却請為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謗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靈山一會何

異今日師曰莫妄想僧云作家宗師師曰三十年後自有人知問說佛說祖師上加霜如何是默然之機師曰口邊喫棒僧擬議師便喝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僧云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僧云學人不曾師曰少室山高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清負長樂僧云來後如何師曰濁富多憂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僧云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

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兩所潤為什麼萬木不同哪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僧云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頃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師曰選佛選祖今正是時莫祇恁麼懷疑終日如

斯見解已過平生幸逢勝集對衆決擇然則此事亦非在爭鋒唇舌所以道併却咽喉唇物道將來如此則便可以忘懷自得定方寸自然常光現前各各孤運其間山河大地不碍見聞萬象森羅尋常顯發還有於此承當得底麼既然各自孤運更教阿誰承當草

衣輸野客木食屬山人珍重又上堂曰一若是二即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燕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為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師住開先凡十八年後示滅于本山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

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闌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

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袖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碁雲卓

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

合二

二十

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縹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興元府大中仁辯禪師僧問如何是焦崖境師曰庭前寒栢老祖意不西來僧云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胡僧深碧眼跣足躡階行

益州菩提桂芳禪師僧問諸佛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三春物象妍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溪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未曾騎竹馬切忌躡金龍

燕

西峯豁禪師法嗣

彌

南安巖自嚴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棄家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為童子年十七為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峯者宿豁禪師豁清涼明禪師高第雲門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乞還

山師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毒為行人害師為說偈戒之而蛟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酒師以杖撻之而水流出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為神師遊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師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

合三

廿

欲應念而獲家盡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陰動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為狂且慟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巾幪首而衣白服師

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輪布而民歲代輸之師不忍置書布束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答以為妖焚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若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語後遊南康槩古山先是西

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師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為行舟碍師舟過馬摩沙之曰去去莫與人為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于南海為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

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灑水生陰府舡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塵善提僧即舟唱偈而舟為動萬衆譁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絳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

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覽誦念無所遺忘偈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示人多以偈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言者異迹甚著所屬狀以聞詔往之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

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而化謚

曰定光圓應禪師

廣教志禪師法嗣

舒州四面山懷清禪師初住新口興化僧問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棧閃爍如鷄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

合二

廿二

師曰道什麼僧云恁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曰再犯不容僧應喏師以拄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石門遠禪師法嗣

澗

果州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

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

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

曰烏龜啗黑豎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

籠曰如何是脩行師曰庭柱傷寒

懷安軍雲頂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

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柰即今何師曰猶嫌

少在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

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

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

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煖裏水

梁山觀禪師法嗣

鼎州羅紋得珉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

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

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

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

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

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

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

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

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

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

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焰問遠速投

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

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

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

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為甚麼如此師曰

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為之談師曰石牛石

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

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種南無佛師曰皆以

成佛道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

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畜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

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瘖人歌

合二

二十四末

續傳燈錄卷第二

合三

續傳燈錄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七八頁上一行「卷第二」，徑作「卷第二目錄」。
- 一 六七八頁上一八行夾註「已上十八人無錄」，徑無。
- 一 六七九頁中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大鑑下第十世」二行。
- 一 六七九頁下七行「恁麼」，徑作「甚麼」。
- 一 六八一頁下七行第八字「栽」，徑作「栽」，下同。
- 一 六八一頁下一三行「棲巖經」，徑作「楞嚴經」。
- 一 六八四頁中一八行「菜羹」，徑作「菜根」。

續傳燈錄卷第三

合三

大鑑下第十一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十六人

石霜楚圓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合三

法華全舉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龍華晚愚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太子道一禪師已上十一

乾明了同禪師

疎山曉珠禪師

荆南竹園禪師

湖州羅漢興禪師

汾陽侍者立化
已上五人

葉縣省禪師法嗣八人

浮山法遠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已上三人

石門守進禪師

廣慧懷慶禪師

承天遐猛禪師

什邡方水禪師

香巖海仙禪師已上五人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嘿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

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熱視罵曰是惡知識敢禪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德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遠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星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咲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廢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掛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來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躄躄年乃大咲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嘿

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嗎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咲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廢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揚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喏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咲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擲示雙趺天人渾草

測珎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
 於洞山時聽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
 備參雲門兪孫特以未見聽為恨故師依止
 三年乃將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
 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
 勉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
 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
 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
 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
 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曰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
 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
 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
 堂雲叔霧捲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
 僧問山深寬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浪滔天問
 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
 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
 響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一聲問隔中取靜時
 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
 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伏鎧鏑
 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

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禪師鼎首山
 高第望尊一時初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
 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
 不剪弊衣梵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咲鼎遣
 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
 來鼎杖而出頽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
 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
 鼎回顧相鑿鑿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
 曰見面不知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
 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
 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故鼎見
 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
 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上
 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
 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
 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
 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
 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
 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
 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
 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
 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拋括
 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

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虛
 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
 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鏢黃河
 靴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
 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
 山草一兩潤無邊根苗枯槁五湖叅學人
 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被冬月襖分朋
 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
 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實是主還有分得者
 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
 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
 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珎重問
 遶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
 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
 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
 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
 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
 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
 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奪
 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
 父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
 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祇

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廢生是直
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
未明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
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曠草之恩曰
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琢
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宮道法何曾
去騎牛臥牧童琢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
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
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細細魚稠使下
座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眾還會麼

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
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
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
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
華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開所以山僧居
福巖祇見福巖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

嶂月落寒潭音聲為飛鳴般若臺前婆羅花
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
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
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棹
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
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

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
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
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
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
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
為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

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
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着者麼
試向脚跟下道得一向來設你道得個儻分
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
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
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

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軋
歡喜無即瞿曇惡哉久立珍重問磨磬三尺
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
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址
山南南山址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
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

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噀一
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
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明明得得得得得
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
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
曰險卷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曰榜僧堂

作此字三二二三几理拙其下注曰若人識
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
師聞而咲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
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
僕年來頓覺衰落恐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
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

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
便休將擲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
果沒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
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
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
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

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碍隨處任方
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
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
問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
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
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

頃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
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
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
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
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已加號佛運統紀則師
入或於康定庚辰以壽數從而推之則師
丁亥師始生僧寶
傳所成也夫考

滁州琅琊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
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擗歸洛過澧陽藥
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
汾陽應緣殊水與雪寶明覺同時唱道四方
皆謂二甘露門遠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

鶻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
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恩在
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班里
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
曰剋時剋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

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手携書劔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卷起簾來無可觀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
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靈
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貓兒戴紙帽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推豎

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
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
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
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
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劍梁落
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床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
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
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
叫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
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
白雲片片橫頭飛綠水潺潺澗底急東浦西

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
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
他破曉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樵三賢十
聖是箇茅瀾頭等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
麼生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謫如來正

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擒擒猶是功勛邊
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
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帶水
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向我當勿頸而謝之上
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

打俊鷹快鷄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攔頭攔
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蟆
鉅刺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
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二眼開照四天下若也
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
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

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
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
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觸髅峰
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鑿裏藏身一句作麼生
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
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

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
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
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
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
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
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

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
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
慙不知時上堂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
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
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
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

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
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拈掌呵呵大笑你且
道咲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
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
道石火電光鈍琅琊有定軌坤底句各各高
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太原王氏子繞陞座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
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
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軋三長坤六短
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
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

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
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
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
逐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
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

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
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
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
麼南柯十更若不聽取一頓北斗掛須彌
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切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

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
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
喧轟宇宙通知音繞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
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
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
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

兩度春帳裏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
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
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
麼自云蝦鱗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
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曰狸奴白牯總在這
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

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眾集定乃曰現成
公案也是打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
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
鬢毛斑要會麼金蕊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
鳳凰臺上堂眾集乃曰為眾竭力禍出私門
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舉步涉千溪更有

洪源水滔滔在頰西擊禪牀下座示眾擊起
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
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
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
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齧飯饒饒孩他時好
惡知端的始覺後前滿面埃擊禪牀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
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
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
問作麼生是加藍師曰深山戴獨屨淺草露
群蛇曰作麼生是加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
邊月潦倒捋垂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
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
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截直
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
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

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
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
曰兩浙曰舡來陸來師曰舡來曰舡在甚處

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
坐具搥一搥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
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
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
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秋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
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
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
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

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乳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

合三
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剝語乃曰金輪天子

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捧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閣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頃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項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後兼重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兩

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兩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負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找棒趁出遇次日

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扭住曰我這裏虎狼縱橫尿床鬼子三四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抵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曰雲門餽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對共譚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咲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袒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諷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默皓泰禪師河東人到琅邪問埋兵掉闕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籍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杖拄杖一條手中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

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
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
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
彼現那叱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
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

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劍師曰觸不得曰用者
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朝參禪
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
曰去後不留踪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然
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

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
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
簾栗曰官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咲呵呵
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鑿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

嵩和尚出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
遮相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其後謂沙
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
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眾以師曉吏
事故彌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
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八十翁翁輓繡毬曰德麼則一句迴然
開祖曹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
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
祖師門下簪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
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為

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
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惟不用貼鍾馗曰畢
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
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
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
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連道速道王罔措師曰

勘破了也上堂莫更論古話今只據目前事
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
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
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
蒸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因蒸說法師即
令擲鼓墜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蒸相似

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鏡三
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抵解閉門作活不
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齧影局破後徒勞
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
僊處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

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
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為
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
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
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

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
一隻水泄不通縹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關十
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頓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
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
道理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

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
聖巖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法眼帶佛
法蔽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
帶妙叶蕪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寶帶學者
既已傳誦師曰若擲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

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眾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眾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兩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

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浪生死六根為患眾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

曰叅上堂寶應門風踰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眾人看問撒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撒塵即垂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

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續傳燈錄卷第三

合三

續傳燈錄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六八九頁上一行「卷第三」，徑作「卷第三目錄」。

一 六八九頁上一六行與一七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大鑑下第十一世」二行。

一 六八九頁中一九行「燈毬」，徑作「燈籠」。

一 六九一頁下六行第二字「帥」，徑作「師」。

一 六九四頁上六行「野老」，徑作「野來」。

一 六九五頁中一八行第五字「鴉」，徑作「鵲」。

一 六九六頁上二三行第一五字「苦」，徑作「若」。

一 六九六頁上二三行第一五字「苦」，徑作「若」。

續傳燈錄卷第四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聰禪師法嗣三十五人

金山曇穎禪師

仗錫修己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景清居士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龍華齊岳禪師

谷隱可宗禪師

承天誓元禪師

翠峯普禪師

壽寧慧靈禪師

安樂通照嚴禪師

廣教了同禪師

雙林己禪師

普明澄禪師

廣德遠禪師

杭州覺圓上座

谷隱薛大頭和尚

神鼎謹禪師法嗣十四人

開聖寶情山主

合

合

洞庭慧月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仁壽嗣珎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英公夏竦居士

石門守進禪師

棲隱自然禪師

湖州上方新禪師

鳳凰了同禪師

雲門靈毅禪師

襲親圓慧禪師

蘇州泗洲秘禪師

疎山古禪師

福勝集禪師

普照和尚

文康公王曙居士

妙智光雲禪師

已上三

已上三

夾山子英禪師

隨州善光蘭禪師

驚口政禪師

德山懷宥禪師

濛陽希譽禪師

高田法明禪師

廣慧璉禪師七人

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華嚴明禪師

雲臺已親禪師

梁山巖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善冀禪師見錄

道吾詮禪師法嗣一人

天平契愚禪師見錄

歸宗柔禪師法嗣九人

羅漢行林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護國法端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崇聖道玆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三人

西賢澄湜禪師

雲門知永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枕峯清契禪師

永康延超禪師

靈芝子政禪師

龍興慧牧禪師

靈巖文智和尚

慧力慧南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佛迹雲皎禪師

已上三

崇壽稠禪師法嗣四人

雲臺令峯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四人

般若從進禪師

淨衆先禪師

慈雲諡禪師法嗣一人

谷隱法全禪師無錄

石霜誠禪師法嗣一人

岳麓珪禪師無錄

羅漢仁禪師法嗣一人

龍潭從曉禪師無錄

無錄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杭州丘氏子首謁
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
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
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固然遂謁谷隱舉
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
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
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
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
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
問僧人搬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
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

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

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眾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

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觸躄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

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為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眾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着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揆教普賢休

嚼口中鍊勤人放開體如駕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極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象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

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鎚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癩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狗猴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足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

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曰雲來白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四日信路遶空

有里鄉牌口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

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弟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鈞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玉因聖這裏鈞又

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龍頭卸却角獸曰搜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

鬼哭雪壓觸巖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杭州人與浮山遠公遊嘗卓菴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為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窳

冥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德慶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截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

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為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曰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彈指合四一下問遠接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慶州仁壽嗣珠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為誰宣師曰上雞冠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欵蒲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善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鎖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汴州人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合四

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譚還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嶺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纜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曠座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為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

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嗎胃躁熱有屋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潭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斷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神鼎謹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廣慧理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

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恠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畫授其洞上厥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

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擊斃子來慧曰道者我有斃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觀師熟睡鼻軒

撼之驚翼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台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達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寐於威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

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嗟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踈

跳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埤裏坐地不打鬧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建寧人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憮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較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

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踈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替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

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諮詢周旋榮發俾其剌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林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復復西歸中心浩然固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頌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

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齊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輝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藥

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
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
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慈峯也欣幸
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
因財實所生勸人踈於財利况南閩浮提衆
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

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
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
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慙愧公置一百
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四公問李都尉曰釋
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

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
執力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
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視之曰
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
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背三下公
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

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嚶嚶聲公書偈遺李都
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
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
即至公已逝矣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真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
良為賤曰為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
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寧省力纔見
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
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
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
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
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為

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
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
地湧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親
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

曰更須仔細上堂纔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
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
玄徒而今賣典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
父拋下貓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
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

汝問來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
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
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
西山未審在什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孫
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
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
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蟆蚯
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着問仙
洞昨朝師唱罷樓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
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
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師曰不才謹
退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
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昆目仙人執善財手見
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
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

可糝椒蓋雖然如此試啜噉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
 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尙為人一句師曰
 汝且自為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何他
 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
 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
 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
 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
 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
 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
 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
 也未問心王出劫時如何師曰更宜一徧看
 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
 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口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瞋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本州人僧問丹霞燒木
 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
 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咲點頭問古人道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蒲
 天下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
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杭州董氏子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
是即沒交涉

續傳燈錄卷第四

卷

十四末

合四

續傳燈錄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九七頁上一行「卷第四」，徑作「卷第四目錄」。
- 一 六九七頁中七行「七人」，徑作「法嗣七人」。
- 一 六九七頁下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四」，「大鑑下第十一世」各一行。
- 一 六九九頁上三行第一三字「猜」，徑作「精」。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大鑑下第十一世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六人

雲居曉舜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大瀉懷宥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已上四人見錄

百文道禪師
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三十三人

建山堅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懷連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九峯鑑韶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峯象敦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已上十一人見錄

壽聖普訓禪師

金鷲靜旻禪師

廣慧遇新禪師

會初慶誠禪師

清陽忠禪師

南泉靖禪師

智者岳禪師

靈泉子象禪師

壽聖志明禪師

永安智禪師

南蕩利勤禪師

衡嶽永恩和尚

蘇州洪澤和尚

洪州元亨和尚

明州放霞和尚

天聖道禪師

大瀉智明禪師

臨安慧和禪師

永安道昇禪師

藥山紹新禪師

雙嶺慶賢禪師

歸宗守輪禪師已上十三人無錄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七人

洞山清辯禪師一人見錄

月華海林禪師

洞山鑒遷禪師
月華慶雍禪師

南臺文禪師

華光誨禪師

長慶慧恩禪師已上六人無錄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三人

玉泉承皓禪師一人見錄

永樂德忠禪師

北塔從穩禪師一人無錄

雲蓋志顯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文慶禪師一人見錄

栖賢堅禪師一人無錄

翠峯慧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果擇能禪師

德山讓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四祖端禪師法嗣一人

廣明常委禪師一人見錄

海會通禪師法嗣二人

水南文秀禪師

承天和禪師二人無錄

鴈蕩文吉禪師法嗣一人

淨光為覺禪師一人見錄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四人

天聖守道禪師一人見錄

天聖楚祥禪師

極樂用基禪師

上方守能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上方齊嶽禪師法嗣一人

東山順宗禪師一人見錄

育王常坦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澄逸禪師

夾山惟俊禪師法嗣一人

夾山遵禪師一人無錄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七人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北禪順禪師

興化暉禪師
白屯垂素禪師

南嶽子祥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十三人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萬杉善奕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鶴湖恭禪師

九仙元舜禪師

廣慧文深禪師

開先海淵禪師

安國思皎禪師

上方善全禪師

法濟善禪師

長慶紹新首座

洞山慧圓禪師已上九人無錄

禾山楚才禪師法嗣五人

曹山雄禪師一人見錄

北禪昇禪師

報恩紹端禪師

薦福守機禪師

新豐全湛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資聖感勤禪師法嗣二人

資聖子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本覺省文禪師

資聖子璋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一人

梁山應圖禪師見錄

洞山曉暉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龐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脩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

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憐憫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

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趕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糊搗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尤烏鵲鳩鶴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為甚麼

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真鎮府出鎮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為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開市

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喝喝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尾跳大海網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辟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

潭州大瀉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初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甯休直待雨淋頭

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經必滿十萬乃寢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嘆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泊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寤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聞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

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任淨慈北磬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鐘律盛行于世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荅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

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觀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柰何打破岸斗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愈知祥應齧齒出家卅角圓頂焉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澀水于地微有省叢即慕叢尋遠造泐潭法席按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任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荅詩頌

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任京國且與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便宣傳出禁園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

歲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羅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逐然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

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阿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遠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懃乞賜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

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州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寮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

此一節師終歲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筒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現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叢無根樹魚既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鷲師曰脫却衣裳卧荆棘日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

踣跪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攬黃河問觸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諸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迥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

街問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破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艇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辭庶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

聞舉著一撮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它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為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

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它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應物現形如水月中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聲香基下座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叫

叫上堂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地標招賢納士為德標閑居趣寂為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子紛紛看祥瑞張

三李四賣簞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覲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柵欄瓦市逼塞虛空普天匝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峯南山豎鼻玄沙見席俱眠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眾生是一是

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
一是一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
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
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

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
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
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
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
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華開
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

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
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上堂莫離蓋纏莫
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
見席古老相傳月不蹄五參上堂一刀兩段
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
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

明州九峰鑿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
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
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
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
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為不曾看讀古今
目錄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

唇將背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
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它大通智勝如來默
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
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
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
僧會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
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
日被雲遮參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
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
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瞋
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
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
座
福州雪峰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
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
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
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參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
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
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

渡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
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
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自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文得大機黃蘗
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
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噓兩

北塔思廣禪師法嗣
荊州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
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參北塔護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
名字乃曰唯
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視元豐間首衆於襄陽
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
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
所言之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
開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

名字乃曰唯
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視元豐間首衆於襄陽
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
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
所言之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
開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

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霽煮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黃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憂

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棍赫赤莫惟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兜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雲蓋志顯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君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日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合五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閒垂一釣容易上釣來

馬蕩山文吉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爲覺禪師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未審西來意若何師曰道什麼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爲人慶也師曰錯乃曰淨光紺宇古佛祇園聞名者塵心頓息目觀者宛若昇天面臨郭郭背靠林泉處處盡歌皇化何須演

妙談玄向上一竅又且如何鷲拈拄杖卓一下曰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金山瑞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閩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

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上方齊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泉州人上堂拈拄杖曰

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譎間闖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屋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棗

合五

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賢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賢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賢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會到福嚴賢笑云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徒否師曰徒云向汝道什麼師曰令

北禪莫亂統賢云念汝新到不欲打汝師曰倚遇亦放過和尚茶罷賢又問鄉里甚麼師曰漳州賢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曰說禪說道賢云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賢云有露柱即且從無露柱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賢云半夜放烏雞師因倒心師事之後

游西山勝巖嶺深遠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應法昌請决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呼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風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曰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晴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

鐵蛇鑽不入師曰有甚共語慶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風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與一掌英約住云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作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與一掌英云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師至安樂之火種

刀耕斫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爐日以一力搗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絨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銀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枉用備因證果喝一喝曰但能一念回心即脫

二乘竊鎖又曰毗耶杜口做做宗乘鷲嶺拈花翻成毒藥九年面壁鈍置先宗半夜傳衣欺它後學馬祖即心是佛大似待兔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坭合水如斯之見盡是敗壞祖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罔聖欺賢後學無辜遭它拍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

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不得隨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誦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冤家說色與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春黍米作和羅針煮骨董羹飢即食困即眠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食課大寧寬禪師至師盡地作此

相便曳鑽出翌日未陞坐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盡此牛相即颺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坐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鯢鱉依然努眼睛南禪師至師方植松南云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云栽得多少師曰

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云這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云也知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大笑云蒼天蒼天乃作偈云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驚峯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捻一般又畫此○示之師曰葫蘆棚上摘冬瓜

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答之南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為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畫○示之師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嚙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游又畫此○答之師又與南舉

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和尚何不直下與伊勸絕却南云也曾為蛇畫足來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為它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作麼生師拈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時南道被天下叢林宗之而師與之酬唱如

交友一時豪傑多歸之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詩報道今朝吉徐覽偈愕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

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辭而化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祗恐為僧心不了為僧

心了捻輪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法嗣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燭髮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散言成章語合經史問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冉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

宗授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
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為宗匠九坐道場四眾
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
師德上堂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澁林疎
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
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

中竹撥倒却迎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
算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
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
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
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
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

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猶如山僧四大
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
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
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病骨難堪玉帶
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

雲山舊衲衣此帶閑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
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福州彭氏子上堂
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
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
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

寬此乃一出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
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
故揜起拳良久曰參又一日上堂拈拄杖
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
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
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

亭撐門柱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
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
禪床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
書處得一法門起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
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
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

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
舉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只裏嚼嚼得破者
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
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
方義千里蕪香象不回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便恁麼會時如
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敲聲錯落山
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廬山萬杉善奕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杉境師
曰萬株杉下千尋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老僧叉手對關梨問佛法大意請師指示

師曰崑崙頭戴華山尖乃曰古即今今即古
家家窗下有諸祖文殊示現滿山川自是時
人不能悟大眾且道悟箇什麼喝一喝晚參
侍者度拂子與師師曰百丈昔因拈起悟始
覺蒸糊是麵做禪人到此莫商量向道僧堂
對厨庫復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

教老僧說箇甚麼良久曰春困歸堂打睡
廬陵禾山楚才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寒猫不捉鼠問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學
人如何下足師曰大地草漫漫僧云謝師答
話師曰明眼人難瞞僧云大眾一時記取師

曰曹山今日失利問法雷一震龍象四來如
何行令師曰清風不會儂家意吹散白雲撩
亂飛僧云學人還有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
腳踏實地乃曰善應羣方萬機叢湊相逢相
見即不問你拈起把筋為甚麼道不得良久
曰曹山今日失利又曰山不青水不綠南北

東西無下足白雲片片嶺頭飛夜來却入蘆
花宿又曰千江競湊萬泓同源寶月騰輝光
分沙界山河大地明暗自殊坐卧經行何人
分上其中莫有語言道斷箇蓋相應底衲僧
麼出來與曹山相見時有僧出方禮拜次師
曰大眾分明記取話頭

欽山悟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
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續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續傳燈錄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〇三頁上一行「卷第五」，徑作「卷第五目錄」。
- 一 七〇三頁上一九行「洪澤和尚」，徑作「洪澤禪師」。
- 一 七〇三頁中二二行夾註左末字「一」，徑無。
- 一 七〇三頁下一六行「首座」，徑作「禪師」。
- 一 七〇四頁上一行與二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五目錄」、「續傳燈錄卷第五」、「大鑑下第十一世」三行。
- 一 七〇五頁上一二行首字「丐」，徑作「乞」。
- 一 七〇五頁中一一行第九字「迥」，徑作「過」。
- 一 七〇八頁中四行「三級」，徑作「三汲」。

大鑑下第十一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剎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資福乘禪師

四祖海禪師

羅浮遠禪師

覺城道齊禪師

雲門寶印禪師

洞山存禪師

安州延福禪師

太平慧空禪師

承天宗禪師

福嚴賢禪師

崇勝智聰禪師

方廣隆禪師

大陽折禪師

四祖處仁禪師

晦叔王曙居士

白馬歸春禪師

雪竇顯禪師法嗣八十四人

雪竇顯禪師法嗣八十四人

天衣義懷禪師

稱心省侗禪師

承天傳宗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寶相蘊觀禪師

君山顯昇禪師

洞庭慧金典座

脩撰曾會居士

報本有蘭禪師

長蘆智福禪師

洞山慧圓禪師

香積攷禪師

寶慶子環禪師

天衣在和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鳳樓仲卿禪師

靈巖德初禪師

龍興智傳禪師

乾明則禪師

乾明知應禪師

雲峯元益首座

安國琮禪師

永安元楚禪師

稱心清演禪師

證聖守環禪師

湯院守恩禪師

廣教景先禪師

東禪賢禪師

上山德隆禪師

化城德遷禪師

廣慧用舒禪師

因勝惟政禪師

資福肇禪師

白雲德宣禪師

興元道滿禪師

承天洞源禪師

鹿苑顯冲禪師

薦福知一禪師

嶽林宗善禪師

萬壽慧照禪師

海會擇芝禪師

妙果自政禪師

疎山淳禪師

德山應禪師

君山筠禪師

南嶽文政禪師

啓霞志宣禪師

羅山蒙禪師

地藏賞禪師

真如雅禪師

鳳臺崇禪師

藥山恭禪師

西禪罕禪師

報恩政禪師

玉池希白禪師

寶相歡禪師

雲門教禪師

橫金顯禪師

雲巖元度禪師

萬壽德禪師

護國宜謙禪師

白雲重郤禪師

淨土義親禪師

大覺利真禪師

護國惟德禪師

天聖仲華禪師

薦福可禪師

翠峯普禪師

天童利章禪師

妙果垂則禪師

龍華覺禪師

護國德基禪師

報恩宗祕禪師

建福可樂禪師

西方岫禪師

雪竇省宗禪師

大乘曉禪師

啓霞崇梵禪師

仗錫懷秀禪師

報恩道能禪師

白衣宗朴禪師

白衣智華禪師

水陸瑞雲禪師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二人

惠因義寧禪師

惠因懷祥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佛陀崇欽禪師

延祥法迎禪師

舜峯惠寶禪師

甘露自緣禪師

永泰宗寶禪師

雙峯法崇禪師

寶林海月禪師

羅漢清顯禪師

清銓智靜禪師

翁山文白禪師

延壽法年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法嗣四人

報恩譚禪師

報恩譚禪師

法輪真禪師

白霞安禪師 臨叩復首座人無錄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二人

圓通居訥禪師見錄 延慶法珠禪師無錄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

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

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巖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切切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自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趨囑曰代我續

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麓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今依圓通秀禪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

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有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

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瀕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若更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

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匆匆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唱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

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鄧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

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閣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峯菴

鄧州興陽清剎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據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

自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况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鴛君不信觸鱗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又

手當曾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感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辨若耍大事辨識

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
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
爾趨寂

南嶽福嚴密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
人遍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

近得此人大敞鄧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
為撥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
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
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
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
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拍庭

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
有頌曰出沒雲間滿大虛元來真相一塵無
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
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
十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

着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
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
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
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
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界
師曰突兀侵天際巍我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白雲散足下黑烟生

襄州白馬蹄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
拍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
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時如
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

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
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
越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
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
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
不着問如何聞窈之門師曰莫關莫開

鄧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
冢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
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
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歷無私旨通方一念
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簾布直撥重重
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

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
東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
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
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盡無內外
當明一句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

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
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
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攔我毬門路
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
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

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覩曰如何是不疑
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
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
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
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
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
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

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
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
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
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
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
覺曰汝行脚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技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

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眾往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

金鍾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豈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豈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

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是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達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覓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攀攀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

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

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外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寤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越州稱心省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

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拚汝腰且道衲僧援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舒州投子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間
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
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
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聾曰這裏容
和尚不得

脩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
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
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
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邪學士要
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
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

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
州勘破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
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
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
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
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

也公大笑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僧問道無橫徑立者皆
危如何是道師曰日耀祥光澹僧云意旨如
何師曰風搖瑞色濃僧禮拜師曰猶欠一著
問撥塵見佛即不問寶劍揮空事若何師曰
脚下看僧云脚下且置向上事又且如何師

曰天晴日出雨下雲興問無說當說何明
師曰水中滋味色裏膠青僧云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三十年後師乃曰衣中至寶何假披
沙各自持來復將何用交光牙入不隱不彰
達磨九年不敢動著恐屈兇孫報本不惜眉
毛普示大衆拈起拄杖大衆擬議一時打散

又上堂曰大無方小無所半合半開未可相
許嶺梅初折衆花榮微雨微晴春力普春力
普到頭莫問曹溪祖又曰法無有爾理見非
常至道無方剎塵應物直得風行草偃響順
聲和無纖芥可齊見卓牌開市要得不傷和
氣開與露柱商量苟能自契點頭莫謂山僧
多口

真州長蘆祖印智福禪師江州人夏文莊之
系族也出家圓具遂參雪竇頌明祖意道行
才智灑然起邁出世長蘆僧問如何是教外
別傳一句師曰問不著僧云為什麼問不著
師曰白雲千萬里僧云學人退身三步師曰

更待何時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澁僧
云出後如何師曰利問如何是第一機師曰
不為龍兒而發僧云豈無方便師曰靜處薩
婆訶師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一任諸人
點頭忽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又且作
麼生摸索乃展手曰無遺絲髮一時分付請

諸人各各子細觀瞻儻一念回光千聖共轍
不歷僧祇豈勞脩證截生死海踞祖佛位便
乃高起三界永出四流萬德圓明十方獨步
可不同酬佛恩共顯王化
筠州洞山慧圓禪師參雪竇得百年甚少聲
名籍甚後依開先暹禪師法席會洞山闕人

暹舉之以應筠人之請遂出世說法僧問遠
離廬真將屆新豐不涉程途請師便道師曰
山僧今日倦僧云善知識方便在什麼處師
曰瞎僧便喝師曰猶未省在乃曰學非稽古
道愧當時俛仰無門乃隨衆意古人道無事
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愁如老僧與

諸人從廬鼻來遇夜便宿逢曉便行直至此
間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如今箇箇高挂鉢囊
閣却拄杖更有什麼事可會然雖如是若不
登樓望焉知滄海深時黃龍南禪師住黃檗
因出色相見於淨戒寺南無所言但林香
相對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師起曰夜深
恐妨和尚偃息即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偶問
永首座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云不識止
聞其名久之問云和尚此回見之如何南云
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
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云疑殺天下人
真州六合香積菴禪師僧問四山相逼則不

問六合門開事若何師曰七通八達僧云恁麼則妙用縱橫師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問如何是坐禪僧師曰萬事捲無能僧云如何是入定僧師曰四海本澄澄僧云如何是行道僧師曰六合勢騰騰僧云如何是應供僧師曰三輪等性空師上堂曰菩提之道不可圖

度萬法本空寧有真假無為為宗無相為本量包沙界德洽乾坤或演一乘或垂三句或今悟本悲使返源究竟之中必無是事了得本心心了了山河大地亦閑閑又曰本有之心絲毫不隔因茲錯念遂致邪非垢盡遇人便明已見作麼生是已見良久曰四海洪波

靜一輪天地秋

温州平陽寶慶子環禪師僧問大施門開請師一決師曰風行草偃僧云一句截流又作麼生師曰水到渠成僧云華蓋山上雲慎江江裏水師曰即中在此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清風來不盡僧云磨後如何師曰明月照重城僧云太守臨筵請師一照師曰是何面目僧云三十年後師曰賺殺人拈拄杖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即且致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着也道得不出門知天下事若道不得拄杖子笑你擊禪林一下越州天衣在和禪師僧問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人將語試水將杖探僧云廓周沙界師曰一夜梅開盡百花猶未知

越州稱心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道什麼云如何是法師曰道什麼云如何是僧師曰道什麼云謝師重重相為師曰道什麼

漢陽軍鳳棲仲卿禪師僧問古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張口吐舌僧云祇這箇別更有在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是一物師曰苦哉佛陀耶僧云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弄精魂漢僧云何必如此師曰諱人道

者乃曰道無前後遠者由人雖然根性利鈍差殊究竟元無有異所以三乘教法接引迷徒執相滯名卒難造又是故過去諸佛於此涅槃現在諸佛於此成道未來諸佛於此脩行不見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拄杖曰會麼

合六

十四

彼一時此一時嵩山果熟也一任諸人採摘卓拄杖一下又曰巍巍堂堂三界無雙磊磊落落十方家廓擬議則喪身失命思量則千錯萬錯喝一喝下坐温州雁蕩靈巖寺德初禪師僧問大衆臨筵如何舉唱師曰謝塘青草年年長歐浦潮來

日日新僧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且莫錯認問棒喝齊收請師相見師曰老僧不如汝僧云專為流通師曰堪作什麼問心生種種法生如何是種種法生師曰我與汝葛藤僧云今日已見於師矣師曰且喜勿交涉僧禮拜師曰孤負殺人師乃曰問得須彌岌岌

海水騰波祖道門中未有少分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融何須特地人人踞妙高峯頂箇箇徹諸法根源不假慈氏樓閣今日一時明取還明得也無着也明得故號丈夫不孤千聖深恩亦答國王至化珍重潭州龍興智傳禪師僧問久處湖湘擬伸一

問師還答否師曰何得拖泥帶水僧便唱師曰一陣雨一陣涼僧禮拜師曰有頭無尾師於治平中示寂平生行住坐臥之處悉涌舍利禪徒唱得衣物者舍利日生有於真前至誠求者隨念示應信陽軍乾明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合六

十五

嗣阿誰師曰片雲生海嶠一鴈過寒空僧云與麼則雪竇嫡子也師曰一嶺英英六花皎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清風生碧落僧云意如何師曰明月映長江問如何是海印三昧師曰但向已求僧云學人不會師曰莫從他覓問如何是日用道師曰一箭到西

天僧云到後如何師曰周遍法界
鼎州乾明知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撐天拄地出水後如何師曰填溝塞
壑乃曰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火動烟生雲擊
兩色覲面相呈一何輕擲重賞三千輕酬八
百

南嶽雲峯元菴首座李林宗居士問意欲出
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師曰作麼生是
出塵居士惘然師曰還會麼居士忽然省
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祇因師
問後沙石化為金師曰正趣地獄居士曰人
我無相胡為地獄師曰汝今何在居士云見

今對答師曰祇此是黃金
百丈寶月智映禪師法嗣

杭州惠因祥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天圓地方僧云端的請師一言師
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乃曰南山高北山低
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

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
什麼

臨安府惠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
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
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
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眾
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
斯上船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有眼無鼻孔

韶州佛陀山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直
截為人一句師打一拂子曰會麼僧云不會
師曰達人莫錯舉

韶州延祥法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拄杖子見後如何師便打云今日
親見和尚師曰再犯不容

韶州舜峯慧寶禪師僧問步步登高時如何
師曰嶮云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喪云如何
即是師曰蘇嚙蘇嚙
雲蓋山繼鵬禪師法嗣

越州諸暨鍾山報恩禪師僧問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昨日初三今
日初四僧云此猶是揀擇師曰龍蛇易辨柅
子難瞞問一問一答猶落連化門連未審第
一義中如何舉唱師曰簷前雨滴霄滿長空
僧云若然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曰

作家禪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你
瞞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隻履已歸
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云便與麼去時
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
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鼻孔大頭向
下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

合六

十七

則是師曰欲窮千里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
無像應物現形諸禪德作麼生說箇應物現
形底道理拈拄杖示眾曰世尊身長丈六這
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
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
地細入微塵如驢觀井如井觀驢得之者運
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
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
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何處
來擊香臺一下

洞山子榮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之

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
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
講學冠兩川青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
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
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公
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然跡鈔稱滴水

莫敵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師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禁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眾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至諸佛智頂師即豁然有省嘆曰石叢云無下手處而馬祖云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瑾自代於是詔連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賜號大覺禪師賜師號祖印禪師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刹師臨眾商嚴不安

十八末

言笑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鷄鳴其精進如此既老退居寶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每造師問道一日忽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緇俗送往茶毘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大眾驚仰歐陽文忠公貶異教者獨尊敬師每問南來士人

曾見訥禪師否又與老蘇明允遊相好云

續傳燈錄卷第六

影

真

續傳燈錄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一頁上一行「卷第六」，徑作「卷第六目錄」。
- 一 七一二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六目錄」、「續傳燈錄卷第六」、「大鑑下第十一世」三行。
- 一 七一五頁中四行第一二字「牙」，徑作「牙」。
- 一 七一七頁下二一行第六字「耆」，徑作「耆」。
- 一 七一八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剝」，徑作「剝」。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五十人

黃龍慧南禪師
翠岩可真禪師

揚岐方會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峰省回禪師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峰惟廣禪師

大瀉德乾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太平戴休禪師

洛浦景韶禪師

天童清遂禪師

淨慈簡程禪師

藥山義銑禪師

羅漢居奉禪師

永樂悅禪師

壽寧真禪師

藏院行原禪師

烏龍應光禪師

淨慈志堅禪師

報本澄悅禪師

薦福岑禪師

普照修戒禪師

石室應禪師

資福海善禪師

大羅永安禪師

金剛德禪師

雲際信安禪師

興化得一禪師

慕昇慶餘禪師

羅山仁徹禪師

承天了文禪師

普門洪澤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法石德雅禪師
泗洲善集禪師
古田善侍者

羅山惟慎禪師
翠峰澤禪師
泗洲源祿禪師
鹿苑素侍者

永上座禪師

提刑揚政居士

定慧超信禪師

泐潭晚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峰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禪師

琅邪繼詮禪師

西余忠禪師

公安子和禪師

黃龍有新禪師

玉泉悟空禪師

天竺智月禪師

圓通智珂禪師

崇勝文捷禪師

証聖良禪師

九巖仁益禪師

甘露亮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黃鶴可慧禪師

褒禪忠禪師

褒禪用孫禪師

法海亮禪師

開聖曉嚴禪師

待制查公居士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齒深沉有大人相不如葦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鑾嘗隨鑾出道

上見祠廟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是或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眾坐而公却倚寶時時胸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宜視至栖賢依誕禪師誕蒞眾進止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嘆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錮耳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銀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

又曰雲門氣宇如玉甘死語下手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嘿計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中途聞慈明

不事事慢侮少鼓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號賢義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

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

貶刺諸方而件件數以為邪解者皆泐潭密
 付盲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
 大丈夫心替之間其可自為疑碍乎趨詣慈
 明之室曰惠南以聞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
 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惟大慈更施法施使
 盡餘疑慈明咲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鼓
 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顧不可
 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愾愈切慈
 明曰書記學雲門樺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
 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
 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鼓便是契棒則汝自
 且及暮聞鴉鳴鵲噪鍾魚鼓板之聲亦應契
 棒契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
 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
 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
 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
 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公慙見
 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
 之式慈明咲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
 穀曰泐潭果是死語戲偈曰傑出禁林是趙
 州老婆勘處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
 莫以路為難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
 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
 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

而機辯逸羣拊公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
 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咲曰
 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
 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
 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
 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
 之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
 有曰智海無性曰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
 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
 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為
 不憚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
 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為吏者百端求其隙公
 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
 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檗結菴於溪
 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
 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
 交武竭蹶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
 為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
 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
 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辭諸地爾陰者下
 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
 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
 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軀之春夏所
 生育也霜之雪之秋之所成也吾欲

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
 能契其旨天下禁林目為三關脫有酬者公
 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
 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辟徑去安知有關吏從
 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
 追媿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
 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尊使會罷起加趺寢室
 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
 有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勅謚普覺
 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
 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窻
 名商務掌課家坐不職當罰宵遁去遊筠州
 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春不忍去遂落髮為
 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叅
 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
 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
 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楮衾入曲金
 穀時時翫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為當慈明
 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闕其出
 未遠即搥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禁林
 暮而墜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
 叅也何為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禁林
 三八念誦罷猶叅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

因辭之還九峯萍實道詣山請住楊岐時
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
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
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眾決
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眾勘驗

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
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
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
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
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
大迦惠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

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
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
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
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
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
清淨相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

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
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
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
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
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
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

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
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
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
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兩
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
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
舉論鋒叢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
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
擬對之善叱曰却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萬
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

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
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
尚明禮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明噴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
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
曰汝問我理前語問之明震轂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
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岩日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
十日所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
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
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饑不能食問如何是道
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
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非
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

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舡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
巡歷四天下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
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
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

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烟即便
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
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
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
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
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

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
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
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
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
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
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

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譬立千仞
 一句陸地行艱一句窟主交來諸人莫有棟
 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
 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
 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
 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
 呵佛罵祖今何為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
 此見解邪即起跌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示
 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
 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
 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遊方遠
 造石霜陸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
 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
 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
 出世蕪墓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
 塲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
 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
 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
 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
 緣起自禪深古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
 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

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
 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剥羊
 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
 是如席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
 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笑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
 矜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
 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
 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
 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眾千
 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
 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舡塞北
 人搖舡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
 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眾
 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眾說遠洞散寒雲
 幽囚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毘齒頂不壞上有
 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為甚麼
 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
 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

豕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麼却有千差萬別
 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
 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
 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
 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
 以火筋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
 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
 為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
 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
 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
 定動靜俱顯語嘿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
 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
 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
 重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
 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
 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某沉此土
 宅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
 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
 不得諱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
 龍馬駒踣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

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屎天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椒夜斂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庠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觀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歩四歩

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推問如何

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跨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水中常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連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藤更有一般良久曰時

批野菜和根煮斫生柴帶茶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恹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

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嗚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葉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

曰家好精麗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蛄要且不解生男

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歲公事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鬆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嚙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為甚麼不嚙花師曰無錢隔壁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敷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

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咲你不會有眼如盲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

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它鴻鵠冲天飛鳥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蘄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舍響似谷應殼蓋為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

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

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投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磚頭瓦片問閣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饑渴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

糊猴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擲劍當胸時如何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
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行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為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

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禡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騎霜鬚九九年半肩轟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寤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

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叢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徃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迹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眾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

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

如何師曰杖杖帶泪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問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敲石驚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闌老呵可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

諸人如何是般若體衆堂去上堂罵聲聞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籠雪月交輝俱不及叫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善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連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般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

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
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畫日展愁眉問如
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釣魚竿曰恁麼則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盃夜

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
魚船上贈三推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鬚表丈夫
問奔流度刃疾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
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
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

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
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為客且望閣黎善傳
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
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
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

得官醉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
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知識師曰持刀按
劍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

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刻
瘡僧會來吳眼中添眉達磨九年面壁鬼魅
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
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
得林間獨卧以拄杖擊禪床一下問如何是
無相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

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
師曰不是閣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
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
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
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琊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琊境
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為無情取次開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
尚為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
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
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
禪床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
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
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
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

長一丈兔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琊唯看栢樹子話
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
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琊曰汝作麼
生會師曰夜來林薦暖一覺到天明琅琊可
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
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叅琅琊機語頓契後
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衣受
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刀景純學士守宛
陵衣恐刀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
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刀學士刀

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刀舉所
夢衣大笑刀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
牛刀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
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
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峯前風悄
然宗曰未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

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
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
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
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
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

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
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
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
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志師
不為禮招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

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
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聞
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慶功甫
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咲不
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暮年記問如昔至三
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

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豔
相別一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
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
車轂雲問門外是甚麼轂宣以手作推車勢
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
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
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作尚落筌
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
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
道重當世即趨其席直上堂次出問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荅曰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
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
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
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願眾曰道非言象得
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

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續傳燈錄卷第七
合十

續傳燈錄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一九頁上一行「卷第七」，徑作「卷第七目錄」。
- 一 七一九頁中二〇行與二一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七目錄」、「續傳燈錄卷第七」、「大鑑下第十二世」三行。
- 一 七二一頁上一二行第二字「迥」，徑作「過」。
- 一 七二三頁下一〇行第一六字「機」，徑作「機」。
- 一 七二四頁中二行「禱事」，徑作「禍事」。
- 一 七二六頁中卷末經名，徑作「續傳燈錄卷第七終」，卷九、十一、十四例同。

續傳燈錄卷第八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八十三人



慧林圓照本禪師
慧林覺海冲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日智才禪師

天盃重元禪師

瑞嚴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眾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攷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回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攷禪師

啟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女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贊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開元智譚禪師

永泰智覺禪師

龍華文喜禪師

永泰自仁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合八

侍郎楊傑居士已上四十一人見錄

慈雲慶瑠禪師

靈岩洞偕禪師

桐城詮禪師

淨慧可證禪師

寶林光寂禪師

感慈道賓禪師

泗州宗尚禪師

白塔晦禪師

報恩和禪師

偃峰簡諸禪師

道吾元泰禪師

無為楚仙禪師

報恩應潭禪師

龍門宗貴禪師

顯親順宗禪師

長耳相禪師

薦福惠洪禪師

延福恩禪師

景德普俊禪師

薦福明因禪師

開化惠圓禪師

萬壽和禪師

定法本和尚

長蘆鑑禪師

墨山有琦禪師

上蓋文遠禪師

法海來山禪師

同慶智珣禪師

上方真禪師

無錫應譚禪師

寶林种禪師

報恩如寶禪師

芙蓉負禪師

白雲有禪師

法雨慧深禪師

淨衆擇言禪師

靈泉和尚

茶亭能和尚

永泰和尚

泗州惠洪禪師

崇化珣禪師

全詠和尚已上四十二人見錄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體貌瑰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髮受具又三年禮辭游方至池陽謁振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問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

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曰感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利命師擇居蕪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

又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蕪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

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舫棹船子

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
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
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
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
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

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
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
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
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
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

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實王刹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
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
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
炭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
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

案擊禪林下座上堂看看燦燦瑞光照大千
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
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
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
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
上堂頭圓像天是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運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
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
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蘊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
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夢積山老
僧與應軋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

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
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
為一咲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
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
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

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
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
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地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
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

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
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
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捺
牛妹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
識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
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
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眾流未免依前滲
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

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
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
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
心片片誰知得咲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
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喚椀茶湯亦
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

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
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
細朝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
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
識莫恠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
光覩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

麼咲我者多晒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
更說破師示疾謂報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
知事首座大眾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
宜以道自安無遠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

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

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達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聞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恠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問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

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眾人笑你上堂召眾曰江山繞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迥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案案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恭上堂顧大眾曰這箇為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

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眾中莫有釘嘴鏡舌底袖僧試為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嗚指一下問東

西密相付為甚麼眾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

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湏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鼻葉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

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頰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遊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鉞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趨背曰蒼天

蒼天復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避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擺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為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十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迴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願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各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眾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即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

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少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難足峯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然師四易名藍縷白仰
重示齊正威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
煙烟到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彥博以上
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居士
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初浮圖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開眼覩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
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大咲上
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
裏泛鏡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
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
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杭州高氏子僧問一問
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
虎曰德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於逢山則長
威憚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
莫更有在僧擬議師曰念話杜家問如何

是本來心師曰折東籬補西壁曰德麼則今
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
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下好與三
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
重上堂是甚麼物得德頑德罵晒晒現現
拊掌呵呵大咲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

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
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
吼師曰國師德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
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

初開堂曰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
碎曰德麼則衰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
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辟立千仞正令當行
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
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
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

中有響曰便德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
如何師曰辟如閑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因行
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
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
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

善財為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
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
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

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
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
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

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師打曰教休不肖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
最初句師曰未後問將來曰為甚如此師曰
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
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毫頭
何曾知起倒劫火燒洞然愚夫覓草草寧知

明眼人為君長懊惱嘖嘖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願視左邊曰
師子之狀豈免頻申願右邊曰象王之儀寧
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野狐
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慮處古今不到
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攷禪師上堂袖僧家向針眼裏
截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畫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
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
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捺起布

裙緊峭草鞋叅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
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
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
無數一箇箇鼻孔遠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
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
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

拳叅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
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上
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
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家初一

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靚面相呈更無餘
事若也如此宜不俊我山僧蓋不得已曲為
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
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

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
曰和尚合掌道士許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
向師曰著衣啣飯曰別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

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
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一尋寒木自為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

和尚家風蒙指示為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

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
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
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
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

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具江聖壽

見召住持進退不違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
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
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
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樓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

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羅叅禪客出來相

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
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
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
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
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

為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
有赤鬚胡師曰蘇盧蘇盧問如何是道師曰
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怒
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眾急者眼看須
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捧東傾
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

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
明三賢箇則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
橫按鎔錫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
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
量箇甚麼良久曰塩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憐憐又西歸曰
為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
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
聞師曰塘畔有耳

明州啓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為群

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為開梨曰恁

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捧上不
成龍
越州雲門靈佩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三門
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處處著又如何祇對還存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合

十一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啣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扇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

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父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床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

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

餓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隨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兩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錢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

合

十四

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搭西臺一搭一搭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咲殺當年老古

錘

漢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句師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曰指示箇什麼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麼言云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曰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目前無異路

運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麼生會云踏著秤鎚硬似鐵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寒秋熱云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贊嘆不及云如何

是無縫塔師曰風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物我冥契顯露直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

有時開爾無踪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悉皆應現塵歷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鷲子具大神通到這裏作麼生摸索

處州縉雲縣永泰智覺禪師僧問少林一去無消息今日殷勤為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

合

十五

千界雲水空隨十萬程云九年面壁當為何事師曰還提隻履自西歸乃曰金風浙瀝玉露淒清菊解香苞稻懸嘉穗時清道泰野老謳謔處處登高人人歡樂諸禪德祇如林間衲子豈不知時若也燕默忘形昧他光景翠微深處不逐四時一炷旃檀無思不報拍禪

床下座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初任陸蓮菴僧問如何是陸蓮境師曰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擊開凡聖路踏破盡門來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柳標杖萬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答伊境不答伊

境若道答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答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悉麼良久曰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清風珍重殿州永泰自仁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大難看守云看守即易未審作何用師曰用得即用云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直饒

用得也祇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凜凜敗葉紛紛岸柳衰殘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諸聖相隣未出得法活計諸仁者當此之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到處撞開方丈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未未嘗逢著

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珍重又曰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明衲僧罔措還會麼若有人會得出來通箇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洪州延恩法安禪師姓許氏臨川人少事承

大沙門慕開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依天水懷禪師眾推其知見又適應諸家耆宿指目為飽參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師求居之十年殿閣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洲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

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翻然無侶倚杖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初以父子傳貧不能守易以為十方草屋數椽敗床破簣師安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為一新師嘆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

如歸師與法雲秀為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裝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力量可以為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嘗以書招師師讀之一咲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以語道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

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道人乞飯以養數百開漢非癡手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旦示戒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揚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歷叅諸名宿

既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曙日如盤漏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開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拈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答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答曰

不打這鼓笛公曰德麼則游山水百無所能也答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鑿公大咲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應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續傳燈錄卷第八
合八

續傳燈錄卷第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二七頁上一行「卷第八」，徑作「卷第八目錄」。
- 一 七二七頁上一〇行「天章」，徑作「天童」。
- 一 七二七頁中二二行與二三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八目錄」、「續傳燈錄卷第八」、「大鑑下第十二世」三行。
- 一 七二九頁下三行「松樺」，徑作「松羅」。
- 一 七三三頁上五行「柳標杖」，徑作「柳栗杖」。
- 一 七三三頁下一行首字「既」，徑作「晚」。

續傳燈錄卷第九

合九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已上人

開福守義禪師

與陽啓舟禪師

興陽啓珊禪師

大禹簡南禪師

法輪聰禪師

雲頂繼蘭禪師

承天應禪師

龍王師進禪師

承天守勤禪師

圭峯光應禪師已上人

石霜永禪師法嗣八人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已上人

勝業智增禪師

保寧承恭禪師

大光玉圓禪師

石霜皓詮禪師

與國慧秀禪師

圓通文溥禪師已上人

浮山遠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淨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教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已上人

歸宗普安禪師

白馬景雲禪師

甘露慶餘禪師

歸宗鳴式禪師

浮山洪璉禪師

甘露法眼禪師

西禪繼圖禪師

東禪仁照禪師

太平賢禪師

萬杉浩脩禪師

溪山曉雲禪師已上人

寶應昭禪師法嗣二人

琅邪方銳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已上人

石門進禪師法嗣一人

瑞巖智才禪師見錄

金山穎禪師法嗣二十人

廣教繼真禪師

普慈崇珙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急居士已上人

承天了素禪師

南禪自聰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

隱靜慧觀禪師

法性紹明禪師

烏崖了暹禪師

五峯仲熙禪師

雪竇詮禪師

瑞竹惟悟禪師

法性用彰禪師

因勝如道禪師已上人

洞連月禪師法嗣三人

薦福亮禪師見錄

瑞光嵩禪師

承天世珙禪師已上人

仗錫已禪師法嗣二人

黃巖保軒禪師見錄

靈岩志禪師見錄

龍華岳禪師法嗣二人

西余淨端禪師見錄

法華舉禪師法嗣六人

永慶文禪師

興化規禪師

覺華康禪師

天聖泰禪師法嗣六人

常熱稟珙禪師

常熱今然禪師

中禪顯玉禪師

太子院一禪師法嗣一人

太子同廣禪師無錄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

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葷齋若喫作一葷齋

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

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

輪先轉後生起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

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

移翠巖師納跣屣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

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食師亦奉命能

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闢人今以煩汝師

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箱忽散

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頃見巖用處走搭伽

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
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
巖時首座領眾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
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
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眾歸去自是一眾
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
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薰
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
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
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
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
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夜滯句者迷
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已滅未去請佛

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
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
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
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
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
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有情
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
體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
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
燈籠闢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眾中莫
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
辨僧出禮拜師曰依倫似曲繞堪聽又被風
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
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
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其
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神州持鉢西瞿耶尼
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
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
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馨香味觸常三昧袖
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
睡忽然須彌山躡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
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
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

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
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
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較著一粒米未
曾掛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
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
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
補陀巖上清風起暗驢趁隊過新羅吉獠舌
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孟向香積
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
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
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
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
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藉以拂子擊
禪林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
未出輪回而拜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
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
生拜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
尖尖似錐以拂擊禪林上堂古人道山河石
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
床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
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
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

胃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
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
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曾臘月三十日且作麼
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
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慶或
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

穩便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
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
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執肯知非及乎拱
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
般若叢林歲歲周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
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

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拍不
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
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
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
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
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

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不
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决
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
人其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篋之功鏡
圍隔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

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
師曰一鈞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
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
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末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
足全垂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欄授去殃及
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播悟性未離色
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
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
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鼉鼻謾指

踪由北院枯松枝影彰風彩雲門願鑿落二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
馬過江更推實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
象外且非投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敲猪之
狗何異跳坑墮壑正是避溺投且如斯之解
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

俗子尚自觀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
下無血喝一喝
鄂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磻底句
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
啓也師曰師子咬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
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半開

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淨照道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
也父夢偉然黃冠家者導後至舍母遂姪又
夢天樂黃幡梵唄引虎眉碧眼一僧至即誕
師幼不茹葷十四歲投上生院出家持頭陀

行十九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
便說耳即持一盃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
得旨於浮山江州承天虛席欲致師非師所
欲乃遊丹陽寓止因聖寺一日行江上願舟
嘿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
舡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

師因曰吾偶欲遊京師遂載之而北謁淨因
大覺禪師師使首衆於坐下及璉歸兵衆
請以師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
紫方袍覺照師號京師都會好惡萬端貴人
達官盈門而師一目之萬口一辭咸以為本
色道人莫不加敬積數年元豐三年春慈聖

光獻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
僊游史歸何所師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
天上大悅詔設高廣坐恣人問答左右上下
得未曾有惟聲動官殿賜與甚厚又語執政
道臻素有德行可擇一美彌進呈乃賜彌淨
照禪師京城創諸禪刹關相國寺為慧林智

海二禪寺其命主僧必使師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師隨根開導皆契宗旨師為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性慈祥純謹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無所嗜好嘗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說

法也所居都城西隅袖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忽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一夏黃魯直嘗顯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

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可想見其高致也師初出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錢使錢無錢守貧僧云月華嫡子臨濟兒孫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淨因境師曰法廣殿牌仁宗親寫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六代祖師天

下問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萬家烟火外一枕水雲間問如何是佛師曰朝粧香暮換火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大吹河北驢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拄杖橫擔不到肩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錯認空盤星乃曰一問一答無有盡時古人喚作無盡藏海

亦呼為方便門於衲僧面前遠矣何故權柄在手縱奪自由坐斷昆盧壁立千仞善財樓閣執有閑時華嚴琅函豈能看取丈夫猛利本合如然過後思量成第二月除茲投機徇器止宿草菴就下平高曲成萬物周流無滯觸處皆通苟不盡毫毛自取其咎如斯談說

啖殺衲僧且道誰是解啖者良久曰看取便下座又示眾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靜人既得聞啞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齒南街打鼓北街舞卓一下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录禪林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詔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指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錢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蜀人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為甚麼不見師曰瞎秀州本覺若珠禪師福州卓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建州建陽謝氏子也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發遂投太平興國西律院僧可崇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道詣龍舒浮山圓鑑禪師法席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剎道譽大播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客路如天遠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師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

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溪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歸去師後退居淨因德望頗重元豐五年都人請居華嚴益振宗風京城內外翕然歸向八年四月十日詔入禁中說法既歸無疾進止如常十四日忽鳴

鼓陞坐辭衆而逝師為人清秀傑出唱臨濟
下三玄九帶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
風要旨學既該博故濼泊者望其津涯而已
師初得法時年尚少父為浮山侍者時青華
巖已有省發矣而浮山知其未徹令師激之
師奉教方便發青遂契證後續洞下宗語
在青傳

南康軍清隱院惟提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
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繞舉萬里
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

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
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春糠谷志斷辭辭
心何以衡嶽道裏山舍粟米飯一桶沒益羹
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
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
聲飲氣目連鴛子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鏡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
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
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
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

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
可歷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
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
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
林丘處處詩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

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

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
明符幾箇知天曉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
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
寺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
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
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
晝夜為諸人就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

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

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良久咲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宣州廣教文鑑繼真禪師初參達觀遂問曰
某甲自講說外究尋諸佛所說廣大如何得

見邊際去觀云尋常憑何講說師曰依教解
義觀云依教解義三世佛究師曰離教一字
如同魔說觀云不問子教義解說者何人師
曰但見動靜語言不可觀其形相觀云祇此
無形相便是廣大若悟此心便見邊際師自
此有省住廣教上堂曰夫欲為宗師須了明

暗句半夜裏貼眼潭成空路布多事釋迦文

生時強四顧點骨獨稱尊又周行七步明復
阿誰知暗使何人悟自後百千年屈指河沙

數一盲引衆盲盲相扶舉他日見闍老努

目空相觀是時休叫道鑊湯無冷處休空腹
高心但高盤轉筋寄語後世人莫被徐六悞

潤州普慈院崇珙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
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入門便見珙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座披衣人盡
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
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

潮人師曰這僧從潮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

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

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
鍾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熱盞上御簾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

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蟻穿靴然雖如此咲我者多晒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網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灑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

中著翳玄沙感指體上遭連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透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剗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戒盡是常儀無生無戒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慶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闌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攬水月堪咲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固措觀起搃其背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戒盡是常儀無生無戒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慶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闌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攬水月堪咲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固措觀起搃其背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

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連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款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罷華嶽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為師子皮時被之因彌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感播開堂日僧官宜疏至推倒回頭擲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頽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槍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
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
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
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
恁麼差異畜生

續傳燈錄卷第九

合九

○
○
○
○
○
○

續傳燈錄卷第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三五頁上一行「卷第九」，徑作「卷第九目錄」。
- 一 七三五頁下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九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九」、「大鑑下第十二世」三行。
- 一 七三八頁中一二行「泉南」，徑作「南泉」。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大鑑下第十二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九人

芙蓉道楷禪師

洞山雲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普賢標禪師

光化祥禪師
延洪善禪師

果侍者已上四人無錄

玉泉皓禪師法嗣二人

林溪文慶禪師見錄

北禪希肇禪師無錄

夾山遵禪師法嗣一人

福昌知信禪師見錄

佛印元禪師法嗣二十人

慶善淨悟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密巖德溥禪師

善權慧忝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翠巖惠空禪師
雲居仲和禪師

同安幼宗禪師

萬杉子章禪師

文殊道用禪師

安國以愉禪師

北塔惠珂禪師

大別宗禪師

龍興居嶽禪師
驚湖德延禪師已上十二人見錄
龜峰祖廡禪師
東禪圓同禪師
香巖開禪師
雲居思文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廣因要禪師法嗣二人

妙峰如璨禪師見錄

智海逸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黃蘗志因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

薦福重言禪師

大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已上四人見錄
白雲放禪師

興福智正禪師

鳳山世如禪師

幽岩覺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支提隆禪師法嗣三人

靈隱玄本禪師見錄

靈隱玄順卷三

支提文翰禪師
雙峯弼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惟政禪師見錄

寶林殊禪師法嗣一人

寶林用明禪師見錄

東山宗禪師法嗣一人

定峰晚宣禪師見錄

法昌遇禪師法嗣三人

五峯密禪師

慧日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興化銑禪師法嗣三人

南臺以謂禪師

宗壽玠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大和山主
花藥常選禪師

圓通訥禪師法嗣三人

興國智昱禪師

三祖文銑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淨衆先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安禪師法嗣二人

瑞鹿蘊仁禪師

四祖逸禪師
隆福紹珍禪師見錄
姚最通判已上二人無錄

般若蟾禪師法嗣一人

瑞鹿先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肯禪師法嗣一人

雙林已禪師法嗣一人

竹園顯禪師法嗣二人

廣安牛心道禪師

般若若隆一禪師無錄
瑞鹿如晝禪師無錄
智者紹忠禪師無錄
楓橋來禪師無錄
香水守真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大乘遵禪師法嗣四人

龍山景靜禪師

竹林用淳禪師

益首至法嗣一人

李林宗中書無錄

投子青禪師法嗣

雙池寵禪師
智門智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為人剛勁孤硬自其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藉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案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禹

之青以拂子滅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勺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

放他開去又嘗從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着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

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歎他不可曰與麼殷勤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閒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邠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為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

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禪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陞

座仰祝聖壽記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飭詞

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闕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謹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謹乎

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初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楷慮禍乃日各食粥一盃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初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

日無疾而歿先寓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遺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授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還澗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

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兩品前鳥不噉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聞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

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觸醜吟一曲水河紅焰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官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咲春風楷舊隱與虎為隣席嘗乳四子月餘

楷闕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携其一還虎得彘曳至美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羣鳥皆鳴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菴畔恠來遲寒寒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

岳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畧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授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鎮

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詔
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兩明
服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為
祥為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道箇且拈
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
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
箇是迷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
手作捏勢曰達磨真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
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斯胡謾漢若
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
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

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
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煇起枯木花
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務徧問諸方苟或
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床一下僧問
一箭一箭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
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曰恁麼則石鞮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
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
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
麼則石人拈掌木女呵呵師曰杓下聽虛聲
熱睡鏡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
少林機師曰放過則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

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
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
且初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
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
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
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

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寂後一句請
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
學者其畧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
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
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
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護
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出無踪跡明月蘆花君
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
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
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
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

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
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
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回今疑老子自然
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
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也者
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
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
師吞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
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

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
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
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
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
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
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知正道

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
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
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
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
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
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目一陰一陽

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
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
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
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非非無亦非
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
自然回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

至苦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
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
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
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
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
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

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
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
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
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
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
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

心為萬法之宗難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
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
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
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
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
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
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
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
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
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卷地夜雨翻空可
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

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
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
磁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
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

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霧靄月華菴
畔栢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
師曰未踏鐵牛棒如兩點曰今日已知端的
師曰一任敲磚打瓦

玉泉皓禪師法嗣

鄧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一搥僧拍掌
師曰一恁踣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眾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佛印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挫辱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
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
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
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
漢疎兩滴梧桐參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
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譚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
面無私之焰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
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
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
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
句流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
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呼有甚交
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
泄真機去也顧視大眾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諤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洪州翠岳廣化惠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荒田不揀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廢師曰量才補職示衆曰昨日雨霖霖今朝日杲杲

文殊與普賢全身入荒草賴得王老師夜來眠起早拈起拄杖曰來也來也不見道春無三日晴下座

饒州密岳淨土德溥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巖境師曰芙蓉頭上清風起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兩露增前野老歌云向上宗乘如何指

示師曰新敲調古曲那箇是知音

南康軍雲居山仲和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處分明僧云夜來松竹起清風吹散白雲三兩片師曰且莫磕著露柱僧禮拜歸衆師噓嗟

廬山同安崇勝幼宗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合字

曰拄杖子是體擊禪床一下曰這箇是用直得高低普見遠近皆聞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分不分良久曰榔標橫挑華嚴界維摩掌上未為多下座

袁州龍興居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自從達磨分派後萬派都歸是

一家云學人未曉請師直指師曰集雲峰下四藤條

廬山萬杉子章禪師僧問道秦不傳天子令時清共唱太平歌如何是太平歌師曰雲盡日月正雪消天地春云恁麼則雨灑千峰秀風動萬年枝師曰星江水闊連天碧五老山

橫宇宙寬問師資未相見時如何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云見後如何師曰尊卑定位

信州鷲湖山仁壽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鷲湖境師曰一泓湖水春來綠數隻仙鷲天外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聲來客坐山翠上人衣乃曰咸和發問端當空一點欲醉難

而今大義重宣也剔起眉毛覲面看久立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

澆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蘗志目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曾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息淵禽魚十萬途經警悟人天這

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有開口即咬破不咬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技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合字噉蘇噓噓喇姿

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拄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下脚不得辭如

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聲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擣手錦鱗噴叅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椰子一邊青

福州白鹿山仲豫禪師開堂日間吞罷師乃

曰設使言中辯的句裏藏機意思交馳並同流浪何故吾祖之道豈其然乎若是上根作者獨步丹霄臨機大用把住洎滴不漏放行乃浪涌千江踞地全威辟立千仞得不英靈自己荷負宗門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且道衲

僧有甚麼奇特良合字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下座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有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

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維
幕就參韶山泉禪師將去任歸韶山山囑曰
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
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
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

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
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
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
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
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
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

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
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
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
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
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
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

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
性所有也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
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

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
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
語嘿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
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於前也在與

則規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
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通者柰
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
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
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
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

槌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
吹毛或一嘿一言一吁一咲乃至種種方便
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暫
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
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
儒所謂念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

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
言嘿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
而意論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
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
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

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
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
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
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
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自知
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

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
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支提降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
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
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者

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
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
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
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

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啟幣度之
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
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
重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
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我僧乎僧乎盛服云
乎我厭後有願輪奉歲時用度俾繼加之院

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間
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茂氣完正
在筋力為禮非徒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
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
於老宿惟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
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精嚴名

御巨公多所推尊^{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
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
為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
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
倚杖又思惟為僧祇合居岳谷國士筵中甚
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

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市
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為
方外交^海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蔣
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盃
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
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
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
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遊^瓊藏之冬不攤
爐以蘆花作毯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
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
旦率以為常九峯^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
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

幾人峯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
飢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
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
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
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聞而此法無盡所謂
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

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
四今靜矣然動^{本靜}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寶林殊禪師法嗣

婺州寶林用明禪師僧問世尊三昧迦葉不
知和尚三昧什麼人知師曰泥牛穿海去木
馬透雲歸云恁麼則學人請益師曰未敢相

許僧無語師曰真箇
東山宗禪師法嗣

建州定峯晚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雲收千嶽翠云如何領會師曰雨洗
百花鮮問學人上來請師垂示師曰江澄秋
夜月風掃曉天霞云一句纒聞流通萬古師

曰汝作麼生會僧唱師便打
續傳燈錄卷第十

合十

續傳燈錄卷第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四二頁上一行「卷第十」，^徑作「卷第十目錄」。
- 一 七四二頁下一行「竹園顯禪師」，^徑作「竹園顯禪師」。
- 一 七四二頁下一行「七行與一八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大鑑下第十二世」三行。
- 一 七四四頁中一四行「放出」，^徑無。
- 一 七四四頁下四行「批示」，^徑作「批示」。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合十一

大鑑下第十二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十五人

蔣山法泉禪師

崇梵餘禪師

合十一

長耳子良禪師

衡山澄信禪師

褒親暎禪師

觀音元隱禪師

西禪懷義禪師

慈雲居慧禪師

大瀉宥禪師法嗣五人

歸宗慧通禪師

崇福清雅禪師

育王璉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佛日戒弼禪師

徑山維琳禪師

彌陀正孝卷主

金山寶覺禪師

廣慧利和禪師

鳳凰文喜禪師

萬壽洪德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

開元瑩禪師

祥符晚儒禪師

善果懷演菴主

祥符法周禪師

開平慶良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大瀉和尚

天宮慎徽禪師

臨平勝日資禪師

安巖崇海禪師

明仙道信禪師

佛日道榮禪師

精嚴同定禪師

寶雲有馨禪師

東禪智賢禪師

普先慶忠禪師

解空清瑞禪師

顯聖宗利禪師

靈隱知禪師法嗣二人

靈隱正童禪師

承天簡禪師法嗣二人

智者利元禪師

九峰鑑韶禪師法嗣一人

大梅法英禪師

稱心倬禪師法嗣一人

慧日堯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二人

中際可遵禪師

稱心明禪師法嗣一人

上監光祿禪師

承天宗禪師法嗣九人

崇福了禪師

鳳凰有從禪師

海印法安禪師

因勝師俊禪師

護國從利禪師

長蘆福禪師法嗣六人

東禪智華禪師

極樂興嗣禪師

石門希仲禪師

五磊智環禪師

孫覺華老居士

雪峰守超禪師

瑞安僧印禪師

法明上座

承天守明禪師

大龍德全禪師

崑山曇玉禪師

法雨重俊禪師

廣慧和禪師

長蘆法海禪師

資福文雅禪師

天衣和禪師法嗣二人

善提志專禪師

雲居齊禪師法嗣五十六人

雲居契瓌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保福居煦禪師

清溪清禪師

金鷲虛白禪師

上藍普禪師

報恩行思禪師

興國洪禪師

九峰子玄禪師

雲龍子才禪師

雪竇邁新禪師

建山智杲禪師

上方子澄禪師

清化智聰禪師

育王居素禪師

羅漢懷端禪師

薦福臻禪師

龍華有忠禪師

保寧真戒禪師

壽寧楚韶禪師

三祖慧雲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廣慧智全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萬杉廣智禪師

翠峯洪禪師

龍華悟乘禪師

漳江昭遠禪師

揚岐居蘊禪師

鵝湖令新禪師

三祖岳禪師

報本義圓禪師

揚岐德海禪師

化城會平禪師

象田德圓禪師

圓通利柔禪師

化城自顏禪師

清化子昌禪師

顯聖居耀禪師

雲居慧震禪師 興化善能禪師
 北禪覺寧禪師 慧日達禪師
 甘露真禪師 東禪清顯禪師
 岳楚永柔和尚 彬州文靖和尚
 明州智遠和尚 越州承雅和尚
 南岳彥詮和尚 西蜀義詮和尚
 安德玄遂和尚 玄寂義敷和尚
 旣州仁鑑和尚 撫州保麟和尚
 南山西省堂主 正慶惠洪和尚
 鹿門慧昭山主 蘇州慶思和尚已上四十五人無錄
 功臣軻禪師法嗣四人 聖壽志昇禪師
 堯峰顯暹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寶華懷古禪師無錄
 棲賢澄湜禪師法嗣十一人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福嚴省賢禪師
 仰山智齊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棲賢智通禪師
 石佛宗禪師 東禪覺禪師
 雪竇惟則禪師 西余榮禪師
 南岳福嚴和尚已上六人無錄
 羅漢林禪師法嗣十五人
 長蘆贊禪師 支提昭愛禪師
 靈峰道誠禪師 仰山擇和禪師
 崇勝道珙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慧力紹珙禪師 大寧慶璉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何山曉禪師 興國慧禪師
 萬杉懿宣禪師 漳江昭達禪師
 羅漢喬因禪師 崇勝焚齋禪師
 報恩傳進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鳳棲卿禪師法嗣一人
 鳳棲通禪師無錄
 萬杉奕禪師法嗣一人
 法華德嵩禪師無錄
 永安楚禪師法嗣一人
 疎山重秀禪師無錄
 雪峰敦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善譽禪師無錄
 景清素禪師法嗣四人
 何山日儉禪師 承天晉岑禪師
 承天自能禪師 翠峰子淵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軻明同禪師法嗣四人 含珠洞禪師
 雙池智常禪師
 普寧常瑩禪師 南堂善圓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
 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
 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
 一句師曰大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
 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
 年逢一閏曰為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
 人醺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
 日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
 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
 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
 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
 不能觀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
 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
 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玉座
 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
 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
 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
 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
 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
 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
 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
 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

鍾鳴慶師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喚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晴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

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侍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罇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合十一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紅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體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構取良久召大眾曰知去久矣

廣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體片月觸着你鼻孔珍重

杭州南山長耳相子良禪師僧問六月休歇時如何師曰在家致仕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爛嚼清風飽食明月云學人有分也無師曰無下口處乃曰鶯啼綠柳鵲噪花枝於斯薦得觸處光輝更有一般道理防萌杜漸居安慮危是何言歟

建州開元瑩禪師上堂曰有一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那箇是鏡良久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又曰悠悠忽忽東涌西沒無害無傷穿皮透骨平等應用非心非佛撥破面門箇是何物古人無端謂遼天鵬無眼者看取力口希咄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軋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紅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崑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為何事師曰為緣生慶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

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觸體須彌山撈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况採來不在南山亦非雋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饒州崇福清雅禪師僧問如何是崇福境界曰磬敲寒月夜香炷白雲朝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是僧俗是俗云向上更有奇特事也無師曰崑崙頂上金冠子云重重蒙指示千

古為流芳師曰笑殺旁觀者
育王瓊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
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
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

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說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
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
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杭州徑山無畏維琳禪師湖州人初住大明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

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
師曰神岳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
風師曰神鷲頂上軒眉坐黃鸝岫中昂首行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
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楮火殘飛白
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狄

山西叫明月久立

杭州臨平勝因資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
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方圓無內外醜拙
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像師曰莫將黃
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
得師曰齷漢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

方普照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
當人障隔若據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
透金鑊玄關一任縱橫妙用久立

温州彌陀正彥菴主一日禮拜雲實良禪師
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主曰有無
且致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

葫蘆倒纏藤主曰道什麼良擬對主拂袖便
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呵呵大笑至晚入室
良不允主乃有頌曰金刀剝落青絲髮求佛
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
何人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黃張
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
現前不存執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

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窠北方一指
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
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
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麻門前打犬
兒
温州瑞安僧印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

曰頭大耳小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南原耕
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師

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
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棒下識
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師於熙寧十年九
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

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乳風歸寶匣鐵牛
驚散曲江頭言訖跌坐而逝茶毗歛骨獲舍
利五色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祖鏡法英禪師姓張氏本州鄞縣
人初住襄陽白馬開堂問答罷乃曰至道無

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也得之則皎
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
不為多言一默毗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
天殊非本有好惡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
猶在半途這箇事須遇明眼證據貧道今日
功不浪施將此舉揚上祝皇風情與無情得

合十一

無生忍次后大梅判宗留後仲爰一見道契
奏賜師名上堂曰祖師不會禪諸佛不會道
學道與學禪諸方開浩浩或以玉為塵或認
石為寶參得一肚皮特地生煩惱不煩惱解
會何如入荒草寄語恭禪學道人頭邊白髮
年年新何如來與大梅老相共開田博飯喫

一生參學事畢珍重又曰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穢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大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提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又曰春山笋蕨正蒙茸好把黃梁徹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參

稱心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音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 咄咄咄井底秋秋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 祇是箇鬼窟咄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鍾撞作兩椽上堂 未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床咄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軋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嘴鐵舌徒增醜拈拄杖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

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 嗚呼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揚揚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疏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眾曰還識上藍老漢麼 似木叉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賊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承天宗禪師法嗣

饒州崇福了禪師上堂僧問大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青蓮不借親分付罕遇知音會破顏云一句無私群心有賴師曰箇中端的旨沙界共流通云若不臨滄海焉知波浪寬師曰一滴曹溪水時人被陸沉乃曰遲日和風柳嫩桃綻當萬物發生之際是般若流運之時草木芬芳園林秀媚且道無影樹子抽條

也未遂拈拄杖云看天竺紫雲上巖北樓破帝釋眼睛盡大地全是山僧語人無分也薦得盡大地全是諸人山僧語人無分也打鼓普請看又曰雲擁峰峰水急壑壑扁舟於古岸釣皓月於波心紅尾錦鱗帶家未事驪珠荆璞未足為珍直饒搥土為金何似轉凡成聖大衆賢愚凡聖古今條例且道作麼生轉良久曰琉璃盞子人皆有無著當時祇為塵下座

杭州承天守明禪師上堂曰劍輪飛處好定綱宗石火電光眼中著眉所以曹溪拈拂已涉痕瑕雪嶺輞鞋急須著眼若是行脚上士本分禪流縱教喝散白雲衝開碧落如其受用又屬建化門中若也正令提綱任是三頭六臂底出來也須倒退三千里參

湖州鳳凰山護國仁王有從禪師僧問曇花已現人天仰願開金口副群機師曰白雲垂碧落無處不為霖云便係麼會時如何師曰裂轉鼻孔云不因伸請問爭辨我師機師曰用不著問箭鋒相拄笑殺衲僧啾啾同時千山萬水不涉程途請師速退師曰一二三四五云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墮崖落壑舉海辨難詮祖令當行要津無路真如凡聖

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據此誠實還
可舉揚也無既昇此座不可徒然方便門中
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十二時中如何
趣向若向這裏薦得行住坐卧任運施為見
聞覺知隨緣應用塵塵彌勒刹刹善財山河
大地自己家風妙明真心非增非減若能如

是方稱大丈夫久立
鼎州大龍山德全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
曰聲前拍不散云學人便恁麼時如何師曰
句後覓無蹤

蘇州崑山慧嚴海印法安禪師僧問柳垂堤
畔花發林間如何顯道師曰兩彩一賽云自

後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曰汝向
什麼處見靈雲云花開滿樹花落枝空師曰
放汝三十棒

長蘆福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廣慧和禪師上堂曰達磨祖師無
端特一杓惡水潑在天下老宿頭上直得天

下老和尚說禪說道南北紛紜續斷傳芳亘
今亘古山僧今日親遭一杓擺脫無門揚千
古之玄風振一時之軌範良久曰看看山僧
將一杓惡水潑向諸人頭上去也還覺也無
如或不知更看一杓祖佛家風孰與知西來
消息若何為殷勤為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

冷時余又曰一日復一日日日催人老寒則
且圍爐因乃和衣倒奉報往來人家中元有
賢家內不魯尋柱捧緣門討任使討過半辛
苦生煩惱不如歸去去却却門前草復曰諸
禪德盡十方世界是草作麼生去歸堂啣茶
又曰多日天晴今朝下雨大地山河無不皆

善三時打鐘二時打鼓處處分明頭頭薦取
復拈拄杖曰諸禪德還會麼三世諸佛盡在
裏許拍禪牀一下
天衣和禪師法嗣

杭州護國善提志專禪師僧問遠離嘉禾勝
境已屆海昌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

嘉禾不遠云恁麼則往來無際師曰靈利衲僧
僧便喝師曰捧上不成罷乃曰說即天地懸
殊不說即眼睫裏藏身眉毛上踣踣說與不
說拈放一邊舉拄杖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
久曰晝月冷光現卓地計初成卓一下下座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瑗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
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
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惹
這箇便是廢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夔州劉氏子僧問

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
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
麼生師曰契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雲川胡氏子造雲居法
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

頌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
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
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
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

示眾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
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
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杭州衛氏子上堂僧問
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
拜師曰却是大眾鈍置閣梨便下座問賊不
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
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温州周氏子僧問
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
如何領會師曰禮拜着
袁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

消息若何為殷勤為報未歸客月滿秋天霜

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
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荆州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
踐曰你是行脚僧

廬州萬杉廣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山家祇如此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大衆掩聞問寂默為宗時如何師曰謾語
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迂迴多少問如何是
最先一句師曰此問在後問世尊拈花意旨
如何師曰你還薦得麼僧云學人不會師曰
多少分明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如何是世
尊三昧師曰何處得這消息問瑞雪滿庭從

何而降師曰莫世真機問如何是無價寶師
曰甚處得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盡
言隻履歸去問古人捲席意旨如何師曰何
不禮拜歸堂問如何是文殊門師曰千聖皆
從此入僧云入後如何師曰想你不識僧禮
拜師曰灼然師乃曰世尊良久迦葉起來白

提馬師纒陸坐百丈出來捲席可謂摩竭陀
令已行不可更教山僧重下注脚然雖如是
久參高士莫訝周遮後學上坐也須着些精
彩更若繁詞恐不及珍重
明州金鷲虛白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
師曰鳥道羊腸問如何是一體師曰駝驢猪

狗僧云恁麼則四生六道去也師曰啞
蘇州翠峰山洪禪師僧問如何是翠峰境師
曰祇聞鷲鳥語不見報春來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堪嗟立雪僧

洪州上籃普禪師相國夏竦問百骸散散那
箇是長老主人師曰前月二十日離斷陽口

功臣軒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

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
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曰這裏用不着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

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
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固知去處要知
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接
闍闍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
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
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

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
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
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
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
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名大衆曰還
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
稽留久立珍重

樓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日出世後如何師曰
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軋屎橛曰大耳三藏第
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
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爐
其身一人抱水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
退後即噴氣填胃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
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
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
淚無用處問達慶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

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吝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慙慙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

風與境不易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

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毫苟或於此不明徒自吟弄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速之又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檢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南岳福嚴省賢禪師僧問如何是福嚴境師曰畫也畫不及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子細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因汝問我也不說僧云恁麼則實覺分枝去也師曰莫亂道

袁州仰山智齊禪師初參誤禪師誤問汝是甚處人對曰安州人誤云汝為甚麼却不安對曰今日轉見病源誤云且道強惺惺師遂禮拜有頌曰有口不能言無舌能解語惺惺猶是夢何處有佛祖羅漢祖印行林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贊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不問如何是喝散白雲底意氣師曰喫棒僧云爭奈人天大眾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老僧奉聖旨開堂僧云恁麼則天人眾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知恩方解報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費力僧云恁麼

則百雜碎師曰祇為終日區區師乃曰起動大眾若於佛法中也無可得伸剖諸人盡是久矣先德達佛知見不可更教這裏談禪說道實為舉足動步不離道場乃至林間宴坐經行無非佛事良久曰衆福州支提昭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

兒不識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臂長衫袖短僧云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福州靈峰道誠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師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那箇古人恁麼道僧云祇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又作麼生師曰不妨具眼僧云千聖不傳方是的一

言合道未為真師曰早是不合也袁州仰山擇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子不撥游問如來藏中以何為佛事師曰香風吹萎花僧云皆因今日也師曰更雨新好者問如何是佛師曰真書梵字示衆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無滅無生眼中金

眉古佛家風青天明月袁州崇勝道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向什麼處覓僧云莫祇這是師曰勿交涉綿州富樂智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六耳不講僧云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臨江軍慧力院紹珙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

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柳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總禪師僧問道恁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
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兩下却天晴更問
箇中意鷓鴣生鷓鴣

二十末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合上

續傳燈錄卷第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四九頁上一行「卷第十一」，徑作「卷第十一目錄」。
- 一 七四九頁下一二行夾註左「有錄」，徑作「見錄」。
- 一 七五〇頁中一九行與二〇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一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一」、「大鑑下第一二世」三行。
- 一 七五二頁下二一行末字「認」，徑作「以」。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法雲秀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法雲惟白禪師

德巖景純禪師

慈濟聰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霍丘歸才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符山良策禪師

廣慧冲雲禪師

安福子勝禪師

澄慧義端禪師

棲賢智柔卷主

明水法遜禪師

大愚如照禪師

興化當禪師

欽山繼明禪師

時雍親禪師

巴焦宗諒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白兆珪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廣慧實珠禪師

安國目方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乾明賈禪師

甘露德願禪師

吉祥訥禪師

承天月禪師

正覺道清禪師

北天三益禪師

天禧慧嚴禪師

德山妙湛禪師

石霜居晦禪師

興化淨甄禪師

三角清禪師

大別道常禪師

安豐法信禪師

濟一

雲峰又月禪師

覺林遂禪師

天王義安禪師

興教濟禪師

羅浮齊德禪師

普照有朋禪師

開和法願禪師

元豐宗燈禪師

禪慧法欽禪師

穎叔蔣之奇居士

佛日才禪師

夾山自齡禪師

廣教有全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龜峰重仁禪師

龍興如遠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洪濟宗贖禪師

龍蟠道成禪師

褒禪普禪師

雲巖志愿禪師

壽春法岸禪師

護國紹通禪師

乾明實慧禪師

永慶惟簡禪師

寶池慧月禪師

崇德仙禪師

薦福水堅禪師

護國淨禪師

靈鷲慧明禪師

天峰佛印禪師

神光道芳禪師

光率景常禪師

千頃允良禪師

寶巖靈重禪師

千頃省政禪師

善權珊禪師

靈寶道榮禪師

建隆智因禪師

寶林智臯禪師

壽聖重洪禪師

五峰普良禪師

滁州寶林和尚

棲賢還禪師

王屋燈禪師

東明慧遠禪師

彰法文素和尚

開元智諱禪師

開元宗祐禪師

喜果演菴主

玉池冲儀禪師

天寧楷禪師

香山法成禪師

丹霞淳禪師

資聖南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韶州誦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大傳高世明居士

招提實禪師

大智皎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普光嚴昭禪師

雍熙叔明禪師

普滿法海禪師

大馬心喜禪師

法雨惟鎮禪師

淳江寶泉禪師

南禪道誠禪師

洞山道微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龍門南禪師

大洪恭禪師

靈巖應禪師

合州鑑禪師 少林江禪師
 景山居禪師 慧日南禪師
 朝請崔公居士 齊州善應禪師
 西京丘道深 提刑楊居士
 大洪山報恩禪師法嗣五人
 大洪山守遂禪師 大洪山智禪師
 善光璉禪師 大陽旦禪師
 西禪遠禪師 歸宗通禪師法嗣五人
 資福素月禪師 同安慶通禪師
 子陵辨禪師 羅漢法賢禪師
 開聖道彰和尚
 福昌信禪師法嗣三人
 法興期禪師 善慶楚昇禪師
 均慶清輝禪師
 慈雲慶瑞禪師法嗣二人
 廣慈道傳禪師 廣州慈雲和尚
 慧口堯禪師法嗣一人
 大隨道開禪師
 佛慧泉禪師法嗣五人
 清獻趙林居士
 興國法雲禪師 幽谷祐禪師
 薦福忠實禪師 九峰殊甫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靖江人上堂
 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
 掌以手打一圓相名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
 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
 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少神
 通供養諸人逐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
 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
 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
 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却有
 續燈錄三十卷入藏後住明州天童云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
 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
 能同高乳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
 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
 直水雪敲開片片白雲點破水伊力擊禪
 床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
 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因僧便喝師曰
 却是你怪怪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僧問如何如何
 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峯曰如何
 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割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
 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

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
 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
 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為
 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
 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越佛越祖之
 談師曰陝府鏡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
 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洒高
 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致
 致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
 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
 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我自
 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
 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
 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窺天地亘古今
 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
 人每日行時行着卧時卧着坐時坐着執對
 語言時滿口道着以至揚眉瞬目噴喜愛憎
 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
 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
 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
 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
 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

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四光豁然
目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盡裏明珠不
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
蹋着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良久曰仰面看
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

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辨隱顯不辨即且
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
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
直饒釘嘴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
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

昧師曰拈起放筍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
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
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
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
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眾且道從
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旦時空即相之性千波競
起若微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
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彰且道文
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

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惜
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
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潭州道林廣慧寶琳禪師蘇州人少習經論
妙通精義叩闕通禪師發明祖意丞相王荆
公深加器重出世廣德興教次移池陽景德

廬山萬杉潭州道林學者歸仰僧問德山林
臨濟喝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這聲漢僧
無語師曰非但患聲亦乃患啞問深聞深悟
深聞不悟雲門道了和尚作麼生師曰頭戴
大脚踏地云學人未曉師曰有口不可閑却
云若然者饑來喫飯困來眠師曰不妨會得

好乃曰揚眉瞬目未當宗乘舉古提今殘羹
餽飯一棒一喝未稱衲僧踏坐思量傍觀者
醜且道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常憶江南三
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曰雲收嶽面日上
扶疾颯颯寒風紛紛敗葉滿湘江內白浪滔
天廣慧門前地地如掌若也知有底衲僧穩

坐太平其或未然不免撈天摸地又上堂曰
近日稍春寒家家守空寬山河無隔礙世界
掌中觀無口盧行者說舌見豈干一日不相
見莫問禪時言拈拄杖曰會麼棒頭有眼明
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又曰今朝五月五百
草靈苗誰不却善財採藥與文殊殺活臨機

互為主禪家淡莫莽由上眉毛好看取信
手拈來不知甜者甜苦者苦

壽州霍丘歸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密密
意師曰佛眼觀不見云為什麼觀不見師曰
密密意又問一言相契時如何師曰丹霄顯
露僧云不假一言時如何師曰帶水拖泥問

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眉長三尺示眾曰若
於這裏悟去迥脫相塵不拘文字便乃坐斷
報化佛頭高步毘盧頂上頓超三界物類無
拘妙用也化金毛師子向須彌山頂哮吼
一聲羣魔騰裂葛拈拄杖曰休向清涼山裏
墻相且在霍丘城下拈出還見麼若也以見

見之為常見無見見之為斷見前來葛藤一
時劃斷見即不見還見麼良久曰前村深雪
裏昨夜一枝開
饒州安國自方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還會
麼一切見成不用絲毫心力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所以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

後際不去今則無住無住之本流出萬端萬
象森羅一時驗取
澧州聖壽香積用吳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
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缺牛即今在甚
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
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為宗
位隨廢提綱應機問答後活臨時心眼精明
那容妖佞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
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
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白語埋
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

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
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
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透
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
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

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乳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
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
有一法堪為保命衛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
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衆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饒州人試經得度

志慕宗風象圓通禪師發悟心要衆推上首
連住合淝之延昌次遷開先佛國禪師回奏
紫方袍都尉張公奏以心印師彌僧問和尚
出世將何為人師曰山形拄杖子僧云刀刀
相似魚魯參差師曰朝三千暮八百問趙州
三等接人未審和尚與等接人師曰隨家豈

儉僧云向上之機雖已曉中下之根事若何
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空盤星問須菩提哩
無說而顯道和尚以何而顯道師曰山僧祇
似鐵乃曰極目青天無片雲萬象森羅全休
露若也擬議更商量終是翻成箇露布久立
歸堂喫茶去又曰平旦寅扶桑日出照何人

箇中未了奔南北孰知大地一微塵雖然如
是會得甚奇特不會亦最親又曰擊鼓上來
大家覩見法法現前不勞鍛鍊諸禪德為什
麼如此彼彼大丈夫為君通一線又曰動靜
不禪去來常定萬派同源海雲自異可謂心
境一如有何不可然雖如是且道袖僧分上

還得也無良久曰天台柳標木南嶽萬歲藤
又曰握須彌於掌內鑑十方於目前且道是
什麼人分上事所以雲門大師云三藏聖教
在汝舌頭上微塵諸佛在汝腳跟下不如悟
去好忽若築著磕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
又作麼生良久曰存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
處下金鉤又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山河無
隔礙靈光觸處明且道眼為什麼不見眉毛
祇為住處太近未免衲僧取笑既不恁麼又
作麼生鉢盂無底尋常事面無鼻孔笑殺人
舒州甘露德顯禪師僧問知師已得圓通旨
未審如何指示人師曰晝見日僧云衆人不

會師曰夜見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歌
須搖頭哭須皺眉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
梁王不識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獨自悽悽
示衆曰旃檀林中更非他木並是根生土長
出現世間花菓枝條悉皆茂盛優鉢羅華時
一現耳直得聖凡聚首遠近同觀則不無且

道承誰覆蔭良久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上
堂早朝擊鼓勞動諸人古佛策林事不獲已
直饒德山一棒似倚天長劍臨濟一句如旱
地爆雷盡是倚勢欺人無風起浪山僧今日
過犯彌天留與諸方點檢
江寧府蔣山慧炬良策禪師福州人試經得

度遊方參叩首見六合致禪師稍有發明詰
圓通禪師席下頓釋凝滯出世華嚴次遷鍾
山僧問諸佛出世普為群生和尚出世又且
如何師曰拄杖未曾拈着云與麼則人天獲
利師曰好領前話云喏喏師曰這箇袖僧猶
較些子乃曰秋風索寞秋景蕭條廬過長空
燕離大厦遊方權客十處安居腰束輕囊手
携短錫水邊松際去住無拘雖然如是忽有
人問作麼生是行脚底事明眼人前如何祇
對若是所得之者萬一無疑後學初心亦須
仔細還會麼要知江上路須問渡頭人又曰
雪將殘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

衣打睡任他日上欄干祖師沒要斷臂吾徒
莫作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
邊青山難難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蒼
毛斑山僧與麼說話拖泥帶水然雖如是養
子方知父慈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訥禪師僧問昔日鳳凰

臺畔已得圓通之機今朝坐斷要津願唱西
來之曲師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云今
日學人得聞於未聞也師曰心不負人而無
慙色云可謂清音通碧漢古曲盡成聞師曰
逢人但恁麼流通乃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
涅槃祖師不西來亦無所傳授若一句恁麼

去釋迦老子飲氣吞聲放一線道過這邊來
便見有佛有祖有師有承山僧到這裏進前
不得退後無門不免露箇消息也要大家知
委還相委恁麼良久曰霹靂一聲驚宇宙幾
人猶在夢魂中師到隱靜上堂曰五峰影裏
雙澗聲中草木青葱煙雲澹冷風光溢目觸

處可觀然雖如是粗如撞着道傍一句作麼
生道還知落慶慶良久曰玲瓏八面自烟合
峭峻一方誰敢窺復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
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痕籜蓋對白雲
歸舊山
廬州廣慧冲雲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

曰古栢含煙翠喬松帶雪寒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一瓶淨水一籠燭童子念經僧坐禪
乃曰法界性海非三界可觀解脫法門絕一
塵可視蓋由性靈不等根器差殊故諸佛出
興隨緣設教或茶坊酒肆徇器投機或柳巷
花街優游自在種種施為盡入薩婆若海恁

麼說話耻他先聖不見古人道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良久曰撒手到
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珍重
廬州承天資福月禪師僧問如何是廬州境
師曰千里風威肅重城角韻清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歌廉雖起袴襦詠借寇難留柱石

材乃曰信知此事西竺首傳迦葉域中祖令
剛行東土後付盧公教外真風不墜分燈列
派徇器投機自古及今聖賢間出豈可以小
根小智而能紹續祖宗發顯真猷稱揚斯事
然雖如走車無一向豈不見先德道最初說
法者不知有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有最

初句最初句即且置作麼生是末句後還有道
得慶良久曰珍重
南京寧陵安福子勝禪師僧問若立一塵家
國興成不立一塵時如何師曰有眼無耳耳
六月火邊坐僧便歸衆師曰三十六計走為
上計隨後便打乃曰問處風馳電卷卷慶海

納眾流何也且大道虛曠孰以言宣法無去
來本非出沒自今及古何曾有異靈光不昧
跡露真常心本空寂境自不生境既不生性
本常住可謂一切諸法皆悉圓成是故先覺
有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諸仁者他無恁麼告報諸人何

不直下承當若也承當得去能於般若光中
透華嚴世界縱橫自在妙用無邊擬議思量
翻成露布毫釐情念事相不忌徃復輪迴何
有休息殊不知凡之與聖皆是虛名異相劣
形本末幻色若能自信曠劫塵勞冰消瓦解
如是則十方世界一口吞盡何處更有一絲

毫為隔為礙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祇如達磨
西來九年冷坐箇什麼良久曰不要疑着
上堂曰萬木蕭疎群峯錯落巖松古栢四季
長青林下相逢更說什麼若也揚眉瞬目又
是鬼弄精魂更或拈拂敲床大似隔靴抓痒
築著磕着頭脹面赤到這裏如何得恰好良

久曰借君一片閑田地獨對高峰為舉揚參
金陵正覺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陳倉米飯淡黃蓋問如何是急切慶師
曰庫宇半成方丈基足
廬州澄慧義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坭
捏金裝云如何是法師曰海口難宣云如何

是僧師曰剃頭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不妨惺惺乃曰春山青春水碧隨波逐浪成虛擲若能返究本來源萬派分流聲應應問你諸人識不識忽若識免効當年空面壁廬州北天王崇勝益禪師上堂曰靈源澄寂動靜一如萬法本空隨緣而照方圓任器應

濟一

十三

用無私亘古亘今了然自在所以天旋之不動在江注之不流齊而不凝動而不亂運用千般隱無滯礙然雖如是爭奈祖宗門下總用不着取問諸人且道衲僧有什麼奇特處乃拈拄杖橫按膝上曰會麼七星光燦爛舉動耀乾坤卓一下又曰宗門祖令徒自緘

言坐斷妙峰一口吞盡黃河倒瀉崑崙鑄牛橫行宇宙到這裏却須有出身一路良久曰玉馬嘶時金斗轉金鷄啼慶日光生象廬山棲賢智柔菴主象圓通有省乃敲投機頌曰二十年來行脚走盡東京西洛如今却到棲賢一步不曾移著

金陵天禧慧嚴宗永禪師僧問九年面壁圖箇什麼師曰天蓋地載云昔日達磨今日天禧師曰多年磨日問正當恁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曰你鼻孔裏云恁麼則氣急殺人師曰也有些子
杭州佛日山智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姓周氏宜興人受業於本州福聖寺十八具戒游葦林造佛日寸禪師法席悟明心要給侍左右多應年紀才選化復應諸方與石霜琳同行因至黃龍南嶺師會中琳不曉黃龍宗旨投誠入室師怒毆之絕交而去至大瀉真如詰禪師會下為首

座遂開法興化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拂拂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象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證不盡三世諸佛讚不

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之下繩床立象上堂便乃忘機守然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納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咲南泉提起慶刈茅鎌子曲彎彎象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真定府洪濟宗贖禪師姓孫氏涪州人少習儒業超卓出羣元豐清滿禪師見之勉令奉佛遂投國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參廣照禪師屢扣宗猷未有開發一日是方躡塔忽然省悟述投機頌曰舉足上觀塔分明這箇法黃楊木畔咲呵呵萬里青天一輪月遂陳其

所悟廣照可之待制楊公長請師出世說法僧問台星臨寶座祖意頌宜揚師曰萬里不掛片雲僧云恩深轉無語師曰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問僧云千古淳風特地清師曰真師子兒善師子吼問四眾臨筵請師說法師曰須彌山大海水僧云我聞一唱

三疑息青蓮啟目視頭陀師曰畢鉢巖中如何話會僧云杲日當空清風滿坐師曰程道得一半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乃曰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眾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

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眾且道向什麼路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象又曰鎮州蘿蔔頭聲名播天下雖則諸方老宿盡力提撕然而多口衲僧敲磬不破先住禪師放下又分付山僧如今劈折將來普通供養良久曰莫嫌冷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又曰

金風澹蕩物景蕭條葉落庭皋雲飛嶺上不逃暑而暑自退無意涼而涼自來正當恁麼時若謂唯心境界正是頭上安頭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斬頭更活又曰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無賴打

著連座凍

滁州琅琊山宗初禪師僧問朝宰請師陞寶座如何方便示西來師曰多少分明云恁麼則法雨高霑了了堂師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闍人說藥方云雲散始知江月白坐間方見老盧機師曰別處人事問如何是琅琊

境師曰紅日照成金色界秋烟染出碧琉璃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擡頭山萬朵伴手一枝節乃曰若據祖師門下舉目則千山萬水低頭乃十萬八千更若展露言鋒尋言究妙譬若敲冰求火緣木取魚徒費精神速之速矣如斯語話猶涉化門且問諸人不落化門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無私應之萬里滁州龍蟠山道成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蟠境師曰雲散千山翠烟深隔兩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柳標一條袖衣三件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瞋睡漢問師曰得黃梅旨一法如何指示人師曰花開一朵秀風動一江

寒云瘦竹有高節閑雲無定蹤師曰一曲楚歌悲殺人問陽春已發覺木初榮寶座既登請師說法師曰岸柳迎風舞云學人未曉師曰浪花向日開乃曰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靈知自性應剎常如動靜隨緣猶谷答響分身百億曲徇羣生灑甘露沃蕉芽布慈雲談寶

相成歸至道今古湛然更須打辦精神分明看取諸仁者還見麼良久曰秋水一泓長見

廬州普濟明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花師今出世為何什麼却陸此座師曰一片紅雲起千山地布金僧拈起坐具云且道這箇是

什麼師曰不用皂絲麻線問親面相逢即不問腦後神光略借看師曰不借云為何什麼不借師曰賊是小人問遠涉江山即不問西來祖意事如何師曰憐憫西歸辭震旦至今猶自笑兒孫云恁麼則諸聖入鄆殊無利濟師曰面壁九年空費力得皮得髓太無端乃曰

吾祖家風豈涉途失宗隨照用心處一言為報知音者近日南能不姓盧上堂顧視大眾曰牙齒一把骨耳朶兩片皮從始至至今禪人猶未知諸仁者程德會得便是出塵羅漢英靈丈夫若也未然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又上堂領視大眾曰一佛手

二驢脚生緣各自對酌日出東方夜落西馱頭太厚瓦子薄錯錯前三三與後三三莫道文殊對無著和州褒禪溥禪師僧問幸遇今朝登祖位師將何法示迷情師曰獨耀無私對揚有準云雲華纒綻徧界馨香師曰你分上作麼生云

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牡丹須是三春拚云學人未曉師曰黃菊還他九日開云恁麼則便是和尚為人處也師曰錯乃曰洪機纒剖大施門開釋慧日於鋒前成驪珠於句後全開寶藏特決羣疑徑截千途心隨

萬化現自在力闡大威光使一燈分照於十方片月流光於萬水為凡聖之根本作迷悟之源由讚唱一音頓除疑網包含萬有密付羣機心眼既開圓明自顯智窮幽鑑應用千差舒卷現前無非妙用諸仁者向這裏薦得吼師子之音奮象王之勢祛差別之異見了

縛脫之殊途為苦海之津梁掌法王之寶印權衡在手明鏡當臺可以摧邪輔正可以去偽存真現一道而清塵闢群邪而體妙圓光匪外顯出一靈豁開萬化之源直示真空之理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皎然天照一道光明處處通珍重

滁州寶林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大梅道虛云為何燈燈相續師曰連相鈍置問水出高原如何解會師曰古今流不竭云學人未曉師曰累破青山云海底紅塵生山頭白浪起師曰淹殺你問淺深悟尋常事達磨達意若何師曰頭戴天脚踏

地云忽遇三家村裏人如何極對師曰屢則共感樂則同歡云若不上來焉知如是師曰不得草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湯餅云見後如何曰水罐云學人未會師曰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問和尚未見長蘆時如何師曰雲生古嶠云見後如何師曰水出

高原云見與未見相去多少師曰水流終到海雲起必為霖問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時如何師曰劈腹刺心云和尚何得如此師曰心不負人乃曰步步登高衲僧意氣心心放下達士志懷意氣不居祖佛之位忘懷常遊悲智之門有念盡成功無知方大利益久曰

瑞草生嘉運林梅放早春參又曰智水瑩精心珠獨耀萬象煥然十方朗照眼見無影樹子耳聽沒絃琴調若是本分衲僧不覺低頭吟嘆且道嘆箇什麼無孔鐵椎

真州靈巖志願禪師問山間林下頗稱道人風風淥水亭遠還他了事衲子此猶是無

風起浪不洩波瀾請師答話師曰雲橫遠岫雨滴懸崖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問人天地間師曰石人拊掌木女呵呵云高卧虛堂無一事任他今日與明朝師曰四海晏清王道泰何須更用苦切問六六三十六春風動備竹新鐫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不落

官商角徵羽云一聲鳴磨磨十指起清風師曰不是中郎鑿還同野舍薪云德慶則不聞聞底事大衆皆聞師曰知音者少乃曰看看雲山疊疊同萬卉以青蒼烟渚依依共孤舟而閉窗樓臺聲峻巖塔交光法法無私古今實真正當德慶時還相委德慶良久曰不在

低頭思量難得又曰山家活計無多事直下分明不用猜敷坐豈容知與見任他鳥兔去還來諸人還委恁麼若委恁得去心猿罷跳性海無波白雲青嶂任運蕭然紫陌紅塵隨緣豁暢共或未曉報源切忌尋玄討妙直饒討得個僕分明敢保斯人未徹良久曰任教

滄海變應不對君通又曰霧卷雲收日上月落林間幽鳥語啞喃嶺上樵夫歌間錯東南西北本來人喝一喝云莫向外邊生十度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問梵王請佛蓋為羣生安撫請師當為何事師曰月映千江白雲開萬谷明云德慶則一句無私師曰古今無

異路達者共同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燈籠挂露柱云學人未會師曰佛殿對三門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師良久曰若也於斯薦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靈光現前耀騰今古遇知音而隨緣佛事在山野而別掃清規亦可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顯大衆曰切忌當頭壽州壽春廣慧法岸禪師問為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香煙靄靄瑞氣飄飄云德慶則達磨舊時花葉而今信手拈來師曰寒山拊掌拾得呵呵云學人今日小

出大過師曰乞兒見小利乃曰若論法體本絕言詮應用無虧威光烜赫莫靈上士相共證明後學初機徒勞佇思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良久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真州定山真如文彥禪師上堂曰堤邊柳綠

默演真空嶺上猿吟明談法要若向這裏薦得頭頭圓覺出出道場其或未然且待別時分明說破珍重

荆南府護國紹通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則是師曰拄杖子云若不上來爭知如是師便打僧云錯師曰猶自口喃喃南京法寶德一禪師問大衆雲霧請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僧云一回聞得一回新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云諦聽諦聽師曰也是殘羹餽飯問如何是睚陽境師曰車馬門前有塵埃堂上無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時延三

島客長接五湖僧珍重

池州乾明禪院寶慧禪師上堂拈起袈裟角

示衆曰此乃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日更不

覆藏普示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若也未然且

待別時重新說破

和州開聖覺禪師久參長蘆有所得徧遊禁

林至五祖演禪師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

他奴他是阿誰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

之以語悟首座悟云恐未實更須披看演後

復問師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師曰

胡張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師曰昨日是

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師始

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法嗣夫禪師於燒香

之際忽如有物搗其胃因成瘡未幾而化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即之陳氏子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乘閃電曰更

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

路師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

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

不吞釣喝一喝下座

棲賢遷禪師法嗣

奇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敵蓋地

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任麼

曾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虛道理

及久曰金風昨夜起偏地是黃花

杭州南山法雨惟鎮禪師僧問如何是法雨

境師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芳草和花種備篋帶雨移遠顧

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

岸上綠柳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

下座

潭州東明慧遷禪師初住南源僧問如何是

南源境師曰五嶺侵霄漢三株鎖碧煙云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焚香開卷雲生砌捲箔真

心月在池乃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大

衆且道識箇什麼良久曰露柱是木頭作你

開元智諱禪師法嗣

汀州開元宗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扁舟衝雪浪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一葦渡金陵乃曰祖師門下水泄不通佛事

門中風行草偃於斯見得暢快平生擬議思

量千山萬水

善果懷演菴主法嗣

潭州玉池光教寺冲儼禪師僧問以心傳心

無說可說即不問如何是可說師曰石筍逢

時長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葵花向日開

如何是祖師的意師曰泥牛不喫欄邊草

僧云和尚何處安身立命師曰直向孤峯頂

上眠

天寧道楷禪師法嗣

汝州香山法成禪師示衆曰知有佛祖向上

人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

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

大闢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

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

曰對面不僊陀睡多饒寐語又曰只這箇負

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

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清絕點

猶有流注真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

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

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盪鳴聲豈不見道

文殊起佛見法見見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

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

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摩繩

林日分付德山臨濟又曰靈機獨耀智鑑洞

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槌豎拂豈免階第

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

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

那邊未免這邊礙着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

粘去縛板楫抽釘已是犯鋒傷手更言體之

與用正之與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

得一本太公家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
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展他書卷師問
僧苦處人云西川師口與時離鄉云前年二
月師口未離本國一句作廢生道云通身是
口難為程對師曰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
師打一拂曰枉踏草鞋初師與照闡提同嗣

芙蓉而不相識因有鵬上人者紫照讚芙蓉
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
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清嘍你是何
人師曰今日方知他親見先師鵬遂請益師
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話云我三十年只作
境話會鵬遂有省師後被詔住東京淨因寺

成都大智齊璉禪師潼川中江人姓牟氏少
有蟬蛻塵濁之志年十三落髮從護聖受具
踰歲遊成都依法華百法講席又通唯識至
此則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
尼名法警若有省其師已不能屈居頃之慨
然太息曰吾棄家為大事放組上語爾譬如

畫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訪清淨斷臂
道者斷臂深器之復謁五祖演真如詰百丈
肅晦堂心日夕參扣然未有省發在晦堂日
有自大陽來者舉芙蓉示衆語師心悅服遂
往從之初見如舊相識一日凌晨聞板聲驚
然大悟急以告芙蓉芙蓉可之命掌經藏分

座說法靈錘顯脫葉林歸重名聲籍然未幾
歸省親聞芙蓉臨淨因復往依止遂首衆座
下淨因既在簞轡下而芙蓉以龍象居焉問
法者萬指而師戶外之屨亦如之芙蓉每語
人曰建首坐牛行虎視機鋒橫出異日弘吾
道決矣時天下大興崇寧寺精捨傳法者永

興經略使王公序都轉運使薛公紹彭以師
為宜禮致之師乃諾其請居五年名聲普聞
遠邇傾慕遷襄陽普寧政和初西歸故里築
菴妙峰將老焉既而天彭請蒞能仁又改大
隨廣漢之無為成都之超悟最後居大智師
在大隨日其徒有妄訴于州者師怡然就逮

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即時天大晦暝羣
鳥飛噪集杖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遂
得釋脫焉超悟在大慈寺之廡列肆如賈區
常闔戶堅坐動遵戒律人皆敬之然道價素
重緇素求識面者項背相望時臘益高矣頗
寂苦遂棄去衆力挽之度不可留則謂大智

居西郊林樾岑蔚可以佚老乃列言于府時
制置使席公每加賓禮師欣然聽之凡應八
載禪侶影從遂成實社然自是應接簡矣俄
示疾有問者輒稱吾無苦念語主事僧為我
置一籃與吾將有所適遲明起跌坐涉筆書
偈泊然而寤時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甲

子也後六日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
聞世七十三坐六十夏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劬州賈氏子弱冠為僧
微證於芙蓉之室上堂軋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摩法師恁麼道程解指
蹤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擊開宇

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控
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鷲鷲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程
知入草求人不知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秬具
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源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
日午猶虧半窸窣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
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
布影水無蕪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
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
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

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
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
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
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窸窣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

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
以落髮後芙蓉池履踐精潔契悟超絕出世
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
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珠不知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

唱體寐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
觸目家風鳥道道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
鳳翔翔三樹花開枯枝結子粗有太陽門下
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塵無影
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

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
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
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
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
聲

潼川府極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遺事
師曰枯木樛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魏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眾只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虛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

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耶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嘗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
攬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提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古面未地若何為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
影紫微轉慶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雲
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

免曉過西來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
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
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恁麼正
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
曰波斯彈指曰為何什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

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寮火後收會
利塔于學射山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
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
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在
子喫苦瓜

西京天寧禪師秦州宋氏子初住韶山
次過天寧并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重
聞聲鼻有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
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
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致行脚其或未
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尋夜塘水問如

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
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
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昧妙體盛
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待尊殿隔
昔信住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上事

今以楮囊分為四眾僧童行常住津送各
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素從來推到扶起
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
遂就寢右脇而化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
範為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菴問曰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
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
修容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
鑑先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道
造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道
造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洪州寶峰闍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趨
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遜曰凡聖本一軌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
趨成都師鹿苑清奉年十九刺染登具奉令
聽起信於大慈師轉歸卧奉誥之師曰既釋
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遊方謁笑
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
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
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備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麓山也邪比至沂笑
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
畊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
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
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
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也
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起念未來諸佛未
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
何人衆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
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
鴛鴦繡出徒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
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
舟橫江渚掉舉清波唱慶先年和清平樂如
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
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慶

出生隨處滅盡生受處規模大丈夫漢直
須慶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護
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
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
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隨肢體點聰明
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
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問承師有
言雲黯黯慶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
先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
仔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
曰粗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
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
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
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
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衆聞維得該利如
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
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
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
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
是無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
如何是無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
前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
求指心要奉命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
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虚空
自坦平照輝輝巖不借月蒼頭別有一篇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名大
衆曰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憤向
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球然雖愁麼爭
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鑿金鎖鎖咽喉直
鈍鈍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
在且道如何是那重礙會麼善吉維摩談
不到目連鷲子看如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
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問測乃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
麼主曰粗是姓韓山問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
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
曰若我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脚教也師曰
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
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
語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
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廬山歸宗通禪師法嗣 襄州資福廣照
素月禪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不着中

間去却兩頭僧云如何是和尚的為人處
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問如何是佛師曰頂
後無圓相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和風發
嫩葉問如何是真常道師曰弄衣喫飯僧云
學人不曾師曰真常道僧云真常道人師曰
想君不見朝官體程識皮鞋不識靴

廬山同安慶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燕子不離舊窠問世尊未成佛
時如何師曰佛僧云成佛後如何師曰佛僧
云畢竟如何師曰佛

江陵福昌知信禪師法嗣

安州法興期禪師僧問學人無問請師不答

師曰鯨意吞舟騰巨浪人無消息過滄溟僧
云恁麼則落二落三師曰饒君解致千般問
空自言多道轉賒

蔣山泉禪師法嗣

六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
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
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
冥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
虛隱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声霹靂頂門開
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喚曰趙悅道撞彩耳
雷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
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

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
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
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賓也公年七十有二
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藩里民遇之如故
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
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租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覺遺佛慧書
曰非師平昔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
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
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永壺徹底清春風
凝水路孤月照雲明

傳燈錄卷第十二

六

清一

續傳燈錄卷第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五八頁上一行「卷第十二」，徑作「卷第十二目錄」。
- 一 七五八頁下一〇行夾註「已上無錄」，徑作「以上二人無錄」。
- 一 七五九頁上一〇行夾註「已上二人見錄」，徑無。
- 一 七五九頁上一七行夾註「已上無錄」，徑作「以上三人無錄」。
- 一 七五九頁上二三行與末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二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二」、「大鑑下第十三世」三行。
- 一 七五九頁下一〇行第五字「似」，徑作「是」。
- 一 七六二頁上一八行「澹泞」，徑作「澹佇」。
- 一 七六二頁上一九行第八字「程」，徑作「祗」。下同。

- 一 七六四頁中一五行「牙齒」，徑作「牙爪」。
- 一 七六四頁下二〇行第六字「虛」，徑作「底」。下同。
- 一 七六七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經」，徑作「紙」。
- 一 七六九頁上一二行首字「畊」，徑作「畔」。
- 一 七七〇頁上四行「嫩蘗」，徑作「嫩萼」。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齊二

大鑑下第十三世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十二人

白雲守端禪師
比部孫居士
保寧仁勇禪師
石霜守孫禪師

東林郁山主人已上五
長慶顯瓊禪師
法輪惟一禪師
法石行詮禪師

翠岩可真禪師法嗣五人
大瀉慕詰禪師
西林崇興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已上錄
永安普善禪師已上錄
大寧道寬禪師法嗣二人
无率無證禪師

淨因文禪師
楊岐修廣禪師已上錄
承熙應悅禪師

石門雅禪師
蔣山可政禪師
甘露德嚴禪師
黃安禮居士已上錄

龜峰子瓊禪師已上錄
甘露宗貢禪師
普門道彥禪師

雙峰省四禪師法嗣四人
光國文贊禪師
靈山方文禪師已上錄

勝業仲祥禪師
雲陽慧然禪師已上錄

武泉政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宗震禪師已上錄
洛浦景韶禪師法嗣三人
夾山道暹禪師
仁王道圓禪師已上錄

洛浦密詢禪師
善提光用禪師法嗣一人
淨土善思禪師已上錄
天童清遂禪師法嗣四人
大中立志禪師
萬壽應城禪師已上錄

雲峰文悅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慧中禪師已上錄
壽寧齊曉禪師
精嚴繼式禪師
郭山霖禪師
龍牙如水禪師已上錄

開福守義禪師法嗣一人
澄慧惟昂禪師已上錄
初潭晚月禪師法嗣五人
上藍居晉禪師
永安修玉禪師
薦福宗海禪師已上錄

定惠超信禪師法嗣六人
穹隆智圓禪師已上錄
明因悟果禪師
澄慧成調禪師已上錄
大龍守真禪師
雍熙有惠禪師

淨因道臻禪師法嗣六人
長慶慧暹禪師
香嚴洞敷禪師已上錄
北禪紹宣禪師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四人
興化紹清禪師

首山處珪禪師已上錄
玉泉謂芳禪師法嗣四人
聖泉紹燈禪師
南華重辯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法嗣一人
圓通知誥禪師已上錄

慧日如鑑禪師
普明法澄禪師已上錄
與教坦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紹理禪師已上錄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齊月禪師已上錄

常熟稟珙禪師法嗣一人
金山惠滿禪師已上錄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藥義然禪師
太子同廣禪師法嗣一人
龍門清照禪師已上錄

棲勝繼超禪師
少林元訓禪師
白鹿宗海禪師已上錄
定林景芳禪師

上方希元禪師已上錄
慧力善周禪師
延福智興禪師已上錄

禪師已上錄

烏崖進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用禪師

承天世珣禪師法嗣二人

白水申白禪師

徑山琳禪師法嗣一人

堯率擇梧律師

雪峰峯禪師法嗣三人

鷲峰重道禪師

寶林奉琛禪師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

大智文省禪師

上方真禪師法嗣二人

雲峰齊覺禪師

章江達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法印禪師

靈隱文脉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靈隱延珊禪師

靈隱慈聰禪師

寶寧宗禪師

清涼舉內禪師

興教保威禪師

廣果隆禪師

護國崇禪師

求安慈禪師

九頂智海禪師

圓明重者禪師

資壽思求禪師

南嶽紹異禪師

石佛有邦禪師

佛日子昇禪師

安樂照禪師

求安錫禪師

靈隱照禪師

妙嚴洪禪師

清涼慈化禪師

廣法歸穉禪師

景清智榮禪師

報本批禪師

海會岳禪師

保福居煦禪師法嗣一人

智者嗣如禪師

龍華悟乘禪師法嗣三人

靈岩宣密禪師

乳明閑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法嗣二人

大梅文慧禪師

彭江昭遠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守堅禪師

興陽舟禪師法嗣一人

智門慧泰禪師

白鹿端禪師法嗣一人

法海戒諸禪師

歸宗安禪師法嗣二人

慈雲有規禪師

涼峰淵禪師法嗣一人

隱山法燦禪師

言首座禪師法嗣一人

招提惟湛禪師

何山慧忠禪師

圓寂修慶禪師

護國昶禪師

瑞岩普禪師

靈鳳慧端禪師

翠岩嗣元禪師

同安宗一禪師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

冠依茶陵郁山主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

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

伊過橋遺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起師愕然通夕

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

毆儼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深師復駭

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

悟中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

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

化海會所至眾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

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

走問不來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

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

天自開堂後便說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

却為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

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瘦卒著手脚不辦幸望

大眾不惟伏惟重上堂鳥有發翼飛無遠

放筋盡道知有及至上巔時為甚麼却氣急

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示眾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眾云佛身克滿於

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縣裏開堂了方

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它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

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過人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暗却學者眼若抵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暗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道幽鳥語喃喃雲入亂峰時如何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

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過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七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

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恠好珍重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錢壁鐵壁上坐若端的一回汗出更向一莖草上

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堂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為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

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群逐隊漢末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齡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誦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

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鑰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沒從同叅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與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

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恁麼人為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真

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錘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頃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

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派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叅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叅底尋宿亦無長處可福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

人上當推向十字街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益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適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撒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

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風鳴條兩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抹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日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日學人總不與廢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衡州茶陵縣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應供為事院居諸禪刹往來之衝每有化主

至師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師問以禪宗之旨化主為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罷師從此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足師墜驢不覺口中曰噫忽然契悟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見青山萬朵走謁楊岐楊岐即印可師乃白雲守端落髮之師也端後出世住九江承天禪師像曰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頑不游方兮何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應峰之東兮

涿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吼舒兮捲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涿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徹煙旋逐松風起
翠岩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蒸結真如禪師撫州臨川閻氏子

僧問趙州這相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若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村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搖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

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胡詳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

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澗今復轉寂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應階梯獨起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刺刺是甚麼翻思當年破電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

墮墮上堂捫空退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退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

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滄海水注滄溟萬法本閑淡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蓄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

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腕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提是腕脫丘諸人選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錢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纒起大地全叔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

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委甚麼

若也委甚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東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怒雷去也以拄杖擊禪林

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眾趨寮閣維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南嶽西林崇興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

口便怎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蕪州石鼓洞珠禪師上堂曰問答轉多去道轉遠何也道不屬知知而妄覺道不屬見見是眼晴眼晴不明觸事峰嶺聯環不斷為生死根若能直向太虛之外自然情念頓忘直

心直露如斯說話俯為下根道友相逢無可不可坐則十方俱隱行則六趣隨緣語則出口成言默則三災不撓然雖如是須知有轉身一路象中莫有轉得身者麼出來證據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邨州丞熙應悅禪師撫州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叱受辛苦咄

衢州石門雅禪師僧問雷音一震龍象咸臻學人上來請師舉唱師曰蓮目瞬時千界靜金顏咲處一花新僧云人天盡入羅峯境今日親開端的音師曰百萬茫茫人不知又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東宮玉殿無遺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毘藍園畔兩天花僧云德慶則逾秦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年師曰威音王以前作麼生僧云且待別時師便打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熊耳塔開空寂寂惟留隻履冒輕埃又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一條節竹杖三事衲漫衣僧云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酌泉釀點祖師茶示眾曰茱萸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即我輩泛觴雖絕分東籬開玩也無妨大眾開玩即不無且道眼在什麼處知有底眉毛眼上橫未語者紅黃裏吼走阿呵呵今日元來九月九喝

一喝
信州龜峰瑞相子瓊禪師僧問如何是博山境師曰湖流淥水路出松門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身著紅緇衣肚中黑如凍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剝竿頭拍天又問青春已過夏景喧繁時節因緣請師為說師曰臘

月二十五未是拜年時僧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石人身上不生毛南岳雙峰省四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揭不單行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現座既登師如何說師曰因風吹火用力

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師曰猫兒帶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僧云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屏天下少先國世問結師曰退

金州靈山孝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缺齒胡僧笑不言僧云學人不會師

有

十

曰僕履返西天又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得最親乃曰山青青水綠綠風吹南嶺雲露滴東籬菊更添松竹歲寒心盡是無絃琴上曲碧眼胡僧拍不足拍不足一二三四五六七拍一扣下座
善提光用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淨土善思禪師上堂云咄咄咄臨濟德山蓋該抹捧頭薦得不作家喝下承當未奇絕山僧宗旨不恁麼觀面相呈辨賢哲聲前一向早遲疑語後持末底時節勸禪人休說舌神龍尚自不知源豈說盲龜敵跛蟹不看神光傳祖位纔見老胡心便歌真妙訣
堂堂自己可憐生直下承當第二月大丈夫須勤絕現成公案早多端真學癡人被摩捋傷嗟末法有多途邪黨成群安可遇初機入門無道眼佛手生緣徒說禪流學得過參遊問著元來打不迭古人開口便知音尚言弄巧翻成拙那堪看話得心通正是塵空釘

鐵攝自慚道薄整頓欲氣吞聲共誰說特將鄙句報同風本分禪人能辨別大地山河

蓋放光南無觀世音菩薩



天童山清遠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立誌禪師僧問握驪珠於掌上鑒十方於目前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曰草賊

大敗僧云學人今日失利師曰自知較一半僧便喝師曰強惺惺又問遠超丈室仰慕宗風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高挂鉢囊僧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盲人摸地僧云莫壓良為賤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又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官

馬相踏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拄杖未曾拈著示象曰虎嘯為山之畔眾獸潛藏雲生螺渚之間群峰失色太阿寶劍耀日爭輝樵父搬柴醫王辨價還有不願賓主者麼出來道看良久曰水凍魚難躍天寒草叢遲以拄杖打香臺一下又曰法不見法法不行

清

十

法法不知法大衆這箇是香爐子如何是不見不行不知百億恒沙世界諸佛盡在香爐上放光動地說法度人諸人還見麼直饒見得也涉跡踟躕一喝師於結聖元年三月十一日集眾沐浴淨髮說偈曰麒麟擊斷黃金鎖玉兔衝開白玉關好是無雲中夜後一輪

明月照鍾山偈畢跌坐而逝茶毘獲舍利塔于本山

福州乾元了覺圓禪師開堂上首白起竟師良久曰直饒阿那律天眼未詳諦觀便是千手大悲焉能提掇衆中莫有不甘者麼出來欺倒禪床喝散大衆然雖如是未是作家且

於第二門中與衲僧出氣僧問少林九年垂一語直至如今賺師舉欲得不賺便請師舉師曰俺僧云摩哩哩伽摩哩哩智又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又問尊者證果超越聖流不涉熏修請師速道師曰落花簷外翠青柳檻前梢僧云一雨周沙界群心未夜蘇師曰

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應知松栢操不改歲寒心師曰且信一半又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審是什麼人師曰牛頭出馬頭回僧云未審是法身報身師曰牽犁拽耙乃頭大衆曰還相委麼若不相悉山僧今日拍鹿為馬唱九作十聊諸人去也摩竭正令

清

十

水泄不通少室真規風吹不入聖凡情盡體露直常迥絕見知輝騰今古良由情存聖量墮在見知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起色鏡寂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今別影事造種種業輪迴異趣往而不返真可悲傷若能回光返照有何佛道可成有何衆生可度

便能向火破裏藏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於
微塵上走馬坐大道場若向這裏見得徹衆
得透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頭
南嶽應天壽寺應城禪師初來遂禪師遂問
上人從何而來師曰毗陵來遂云我聞毗陵
出好草虫扇子帶得來否師作一圓相曰大

善知識又要這箇作麼遂云祇這箇此間亦
要得師於言下大悟後住應天壽寺示衆曰
山花狼籍孤負空生山草離披拈提室利鷲
得嶽神稽首土地和南陝府鐵牛無放處嘉
州石像露全身如斯說話錯會者多敢問諸
人不涉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不得春

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唱一喝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僧問大衆雲臻合該何
事師曰波斯入關市僧云恁麼則草偃風行
師曰萬里望鄉關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
喫飯僧云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曰醉後添

盃示衆曰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蓮足焉知
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
等諸人具有眼聞有耳觀有鼻味有舌因恁
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
坐却昇天喝一喝
廬州澄慧成謂禪師僧問德山入門便捧萬

古宗風臨濟入門便喝古今榜樣去此二途
請師拈撥師曰捨不恁麼僧云一言豈口別
是家門師曰頓遇拄杖不在手又問有問有
答善巧分張向上宗乘請師別道師曰聞衆
問得家親僧云學人會也師曰會箇什麼僧
舉起坐具師曰畢竟作麼生僧使喝師曰作

家僧禮拜師使喝師乃曰如來秘旨豈涉聲
鋒祖師心印徒勞穿鑿若舉宗乘一字海水
逆流須彌倒卓若說佛說祖三界平沉四生
何有若向下商量枯木生花寒灰發燄然雖
如是向衲僧門下白雲千里萬里且道衲僧
有什麼長處良久曰更有一般堪羨處長連

床上帶刀眠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
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
為什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玉泉悟空禪師法嗣

江陵護國齊月禪師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下
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曰汝待問什麼僧
云向上事師曰維那不在僧云觸忤和尚師
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內非東應用
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汝諸人道佛性精魂
認不是

福嚴保宗禪師法嗣
衡州花藥山崇勝義然禪師僧問臨濟血脈
請師直道師曰虛空裏揚眉點地裏點頭僧
云莫只這便是師曰是即是作麼生會僧却
點頭師曰這賊好喫棒僧連聲道賊賊歸衆
師曰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示衆曰心心

青山渌水深若人識得這山水相對事法摠
平沉是你諸人認識得為什麼七十二峰巖
然依舊試為說看若說不出大似不曾行脚
南岳承天智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長僧頹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腦門後合掌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廬峰高僧
云意旨如何師曰遊人罕到又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紙帳禪林僧云客來如何祇待
師曰山中石耳師於元豐八年四月內沐浴
淨髮跌坐而逝茶毘齒舌眼睛不壞
太子同慶禪師法嗣

西京龍門山勝善清照禪師僧問變凡作聖
則不問點鐵成金事若何師曰直下無私處
觸目盡光輝僧云清光生掌上喜氣發眉間
師曰既能知自理何用苦切切又問天高地
厚萬物皆從未審和尚從與不從師曰春來
花爛熳僧云金鷄迴碧落玉兔長空師曰道同

方知僧云學人今日承恩師曰且莫錯認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遠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實
刺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
載明月曰忽遇擄掉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
人宿愛宿蘆花胡長胡進道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問以何為驗師曰彈子曰意旨

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起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
世諸佛盡在這裏踳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
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
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廬蘇廬

鄧州香嚴慧照洞敷禪師福州人生於范氏

幼而氣韻清敏長慕空宗依東 京景德寺圓

明大師出家試經得度受具過 叅江淮叢席

末後見淨因臻一言頓契如箭 鋒相拄加以

學問該博自然融會名動京師 被旨出世於

鄧之香嚴幾十載返故里住龜 山壽山神光

三刹上堂曰西乳四七道絕語 言東土二三

法無文字惟傳一印直指人心 心了則天地

全該印定則絲毫不漏塵塵絕 待法法融虛

方乃契聖根源始曰入佛知見 如斯薦得落

二落三本色衲僧如何話會 道禪箇中消

息若為傳風關龍樓峭倚天 要會覺城東際

事寥寥千古尚依然住龜山時 僧問遠辭香

嚴丈室近入龜山道場如何是 不動尊師曰

千手大悲提不起僧云如何是 動尊師曰玉

殿曹游歷金門屢往還又問如 何是龜山境

師曰千峰來有路八極淨無塵 云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有時開眼有時合又 問如何是佛

法的大意師曰山寒露骨水 淺見沙師乃

曰窮經窮論正如入海算沙 覓法覓心大似

捫空求響故釋尊出世為一大 事因緣諸祖

傳衣亦乃廣開方便發揮教外 之正法指示

涅槃之妙心作筏渡人應病與 藥故善說法

者說無所說善傳心者傳無所 傳縱饒一棒

一條痕一摑一手血未免拖泥 帶水豈能點

瓦成金大衆只如今日為國開 堂還有奇特

事也無良久曰墨墨青山與 沅水着時顏色

着時聲又示衆曰春無三日 晴風雨時時作

岩下見鱗自開還自落翻憶 靈雲得處親

近今底事何蕭索非蕭索春 山春水四寥廓

鷓鴣啼處百花香好薦聲前 這一着喝一喝

又曰炎風匝地畏日流空奇 雲當戶任長舒

白藕飄香來不斷林間達士 了無寒暑之憂

還塵裏游人但見光陰之 迅速直得燈籠合

掌露拄攬眉一年又將半 幾箇是知音知不

知路上行人人口似碑

天王仁岳禪師法嗣

漳州興化紹清禪師僧問不 觸波瀾如何趨

向師曰得宜須舉棹莫待打 頭風僧云猶是

港水之波忽遇擊雲噴霧 又且如何師曰

春不傳天子今師乃曰問來 答去祇益繫詞

於道則遠之遠矣祖今既行 要津坐斷十方

諸佛瓦解冰消三歲教乘 掃土而盡到這裏

誰敢正眼觀者所以釋迦有 竭世之樞機尚

掩室於摩竭淨名窮天之 詞辯猶杜口於

昆耶豈况小根小智何也 龍象踰踏非驢所

堪

漳州智度山定林景芳禪師 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紅爐 金彈子僧云還許

學人接也無師曰道破關 黎錢面皮又問七

十二峰即不問如何是法 輪境師曰岫婁峯

尖神禹碑僧云還許學人 識也無師曰石青

字赤形模奇僧云今日得 遇去也師曰吏部

當時尚莫窺僧云端的在 什麼處師曰何得

汝不狐疑

汝州首山慶珪禪師僧問如 何是首山境師

曰白雲片片時來往汝水 潺潺流向東僧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山 逢拾得拍手笑呵

呵僧云向上宗乘事若何 師曰虛空巖鳥跡

風過樹頭鳴僧云便是為 人處也無師曰賣

谿水急

王泉謂芳禪師法嗣

游

福州聖泉寺結燈禪師本郡古田縣臨水人
姓陳氏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
七歲自厭塵空觀諸經論如聽舊書十歲辭
親出家禮潭州開福寺堪長老為師精通法

卷二

二十

華試經得度受具之後擬錫遊方造玉泉芳
禪師法席一見針芥相投筌蹄頓忘遂還鄉
里深自韜晦郡守丁公鸞師道延住陀嶺塔
院緇素敬忽一日索浴史衣鳴鼓昇坐四
方檀信湊集如市師乃說頌曰吾年五十三
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

示寂瞑目兩宵偶聞鐘聲忽然復醒四大輕
安自後身常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
守孫公鸞師道風請令祈雨次日甘澤大霑
孫公欽仰遷住文殊前後郡邑亢旱府主許
公察院王公左司葉公累請禱雨無不應期
遷住聖泉凡住三道場僧問如何是聖泉境

師曰目前無異草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往來無罣碍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
乘事若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乃曰般
若門中縱說百千妙義不增一毫直饒結舌
七鋒豈減少分若論玄中又玄終非妙門鳥
道魚蹤早傷逸轍何也蓋為出此入彼去者

不至其方未者不到其所舉一明三莫窮幽
趣更不用續是截鶴夷岳盈壑壞相望去
道轉速正當與麼時衲僧門下作麼生商量
良久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曰遠天鶴萬里
雲抵一突是什麼喝一喝師於元祐元年十

卷二

廿一

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
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去言畢跌
坐而逝三日後鬚髮再生
韶州南華重巒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
最初一句請師宣師曰龍街黑寶離滄海鶴
側霜翎下玉塔僧云一輪明月照四海盡分

明師曰夜半折開無縫塔天明智積抱頭回
乃曰會麼五大未明二儀無跡威音王覩不
見大悲手摸無蹤且道為復神通妙用為復
法爾如然於斯未明得便乃高步昆盧頂上坐
報化佛頭於斯未明得便乃高步昆盧頂上坐
老從頭上來喚

安州延福智興禪師西川人出家受具後即
造玉泉芳禪師法席敬明心地初住漸源次
遷黃梅龍華晚住延福師語不談玄行不修
潔身不察儀衆不喜見遊後靈異不測報應
如響緇素追仰遺體塑飾祈禱尤盛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
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
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
泄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
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

有過也無不見世等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
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
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
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采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杭州靈隱慈聰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索喚即有僧云未審有箇什麼師曰天台
柳樛問古路重修時如何師曰平高就下
杭州南院清禪師僧問西祖傳來請師通信

卷二

廿二

師曰汝道傳什麼來僧云恁麼則不通信去
也師曰不妨伶俐
金陵保寧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
什麼僧云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且莫虛頭
越州石佛有邦禪師初住南明僧問祖相
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布袋掩泥

人盡委僧云德慶則靈隱一枝南明獨秀也
師曰朽卜聽虛聲
金陵清涼慈化舉內禪師僧問一法本無萬
法何有未審和尚說箇什麼師曰汝記得分
明僧云德慶則一切不存去也師曰也不信
汝

大梅居照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嗣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量
才補職僧云量才補職後如何師曰天台杖
子問如何是真實之體師曰今日好寒僧云
意旨如何師曰千山萬山雪
龍華悟乘禪師法嗣

溫州靈岩宣密禪師僧問優曇花拈人皆委
祖令親行事若何師曰識法者懼僧云施行
有擬去也師曰人小膽大

瑞岩義海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文慧禪師僧問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少人定當得僧云報

三三末

本嫡子也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
大梅境師曰看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
茶夫

明州翠岩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僧云向上更有事
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彰江照遠禪師法嗣

蕪州萬壽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誰不履踐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千
去萬

淨眾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
歸口專為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
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
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
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
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
樓呼盧輸却黃金宅僻鷹走犬歸不歸娥眉
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
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脩二

續傳燈錄卷第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七二頁上一行「卷第十三」，徑作「卷第十三目錄」。
- 一 七七三頁中末行後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三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三」、「大鑑下第十三世」三行。
- 一 七七八頁上一八行「退身」，徑作「退後」。
- 一 七七九頁上七行「彈子」，徑作「錶彈子」。
- 一 七八〇頁上一一行第五字「集」，徑無。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精三

大鑑下第十三世

慧林圓照宗本律師法嗣二百人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濟三

資壽除巖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太平守息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水西山軻禪師

石佛眺通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萬壽普勳禪師

雪竇守卓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香山法書禪師

史慧遵式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寶花顏禪師

澄慧善珂禪師

淨土慧足禪師

石霜龍禪師

授子脩顯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靈耀詒良禪師

瑞光守琮禪師

啓霞慧章禪師

南冥善通禪師

韶山杲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九峻著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朱山崇僊禪師

嶽林元亨禪師

寶華悟本慶禪師

登慧師是禪師

通選來禪師

授子普聰禪師

南禪寧禪師

褒親祥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馬祖崇新菴主

壽寧梵仁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石塔慧禪師

光化楚萇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靈巖慈雲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無錫法平禪師

目勝法海禪師

羅漢用誠禪師

宜興顯常禪師

廣教了證禪師

寶林義蒙禪師

福嚴智悅禪師

感慈慧端禪師

乾明可久禪師

光化仁遜禪師

崇壽智海禪師

上方可尊禪師

普照慶輝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靈應本嵩禪師

福嚴仲孚禪師

保聖冰良禪師

萬壽有琛禪師

南禪慧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普照真寐禪師

道場良演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蠡口法榮禪師

廣慧道身禪師

資福機清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象山靈瑞禪師

大中子榮禪師

華巖希榮禪師

香城言惠禪師

白龍希祖禪師

五峯祖印禪師

雲巖道聲禪師

昭慶守嚴禪師

華嚴惟素禪師

萬壽義誦禪師

白泉智通禪師

昭慶宗滿禪師

焦山義深禪師

護國祖印禪師

南磧智淨禪師

澄照守仁禪師

練塘清悟禪師

永明道困禪師

崇福惟賢禪師

地藏清德禪師

大別法滿禪師

萬壽圓禪師

鷲峯曇清禪師

六安文湛禪師

廣覺法忠禪師

目勝觀禪師

廣際深禪師

安樂道思禪師

施水守淳禪師

南祥忠簡禪師

崑山希祖禪師

四面惟義禪師

法玉法海禪師

秀峯真懿禪師

報恩重真禪師

普淨法英禪師

支提洪占禪師

靈峯永松禪師

湖心義昇禪師

無錫志圓禪師

延慶德清禪師

廣教法海禪師

寶華寶月禪師

崇德省余首座

淨慈崇善禪師

聖壽省聰禪師

梵天彦琦禪師

薦福照禪師

法海明禪師

龍興如應禪師

文殊芳禪師

光化真覺禪師

西院宗戒禪師

神江則柯禪師

南華德明禪師

壽寧音規禪師	陳園浩沾禪師
壽寧慧真禪師	日勝圓明禪師
保福慈德禪師	瑞巖永利禪師
崇福惟善禪師	龍溪圓照禪師
壽聖自英禪師	壽寧宗一禪師
天王道肱禪師	資福瑞珎禪師
靈泉景仁禪師	神光合詔禪師
靈泉智深禪師	上方法廣禪師
文殊尚月禪師	資勝以遜禪師
白蓮愈蕪禪師	法相用先禪師
太平慧真禪師	西余安德禪師
寶巖西杲禪師	法會子升禪師
龍華行慶禪師	壽寧可機禪師
禪悅慧日禪師	安國子志禪師
安樂有捷禪師	練塘惠滿禪師
仰天契達禪師	真隱純潔禪師
慧日德慧禪師	淨光法空禪師
龍興自端禪師	慧日道祥禪師
淨土法慧禪師	興國重亨禪師
安國子詠禪師	永安簡玉禪師
承天了宗禪師	甘泉立生禪師
清備省方禪師	靈岩用芳禪師
遍福心印禪師	龍門普順禪師
千頃宗應禪師	永泰有澄禪師

楊直講居士 道齋和尚
 圓明和尚 善德和尚
 法海和尚 報恩志明禪師
 大寧永賢禪師 功臣慧周禪師
 大虛奉堅禪師 靈峯自和禪師
 多福太素禪師 廣際用乾禪師
 寶琛和尚 鷄峯止首座上二百五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姓董氏其先家於
 太康仲舒村師之父祖皆官顯遂為潁州人
 居初無子禱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
 及生師骨相秀異方睟而孤既長博學操履
 清備然無仕宦意遂辟教學道家貧隱於筆
 二氣剛不屈終日沉默嘉祐八年至京師藉
 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
 師惠指者語人云本他日當有海內名曰使
 聽習毘尼隨喜法華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
 財者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聖加被我矣其
 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師
 造姑蘇謁之於瑞光嘿契宗旨服勤五年盡
 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
 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
 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
 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之志遂

居大寂巖久之出世於婺州雙林湖東道俗
 追崇至謂傳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圓
 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以師法
 名與圓照同下字時師圓照為大本以師為
 小本焉
 神宗聞其名 詔住京師法雲寺賜號大通
 禪師又繼圓通秀之後師玉孤峻儼臨清
 眾如萬山環天注讓其高寒然精篤與眾共
 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捨捨日
 填門厦屋萬礎塗金樓碧如地湧寶坊凡八
 年請于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
 菴於龍山崇德師凡三住大剎道化塵俗
 素蟻慕嘗示眾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
 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
 麼聽乃拈拄杖卓禪床一下曰高也者低也
 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
 無繩而自縛又曰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
 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麼聽
 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
 前還有麼錢鎚無孔猶閒事笑經毗耶老古
 錐又曰衲僧見處逢順難該備然獨往應物
 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
 水生水而放行則錦上花開虛老不知何處
 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又曰花心

未放柳眼初開鴈回鳴咽之聲水瀉潺湲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轉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又上堂良久曰會麼祖佛妙旨祇在目前慧曰峯前雲生足下湖澄浪闊迴接

拋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下座師住菴杜門却掃與世相忘者又十年獨與衲子思慧居士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大觀三年十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

及閑居時抵堂笑語或問其故師曰不在敬無以蒞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住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皆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齊學者多曰此悟入其將終之夕越僧教

人夢師歸兜率天云舒州投子證悟脩禪師姓梁氏晉州趙城人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常曰當為人天師安慕此耶遂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叅扣宗旨曰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參叩一日

日登瀛捺倒打破水瓶有省作頌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於是名聲萬然遂出世說法初住壽州資壽歷遷數大刹住西京少材遷招提又遷舒州投子道譽愈播紫竹林口顯華嚴陞堂有僧才出師曰錯云什麼處是

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云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三星繞月宮云便結麼去時如何師曰伯樂暫垂鞭駑駘誇八駿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峯頂

誰能措足少室居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

藏又曰春風鳴古木曉霧鎖寒波頭頭皆顯露顯露亦殺訛看看直下是怎奈何明眼漢沒口窠吐不得嚼不破喝一喝下座又曰巍巍少室未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露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

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餘是什麼碗脫丘叅又曰露滴庭莎風鳴古檜皓月瀉千峯寒色清淮流萬頃波濤於此薦得與諸人截斷眾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還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

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憑何指註卓一下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曰錯下座富鄭公素慕宗風初於少林見之值陞座以目左右顧視大衆公因有省及晚年致政居洛重師道渴思扣問遂請住招提伺師入境躬出迎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

相公何往鄭公云接新招提顯禪師溫公云某亦同去於是聯轡出郭候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夫荷擔問之荷擔者應云招提和尚行李溫公遂索馬先歸鄭公云要見華嚴何故先返溫公云已見他了遂先還公獨候之既至益加敬重曰迎居後苑晨夕參叩富公

每有談論師輒以為非而公說理未已師一日謂富公曰待得山僧豎點頭即是也自是公有所言師輒拈首未曾有所答忽一日中夜公忽省徹遽往叩門師已閉關而窺聞其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啓關晨朝相見至晚往見之師遣見公來未交

一談已點頭矣富公喜甚時圓照方奉詔住
慧林公以詩寄謝曰目見願師悟入深寶錄
傳得老師心東南說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
妙音

潤州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受業於甘
露寺至圓照禪師法席師資機感緣如風契

濟三

戮力贊彌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矩嚴肅躬
已力行衆無不服上堂僧問天皇也德麼道
龍潭也德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
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云退身有分師曰知
過必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秤尾無
星云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云如何

是佛師曰眉如初月眼似流星云如何是法
師曰義列交羅星分大野云如何是僧師曰
古貌稜層丈夫意氣問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今朝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曰文不加點云
可謂古今罕聞師曰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
議師便打乃顧視左右曰古人道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
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若是萬壽即不然有眼觀不見有耳聽不聞
有鼻不知香有舌無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
不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
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衲僧出來通

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
通車馬捏聚則高下不存若是慣戰作家一
任是非欺剝又曰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
臺前有何妖孽誰敢當禦可謂昭昭法界自
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真源彼此而聖凡俱寂
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廚庫三門共

濟一

揚斯事但請拗折拄杖向目前參取又曰若
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揚古今
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頓除煩
熱到此善能參詳達磨迷是不別又曰盡大
地未嘗有一人真心舉揚宗教若有一人舉
揚宗教盡大地人並須銜鋒結舌莫是教諸

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譬如
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
古聖垂示祇要後人眼正眼正達者實謂古
今罕聞光前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
叔來眼眼從方明明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
良久曰須知海岳歸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睦州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
曰靈光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
由是無為變化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
性故我元首明我肱肱良我法以時過道在
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所以正
觀絕跡名相牙分寐聽非聞圓音普應霜鐘

露鼓主伴交參寶殿瓊樓聽說斯顯六街三
市徧處莊嚴柳陌花衢寅昏佛事聖凡交會
士庶鏘鏘帝網圓融虛明手照何必南方獨
邁徧扣諸門歷涉艱辛是非未決而今重重
華嚴無盡法門觸目見成何須擬議然雖如
是鈍置祖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知已一句

濟三

流通萬古傳又示衆曰嚴陵臺畔七里灘
直須釣鱖釣鯨豈止攬輟攬輟隨流放曠任
性浮沉停舟月上波心舉棹漚生水面敢問
大衆不觸波瀾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時人
祇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

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云如何即是
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
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園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亦無你下手處良久曰
歸堂問取聖僧去下座又曰乾坤靜海晏

濟三

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劫重又上
堂良久曰宗乘妙訣即今為說山高水深寒
風凜冽祖師西來道箇休歇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休歇處還會麼寒則圍爐坐閑時任性

眼

太平州隱靜守儼禪師僧問摩騰入漢藏教
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
龍天盡歸向云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兩彩一賽云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
曰猶較些子問達磨大士相逢如何話會師

曰罕遇作家云若非朝宰知音和尚焉肯拈
出師曰金鎚影動寶劍光寒乃曰春雲春雨
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青山疊疊澗
水澄澄達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檢
得出山僧今日話隨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又
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若也於斯明得眼睛

穿過鏡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一喝曰大
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處安身立命
眾中莫有興運慈悲者麼出來救取龍王若
也不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
不免為諸人說道理不見先聖云究竟涅槃
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一翳在眼空花遍界翳

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翳若消盡始知蒼
內人不見庵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坐十二
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久立珍重
秀州本覺法真守一禪師姓沈氏江陰人幼
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遊
晨夕參叩頓悟宗旨出世說法僧問應

在我祖席登科事若何師曰大鵬展翼天衢
造巨鱗神身海水窄僧云夫子家聲遺舊業
法王基緒得中興師曰後五日看僧云且道
昔日今時是同是別師曰一言已出問春氣
已隨紅雨散薰風初度綠陰涼學人借問西
來意乞師方便為敷揚師曰分明舉似大眾

云可謂一句截流萬機頓削師曰某著磕著
作廢生道云落落清規今古同相逢會有知
音舉師曰不妨伶俐問離群獅子踞地全威
不露爪牙顛聞哮吼師曰大家著力云當年
盧老曾饒舌今日親聞第一機師曰脚根下
事作麼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辨取火

中蓮師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
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
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蹤沉放下則聖凡交
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
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派迹流通於無量義
門間爾無依迴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

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
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然思於建化門中普
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
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衛在握全歸闔外之
權刹海澄波共助室中之化珍重又曰諸人
知有道不得山僧道得不知有且道此兩語

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
正叅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猶
為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為念話杜家更乃
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
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
一時趁下

潤州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曰建立宗乘
群魔屏跡播揚大事三藏忘言况阿逸多未
離兜率黃面老已滅拘尸大唐國裏無禪師
天下衲僧味糟粕眾中莫有英靈衲子變豹
作家出來掀倒禪林喝散大眾豈不快哉良
久曰瑞獸戴頭角珍禽惜羽毛又曰雨過山

青雲橫水碧寶陀岩上瑞草持敷王舍城中
幽花欲綻空生宴坐帝釋奔馳彼此一時今
古局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又曰住住
石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
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
自買自賣又上堂顧視曰楊子江心無風起

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原爭似
寐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
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守息禪師本州福清人姓丘氏自
圓照得法初出世住地嚴遷太平上堂聖恩
拳復開曰或時為拳或時為掌若遇衲僧有

功者嘗遂放下曰直是士曠人稀相逢者少
又曰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
笑相逐更把短笛橫風前一兩曲參又曰雲
岩弄師子普化打筋十叢林將為向上閑未免
笑破衲僧口休休沒來由却是象骨古錐能
輓毬又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
清二

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三十年後
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曰鸞啼處慶同云學人不會
師曰牛羊白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
虛少實云和尚何得謾人師曰實無謾虛僧
問蒼內人為什麼不知蒼外事師曰却許闍

黎具眼云久嚮和尚師曰暗中秤繩誰辨曲
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
五日一雨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月明三
島靜蕪了太平歌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皮枯骨瘦云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卧
橫眠僧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見

什麼師乃曰諸人知慶山僧盡知山僧知雲
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頂上
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普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
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
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

分上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鉢孟口向天曰三
十拜關挨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
山僧關挨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
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促促不知日
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過月
朔特地關釘家風柳揚問吞一場笑具雖然

如是日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
諸人共相解掃看薰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
去
真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廬州人姓高氏十
三依本州承天僧用成師二十受具南遊
造杭州淨慈圓照禪師法席授機印證初住

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
長安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來云
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
云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淒涼大
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煙籠遠豎長天極目
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派輝映于江而普現如
斯舉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頂祖佛
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唱一唱

蕪州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依
圓照禪師削髮復叩宗乘乃獲印可遂出世
闡揚僧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
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恁麼

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
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
拈盡便須擲歇明眼袖僧祇自知金色頭陀
善分別冬去春來夏酷熱若遇寒山拾得時
傳語豐干莫饒舌
宣州水西山軒禪師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

別師曰人人有分云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
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真金頂假爐中煨一鎚
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僧便喝師曰這
漆掃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未後句今日舉似
諸人良久曰會麼任是飲光出來今日也無
伸展森又曰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終關

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
遊水面更說迷途達磨大似剝肉作瘡若言
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德麼說話傍若無
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
明州啓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你問我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如何
是佛師曰方袍圓頂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
待別時云即今便請師曰蹉過了也

越州石佛寺印曉通禪師僧問如何是石佛
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
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冲虛
萬物何害真空絕跡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

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乃曰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廣州南明仁壽善通禪師僧問如何禪明境師曰泉飛一帶雪峯出半天雲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筇看鶴舞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前路句下無私問罷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親不見出洞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曰隨機設化大闡宗風截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闡域踐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開分明看取喝一

喝又曰會麼已做熟謾了也今早起來無教可說下林著鞋後架洗面堂內盥盥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什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下坐

西京韶山泉禪師僧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什麼師拈起拄杖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也師曰心內心外即且置什麼作法僧曰天台柳樞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熱古往今來時節若在佛法商量正是弄巧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撥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

鐵鉞重下機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嚙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齧後他免走與鳥飛飢來喫飯困來歇

東京淨日佛日惟岳禪師福州長嶼人姓陳氏七歲投西院院徽上人出家遍知知識參圓照禪師日侍立次聞舉劫火洞然日錄

然有省給侍久之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嚴復遷淨日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登座問香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剎上抹為微塵一一微塵盡為衲僧各如滿慈童子窮天玄辯竭世樞機到這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

融自能平等人人鼻孔透天各各壁立千仞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渡五姓波瀾翻總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懷州牛喫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磨運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鏡水中驪頰

不數他珍未掛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脚脚三際無私十方同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皎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同船漁翁鼓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

踏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舞久立矜重建中靖國元年 皇太后上僊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率土之士莫非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產何鄉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氣無盡年盡虛

空遍法界為雲為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生佛國乃數坐禪師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未後句未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道來慧林禪師已為諸人說了也說別說了未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頓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為月入海笑沙直似

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觀象神州有大乘器所以泛杯干頃浪登陟萬重山首造于梁梁以果目有為之法而垂問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荅梁主未契逐之萬少九年面壁不立文字迥出三乘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髓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道自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下隨根迷悟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能領悟何以故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自然少室峯前

壁立千仞曾溪路上水世不通於其中間祖
風不無凌遲類網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
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興此一
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須際會千佛
前後知之今日幸遇大聖人出現于世廣大
流布廓周沙界實千載之一遇至若堯舜禹

湯瑞拱垂衣無為之化不為不至若乃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十方嘉會四聚同延闍古
佛之家風設舍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昔
而語何謂也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
止真空波斯匿王為慶喜特指不遷猶存俗
諦惟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

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
彼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
可測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在天同天在人同
人在天則為日為月為照為明在人則為君
為臣為忠為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

彌山百億清三四大海根身器界情與無情同一
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
其唯聖人由是燈燈續燭葉葉相承百千世
月點慧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跡涼蔭
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

旦始然者法無大小物無適莫皆被其光皆
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極如舍衛
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
木叢林須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
得見佛大眾悉令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湛湛無

私藝巍不動乃文乃武乃律乃律同在九重
天上慈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
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陰準
山河秀有餘 皇情愉懌賜號佛日禪師初
神宗開大相國寺為六禪圓照首膺 詔旨
至師復承恩遇叢林增光焉

明州天童可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依天台
國清寺僧道才出家圓具 初游講肆晚造
慧光圓照禪師法席開悟眾請住安樂山晚
遷天童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
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巖畔千枝秀云便是和
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水瀉簷前一樣清僧云

空生不辭岩前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咲
破他人口云時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
咲咲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云踏著後如
何師曰七穿八穴乃曰一問一答一撥一掠
千眼頓開滲潭皎月隨機施設奪奪時縱
之則句句攢花 猴錦屢屢釋迦道場奪之則

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
一竅還曾慶良以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
夜一枝開
蘇州萬壽寺普敷禪師上堂曰物外無堪老便
休乾城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
閉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為初稟先

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古一心妙法號統持
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劫
不復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正當
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
畢竟是什麼着向這裏個儻分明便能獨步
大方橫身三界握金剛寶劍破生死魔軍良

久曰剎
明州香山正覺延冰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
不問和尚家風事若何師曰眼深鼻大云學
人便恁麼履踐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
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什麼拈
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

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瞎在甚麼處是與
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竇法藏守卓禪師示眾曰好大衆龍
種上尊王佛為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
剎利交光寶殿銀城光輝相映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空色空成智

慈耳聞眼見補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
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
以四諦十二目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
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
誇佛誇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
生會雪實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

徑人踪絕境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又
曰陽回幾次到新冬壞衲爐寒也不窮白鳥
靜天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
在物我無忘景自空記取雲岩出上語莫教
辜負主人翁唱一喝僧問如何是實中主師
曰進前無路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退不容

身云如何是實中賓師曰對面是何人云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無說處云賓主已蒙
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
湖州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披毛戴角云學人不會師曰紫磨金

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曰煩惱裏取云如
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
佛師曰影臨四海云如何是相佛師曰體絕
毫釐云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
客一教羌笛過山西云和尚不近道理師曰
從來祇與麼問古鏡時如何師曰照云磨

後如何師曰黑云既是磨後為何什磨黑師曰
為汝更磨問如何是無為師曰有作云如何
是有作師曰無為僧擬議師曰凍桶這裏不
是無為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
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
人百千萬億人是一箇細嚼飽吞不得咬

破然雖如是切忌麵生參又曰大衆有一人
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為變化該
羅群象洞攝大千截生死流踞涅槃岫或諸
菩薩乃至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
處還識此人麼若識得伊共為洪範若不識
伊常為冤對快識取好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
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曰山僧無氣力
云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咲你有僧出禮
拜起云請師答話師曰蹉過了也云甚處是
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淥
白鷺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

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颯動子猷之竹
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箇佛
性義良久曰解空不解雜教色愛聽孤猿嶺
上啼
安州九嶷山圓明著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是師曰展軸

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啐啐不
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
蛇吼云學人不會師曰腦後冷光生云錯師
曰識甚痛痒乃曰煙凝兩岸黃葉飄空燕去
鴈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為極則之談還
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

直顯真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
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問諸人作麼生會箇
直顯真機底道理良久曰參
東京慧林慈壽法畫禪師生杭州徐氏出家
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投
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後被奉旨

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岩水壑盡是舊日家風
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闍舉
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
勒門開心頰曉德雲峯峻道何處師曰你向
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
界物難藏師曰休要費力乃頌大衆曰皇都

禪刹慧林道場今日暫借山僧墜隊實愧非
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銜耀見知直饒說
得天雨四花地推六震一點也用不著蓋為
各各感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
有向上一竅三出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
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遠薦得麼

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久立
通州狼山法印戴禪師僧問祥雲綻慶現
千朵之危峯羽扇搖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
恁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
僧云未審如何踐履師曰射虎須當機僧云
快便難逢師曰要捧喚那問知師久慈囊中

寶今日當遣畧借看師曰莫是南番真舶主
僧云不獨學人有賴大衆亦乃沾恩師曰元
來祇是杜波斯乃顧視大衆曰好好可謂幽
顯朗照物理虛通為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
真宗其動也形其寐也冥本淨非塗汰爾圓
成所以道如何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
衆山僧今日敢對衆前特地拈出乃畫一圓
相擊示大衆曰這裏既放憨去亦要大家精
鑑莫謂連城之價可以並輝徑寸之圓堪同
其美直謂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未當正覺縱
使金輪獨步立功勳者權為重賞且道是什
麼寶得恁麼殊異良久曰海神知貴不知價

留與人問光照夜

蘇州定慧圓義遵式禪師僧問南泉斬猫兒
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
還有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萬
水千山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千山萬

水僧云事為流通師曰南地行人似碑乃
曰青山鬱鬱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
然綸漾舟去釣頭須要釣鯨鼈拈拄杖曰負
命者上釣來衆又曰睡來合眼飯來餐佛祖
徒教說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浸洞
庭山衲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橫無

閩龍濟為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開戶生得閑
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曰一
月初圓百川澄影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
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處
于誼譚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
眼於生靈豈惟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
方其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如是
也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
婆訶

杭州南山廣法法光禪師僧問雪峯三上投
子九到洞山為什麼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即
就云未審雪峯得箇什麼師曰一棒一條痕
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
還應過別山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春來草又
生乃曰賓主問答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
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
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麼生
會舉揚底道理還會麼山僧不免土上加泥

更為露箇消息高低岩岫見重重樓閣門開
處處通更會此中端的意威光燦燦徧長空
珍重

明州瑞岩求覺禪師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
試為通師曰聲前如迸鏃句後若流星僧云
古殿豁開光燦爛水精宮裏撒真珠師曰點

乃曰若據衲僧分上四時不別八節安知高
樓巖上出沒卷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他兔走
烏飛布衲煖處始知春黃葉飄堆委秋色如
斯境界方稱道懷若據順俗之談須是這箇
消息乃顧大衆曰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還
知麼玉漏聲將促金烏影漸長須臾春色裏

又見百花香久立

舒州太平慧燈禪師僧問如何是太平境界
曰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云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一不曾齋乃曰太平知見裏裏有麵
厨庫對僧堂三門對佛殿喝一喝
廬州法海世長禪師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

光如何透得師曰畫地為牢僧云和尚透得
也無師曰退身無路僧云自起自倒師曰腦
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曰更舉一遍
僧云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吞不下師
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譁空中寂靜雖然
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

然夏不去而冬自來風不寒而水自冷今也古也不假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是身無二用為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湏是弄潮人卓柱杖下坐

筠州米山崇德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山河大地被山僧撮來搗羅為末煉蜜為丸以淡

置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即為謗法諸人到這裏合作麼生話會良久曰叅

蘇州寶華妙覺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白雲透空谷清風拂太虛云意旨如何師曰刻火洞

然毫末畫青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面未意師曰霜風零落葉云意旨如何師曰逢春又却生問以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綠毛龜出水云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師顧視大眾曰日如箭月如梭塵源本來空淨何須特地措磨如今要得無餘事學取城

東黑老姿參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示眾曰雲依依日遲遲柳開河岸花發高枝重雲今日向其處安身立命暮拈拄杖曰看看莫顛頂久參高士舉目知歸晚進之源新羅國裏久立
廬州澄慧善珂禪師問如何是澄慧境師

曰千里清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橫肩柳探目視曾霄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葛藤得也未示眾曰若論此事高超三界獨步大千截生死源路涅槃岸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草慶慶騰芳鸞鳳麒麟筆筆目應可謂字此深心奉聖刹是刹名為

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遮若是出格道流且道別時相見叅

蘇州寶華悟本慶禪師僧問久居岩谷即不問入野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顰僧出眾提起坐具

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耳鐵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激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師顧視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梨花白雪香鶯轉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

家風在頭頭示顯揚恁麼說話也是事隨物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不干文墨直見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叅
饒州密巖淨土慧旻禪師示眾曰道無動靜法本隨緣立履皆真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覆載在日月則照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

氏則興運慈悲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叅
廬州澄慧師是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曰前臨金斗城後枕葦舟浦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盡處江山窄聲色忘來天地寬乃曰萬法槩然何須自昧大眾還見麼風高凜

冽正嚴凝瑞氣祥光滿寺庭祖令已行高著眼寒光燦燦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能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僧云小出大遇師曰回眸子細看乃曰釋迦不印乎心達磨真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

絲紆自家埋沒雖然如是七穿八穴一句又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筠州道遙聽禪師綿州益泉人姓王氏幼投劍門慈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度遂遊成都講肆捨之南遊遍參尊宿至吳越見圓照本禪師於淨慈久而不悟本云吾

昔夢汝甚異汝不免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不去于心一日為僧伽作禮忽洒然而悟即上方寸見本具陳所得本云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為陞坐告眾師服勤久之遊

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
刹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有無安於
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後退聖壽安居十年
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蘇公兄
弟元豐中黃門公誦高安與師遊頗相得元
祐末再誦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夢與公

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去與來宿緣也無足
性者時高安之人皆來謁師而言有如聽禪
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坐道場
願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山舊有逍遙寺開
山祖名信乃唐肅宗之少子出家事忠國師
家記荊居逍遙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

畊之幾盡後真淨文禪師許于縣十得一二
可以居衆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紹聖乙
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
方治其缺圯以延衆明年夏師示寂至九月
戊申入滅俗壽五十五塔於本山
舒州投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曰寐佳峯頂

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
依前月到牕下坐師晚年道望益顯著繼素
無不敬仰在投子時年八十餘矣有監寺者
一夕為盜所殺副寺白師師曰我已知其人
矣副寺聞官而吏至師如前語吏詰之師曰

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師繫獄師無異詞
偶楊次公為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
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紲之中次公訪問吏
以師事告次公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
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黃魯
直大史公尤敬師嘗與胡少汲書云公道學

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
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則枝
葉無能為害投子聰和尚海會演和尚皆出
世宗師道行高重不愧古人皆可親近且勝
從文章之士學安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
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議論便穿得

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
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
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
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師為各公所賞識者如
此可想見其高風焉後於本山示寂
泗州普照寺處虛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

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
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盧陵米價作麼生醉
師曰款出囚口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
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

其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
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
河屬帝家
東京懷親慈濟祥禪師上堂曰梅花新綻
柳眼初開雲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
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濟三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八二頁上一行「卷第十四」，徑作「卷第十四目錄」。
- 一 七八三頁中七行與八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四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四」、「大鑑下第十三世」三行。
- 一 七八三頁下二一行「逆順」，徑作「逆順」。
- 一 七八八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朕」，徑作「朕」。
- 一 七九〇頁下一二行第一六字「奉」，徑無。
- 一 七九二頁下六行「擬然」，徑作「縱然」。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清四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黃龍祖心禪師

泐潭克文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仰山行情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黃蘗惟勝禪師

百丈元肅禪師

大馮懷秀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太平瑤禪師

仰山和禪師

雪竇行緣禪師

淨衆啓蒙禪師

大羅智高禪師

承天敏禪師

勝業子瓊禪師

佛迹道昱禪師

鷲湖聰禪師

章江元禪師

積翠霞菴主

與國傾禪師

潘清一居士

黃龍南禪師法嗣

洪州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

生於鄒氏少為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金明年試經業而師獨獻詩得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一旦棄之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留止三年苦其孤硬告悅將去悅云必往依黃蘗南公師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

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沒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云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笑云予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

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云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吾即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云知是違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什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田地轉我南肯之已而往謁翠岩

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沒乃還黃蘗南使分座接納後來及南遷住黃龍師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平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膏章

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揚傑次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不識南公次公云有心上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師劇談神思傾豁至論摩論會萬物事自已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師以豎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

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安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刺法何曾會萬物為自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三萬二千師子寶座盡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為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為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之何物何故復

今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何從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綠欵念不須彈指已開高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入滅師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調居而學

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龐大鴻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問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馮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

之民直遣五伯追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師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要師為舉其綱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了知真妄生死反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知真際所詣此見聞覺知為自已所見殊不知此見聞

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由來習氣未能翹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盡耶師游京師駙馬都尉王公說盡禮迎之菴于國門之外父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守九江師見之器資從容問師人命臨終時有旨決乎師曰有之云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即道器資起立增敬云此事須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咫尺不往皆有偈曰

不住唐朝寺開為宋地 僧生涯三事杓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師人物品格馬師既臘高復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嘗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然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

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叢林傳之以為克肖南公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闍世七十有六坐五十五夏賜號寶覺葬于南公塔之東號雙塔

洪州泐潭真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關鄉鄭氏鄭世族多名公卿師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而失愛母歎困屏之父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游京洛講席因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翻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治平二年坐夏於大瀉夜聞僧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有省時南

禪師在黃蘗師往造焉適真覺惟勝為首坐南一日舉古德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令眾下語勝云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令住而居于積翠菴師三到菴語不契乃曰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去見翠巖順禪師順知見甚高而語話好葛藤諸方

號順婆婆是也問師近離甚處師曰黃蘗云菴頭老子安樂否師曰安樂云甚處人事師曰開西云說話却不似閑西人師曰幼曾游學云甚處為僧師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廣與秀同參雙泉郁順笑云頃與訥祖印參此二大老不會渠語話及我如今參得些子禪

要見他却已遷化了又問新黃蘗住得如何師曰甚好順云渠只下得一轉語好遂往黃蘗禪師未夢見在師因此大悟臨濟宗旨頓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回參禮南問從什麼處來對曰翠巖南云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云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伯錢唱得南云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乃邵武人也眾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人之辭去後寓止翠巖順禪師會下順云子種性邁往而契悟

廣大臨濟將仆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住黃龍師後往焉南云適令侍者携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云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

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雖博學多聞者見之無不縮縮南入滅遊衡嶽還首衆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大守錢公弋先候見之師復謁有款逸出屏間師方趨避之少避錢公朝云禪者固能教誨此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

公嘆云名不虛得遂挽令住洞山繼住壽聖初於洞山開堂示衆曰問詰且上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垂下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

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分付着不見即我自取遂收足乃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護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

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悉皆成佛今日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麼以拂子畫一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又示衆曰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

汝等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汝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見鼻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

自己也得又曰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屎尿淨瓶中吐唾執法脩行如牛拽磨後曰頭陀石被菘苔果擲華遺薛荔喫茶有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啻之有師曰我笑汝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

利師遂高聲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果然然乃曰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嶮嶮岫岫岫岫水雲掩映烟嵐重疊二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唱一喝曰且道路頭在什麼處又

曰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只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只諸人是欲知法麼只諸人日用者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觸途成滯一曰上堂問答眾乃曰還有問話麼

良久曰三十年弄馬時却被驢撲逐撫膝曰直得頭彌炭磔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這裏見得釋迦拱手爾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意我笑昔

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一句一人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拍天一手拍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這一隊掠虛漢捉只一期於無佛處稱尊若

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即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只如乾峰德麼曾夢見也未若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

路頭在什麼處待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雲
門折脚老比丘不介細素不辨正邪拈扇子
云跨跳上三十三天築看帝釋羣孔東海鯉
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這般和共合水漢轟
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阿樂
不禁足不是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

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眾休瞋睡好又
解夏示衆曰有問詰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
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
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
壑有决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嘗
有罰佛法住世有類有漸有推有實有結有

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世界是聖是凡若草
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時結
舉拂子曰從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解
也七月十五日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
拂子右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處解舉拂子
曰從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曰祇如四月

十五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
舉拂子曰從在拂子頭上還見麼又喝曰諸
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
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
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蘗被掌
大愚遺策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為嬉子

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斷諸祖推邪顯正扶
宗立教整頓頹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
本際决勝魔軍乃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
喝用者裏須是燦迦羅眼向未扇已前為
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
喝下座師住持凡十有二年戲繁劇謝事東

游三吳至金陵時王荆公方退閑居定林閣
師來出迎既見喜甚劇談終日公問諸經皆
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頃乘所
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
與相公俱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
非干時處又問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

主舉以證為具謂譯者之訛何如師曰圓覺
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云亦不滅
受蘊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
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
大智主峰之言非是荆公大悅稱賞者累日
施其第為寶坊延師為開山第一祖陞座曰

大眾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衆成佛時高淨
緣乃今際會大丞相荆國公及判府左丞施
宅捨園林為佛刹請山僧闡揚祖意諸人還
會麼直指大衆即心見性成佛大眾信得及
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成佛縱有未
信亦當成佛但為迷來日久乍爾聞說誠難

取信且如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
語言皆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
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奔本
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言句為禪為道有
甚干涉直饒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祇要大
衆自證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况神

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
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珍
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轉大眾今日二相
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地報生生
死流轉之苦顯露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
本來神通大光明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

即今聖賢大眾言多則去道轉遠笑他明眼
道人衆中莫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混濫要
分邪正使大家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
有麼良久曰我恐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下座荆公大悅以師道行奏聞詔賜真淨
禪師未幾歇繁闈還高安菴于九峯之下名

曰投老學者自速而至六年而後出住歸宗
又二年張天覺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帥南
昌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禮致之以居勅潭俄
遷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
日疾愈畫出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現之散諸
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跏趺報請說法師

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離散
臨行休更說言卒而逝又七日閣維五色成
蹊白光上騰烟之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
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
留雲洞之北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姓陳氏邵武軍人幼警
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愛之使爲書生習進
士師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訪
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
雲居春岩堅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
論至爲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
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

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
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過了緣而了則
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
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既而曰有積翠老子
在即日往黃蘗謁南禪師夜語達旦南惟加
敬而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南惟嘿然一日

因取經函忽失手而墜憂然有聲遂頓悟徑
造方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吾家英雄具正
眼者善自護持時會下龍象雜遝而師議論
英發常傾四坐聲名藉甚乃將西山遇南昌
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言龍潭見天皇時節
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居士舉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天皇云汝擊茶來吾
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
何嘗不爲汝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
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
何也汝擊茶來吾爲汝接汝行益來吾爲汝

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
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以世尊之辨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
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
可傳授不可繫坐只拈布毛吹之待者便悟
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披露似此見解

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峯被人
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
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
乃卜度云刺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此
教乘自是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
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醫者乃能去翳

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床而起云吾憂
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雙嶺
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
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爲之一笑已
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
鼻道吾答話得腰視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

順嘆服以爲名下無虛士有同衾在石門分
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般爐中鉄蕪蕪直
須高價勿饒伊橫來堅去呵呵笑一任旁人
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于廬山圓通寺學者
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圓寂十月師徇四衆
之請遂開法于石門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

師曰紅爐爆出鉄烏龜僧云當軒布鼓師親
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信這活計
僧擬議師曰不啻啣漢僧禮拜起便垂下袈
袋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
鞘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袋角云重整衣甲時
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

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
禮拜師曰將謂叔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
私盜賊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分八字眼似
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棒一
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
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

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
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
曰三十年來未曾逢過師子孫今日却遇着
箇踏土墜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問師
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
遠何故况爲此事直饒捧頭薦得不是丈夫

喝下承當未為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
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
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
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
洎商那和修翹多大士諸祖相繼至于達磨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
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信却自迷
頭認影奔逐在途致使伶俚流浪生死禪德
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踏下機剝究
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十方普現海
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

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
若是象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為掩耳而歸
笑破它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
數株松又一日陞堂僧問黃龍一曲師親唱
佛手驢脚踏借觀師曰老僧打退鼓僧禮拜

師曰龍頭蛇尾又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
田事若何師曰深着鉏頭僧云古人猶在師
曰更添鋤頭僧禮拜師擊禪床一下乃顧視
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遂拈拄杖曰
未到懸崖處拄頭仔細看卓拄杖而起又曰
寶峯高峻人罕到岩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

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
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
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又上堂良久顧視
大衆曰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万仞高
無角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
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着

問迄今猶作野盤僧下座師住未暮年六月
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即謂眾曰領眾不肅正
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眾集叙行
脚始末曰吾戒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
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
四十三夏門弟子奉師遺誡茶毗以靈骨入

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仰山行備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
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
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
唱出足擬跨門頰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
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

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
前作麼生衆上堂歎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
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
模樣麼又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
模樣莫祇管貪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
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屢上畫出

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
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
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
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
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床鼓聲纔動大衆雲
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上觀觀箇甚麼下觀

觀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
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動一靜一隱
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
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貌斑斑駁駁擬
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
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
憂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
幼不近酒葷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編
叅後謁黃龍於黃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
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
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

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如是曰
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
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慶
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
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
曰驚鷲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剝除

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思慮則數
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
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
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慶
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慶曰他
展兩手師曰甚慶學這虛頭來龍大咲師却
展兩手龍喝之又問龍龍鬆膝兩人共一梳
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按
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時英即武在問安
作首座師從性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
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凍火爐那箇
是黑凍香卓甚處是不到慶師曰慶閉面前
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咲和尚去龍拍一
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
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
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
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大大
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龍
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
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
慶閉即與慶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與汝說
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咲曰
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
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着眼師
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
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
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
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
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
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
西山爲甚慶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暮年鍾
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
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
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靈質
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
台松風澗雪珎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
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
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
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磧之間皆得舍利如金
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闍維世五十五坐夏三十
六初孺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寐
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我疑即病矣子由夢
中作數百言其銘畧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
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
我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問其飽
參卽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又中
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展拜昌使
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甯遂開
法道吾從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
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
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
陝府出鐵牛上堂緊鞞離水靴踏破湖湘月
手把鉄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瞿曇拈起彌勒上堂昨日
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
馳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驚得不着
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
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
後龍鱗面前驢腳纏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
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卽知君不可見
雖然先德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祇抱得古人底着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
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
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
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

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胸毆一拳死心口却是真箇遂作禮寶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過二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瑞州黃藥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搖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間因大悟白本講講令衆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遷選黃

藥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谷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雷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峰迷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藥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觀迷前而是

濟四

案山背後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撥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它求若見不得醒關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咬下空谷寬兮廓兮曠光赤赤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驛岡如市直使這裏應得個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鐵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折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荆棘生

洪州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家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僧云黃龍密印親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口體事不真喚鐘作

甕僧云人天有賴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僧云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踐紅塵僧云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土上加泥乃日文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脚跟下走過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間風水響

日聽嶺猿啼又謂衆曰春去秋來始復終花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住自通復曰亘古邁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所易何新舊之能遷領梅散泄岸柳含烟榮表互換前後交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然而然又曰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寥廓

動靜無二物我如如出家人到這裏阿誰無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佛心祇如今若不若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酬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割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如末

淨四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九五頁上一行「卷第十五」，徑作「卷第十五目錄」。
- 一 七九五頁上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五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五」、「大鑑下第十三世」三行。
- 一 七九五頁上一六行「黃龍南禪師」，徑作「黃龍慧南禪師」。
- 一 七九六頁上一一行第二字「逆」，徑作「迎」。
- 一 七九九頁中六行第一三字「益」，徑作「食」。
- 一 八〇二頁下末行「卷第十六」，徑作「卷第十五」。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濟五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下五十九人

石霖琳禪師
上藍順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佛印宣明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靈岩重確禪師

大瀋穎詮禪師

九樓法明禪師

蕪泉曇秀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興化法澄禪師

花藥元恭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寶蓋子勤禪師

雲峯道圓禪師

延慶洪準禪師

勝業惟亨禪師

登雲超及禪師

積翠永菴主

靈隱德滋禪師

東林常拙禪師

保寧圓瑛禪師

雲居元佑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承山德普禪師

慧林德遜禪師

祐聖法密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歸宗志芝菴主

隆慶利儼禪師

黃龍自慶禪師

大光應犀禪師

水南智叔禪師

昇山紹南禪師

南華清桂禪師

芭蕉仁珂禪師

清泉崇雅禪師

章法覺信禪師

慧日富禪師

歸宗進首座

湧泉以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

金粟慧英禪師

寶勝澄甫禪師

慧日普覺禪師

西峯正信禪師

普寧惠因禪師

翠岩贊贊禪師

慈湖崇堅禪師

雲門希晏禪師

吉祥有臻禪師

乾明起瑩禪師

景德本隆禪師

雲頂清泰禪師

人

慧林若冲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華嚴智明禪師

人

壽聖子邦禪師

廣福景章禪師

楊州石塔戒禪師

福昌義端禪師

景德元泰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岳林曇振禪師

佛窟可英禪師

景德嵩禪師

中竺禪慧禪師

資聖本禪師

資聖本禪師

壽聖文諒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

元豐清滿禪師

祖印善丕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義安慧深禪師

洞山仙禪師

三祖冲會禪師

三祖冲會禪師

法嗣二人

臨安居潤禪師

甘露明廣禪師

黃龍南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琳禪師初行脚時與夾山齡同行
久依佛日才禪師罷參矣因與齡同遊黃蘗
見慧南禪師小參不啻其旨師遂求入室齡
大怒痛毆一頓而去師獨留未幾大悟黃龍

宗旨機鋒穎脫名振菴林在南公坐下與文
闕西英邵武等齊名遂開法於石霜上堂示
衆曰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
偃渌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
飽足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
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坐又

曰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
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喚僧問拈提舉
拂拈放一邊請師答話師曰高著眼僧云作
家宗師師曰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
曰自領出去又問法王出世請施彌令師曰
一二三四五僧云法今施行師曰滿湘船子

問慧雲藹藹慧日輝輝大眾欣然乞師一接
師曰好僧云不言含有象何處謝無私師曰
石女漢邊笑點頭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
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僧云恁麼則
覺華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
南行師說法頗類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

心教之在石霜時真淨在洞山師以頌送僧見之有曰懂懂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師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瑗沐浴至夜小參曰平生行脚方始見人平生念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鑊湯爐炭只在如今這箇消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吾一

頌大幻一段光明燦爛苦惱衆生早晚分散夜半端然示寂聞維得舍利葬于本山新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素謁翠岩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審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鮮顏鮮象積翠

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確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若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散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替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問老和尚三問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

益奇之於是名著紫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坐空中垂示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鉢山萬仞卒難返它語脉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為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驢睡露

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床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辟落頭擊鬚耳卓朝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出進一出曰恁麼

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為人勤渠純至禁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時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遊甚久又善於老

蘇公故黃門後贊其像去與訥偕行與建僧慶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刺又住景福香城雙峯學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迥目毒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數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已化

矣其示衆多為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勸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往處去皆言勸破老婆婆子無你雪屐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鴻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去

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過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猶兒偏解捉老鼠頗為叢林稱頌云舒州三祖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

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堆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為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靴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靴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

者無據為甚麼無據愛他一錢夫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界一毫未拋向面前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撮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東那箇

是塵壤祖佛禪道新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愛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辨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覺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踐了岩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岩前路良久曰恰上堂

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譬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

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舉頭師叱之

新州五祖曉常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動唇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揀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道汝不會得麼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清香滿路上堂曰一念信心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一道光明無執則行亦坐或語或笑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深青山萬里無寸草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

涅盤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觀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齊州靈岩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只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床下座

潭州大溪穎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漫漫地僧云磨後如何師曰燦破頂門又問如何是祖師面來意師曰廣州上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僧云學人不曾師曰歸去西天上堂曰山高水冷游人罕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橫出出入入莫教落草

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仰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牛安州九嶷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寶坐既臨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僧云卑鶴連天叫金烏遠木飛師曰識取話頭又問到寶山中空手回時如何師曰用力者

失僧云途中用盡意憐憐却回歸師曰切忌道著示衆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嶷山嶺松高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仔細乃笑曰久立珍重

廉泉晏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隨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書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恁麼時如何師曰蒼苔嶺上花叢岩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信州雲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采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洪州興化法燈禪師上堂曰雲籠碧嶂雨灑長空百草開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花叢門開慶慶善財重重弥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弥勒麼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慶百花香

衡州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身無障礙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縱橫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明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觀僧云天地若教出池塘焉敢蔽師曰莫妄想問兆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僧云生後

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僧云欲生未生時如何師曰洗脚上漁船僧云全因今日也師曰梳頭不洗面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嘿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云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隨也隨

也上堂曰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云
冥山子咏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
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麼九天
處度幾十年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潭州寶蓋山子勤禪師僧問師今已唱胡家

齊五

八

曲更將何法示來徒師曰一字兩頭垂僧云
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烜
赤脚下黑凍顛頊僧云入水見長人師曰傍
觀者醜上堂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順應方
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這
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
良久曰鍾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大庾嶺雲峯寺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
少游方雖能參而未大透徹聞南禪師在黃
藥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
百丈野狐因緣一僧云只如不昧因果也未
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云便是不若因果也
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聞其語悚然異之不
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卷頭過澗忽大悟見
南公叙其事未終涕淚交頤南公令就侍者
榻執寐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
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箠被蓋一條
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之大

笑久之又作風播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
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
些少閒真淨文禪師大稱賞之以爲撰錄下
減英邵武嘗手書此二偈云師晚年住大庾
雲峯寺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久從南禪師游

齊五

九

天資純謹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
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
自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師真誠始終一
如出世延慶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已
逾八十矣日夕無它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
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
越供惟一僕夫在師旁磨坐土地祠前誦孔
雀經一遍告別即端安坐瞑目而逝三日不
傾鄉民來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
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
久視之寂然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
塑其像龕之

南嶽勝業惟亭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僧云十二
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
衆曰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即不
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
賣自買去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

卓一下

桂州登雲山超及禪師僧問未嘗嘗如何登
師曰柳標橫擔不顧人僧云山高巖峻如何
上師曰直往千峯萬峯僧云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看脚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峻後
曰登雲山大巖峻良久曰山僧今日平地上

喫文下座

黃蘗積翠永菴主示衆曰山僧住此菴來無
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異珍寶只收得結
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今它烟燄不絕火光
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有僧就地拈拂子口
邊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

邊烟消火滅去便拂袖歸菴僧吐舌問
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云見境無主有
箇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師
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云
汝非永不非也奇走積翠質之于南公南亦
大笑師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
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

古錘

舒州宿松縣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
年每日獨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
這便是更莫別來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
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从依黃龍密授大法决旨出住沔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關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

曰別寶還它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汝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軋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兩淋

漓連宵微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床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頌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毳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缸良久曰爭

恠得老僧清五金陵保寧寺圓瑛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繃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

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便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古人恁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為馬若是翠岩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它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誰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且

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儻個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茂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笑來猶涉難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睜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

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錯裏求形息念觀空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道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

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閣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檗即往依之十餘年

南殺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清五楚問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盡體致師為第一世師欣然肯來道林終房蟻穴間見峯巒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師夷邪之為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師自劒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

得壞清五吾法尚無凡情况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礪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騎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迴禮部牒免辜盧老衲袈裟人問其故師曰人主之恩而王公之施非敢辭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云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荆公之弟問法於師以雲居延之師欣然應之曰當携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師初開堂問答罷乃曰新啓法苑人天會集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還更有乘時適變底衲僧麼出來

與汝證據良久曰不出頭者是好手雖然如是道林今日已向平地上契交了也賴遇金粟大士有不二法門放一線道林方解開布帔頭足可以施展家風向無佛處稱尊便乃指點三界月視四維偃仰堯天高歌舜日舉音王調唱菩薩蠻奏沒弦琴舍太古意當

是時文殊休惆悵普賢漫沉吟任是千聖出
頭來異口同音也不消一剎久立珍重上堂
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
仔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
麼相禩不了殃及兒孫擊禪床下座又示衆
曰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床曰梵音深

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
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
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如是信擊禪床
下座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夜子時方丈數
坐大謂衆口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
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厚葬緣經哭泣

當觀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曰今
年六十六三慶因緣是夜半火燒山跳入火
中浴言畢示寂閣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
居山師清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讓
呵諸方稱自稱王祐上坐云
報本慧元禪師福州垂髫稟然如老成人羣見

戲于前袖手跌坐而已父母商略云見材如
此豈堪世用令事佛僧乃可耳師聞之即瞿
然起拜遂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刹
疑受具遊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法師
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
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它求惟求佛法圓明

笑云王城聲利捷徑酒色焚龍橫目爭奪日
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師乃
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
俱無解悟治平二年春至黃龍時南新自積
翠來龍象四集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
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朝陽

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
遂發去熙寧元年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
遣僧造黃龍投法嗣書南視其名謂專使吾
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今親來見老僧專使
反命師即日腰包而來至豫章而南已圓寂
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師語大

奇之深恨老師不及見留逾月乃渡還吳中
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
舟歸自雪川冠劫舟白刃交錯舟人驚怖不
知所出師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
害也盜既去至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
和神凝如常日其臨生死相福能脫然無累

如此元祐四年移住承天萬壽寺慶感躬
自持鉢至湖州湖人云師到處為家何苦獨
愛姑蘇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梅華
以入湖云何為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
則有死而已師怡然不悵情去留曰吾任緣
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為湖人所

遂任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墜坐說
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
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
右司諫陳公瑩中在湖親見其事云師為人
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
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惟師而已遺言葬

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師
曰它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太師楚國公王黼
追想師道為請于朝賜謚證悟禪師塔曰之
應有旨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云
揚州建隆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也示
衆曰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

融擬舉箇時節曰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
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
鼻颯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毳休言道
我絮當時撞著阿僧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達
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
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南康軍清隱潛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
堂寒風激水成冰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
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
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極賢謁泐潭澄澄二
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
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閑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盡龍龍現即佈

吉州水山德普禪師生於絳州蕭天少尚氣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携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曰炊爨間以事衆為務是為希

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敵難詰者彌義虎罪圭峯疏義多臆說摘其失屢誡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唯黃鉗蟬撼樹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

乃出蜀至荊州金鑿夜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丫山情菴主師聞其飽參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遠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之以為緣耳儻不因白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登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稽翠南禪師出世久

子見之不宜復見則當使疾有瘳笑師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闌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

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使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睡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靈設吾若死汝曹

當先祭乃令從令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問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幢寢堂坐師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飲食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然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

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禪師姓楊氏福州侯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頗著聲譽忽厭塵紛發志求道遂依東京天寧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得度徧知知識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久為侍者後游講席初出世汾陽之淨

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卧緇素欬服高臘既高道行益固遂奉詔住慧林開堂日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為本曹溪以無念為宗無念之宗為萬法之

宗無住之本為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歇則善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受記如是舉唱猶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受記如是舉唱猶

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廢生道冬無寒臘下看後曰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即宗法無去來因時而會若緣時而未會雖佛祖亦何為且陳張祖席創立叢林豈一僧之所能必假國王大檀越為之護助佛日乃可光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先帝始建法幢迨四海之高派為一時之大事故今日佛道如此之盛 皇帝陛下少踐至圖早開妙法不忌佛記克紹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朝廷之命即將此開堂善利上祝 聖壽無疆伏願 聖日與佛日齊明克與祖風並扇萬邦無事時當鼎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

久立珍重泊 哲宗非選百日入內賜號佛
陀禪師未幾 太后上仙師又被詔入內
座舉揚般若賜黃甚厚龍法道至是始盛
於京都於大觀間示寂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
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難
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眩眩之藥而後可瘳就
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
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
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
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呈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
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此禪
單越

廬山歸宗志芝菴主臨江人也杜為茆菴依
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
到了令人嘆眉毛本無用無藥底破倩未幾

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
芽蔬款初離焙省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
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
不憚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
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
老僧閒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
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像而齊現在
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
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為氣者乃道之
瀟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鎚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騰碧漢變化無方鳳舞青霄誰知點點可行
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李忘萬像得
道得道首首不捨人曰莫莫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且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
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
麼

常州廣福法照墨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僧云學人未曉師
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
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一二
三四五六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
這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後往杭州西
湖一刹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東坡知

揚州重請住持既有為東坡而少留之語是
無欲學士為宣之師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
為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
故當實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
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念逝
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
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
壞師為東坡所知可見其為人也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輪終出海萬國盡露恩云學人
不會師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

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徑岩前秀雪盡數峰
雲外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錫杖夜敲霜
嶠月銅瓶晨漱碧潭烟乃曰春風浩蕩萬物
奮芳林問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山花列
秀岸柳垂陰鶯轉鶯林歌鳴幽谷白雲絃處
千峰疊疊崔嵬萬派朝宗浩渺波瀾涵月森

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北東西交橫互映重重
帝網百億垂形海印散光大千普赴如斯語
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明州岳林曇振禪師上堂垂語曰今日布袋
頭開還有買賣者麼僧出云有師曰不作賣

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
失利問實坐既登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
師曰颯颯和風飄飄細雨僧云言前超有路
句後越毘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
根樹妙手能掩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
師曰堤柳乍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苞香僧

齊五

廿一

云圓音縛剖大衆露恩師曰伶利人難得乃
曰若論此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
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曾無欠少良由根
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何以知之
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
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

前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恩州祖印善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
上徹下云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
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
又上堂曰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

或未瞥地三途未是苦擊拂子一下又曰人
人獨耀箇箇極則祖印如斯說話非常有損
有益乃拊掌一下曰意又復引人入荆棘喝
一喝又曰潭中浩月嶺上白雲遠磨西來莫
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
擊香臺下坐又曰堪作標者作標堪作柱者作柱

靈利衲僧便知落處暮拈拄杖曰還知這箇
堪作什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
一下又曰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捆
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捆露柱呵呵笑打
著這師伯祖印路見不平遂拈拄杖口來來
雖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坐

齊五

廿一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滄州鹽山人
幼以孝聞母喪出家剃落泉成詣清州元禪
師叡席入室咨參一日山行取葉淨手豁然
契悟投機頌曰大奇大奇動用還迷更問如
何葛口便槌山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
請師出世僧問禪關創闢祖道重興千聖靈

機願師舉唱師曰秋觀黃葉落僧云千聖靈
機蒙舉唱我師闢機意如何師曰冬見萬木
枯僧云怎麼則木馬嘶時花偏地泥牛行處
海雲凝師曰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
師曰地靜天寧僧云如何是心印師拍膝一
下僧云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曰言淺理深

問如何是衲僧得力處師曰月上青天僧云
未審有何憑驗師曰莫瞋睡乃橫按拂子曰
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剝
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印
有分擊禪床下坐又上堂顧視大衆曰無異
思惟諦聽諦聽昨日熱今日寒抖擻精神着

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顛顛要得不顛顛
看看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
是響根美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
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
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

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
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
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
不許將軍見太平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為
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

師曰夜眠日走

舒州三祖圓智冲會禪師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僧問為國開堂於此日
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將謂利利衲子僧云
一炷名香祝聖恩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無
語師曰氣急殺人問清淨本然徧周沙界菴

齊五

廿一

內人為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合恁麼僧云
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虧乃曰大衆但看從
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人一保社若不
得箇入處晝夜不捨參問知識築著蓋者忽
然瞥地始知刀是鐵做一時放下便乃天台
普請南岳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感地諸仁者

古人既恁麼會今日欠少箇什麼良久日多
虛不如少實

續傳燈錄 第十六

濟五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〇四頁上一行「卷第十六」，徑作「卷第十六目錄」。
- 一 八〇四頁下一行與二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六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六」、「大鑑下第十三世」三行。
- 一 八〇八頁上一八行第五字「抱」，徑作「把」。
- 一 八〇八頁下三行第六字「未」，徑作「本」。
- 一 八一頁下二一行第一五字「道」，徑無。
- 一 八一頁下一四行「禪師」，徑作「禪師法嗣」。
- 一 八一頁下一六行「劄利」，徑作「伶利」。
- 一 八一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人」，徑作「入」。

一 八一三頁上卷末經名，徑作「續傳燈錄卷第十六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濟六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九人

天童正覺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長蘆清了禪師
治平渴禪師已上人見錄

武當佛岩禪師

大乘昇禪師

隨州修山和尚

大陽滿禪師

歸宗明禪師已上人無錄

香山淨日成禪師法嗣十一人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妙慧尼慧光禪師已上人見錄

妙峯雲禪師

金山堅禪師

天寧珂禪師

龍池預禪師

雙泉月禪師

南嶽龍王禪師已上人無錄

寶峯照禪師法嗣九人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花藥智朋禪師已上人無錄

烏巨如懿禪師

仲山季禪師

報恩通禪師

薦福臻禪師

天王聰藏主已上人無錄

石門易禪師法嗣五人

青原齊禪師

天衣聰禪師

香山尼佛通禪師已上人見錄

九頂慈普禪師

無為我尊禪師已上人無錄

天寧誦禪師法嗣一人

熊耳慈禪師見錄

大瀉詰禪師法嗣三十人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遠禪師

福嚴真禪師

東明遷禪師

道吾汝能禪師

興教慧淳禪師

羅浮希登禪師

興陽賢禪師

永安妙喜禪師已上人見錄

禾山慧曉禪師

中峯智源禪師

靈泉道堅禪師

清居文結禪師

萬壽子昇禪師

崇因正禪師

嘉佑辯禪師

岳麓海禪師

馮山雲藹首座

齊榮首座

馮山永菴主

淨福慧文禪師

瑞峰道宗禪師齊六

昭覺師範禪師

萬壽道侗禪師

雲峯清悟禪師

象耳子真禪師已上人無錄

靈寶雅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普印禪師已上人無錄

龍游清韻禪師

石門永熙禪師

禪林永覺禪師已上人無錄

慶善宗震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普能禪師見錄

淨土忠禪師法嗣二人

萬壽法詮禪師

護國月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慧本禪師見錄

護國祐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則圓禪師見錄

南禪慧禪師法嗣二人

蕭山法詮禪師

萬壽圓禪師法嗣三人

國清照禪師

永懷榮禪師已上人無錄

福昌端禪師法嗣一人

王屋資禪師無錄

天禧永禪師法嗣一人

添上座無錄

鹿門燈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照禪師無錄

西京尼道深禪師法嗣二人

奉聖紹才禪師

大洪守遠禪師法嗣二人

大洪顯禪師見錄

荆州公安慈無錄

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
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辭乃孕遂齋戒及
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
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
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
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

方談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擔不歸矣及至
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
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二千界瞥然有
省即詣文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
是甚麼物師曰是其麼心行山曰汝悟麼又
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

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
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以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
夜明簾霞曰未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
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
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

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機記後命首
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遺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馬穿弊且易
之真歇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
邪眾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
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

屋廬秋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
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
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
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
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
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撒

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
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客器一
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
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辭說禪與諸人
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
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

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行七步目顧四方
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
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
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

畫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
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郵曰如何是
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
坐斷六門機乃曰向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
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難未報家林曉隱隱
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着時如何師曰合

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
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
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
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
路轉通身放下劫盡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
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慙慙

繞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
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
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
打殺無底籃子盛將婦曰入市能長嘯歸家
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
諸禪德香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不得

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
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
暢去還會麼壁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
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
竭已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
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

越帥趙公令諷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
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願侍僧索筆
作書遺有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
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淡秋水連天擲
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
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船子駕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
屢莫藏身吾在蔡山三十年抵明此事令時
人為甚廢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
有時慈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慶州治平渴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
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

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
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
金風夜栖無影樹峯巒纒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
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糶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
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
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今直得天垂瑞彩地擁
禎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

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
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
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騎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咸音已前誰當辯
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
打作兩楸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

由杜口毘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
終須縫罅離披沐云體靈直常直是純清絕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瀟灑孤明雖然似此
新鮮未稱袖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
昏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
四機方解入鄮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

齊六

莫教眼眼顧著認著則空花綠亂言之則語
路象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鏖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
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
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木

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峯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闕中之季
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
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為惰然子暨成童強
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
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
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
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
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
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眾莫測之乃力
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

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
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歲名振京師言
和三年春 徽宗皇帝賜號真際律師居同通
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
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秋
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

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
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
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
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
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微心道那裏是
高山頂上它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

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上堂昨
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
如人飲湯水踪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
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眾生盡皆不覺
不知唯有文殊普賢賢覺然觀見雖然得見渺
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

齊六

道是什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它頂門上
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
司空山分變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
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它
雲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願波翻水面且

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
 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
 自幼不群年十八依廣慶院德芝披剃始謁
 淨慈象禪師一日關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
 鬼家活計興不自遏遂往寶峯求入室峰曰
 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
 正偏盡却令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
 由分師聞頓領教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聞
 捉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
 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
 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種羊絕跡
 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
 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
 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
 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
 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
 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
 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投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
 方便師曰入山逢虎卧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岩以事民其服士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衆小參仍說偈曰不
 用剃頭何須灑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
 衡州華樂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
 年無省回為衆持鉢峯自題其像曰雨洗淡
 紅挑毒嫩風搖漢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性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
 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
 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曰我二十年低作境會師即契悟
 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紹
 興初出住華嚴藥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
 風吹夢嶺須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
 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
 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岩建康再以清涼
 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
 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
 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
 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乘
 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

慈悲指示座詳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
 論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
 方利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
 見一人座默然以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
 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
 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
 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高郵人上堂幽室寒燈
 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
 烈燄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
 師登梯秉筆頷大衆曰道得即為下筆衆無
 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居佛通禪師曰誦蓮經有省往
 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
 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
 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
 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後得法者衆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
 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倚東西山
 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汗
 它染汗它莫喚啣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
 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瀉詰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慶州人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

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

大海水透括拄杖曰不是向入勢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鑰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

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研頰底未問龍眠老古雖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適得一旬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實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

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

生陷地獄僧問指師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跌纒至五鼓必齊膺因踊祥叉手焉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禁林稱為蘭布

棍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未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志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遂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皎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

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令誦之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起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海更近東曰為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篋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泊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樓春雨歇栢連香擁木蘭開潭州福嚴真禪師東川人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胡吞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登侍真如晚居瀟山真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闕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勸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潭州道吾汝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豎著不噴僧云如何是法師曰讚著不喜僧云如何是僧師曰剝除鬚髮乃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毘婆尸佛早留心宜至如今未得妙為什麼如此一切智智清淨遂會麼對驢彈琴不入牛耳俄遷大瀉山未

兩月沐浴淨髮跌坐而逝

安州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
提竟師曰未白提已前喚作什麼白提已後
喚作第一義諦莫有不甘底麼出來相見問
白提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僧云白提後又
如何師曰法座上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勿交

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脚下僧云如何是第
二句師曰口裏僧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腦
上乃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
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脉不斷豈多學多知
負能負勝人人具英雄志氣各各自已胸
襟不取它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可報佛

恩德如斯舉唱笑傷觀者還有同死同生底
漢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潭州中峯羅浮希聲禪師僧問為國開堂於
此日師將何法報君恩師曰連前瑞雲落紛
紛僧云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
前話僧云恁麼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

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鎖長空三草
二木悉歸師子吼露滴庭莎盡稱無邊妙相
猿啼鳥噪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
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
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峯卓一下二
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未者

可掬

鄧州興陽賢禪師江州人禁林所謂賢達頭
是也真如結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
顯脫有超師之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詰
結菴於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
前過不許衆僧往來後二年遂舉立僧乘拂

議論超詣一衆始大服住興陽敷載法道大
著及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勤在滄山目韓其
事妙喜泉游興陽時尚及見其肉身

鼎州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如何是國師三喚
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曰鈍根漢僧云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虛空還曾開口麼

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曰虛空開口喚須彌
聲隱春雷擊者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
汝自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
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

即打出或曰連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
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晨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郡呂氏子上堂事
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移爲心塵未
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

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
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

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
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總有是非紛然失
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死
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抱棒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
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剝除須臾曰三寶外還
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

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
濟喝盡是無風波匝匝燈籠跳過青天露
柱菟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
喝一喝

杭州慶善寺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
囊中寶今日當送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

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鈎又如何師曰驚
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
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

師曰石女拈筌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
藍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
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歷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以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然墨曰恁

歷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

當苟或無入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廣安楊氏子僧問須善

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峯有何

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

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齊六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八一四頁上一行「卷第十七」，徑作「卷第十七目錄」。

一 八一四頁中二行夾註「已上無錄」，徑作「已上二人無錄」。

一 八一四頁下二行夾註「見錄」，徑作「一人見錄」。

一 八一四頁下二一行夾註「俱無錄」，徑作「以上二人無錄」。

一 八一四頁下二三行與末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七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大鑑下第十四世」三行。

一 八一九頁下九行「翠穠」，徑作「翠濃」。

一 八二〇頁下一五行「頭腦裂」，徑作「腦頭裂」。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濟七

大鑑下第十四世

初潭英禪師下法嗣一十一人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大瀉育尚禪師已上六人

方廣懷紀禪師

寶蓋自俊禪師

上封行瑜禪師

華嚴叔聰禪師

石霜子高禪師已上七人

烏崖垂義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已上八人

黃蘗永泰禪師

龍王善隨禪師

慧日明禪師已上四人

王氏山慧先禪師

寒磧子和禪師

木平慶權師

聖果永聰首座已上四人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百丈惟古禪師

仰山清簡禪師

垂拱法滿禪師

月珠神鑑禪師已上三人

洛浦觀通禪師

永壽信詮禪師

西峰元弼禪師

清泉道隆禪師

九仙輔禪師

法教凝禪師

鳳凰有瑛禪師已上九人

鹿苑業禪師

昭覺純白禪師已上十人

黃蘗惟勝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太平齊禪師

石霜允真禪師

白水居約禪師

廣利文易禪師

雲頂表奇禪師

普通了如禪師

天王居岸禪師

承天處出禪師

西禪燈禪師

靈泉悟遷禪師

寧國希則禪師

馬溪惟廣禪師

望川山遵古禪師

馬祖懷儼禪師

呂微仲丞相已上十五人

隆慶開禪師法嗣三人

龍鬚聰禪師

安化開一禪師已上二人

資福普滋禪師已上二人

資蓋守智禪師法嗣九人

道場法如禪師

寶壽最樂禪師

大乘璣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已上三人

開福文玉禪師

開福文玉禪師

大寧紀禪師

仰山普禪師

桃林希倩禪師

報恩有機禪師已上六人

上藍順禪師法嗣四人

蘇轍參政已上七人

方廣繼通禪師

佑聖雲智禪師

金顏逸禪師已上三人

越峰釋珪禪師

壽山本明禪師

天台如菴主

西竺尼法海禪師已上五人

福果奉華禪師

西峰惟辯禪師

法濟元賦禪師

牛頭昱先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本覺欽禪師已上六人

乾明慧覺禪師法嗣二人

長慶應圓禪師已上二人

長慶崇信禪師法嗣一十五人

實積清及禪師已上二人

妙空智訥禪師

慧林懷深禪師

智者法詮禪師

光孝如瓚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已上五人

石塔銓禪師

萬壽明禪師

資聖懷悟禪師

天衣智暹禪師

資福梵欽禪師

光孝淨真禪師

靈巖顯顯禪師

慶善智照禪師

西禪道暹禪師

龍門法秀庵主已上十人

開先珣禪師法嗣二人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已上二人

保寧英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雪竇法寧禪師

廣福性尚禪師

羅漢勤禪師

吉祥齊果禪師

無為智全禪師

虎丘通禪師

香山常禪師

華嚴宜禪師

廣教守淵禪師

廣教原照禪師已上七人 **茶**

夫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

西峰法聰禪師已上三人 梵率性顯禪師

層山礪禪師已上三人

元豐清滿禪師法嗣三人

長興宗朴禪師 雪峰宗濟禪師

衛州王大夫人已上三人

仙洞仙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道禪師無錄

淨因覺禪師法嗣二人

華嚴惠蘭禪師一人 亞松聖禪師一人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天章樞禪師見錄

甘露宣禪師法嗣一人

妙湛尼文照禪師見錄

瑞巖居禪師法嗣二人

萬年慶幽禪師一人 護國元瑞禪師無錄

淨因嶽禪師法嗣一人

鼓山體淳禪師見錄

金山慧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覺然禪師見錄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

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僧云聞師曰還我

話頭來僧禮拜師笑曰令人疑若人上堂喝
一喝曰助子學吼又喝一喝曰象土類伸又
喝一喝曰狂狗逐塊又喝一喝曰鯢跳不出
斗乃岫四喝有一喝堪與佛祖為師明眼衲
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又上
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

逐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
焉召大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
師曰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又如何師曰棒
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今不得
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

天作麼生師曰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即是
師曰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床三下
上堂曰少室遺風曹溪要旨黃蘗杖來臨濟
扶起三關戈甲競頭分四揀開遮何止此定
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盧陵米更從升合定
高低爭似備師封白紙象骨提心暗喜同風

今古播叢林切忌叩牙驚着齒又曰雪峰
鼻為山水枯臨濟三關雲門一普勸君一一
透將來捉取大雄山下虎
袁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牀一
下曰佛令祖令无解冰銷半字滿字千山萬
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然雖如是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以大衆良久
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又曰
煙雲開慶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衆頭
頭顯煥無非自己家風物物全彰盡是祖師
活計於斯明得則點頭無垂於此未明且擺
臂搖頭恁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若有人一

箇出來咳嗽一聲山僧退身三步
潭州大滄齊詢禪師僧問玉兔不懷胎犢牛
為什麼却生兒師曰著槽廠去僧云牧牛坡
下師曰莫教落草僧云步步踏著師曰草裏
漢乃曰頭角未生時薦得早犯山僧苗稼了
也更待擊頭戴角異類中來生兒養犢其何

以堪不見仰山云一回入草去一回把鼻牽
然雖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
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
又曰青山疊疊水茫茫棟愛巖前果熟香更
有一般堪羨處誰知別有好思量
仰山行備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靜顯禪師僧問親面相呈事若何
師曰清風來不盡僧云通上徹下絲毫納
也師曰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
師曰巡海夜叉頭戴角僧云祇園五葉花開
處不別東君別是春師曰重疊關山路問一
鐵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賊

身已露乃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清道泰
誦誦滿路釋迦掩室設商量淨名杜口休更
舉要知極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翺敢問諸
人祇如李胡子有甚長處會麼今年必定有
來年不如利種來年粟又曰臥運推移日長
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自曰九九八十一請

人還會麼若無人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九
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谷運既推移大家相
委悉非為世諦流布且要應時納祐參又曰
今朝正月五大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
更加苦堪笑谷隱太無端空谷當前流謎語
喝一喝又曰語默視瞬皆說見聞覺知盡聽

香積世界餐香飯悟無生極樂國中聽風柯
悟般若遂拈拄杖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處
聞聲方得知卓一下
瑞州黃藥山祇園永泰禪師隨州人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
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
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
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心求唯須息見
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
惡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背

入佛殿收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罷真箇黃
面

百丈元禪師法嗣

卷

表州仰山清簡禪師僧問優鉢曇華今日現
願將花茶接迷情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
到來僧云一聞千悟立證因通也師曰心不

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年來方外客今朝出
世事何如師曰雲從龍風從虎僧云萬丈白
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曰行到水窮
處坐看雲起時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
付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僧云得恁
麼不知時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

臨勝席寶慰靈襟昔日間說千端不如一日
得到僧歸山舍人返郡城事有遷移理無改
易何也湖水直連秀水出山還入一山動靜
去來豈妨湛寂羣峰列岫常露自己家風夾
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凌空
不移跬步之間頓入華藏世界人則不無還

濟七

七

佛弟子傳記後月

見善財麼遂垂下一足曰久參上士已自知
歸乍到禪人不妨立地一時構取又曰新律
纔分夜光報曉天色欲暖還冷氣候似冬忽
春蓋鴻蒙之象初升乃巖凝之寒未退時須
頃刻已屬東君勿此為勞共解得處剛有一
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蓋載寒暑豈得推遷

日月莫諸照臨陰陽卒難變易若教此人受
歲終是不甘時節到來又爭得且道受歲
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實良久曰
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
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味神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
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
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
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黃藥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禪師梓州飛鳥人姓支氏
父謙聞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為戲白衣梵
行緇俗無出其右者常云吾根鈍不得人同
頓願有子續佛慧命足矣師少聞父誨諦聽
沉思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
笑遂往依峩眉山華嚴寺落髮受具父子相

與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
首謁澧州太平俊禪師俊大奇之謂真吾法
子也付以十三條說法大承師運却之後詣
黃藥山禮真覺勝禪師親近歲餘未始一顧
師奉事益勤勝一日忽擡眸視之師咄曰這
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為印證心地元

豐木宗室南康郡王自黃蘗邀勝詣輩下師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獨師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為十方問真覺誰可住持真覺以師應請師既領院遵南方規範一變律居上堂示衆有日不超性海是理事縛

齊七

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蜀之淨侶靡然向風經肆講席為之一空朝散郎馮敢奉議郎段玘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相里昱皆攝衣執弟子禮元祐末幾肩白水僧正闕承相蔡京時帥成都命師住師不樂遂併耶覺辭之蔡察其誠復請歸舊刹益建立綱宗孤

硬峭整大為同輩所嫉謗盈路師不郵也久而自定師示疾以頌付小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俗壽五十九坐三十四夏小師得法出世者曰宗顯宗化嗣法者曰劍州元封常照邛州鐵像子嵩師於昭覺為第一代塔至今存焉

廬陵隆慶慶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開一禪師僧問意肯不到處特地好商量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張三李四僧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銜筆水底吹師曰亂走作什麼僧云也要和尚識得師曰西

天此土上堂曰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移腰狂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林下坐

齊七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

真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衡州徐氏子衆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語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

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紹興府石佛慧明

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上蓋順禪師法嗣

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職陽從事左遷瑞州推究之任是時洪州上蓋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搖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

擗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鉗枯藤破袖公何事白酒青盃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

一柱甘露滑如飴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嘗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鈞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遠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齊七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開堂曰僧問李相當年茶藥嶠雲在青天水在銚府帥請師匠上焉未知祖意若為明師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云將謂壽山無透路元來方外有知音師曰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得云伯牙與子期不如問相識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日一徑是杉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閑持楊柳木笑問往來人問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龍吟霧

起虎嘯風生問知師久蘊吹毛劔作麼生是
吹毛劔師曰清風八面云中下之機如何曉
解師曰切忘當鋒云恁麼則今日用去也師
曰快便難逢乃曰過去諸佛已過去未來諸
佛猶未來正當空劫之際佛法委在何人若
也一念回光返照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豈
有前後去來之際直饒諸聖出與如恒河沙
數未有一箇半箇當頭指出是以釋迦老子
四十九年說不盡三乘十二分教又是黃葉
止啼之說泊乎靈山會上不得已而拈花示
眾迦葉破顏微笑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
摩訶大迦葉自此之後翻成途轍西天此土
迥相傳授如以印印心心以印印定實無一
法與人直指當人分上真機絕朕包千古以
無窮大智冲虛亘十方而無盡法界豈從他
得圓光不離目前舉足下足無非真實道場
一卷一舒豈離繁興大用草木叢林皆現色
身三昧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若能如是
方解報佛深恩上資皇圖永固珍重又上堂
曰四而青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
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清所以白雲影
裏古佛巖前青松翠栢盡翻古佛之家風傑
閣雄樓何異天宮之世界既到這裏不用彈
指接閣門關說甚天白與南嶽為什麼如此

壽嶽凌霄漢紅塵不到關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
水上行語屢明己見歸隱故山猿藤為伍郡
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
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鎖鎖塵寰
事換我一生閑又問逐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實文呂嘉之姑
也首念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
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徂日說偈曰霜天雲
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
屈明坐脫
乾明覺禪師法嗣
嶽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
日到無索泥牛背跡 跳築着鼻為鼻孔頭觸
倒須彌成耨耨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
拍手呵呵笑歸去來 芳歸去來煙霞深處和
衣倒良久曰切忌睡着
長蘆信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秀州夏氏子僧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
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
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暹見疑大也詰旦
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

四割愛府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奉照於
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
是良遂知慶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履滿戶外
將山佛鑿勳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
千人街坊鑿問既是千人街坊為什麼祇有
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鑿曰恁麼師起
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
西庵陳請益鑿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
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鑿舉情女離魂話反
覆窮之大話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屢
等閒舉着便請說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
花知幾多鑿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
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
不是真金貼口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
一蓮花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
時如何師曰瘧子與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
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淺
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
慶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好也師
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
師曰捉着關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
從此盡饒饒萬栴千殃後此消默默無上苦
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
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

垂插背屬馬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潤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木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出樊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久關頭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平江府萬壽如瓚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吼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推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寮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空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今拂拭所乘筇輿乃書偈告眾曰道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宜學無為叙平昔忝問勉衆進脩已忍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眾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

遂入與端坐而逝

開先均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照誅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換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雙鞋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詰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後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雖親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

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羅萬象以空為極口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儼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

頭

廬山羅漢勤禪師上堂曰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又上堂曰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休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迷枯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在不可得諸人者作麼生會白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牀下坐

廬州羅漢善脩禪師上堂曰一氣不言群芳競吐煙幕暮芳水涿山青日遲遲芳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鷲拈拄杖曰已發良久曰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元豐清滿禪師法嗣

湘州長興宗朴禪師上堂曰我有一訣逢人便說兩下天涼炎天普熱大眾還會麼你若會得眼中着屑你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極又曰臘月正嚴寒草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處黑漫漫喝一喝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放出四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捉鼻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詞師曰有馬騎馬無

馬步行曰途中車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
遺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錯鈕愛聖憎凡不
知凡是聖之爐黼紙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
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
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 其名以喪偶狀世相遂參元

豐於言下知歸 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巨
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
二載偶歌曰增山裏曰何長青松嶺白雲鄉
吟鳥啼猿作道塲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
道野夫狂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諦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
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
光座主一颯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
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
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
斷虚空底鉗鉤纔見恁麼道便與蒼髯扭住

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
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倒榷床直饒達磨
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
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綱且要
與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案召大眾曰達磨
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為得髓
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未代宗師盡皆拱手
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
普天春色會麼 觸醜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眾曰春將至歲

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
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奔南與上
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
如土

甘露宣禪師法嗣

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
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刺瘡更作祖意商量正
是珠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
堂裏懺陳如上空為你認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慶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
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 祇如僧問乳峰上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
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
相去幾何南山虎齧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

死 淨因歎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
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
得則備鯨巨鼉雙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浮
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鐵底麼若無山僧卷起

絲綸拗折弓箭去也 擲拄杖下座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
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
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刺
舟人一日謂眾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

勉之語卒而逝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濟七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二二頁上一行「卷第十八」，徑作「卷第十八目錄」。
- 一 八二三頁上一七行夾註「一人見錄」，徑作「見錄」。
- 一 八二三頁上一二一行與二二二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八」、「大鑑下第十四世」三行。
- 一 八二三頁中二三行「佛令」，徑作「佛冷」。
- 一 八二四頁上二行「商量」，徑作「商量」。
- 一 八二四頁中一三行第四字「寶」，徑作「寶」。
- 一 八二七頁上一四行第三字「推」，徑作「拊」。
- 一 八二七頁中一二行第三字「詰」，徑作「語」。

- 一 八二七頁中一三行「今日」，徑作「今日」。
- 一 八二七頁下七行第七字「白」，徑作「向」。
- 一 八二七頁下一〇行「幕幕」，徑作「纂纂」。
- 一 八二八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琅」，徑作「眼」。
- 一 八二八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愀」，徑作「掀」。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濟八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六十九人

淨慈楚明禪師
雲峰思慧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雲峰志瑤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承天滋湏禪師

吳江法晏禪師

資福寶月禪師

天衣慧通禪師

天聖齊月禪師

圓明希古禪師

狼山文慧禪師見二

智海和禪師

水西達禪師

南陵有朋禪師

天章澄濟禪師

龜洋法海禪師

報慈有聰禪師

瑞峰慧清禪師

靈巖智常禪師

華嚴利聰禪師

廣靈德行禪師

天衣弁禪師

大別實相禪師

感慈廣悟禪師

涵碧道安禪師

雲門用昇禪師

明拙子鄉禪師

資慶印禪師

寶嚴子鑑禪師

大梅智華禪師

崇勝希肇禪師

淨慈瑞禪師

淨慈擇隣禪師

越化靈曉禪師

壽寧戒通禪師

西方可宏禪師

壽聖曉初禪師

佛智慧通禪師

天寧用忠禪師

烏龍守鄭禪師

報恩懷立禪師

承天普安禪師

治平子微禪師

資聖果宜禪師

南山文則禪師

長慶思政禪師

萬壽海仙禪師

西院用隣禪師

明覺慧泉禪師

澧泉慧初禪師

太平普志禪師

黃山悟先禪師

香山淨淵禪師

蘊機和尚

曇慧和尚

益官謙禪師

壽聖鑑禪師

焦山從禪師

崇德淳禪師

羅漢交禪師已上十九人

十三人

金山善寧禪師已上九人

鹿苑道齊禪師

禪悅知相禪師

木山用安禪師已上四人

普濟子淳禪師

越化守曇禪師

仙居有隣禪師

仙巖慧初禪師

金山佛日禪師

廣教道本禪師

西余道牧禪師

勝法道綱禪師

太平簡才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已上九人

洪福道才禪師已上九人

廣靈希祖禪師已上九人

烏龍廣堅禪師

仙巖懷義禪師

清溪智誠禪師已上三人

寶山公遠禪師一人

圓澄禪師已上二人

資壽明潭禪師已上二人

彰法嵩禪師已上二人

白馬江禪師

投子脩顯禪師已上六人

富彥國丞相已上四人

資壽灌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乾明永日禪師

文殊法聰禪師

勝因崇愷禪師

佛國白禪師已上十四人

普照法寂禪師

金山惟仲禪師

慧濟普慶禪師

智者紹先禪師

羅漢遇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廣教堯禪師已上七人

建隆原禪師已上七人

北京照禪師

天寧脩禪師

淨慈惟一禪師

二祖璇果禪師

本覺道如禪師

三祖策禪師

瑞峰延禪師

長蘆宗曠禪師已上九人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洪濟瓊禪師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玄沙智章禪師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蔣山善欽禪師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天寧子深禪師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僧忍和尚已上九人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

法雲善本禪師已上九人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持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為祖師出氣底麼出未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長蘆道和祖師禪師與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崙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錠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

到天竺^註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註歸去未^註秋水深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唐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註拄杖海^註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以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塵^註高聲召大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繞集藥山便歸^註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聖堂切切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吞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註豎宗乘底袖子出未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辨當使心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趨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割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懺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識大道真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註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註懺懺太原^註上座五更聞^註天曉夫昆^註琶^註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清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誠毫皆成添滿可中爲道似地擊山應物現形如^註駟^註觀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婺州寶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註巖著直是無香氣^註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註龜鼻^註潭州雪峰志寮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天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
 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竹去不歇去業識茫
 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浩浩地聲色
 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衛塞路荆棘裏游戲
 去刀山劍樹劈腹劍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
 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觀繡毬上堂一
 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袋裏一切色是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團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曉月度炎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
 睡眠虎狼群裏安禪荆棘林內纏身雪刃叢
 中游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
 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
 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
 如何師曰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
 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
 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駝馬并馬載朝到西
 天暮歸唐土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
 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為甚麼肩鬚墮落師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曰怎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
 案曰學人未曉特請益師曰鈞袁處吉頭
 上插筆問德山人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
 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
 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一刀兩
 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
 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寺曰不開
 不開又作麼生師曰叫叫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
 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前甚麼法師曰開
 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
 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
 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
 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
 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
 莊周致太^{齊八}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
 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謹聖門下別有甚麼長
 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
 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辨乞師一言師曰好看
 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怎麼則三家村裏十
 字街頭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趙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上堂葛拈
 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
 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
 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
 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唱一唱竟有頭債有主
 珠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
 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
 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唱
 師曰未在僧又唱師曰一唱兩唱後作麼生
 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
 無語師便唱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
 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
 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慶之松陽人
 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

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紙觀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捨物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太湖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恭大通禪師

言下契悟遂住承天示眾曰若論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觀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諸祖當頭亦道不著

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峰前九年為眾說法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

此今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曾師曰日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即

向火熱即取涼良久曰且道佛法在什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若不可見喝一喝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聖坐僧問法身清淨妙應無方為什麼香湯浴佛師曰今朝四月八云既無垢浴箇什麼師曰不曰入水爭見長人云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

歷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曰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叅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鹿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透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成提妙旨現成公棧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

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麼良久曰石頭大小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矣病得尤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斬若也得尤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死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越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云出窟後如何師曰群狐屏迹云恁麼則青莎窟裏威風振素望山前露爪牙師曰你試哮吼看僧云放過一著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松倒影垂幽徑云學人不曾師曰綠竹寒聲

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囊錫露不免帶水拖泥頭視大眾曰有麼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恁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真乘無有是處祇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良久曰鐵牛昨夜

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眾曰鳴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箇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地冬生笋云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云三十年後專為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麼生僧拈掌一下師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門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云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算來五地云駭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迴朕根

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葦祖師微敲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重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真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

拄杖卓一下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
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
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
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參畢見箇什
麼良久曰也是迷途達磨

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
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
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
頂云學人不會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院知相禪師上堂曰或生成皇或注

山任緣無事可相問有時默坐令人嘆道是
閑時又不閑且問諸人為什麼却成不閑大
衆還會麼良久曰昨朝秋令今日孟冬初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
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
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磬萬別千差到這裏維

摩老漢祇可傍觀連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
曰參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
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
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
師曰把不住上堂兩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
也無其或未久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魚挨盤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
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典未出時如何師
曰應是軋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
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
截斷眾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
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
唱曲為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

珍重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自屈作麼云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云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僧云恁麼則小出大
遇也師曰秋恐不恁麼云也是師曰却恁麼
去也

睦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眾曰庭凋一葉
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雁匝地寒聲忽
薦西風頽清野水頭頭露物物全彰有眼
底總見有耳底聽聞且道佛法在什麼處良
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巖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彰法高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
未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
僧提鞋歸眾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曰
行坐常持兔角杖應用全施龍雨狀乳峰獨
許老韶擅後代商量幾般樣有方圓有拯濟
打着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畫斷兩

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常皎皎
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投子山謔悟脩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
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云祇如威音王已
前又作麼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兜石

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
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麼般去已是葛藤更
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
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為什麼不借
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

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
物敢問諸人作麼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
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巖智月禪師上堂頽視大眾曰好請
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鷄
足峰前四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

驚轉喬林野草含烟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
悉應良久曰頭頭垂示慶子細好生觀又上
堂曰吾家寶藏不憚惜觀面相呈人罕識輝
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荆山美玉
奚為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
波斯鼻孔長三尺喝一喝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
不啻晝夜力進此道聞顯禪師主授子法席
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顯為衆登座見其碩視
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曰執弟子禮趨函丈
命侍者請為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入末富
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

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
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秦
署顯師踰顯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
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
榮卧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
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
游廬山淮漸徧扣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
焉師入室問舉庭前柏樹圓綠言下契悟出
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詔住東京法雲與師
俱行遠充首坐元符三年春 哲宗皇帝上

仙五七入四相國曾公布聞師遣風奏以師
名淵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傳公變請住
金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
皇后遣中使降香為
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耜竟師頽左右曰還
會應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少

力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
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
僧云若然者祇如大監臨遊如何補報師曰
漁樵千里樂昇平僧云飄米新雨露洗出舊
樓臺師曰說道理云祇如泛洪舟衝雪浪一
句又作廢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即
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迷
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徒外
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貫
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實主牙換韶陽乃碩
鑑全超滿仰則父子相授曹洞乃君臣慶會

清凉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
舍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
妨於語嘿把靈則十方坐斷兩踞龍蟠放行
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算
延鴻降伏眾魔普利群有然雖恁麼猶涉程
途且道正令當行如何理論良父曰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教旨遣
中使降香為皇子韓國公頭時之辰請陞坐
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令辰中使臨遊願
聞法要師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
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
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云箇中奇特事鑑

藝御清香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乃
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賢會合
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為禪流選佛之場洞
啓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物物明
心高蹈大方圓融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
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達苟能於斯一致

畫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真可謂金輪
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龍蛇出
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
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
是處高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
底句又作廢生良久曰非但天神來密祐更

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高聲問着僧云如何是道師曰脚下薦取
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拄梵天僧云學人今
日小出大過去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僧云
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
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

下及傍生妙湛真如何常有異祇為群情弄
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真安得頓超
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屆此方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
神光俄然瞥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
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紹隆祖位末後門庭大

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
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
參高德曲為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
麼生良久乃拍禪床一下坐下上堂曰今
朝二月十五惠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
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未作

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
麼歸堂喫茶去又上堂頽視大眾曰春光漸
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
袅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惠果門前
雲影暮天鋪爛熳鷺啼嶺上蝶舞花前法
見成不勞心力又示眾曰汝等大眾是雲

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解悟還知
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
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缺未嘗有絲毫間隔
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來行脚圖箇甚麼若
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在須
知有衲僧超佛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

夜後始知此一著良久曰月明深
興元府中梁山軋明未因禪師本府人初住
法濟僧問改律為禪非無所以學人上未乞
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
祇應流到海月輪直上寂高峰師曰且得領
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昨日兩今日晴僧云向上更有事也
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
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
日輪慶虛空界但能返照即自圓明不假多
聞本末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
遍周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

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心
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即
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
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
天律即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

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
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
雖拚爭似南山鼉鼻遠高聲曰大眾看脚下
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晒不乾水浸不爛等
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書
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
如何師曰一筆鈎下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
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錯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舒北闕
月印南溟師云恁麼則佛因嫡子也師曰地

茅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
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
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
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鵠白鳥玄霧起郊源龍
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
石女劈開金鎖衝斷三玄戈甲撥散五位鎗

旗石鞏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
不用施呈何須擊鼓搬泥不用觀毬拽石箇
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
既若如然你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
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

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
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峯
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日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二月洛陽人戴花上堂

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
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子
行履處良久日舉頭烟霧裏依約見家山上
堂顧視大眾拍禪床一下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
曰買帽相頭依模樣從他野老自鞞眉誌
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十象

濟八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三〇頁上一行「卷第十九」，徑作「卷第十九目錄」。
- 一 八三〇頁下二二行與二三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十九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十九」、「大鑑下第十四世」三行。
- 一 八三一頁中三行「錢唐」，徑作「錢塘」。
- 一 八三三頁下一五行第三字「門」，徑作「問」。
- 一 八三五頁中一行第五字「四」，徑作「內」。
- 一 八三六頁下六行「師云」，徑作「僧云」。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濟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惔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初潭應乾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園通可僊禪師

栢子德高禪師

開元志添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褒親宗論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龍泉變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承天德綏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資福懷寶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普門子翊禪師

仁王智誠禪師

慈姥嚴諒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福嚴惟鳳禪師

崇福德徽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興化以弼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勝光清宥禪師

安國慶常禪師

長松山錦禪師

上藍希舉禪師

靈泉仁美禪師

勝葉有通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護國康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法雨元謚禪師

廬岩崇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羅漢省賢禪師

分寧洞微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岳林圓明禪師

慈母子詠禪師

乾明載昌禪師

衡山善孜禪師

洞山永邦禪師

斗方慶禪師

太平普禪師

雙峯省琮禪師

佑聖宏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

雪竇榮禪師

雪峰大智禪師

智者嗣如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澄月禪師

淨土可嵩禪師

白雲端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五祖法演禪師

琅邪永超禪師

崇勝珙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華嚴虛外禪師

寶林文慧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保福殊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天柱慶凝禪師

浮山鴻璉禪師

香山慧常禪師

東林照覺常惔禪師法嗣

洪州初潭寶峰應乾禪師

人遍歷諸方晚至照覺禪師

未蒙印可示以鳥窠吹布毛

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

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

晴不奈何照覺可之自此

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

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

頭硬似鐵僧云還許學人

滴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

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

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玉

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

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

上來下去為甚不識師曰

和尚同恭去也師曰同恭

到這裏却不會師曰直須

佛身無為不隨諸教那箇

一問僧云銅鐵之象且致

曰煮煤不爛問金毛踞地

太平慶清禪師

谷山廣潤禪師

甘露婦善禪師

彭氏袁州萍鄉

初潭法席久之

因緣殊不曉解

是鳥窠

多子鐵眼銅

首照覺受

十方薄伽梵一

踏著石

無師曰點

坐未審

碧落

轉潤蓮

孤負赫

云每日

目僧云與

生僧云學人

因浴佛僧問

曰殺好

佛師曰殺好

佛師曰殺好

佛師曰殺好

東乞師指示師曰腦裂僧云學人未曉師曰
猶自不知休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大衆笑你
問春風拂拂春鳥關關香嚴竹方翠靈雲花
未殘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千峯競秀萬壑
爭流僧云時節既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
曰基法師鼻孔僧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

吸盡西江水師曰須是具眼師乃曰天上月
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弄昨夜清風
落太虛珠璣逆灑蒼崖面霞雪交飛竟若為
少林從此露風規喝一喝又曰金風振野古
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盡唱
無生嶺上石人時敲布鼓殊不知月裏麒麟

看北斗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甚麼二三
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師於紹聖三年
庚子示疾沐浴淨發說偈曰鋒鋸點滴休相
許目病空花徒指注六十二年浮世人踏翻
海嶽重歸去言畢而逝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縣人姓

毛氏本州菩提寺受業初謁慶閑禪師稍悟
玄旨次參照覺頌息所疑出世開先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心僧
云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遠繞紅塵何處來
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入定僧云孤負
古人師曰罕遇知音問法輪工已畢推轉意

如何師曰活鱖鐵地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
生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僧畫一圓相師曰爭奈諸聖眼何問有人問
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意旨如何師曰
獅獅入布袋鐵筋擊烏龜僧云不觀雲中鴈
爭知沙塞寒師曰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童

子暗嗟嗟清九僧云為什麼如此師曰祇為如此
乃曰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飢入聖超凡大
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外馳求
水中捉月乃以拂子拂一拂曰適來許多見
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
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是須彌頂上眼擊禪

林下坐又曰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山花灼灼
澗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鸝對語高枝袖
僧到此如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唱一喝又
曰彎石擊弓架與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
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
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什麼良久曰放

過一着又曰水不洗水金不傳金獨露一心
按開萬象一大藏教幾張拭不淨故紙從上
古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茲截斷衆流更不
百城遊歷還有與麼衲僧麼良久曰點即不
到又曰有人說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
人行得一丈一寸也說不得有一人行得說

得有一人行不得說不得此四人中華藏欲
覓一人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又曰登山
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
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與野狐
涕唾清九子華藏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
且要治疾阿哪哪又上堂喝一喝曰三月青

春強半溪山雨散雲飛庭花自開自落梁燕
雙去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不出砂中有
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行脚
喚作道人還曾悟道麼良久曰白日莫空過
青春不再來師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
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之

遺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癆屢求去而
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刹而鼎新
之迄九年而成窮極壯麗見者歎歎善黃
太史魯直魯直戲謂師為如來藏中之說客
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姓趙氏桂州人十八受

具十九遊方久參摠禪師一日侍立次問世
尊付金欄外別傳何物摠舉起拂子師曰畢
竟作麼生摠以拂子慕口打師擬開口摠又
打師忽然有省遂奪拂子禮拜摠云汝見何
道理師曰拂子屬某甲了摠云三十年老侍
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名聲藉藉推為東林

上首遂出世萬杉僧問解接無根樹能挑海
底燈意旨如何師曰特地光輝僧云兔角點
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衢塵師曰寒山拊掌
僧云好手中呈好手紅心裏射紅心師
曰關梨還接得也未僧云蓮社老師親得旨
人間天上盡蒙恩師曰蹉却話頭問千聖共

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
師曰千人越不出僧云萬里遊滄海折逢倒
撒波師曰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
牛之機正當恁麼時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
看取爐中鐵彈子僧云忽然打破又作麼生
師曰須知痛痒僧云今日得遇和尚師曰語

脉裏轉却乃曰陽鳥啼春觀音戶啓清泉照
月昆盧界影鶴鳴峰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
顆顆圓成乍隱乍彰不擬自轉還有收得者
麼試呈似看良久曰可笑猿猴探白月不知
真箇有蟾蜍下坐又曰赤水之珠清江之月
猿猴競探徒爾迷蹤因象無心超然自得所

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出沒無窮性來
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步快便難逢乃喝一
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瓦鮮冰消
象中還有英靈變豹者麼出來敲取一半良
久曰可憐此意無人會却使陶潛暗皺眉又
示衆曰玉溪不會禪紙識諸方病驀下霹靂

散轉殺也不定左丞蔡下讚師真云靈光頭
頭顯現欄猴亦背一面若人欲識師真打破
鏡來相見

東京褒親佛海有瑞祥師姓陳氏興化軍山
遊縣人幼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捨令
出家依東京景德寺重全上人為師落髮受

具造黃龍南禪師法席南公曰汝為人事來
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南公曰若為佛法
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
得惱亂人南公器之然師終未徹後依泐潭
德禪師始悟玄奧給侍久之衆推上首出世
安州太平旌德被詔住東京褒親祐宗皇帝

五七入內賜大覺師名百日入內又賜佛海
禪師號開堂問答罷師曰問得亦好不問亦
強一問若不達翻成戲論法問若有吞吞亦
隨撥為什麼宗乘道着千聖遠步寶杖敲時
三乘失轍蓋為此事似秦鏡當臺千里邪心
自怖如鏡錮在袖百億魔軍碎膽直得大聖

不說說迦葉絕聞聞大底祇要諸人回光返
本歇念收心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
湛寂妙用恒沙物我混同有人便於此承當
得猶猶抱橋柱淚洗及手捨之似萬里望鄉
關執之隨在塵空境界喚作迷時人逐法悟
後法隨人蓋無私法要千古同規一句同機

唯人自鑑到這裏若會得便見終始一如古
今齊致至於趙州庭栢清風長在若不會得
便見雲門堯子天地懸殊於是不不得已乃
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景林間秋行春令何
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蓋有多門是故釋主
能仁應迹迦維引悲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

議蓋為群生日用三昧而不覺業識茫然而
莫返遂致前境紛紜本原鏗鏘是金僊久
默斯要於不二境作大佛事入寂此土經給
三界道洽大千化均百億言滿法界榜籠群
生教玄籍以曉果因垂天真以育情性無何
機有大小乘分頓漸故使資糧者可以推微

運著尋端見緒然後為散亂者誠之以定慧
耽諸樂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
方計諸見者諭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
門此豈不以因言入道藉教明真一心皎然
萬德咸著良為於此末後却曰如標月指空
拳諭寶意如此與慈大似有過無功未如我

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孟傳來無底任
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遶磨所有生涯大庾
嶺頭擲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來風
幡事起捲簾義彰佛手難截驢脚自露所以
兒孫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放一線道便有結
續門風聯輝祖談佩無我印開不二門致得

向上金鷄樹米一粒遍濟十方真如鹿內良駒獨出踏殺群魔所以人人盡道擊錫令嚴承當者少支那玄響應之者稀大眾若據如斯見識一何少哉祇如知滋味識痛痒至音決勝負寧無一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者是什麼人良久曰禪關已得裴公達祖意寧無

謝守評下坐又曰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今見一法者具足一切法故權為衆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察嘿為佛事使學者羅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為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至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為坐而

示佛事使學人不著佛求故勤破了句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是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瀑裝載大眾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

廬山圓通可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僧云爭奈學人不曾師曰叅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恁麼散去早是不着便那堪長老鼓兩片皮搖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址轉沒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該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差絲毫不露苟或偏超象

外景等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為事所礙古今三世儼爾目前曲直條然非有辯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叢林恒赫禪者為衆竭力出來掀倒禪床唱散大眾將長老推向塔下也許他有安氣息有麼既無老僧倒行此令柱杖打禪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云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着力僧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鑰石問一念萬年十方坐

斷學人特伸請益師曰先付德山後與臨濟僧云梅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曰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云和尚莫教話隨師曰却被上人勘破僧云爭奈文彩已彰師曰向你道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云恁麼則寒潭浪靜

蒼龍宿玉葉婆娑彩鳳樓師曰先記摩騰後思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竭正令師曰喝散白雲擊破虛空僧云恁麼則衝開法王陣打破祖師關師曰更須着力僧云善然者讓老馬駒初出廐存師聖箭離弦師曰也不消得僧云灼然水灑不着師曰

誰肯便回頭師乃曰法王行處草木生輝大海騰波須彌發峇玄機未發祇恐眠雲不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窻額守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連天瀑布不來耳畔生宜任他雙劍峯高免向眼前為礙特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持其直

光明大眾且道那箇是光明底事良久曰禾山打鼓聲猶在自此廬陵米價低以拂子擊禪牀又曰菩提無相相覆大千法性無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祖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礙良久曰國師不見客侍者出山門

黃州栢子山德嵩禪師僧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高着眼僧云法不孤起師曰露柱上薦取僧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知心有幾人乃曰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眾二古聖

笑什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春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上堂曰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所以未離廬阜祇見五峰勢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隨綠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致太平解脫坑中未可安身立命及

到禾山也見凌霄峰上雲自卷舒羅漢洞前
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異諸方厨庫僧堂仍
皆舊轍便好拗折拄杖高掛鉢囊與諸禪德
跨露地白牛遊壺中天地物外山川唱村田
樂且悠麼過時假使諸佛出典於世地搖六
震天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着渠且道

山僧有何長處便恁麼道良久曰白雲下可
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泉州開元真覺志添禪師姓陳氏本州人因
遊東林謁德禪師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
師於言下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
舉慶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遙

指白雲飛元祐初游京師徐園大王聞師道
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參示衆曰毘盧遮
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後曠劫未輪
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
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
之可分何像未之為問故知法界衆生無成

無壞自性本源是佛然雖如是據衲僧門下
天地懸殊既有生而滅復有去而有未正像
未法既無無差性相昭然而可觀於其中間無
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無所間然直歸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
鷲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

良久曰國今已傳清宇宙人人各賀太平年
王又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曰見性即是王
曰如何得見性去師曰不離十二時中行住
坐臥皆是古佛道場王遂領悟密契宗風即
命四禪入宮陞坐復求印可飯十僧閱大藏
以為慶讚及奏宣仁皇太后賜師真覺禪師

號固辭不受賜唐桷架紫御筆題金環條鈎
云賜真覺道者當來同成佛果諸宮塵賜紫
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禪律拾宗上仙

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真覺大師
紹興府象田梵剎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
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

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
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
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曰為復是逞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師曰
堂中聖僧却語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
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橫

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
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
林鳥杜宇我無家芳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
依老大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
佛法到此命著懸絲異日慈宗亦難承紹豎
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觀得便

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
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
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
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
拍禪牀下座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起拳拂即且

置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為
人處也師曰籠茶淡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
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
寒時寒熱時熱

東京褒親旌德寺論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
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着忙香甚
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僧在林這老漢我也
識得你病休訝即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巖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
我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

風起浪釘擬空中豈况牽枝引蔓說妙譚玄
正是金屑眼中翳水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
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城九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
居郭恭莽齒齒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
祖掃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

靴毳休管木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樵魯然勤深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踈皆戲侮

者九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

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柳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柳乃柳天下長老底柳泉唱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者禮之

後過金山有寓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雪竇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樹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

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陽鷄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米貴臨示寐有頌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越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漢夜

白孤蟾吐言畢跌坐而逝

婺州華嚴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叢中寶今日當進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云見後如何師曰多少分明師將順世有頌曰少年石女握金環獨角犀牛入華山波旬拊掌呵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關言畢跌坐而逝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持順世有頌曰靈木無根止斗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跌坐而逝

白雲端禪師法嗣

蕪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鄭氏子三十五始

濟九

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尊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截美法師至杖撻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

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

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踈其問但誘曰沙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誰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

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適遇一陣平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謂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

商量甚麼事師點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此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愕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

濟九

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得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逐家窺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實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未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鶻第領眾祖令當行老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為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人貪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為人親切處師曰操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進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秣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駟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瀉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曰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犯人犯何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着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吐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袖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前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為甚麼情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羅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出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慈不如小慈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慈不如大慈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累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曾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即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為不曰東君知子細徧地栽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禪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古若不向你道即瘡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吞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領諸人遠擡手曰羅邏招羅邏搖羅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着關

挨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
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
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
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
千峰列翠岸柳搖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
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

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關正法眼若向這裏
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
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挂天下挂地
碗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
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
十倍上堂太平泥滄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

十年也有人讚歎箇道讚歎是甚麼好箇道
看漢上堂汝等諸人見和尚敲動骨吻豎
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
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句雨電影
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
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
臟無佛處急走過屬過留聲三千里外達人
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
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
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
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與子移步進

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堂有月千門照
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少婦掉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
會者不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
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
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
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

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
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
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
味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叢
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
相倚似向堦前闌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

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
見醜陋不堪轉動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
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
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其
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
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

節今日這裏技本上堂說佛法拈起豎掃
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白
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揔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
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
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

場好笑且道喚個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
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
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
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
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或有人出

來道盤山老蠻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
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禪自云
諾惺惺着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
善知識皆同這個舌頭若識得這個舌頭始
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
佛若也未識得這個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誤

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
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
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
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鉞驅馮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
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麩羹淡飯且恁麼過

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羅兒與一文示
眾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
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
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
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
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

濟九

二十

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
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
祇為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姜邵伯藕示
眾佛祖生冤家悟道涂泥土無為無事人聲
色如響鼓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

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
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
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
得麼云不得大眾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
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
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
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
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持
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
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
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也未

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
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
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
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眾生還會也
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
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

濟九

廿一

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
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
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
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
眾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
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盤

日彩鳳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
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眾曰趙州和尚有未
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
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後好作麼說良久
曰說即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
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
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
丈室淨髮澡身迄且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
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閣維設利如雨塔于
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
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

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笋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
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
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着舌頭問知師久
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

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
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
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
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
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師曰大眾集也未侍者曰大眾已集師曰那
一箇為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即
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觀
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鍾鳴
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拳兒孫醒醒醒醒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納僧如何摸索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
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
卓一下僧問如何是敲人師曰五老峰
前曰這箇豈會敲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
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
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
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
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
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
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

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
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本來法遂拈拄杖
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
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
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甄打瓦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椀
待師曰一椀兩椀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
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
曰你問那箇禪師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
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
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
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吐討文殊生
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

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
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鞞張弓架箭
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来握箭弓三平繞到
擘開骨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那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綺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
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膏今
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
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
天下有鼻孔袖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
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
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
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王兔
趕他不著元祐中徃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蕪
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

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
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
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
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沉泉曰迺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一瓣香藝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
他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不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
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恒哆鉢囉野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

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
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大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
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
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蕪

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
曰著楔已竟大眾證明又卓一下使下座又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
何早鷓鴣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
重後困驢契草召大眾曰此一瓣香熏天炙
地去也印曰今日不着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
 灘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
 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
 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
 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十一

濟九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三八頁上一行「卷第二十」，徑作「卷第二十目錄」。
- 一 八三八頁下三行與四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大鑑下第十四世」三行。
- 一 八三九頁上一五行「點滴」，徑作「點滴」。
- 一 八三九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適」，徑作「適」。下同。
- 一 八四三頁下一三行「商量」，徑作「商量」。
- 一 八四七頁中一二行第二字「邢」，徑作「刑」。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清十

大鑑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十二人

上方日益禪師

齊十

月掌知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見上五

洞山文英禪師

華嚴實禪師

錢索忠山主

上藍居晉禪師法嗣一人

興化紹清禪師法嗣一人

高臺德基禪師無錄

白水中白禪師法嗣二人

天寧演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二十七人

智海智清禪師

羅漢系南禪師

寶相元禪師

白藻清儀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長興得賢禪師

祥符有通禪師

靈鷲宗映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保嚴道倫禪師

靈鳳允成禪師

崇因宗襲禪師

西堂顯首座見上七

南峰永程禪師

永峯慧日庵主

慈雲彦隆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見上七

延福備獻禪師

子湖道元禪師

石鞏戒明禪師

慧力崇教禪師

馬溪山禾禪師

天塲教禪師

靈峯敦雅禪師

鷲湖子昌禪師

黃檗覺智禪師見上七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八人

永安元正禪師見上

慧林政禪師

高峯圓備禪師

報本宗澄禪師

甘露顯禪師法嗣一人

光孝元禪師見錄

育王振禪師法嗣一人

嶽林真禪師見錄

招提湛禪師法嗣二人

華亭觀音和尚見錄

玄沙文禪師法嗣一人

廣慧達杲禪師見錄

保寧瓊禪師法嗣七人

育王淨曇禪師

開福世暹禪師

南禪立宗禪師

太平嘉蕞禪師

北臺行新禪師

羅漢慕評禪師

歸宗子章禪師

長興德寶禪師

承熙敏禪師

鳳凰德亨禪師

鳳凰德亮禪師

景德院證禪師

高峰文縱禪師無錄

南塔守聰禪師無錄

真如戒香禪師見上

蔣山文瑞禪師

圓明戴清禪師

許顛彦忠居士見上

華光恭禪師法嗣一人

萬壽念禪師見錄

大瀉懷秀禪師法嗣七人

大瀉祖瑤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西材常賢禪師

雲門懷素禪師見上三

福嚴慈感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法達禪師見錄

雲蓋子思禪師

望川契宣禪師

禪林善從禪師

開元琦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道英禪師

尊勝有朋禪師見錄

三角如璇禪師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三人

月頂道輪禪師

昭化希紹禪師無錄

是隆昭慶禪師法嗣五人

玉泉善超禪師

薦福德岑禪師

澄泉慶安禪師無錄

方廣有達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見上四

上生有常禪師

南禪光深禪師

定山普禪師無錄

雙磎允光禪師

承天穩寶禪師

雙磎先禪師無錄

烏崖楚清禪師見錄

泗州用元禪師見錄

秦少游學士

見錄

佛印宣明禪師法嗣六人

龍興師定禪師見錄

廣化素禪師



月珠壁禪師

富樂德彰禪師

承天逢原禪師

十地文用禪師見錄

積翠永菴主法嗣一人

清平楚金禪師見錄



三祖山法宗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惟爽禪師見錄

洞山淵禪師

西賢利貫禪師

梅山海良禪師見錄

四祖法演禪師法嗣二人

海會宗和尚

南禪暢禪師見錄

大中立誌禪師法嗣一人

虎丘文湛禪師無錄

靈鷲覺禪師法嗣一人

靈鷲有琦禪師無錄

慧林遜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儲禪師無錄

石霜琳禪師法嗣三人

鼎州德山宗什菴主見錄

夔州卧龍思順禪師

鼎州慶和懷棟禪師見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保寧仁勇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

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
是到這裏任是錢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
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
師曰一箭落雙鷗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
着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靈
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

蝦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
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
屢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疎眼暗問開
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買貴曰
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

蔔問一切舍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為甚麼
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
甚麼處懺悔師曰且作死馬醫問覩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
坐具曰這箇靈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
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錐碧眼

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剎當時若有箇
為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
微咲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
錯就錯相筭打筭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燭
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為
址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墻有覓佛覓祖底漢迷前拍拍便喚作祖意
西來東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
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
備證豈在思惟雖鷲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
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
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

停一唱一棍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
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
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割上堂拾
得酸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嚴中冷坐且道
豐干有甚麼長慶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
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
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
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

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
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為重說
偈言卓一下下座

鄧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
無老僧曰既不如此如何晚會師曰領取鈎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
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
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
亦須問指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
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
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迺橫按
拄杖曰大眾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
內無外縱橫自在在不孤清淨毘盧釋迦
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退救更相回互看取寶
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可是何
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

輪齊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
曰華嚴木栴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
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攬水水波溢忽然把
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
鷲石大眾曰莫謂捧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
生盡是凍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割著骨
連皮一搨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
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磴著討甚眉毛
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
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赤濯濯沒可
把尚有塵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

良久曰嗜留取弊飯

雲居山元祐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佛印智清禪師姓葉氏泉州同安
人少為儒生性明敏博學典雅年未冠忽慕
空宗遂依鹿苑寺惠儒上人出家徧參知識
至祐禪師法席始明心地初出世五祖道望

顯善遂奉詔住智海初開堂 哲宗遣中使
降香師登座問答罷乃拈拂子召大眾曰還
見麼手中拂子層層為諸人故百種寶光復
擊禪床曰還聞麼坐下觀臺句句為諸人演
一乘了義諸人若向這裏悟得則曠大劫來
瓦人紫蓋當體運成天飛現前身世恨竟塵

勞徹底水融雪泮便見靈山正法眼藏昭昭
溢目全彰少室涅槃妙心晃晃通身獨露霹
如演若悟鑑中面目元來只是已頭亦如力
士獲額上圓珠到了不從他得如斯則無量
神通三時塵塵本爾圓成恒沙諸佛法門念
念一時具足諸仁者有能恁麼構去便謂立

證無生不待僧祇而成正覺如今要見無生
麼良久曰二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
私元符三年 哲宗上僊百日宣師入內賜
佛印禪師號明年二月 皇太后上僊五七
被旨演法於慈德殿登座問答罷乃曰適來
淨因禪師云因乃佛日惟岳神師出雲門下最

初說法者不知末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
初句臣僧今當末後說法却奉為大行太后
演最初句還知麼靈源湛寂物我皆如佛性
情真聖凡同躰彌綸千古廓徹 虛本絕去
來何嘗生滅今日人天交接幽顯普臨皇風
習習以和春帝日遲遲而育物萬乘正登於

舜殿六禪齊仰於堯天奉為大行太后建此
法筵指古佛心開正法眼於斯見得朱樓玉
殿重重現清淨法身金闕瑤池處處露本來
面目唯佛與佛同證同知伏惟珍重
舒州白雲海會守從禪師僧問藥山一句人
皆委白雲今日事如何師曰鳥塞虛空僧云

誰知今日裏明月鎖舒城師曰斫額望扶桑
問曹溪一滴普洽大千白雲出山如何利物
師曰雲橫洞口歸鳥迷巢僧云指南一路又
如何師曰鐵蛇當大道通身黑如煙示衆曰
指呼四聖號令六凡統三界作大伽藍以十
虛為解脫門戶山河大地是古佛之心源爐
炭鏝湯乃衆生之覺地於一微塵上現恒沙
諸佛之全身於一佛心中現無邊衆生之世
果若能如是即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
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然雖如是不落化門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九年喫菜粥此事少人
知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
不禪道不道三十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
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
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寐陛
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
破虛空不啻朕迹乃歸方丈踟躕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談少
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
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
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用雷奪或
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
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

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長時論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本郡丘氏子壯歲出家

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
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鄞市令鄉氏稱丘師伯
凡有所問以莫晚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
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贖路者畢集師
咲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寐
寐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技筆而

逝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素
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
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
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

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
明珠學人為什麼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
誰識曰雖然全軀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
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
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
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

死
鄂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赤脚跋泥必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為甚麼揚州
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
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

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
跛跛擊擊且與麼過大眾利害在甚麼處良
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床下座
報本慧元禪師法嗣
蕪州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鄂州平陰縣

人姓鄭氏受業本州太平興國寺禮藏智為
師參諸方晚到蕪州萬壽寺時元禪師居焉
因令師看庭前柏樹因緣發明心地有偈曰
趙州柏樹子去處勿人知批却甜桃樹尋山
摘醋梨元印可舉令住此寺僧問承師再集
人天會願示西來制電機師曰煙雲霧鎖僧

云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空生懊惱僧云臨
濟宗風一時獨秀師曰不可有兩箇也僧云
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師曰都來七八歲
游徧百餘城問梅花楊柳共談真如何是共
談真師曰嶺上梅華白溪邊柳眼青僧云未
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非汝境界問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
法師拈拄杖一擊僧云一衲橫披高坐上爐
煙起處太分明師曰不是這法僧云賣金
須遇買金人師曰這箇是鑰石乃曰天人羣
生類皆承此恩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
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

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什麼人良久曰倚
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又上堂僧
問安撫旌麾得得臨請師為鼓勿絃琴師曰
囉囉哩僧云這般格調須遇知音師曰曲終
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
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溪雪到明梅

華漏泄春消息僧云木人聞作舞石女聽高
歌師曰且道是何曲調僧云伯牙若在取見
永安師曰得遇知音僧云我如畫乾坤大地
是一面琴和尚如何下手師曰拍拍是令僧
云而今台旃光臨還許露箇消息也無師曰
許僧云莫言私有庭前柏又得甘棠社祖宗

師曰千里同風迺曰若於棒下論其得失德
山是明教底罪人更去喝裏分其賓主臨濟
是法門中魔主永安恁麼說話若無明眼人
證據盡大地隨坑落壑大眾且道那箇是明
眼人行如昇斗坐如蹲龍詩正有周南召南
論道迺莊子老子恁麼說話也未是明眼人

還識明眼人麼永安與諸人指出良久曰巨
鰲莫負三山去留取蓬萊頂上眠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
鐵蒺藜劈口聲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未合
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
拈花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
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蹀躞端居則寶座巍

我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
龍象駢羅至令後代兒孫迥相傲傲三三兩
兩皆言出格風標刻刻波波未肯歸家穩坐
敲唇搖舌宛如鐘磬笙竽舊癖點宵何啻稻
麻竹常更逞游山玩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
石點頭天上飛米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

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
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
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
面僧禮拜師便打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遠泉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
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
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

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道我是契飯
局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眾
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
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劔樹刀山
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
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霞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按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按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番人不繫腰袋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迴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云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跡大眾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為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應刻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寮寮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香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大瀟懷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瀟祖瑤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瀟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散何物師曰飢餐相化玉粒
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安亂法離見
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
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唧
吞大嗽上堂雨下皆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
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象中大有商量前頭兩

可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者如是會
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
道寬廓嘆

南嶽後洞方廣有達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便
請相見師曰袖裏金鉗腦後看僧云破二作
三又作麼生師曰惜取眉毛僧便喝師曰放

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打上堂拈拄杖曰諸
禪德展無礙手和雲折取帶雪將來對眾拈
出瞻之不足翫之有餘遂畫一畫曰早晚散
為霖草木滋天下又曰離四句絕百非便恁
麼息狂機不恁麼轉孤疑離此憑何自趙州
東院西還委悉麼頭戴天脚踏地動用之中

論不二一字妙門者眼看鎮州蘿蔔知滋味
喝一喝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眼
睛突出問祖意教意是別師曰阿難合
掌迦葉拈拳乃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
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舉起拂子曰正當今

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上放行把住一切臨
時放行也風行草偃尾磔生光拾得寒山點
頭拈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
濟飲氣吞聲正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
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
一唾乃曰當面一唾切忌踈過幽谷猿啼喬
林鶻噪鬧市絃絃相頭買帽白日同歸不知
幾箇又曰日面佛月面佛馬師一別經年誰
辨銅頭鐵額百丈耳聾未為埋沒臨濟喫棒
莫言受屈三聖瞎驢能始能卒與化帳中拋
撒將來不是驪龍領下之物上根不動干戈

自然清風拂拂中下恰恰用心落在無生窠
窟又曰野華飄盡古城根漸漸蟬鳴湘水渡
霏霏梅雨灑高空市地薰風滿庭戶三十三
兮老古錐象轉龍蟠曾顯露才顯露成點污
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寶鑑法達禪師僧問此事惟已自
知為什麼衆生隨類得解師曰眼見耳聞僧
云兵隨印轉師曰德山臨濟問末後一句今
日願聞師曰昨日有人問我直得杜口僧云
為什麼如此師曰不於湘水投明月且向天
童看白雲問無根樹子還解生苗也無師曰

擬待答話又恐孤負關黎問作者相逢時如
何師曰平出僧云學人有疑在師便打僧云
不伸三拜安得周旋師曰別處即得師乃曰
一法雖彰萬善無到頭何必用工夫目前十
字縱橫也自是時人落半途大衆作麼生是
究竟一句設使潛神守智猶是止宿草菴假

饒息念觀空亦成守株待兔喪生浪死祇為
懷寶迷邦滯殼迷封良由食程太速直得言
語道斷心行處滅於袖僧分上着什麼來由
假便心法雙亡兩頭截斷亦是按牛頭喫草
爭似耳聞目覩口說心思千山萬水目前分
南北東西路頭在失之於旨魚魯刀刀得之

於心渾金璞玉流出三教皆拍一心左右逢
原萬物皆備到這裏計什麼仁義禮智元身
利貞說什麼菩提涅槃常樂我淨直須拈放
一邊且看山僧執金剛寶劍把定要津以文
洙為先鋒以普賢為殿後觀音勢至掩耳偷
鈴彌勒釋迦吞聲飲氣直得皇風蕩蕩舜日

明明天下衲僧誰敢向鬼窟裏作活計還信
得及麼良久口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
太平歌又曰半接城隍半倚村一溪流水平
山雲寂寥滋味有誰得萬世金輪王子孫所
以見聞覺知思量分別一見便見無第二月
虎天舜日誰能夜泛孤舟白月清風何必冬

行春令門當戶對極目無限青山鳥叫猿啼
縱少從他差路粟蓬吞了更無一物礙人古
鏡重磨不離舊時光彩日共虛空把手時
時與古佛對談堪嗟多少飢人却去飯糲裏
餓殺育王恁麼道了有三十棒本合自當賴
遇衆人不知且教拄杖子吞聲飲氣又曰居

山日少出山多惹得聞名孰奈何爭似白雲
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
自點宵微笑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
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
上安頭演妙談真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
禪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兔總不如是無孔鐵

錘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
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蘄州開元琦禪師法嗣

韶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瑠璃瓶貯花僧云出世後如何師曰瑠
瑠鉢盛果僧云未審是同是別師曰趺倒瓶
拽轉鉢乃曰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
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
在句無中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
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
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
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跡欲返者迷看他

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中發現
惑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合了
無所觀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
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
失不曾隔越絲毫未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
不屬玄微觀面辭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

落邪途不踊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
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
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
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應應處恁麼還
難不用沾粘點染宜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
手脚放去無收不來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

迹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攬不
渾通身摸不碎且道畢竟是什麼靈通得恁
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
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
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
塵計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
紛雜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
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非如如即
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生無戀死無畏
無佛求無魔怖不與善提會不與煩惱俱不
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
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

我什麼梳篦麼說話袖僧門下推勘將來布
被芒屨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處
更道這箇是平實語這箇是老別門庭這箇
是闕挾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迤相教習如
七家村裏人傳口令相似有什麼交涉無事
珍重

廬山雙溪實嚴允光禪師上堂曰阿呵呵也
大說不捲簾兮見天下神光得髓是誰云達
磨不曾來東夏西江一口吸易軋中原至寶
難酬價也大說令人轉憶者興化喝一喝
泉州尊勝有朋禪師本郡蔣氏丁卯歲試經
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踰楞嚴維摩等經學

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
一日謁開元跡未及聞心忽領悟元出遠問
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
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
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
師曰曰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
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抵如和
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
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
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
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五祖山曉常禪師法嗣

新州月頂延福道輪禪師上堂良久曰舍利塔前花開吐艷毗盧藏畔龜戲池中霧捲山堂雲藏佛閣青蘿翳自老鶴盤空足可與諸人內助其譏外揚其道入何必山僧出來指點然雖如是也須的當始得且道的當底事作麼生多謝寶陀巖上月舒光常得到松門

又曰重陽何物助僧家離菊枝盡發花不學故侯將伴飲為君泛出趙州茶只此一盃醒大夢盧仝七椀謾誇良久曰便請卓拄杖一下又曰時雨頻過比屋涼野田昆甲盡同光禪家高卧無餘事贏得林梢磬韻長正當恁麼時誰是知音者良久曰子期別後空

千載月上落崖流水寒
新州南烏崖壽聖梵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建隆昭慶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善超禪師僧問去却拄杖子語

默動靜未審如何為人師畫一圓相僧云此猶是易藤師曰了師良久謂眾曰妙性圓明離諸名相縱使恒沙諸佛進七辯無以談其名今古宗師具五眼無以窺其相心如瓦礫墮壁方有少分相應諸仁者若能回光返照照本靈源常光現前塵勞頓歇歇即菩提勝

淨明心本周沙界不從人得敢問諸人且道從什麼處得良久曰年年細柳年年綠二月桃華二月紅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佛子師頃領宗旨開堂

曰僧問四眾雲臻請師說法師曰百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還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蜘蛛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錘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炭八餅那吒撞出來稽首讚嘆道難及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佛印宣明禪師法嗣

潭州龍興師定禪師僧問如何是瀟湘境師曰猿到夜深啼嶽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問如何是道師曰花街柳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詔笑呵呵乃曰秋風數夜漸寒衲僧早覺身冷通宵不睡思量耐耐祖師亂走不知念念釋迦

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忽然撞著蓋是自己神光怎生說得自己神光良久曰一輪明月照瀟湘喝一喝又曰白雲峰頂昔年嘗到朝參暮請依師覺道關市紅塵煎熬不少逐日忙忙貪生至老吐遮皮氣臭穢易壞貪欲貪樂不解厭學佛學祖終不會慚愧寒山老眼雲

枕石塊思量拾得歌愛住深巖內蓑衣為被褥箬笠作冠蓋祇如山僧恁麼舉唱是有佛法也無良久曰無為無事人跳出紅塵外喝一喝
黃檗積翠永菴主法嗣 廬陵清平楚金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

兩手擡不起僧云能有幾人知師曰知底事又你麼生僧云放過一着師曰過過十萬餘問與麼不與麼學人上來請師與麼師曰陝府鐵牛僧云和尚與麼學人即不然也師曰不消拈出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只這是錯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為何事良久曰自知較

一半乃歌曰人悄悄鼓鼙驚特地陞堂話祖風千般說萬般喻特地翻真却成偽分別緇素與色空杖藜摸壁與誰通休尋南北與西東山僧拄杖太無端吞却十方刹海中刹海中細推窮三十年後幾多白頭翁靠却拄杖曰珍重又曰祖意齊彰真機自立八明蟾彩

事無一向出家人當為何事良久曰自知較

彼我無差出海紅光老婆心切如斯境界語則頭顯露非取捨之功迷則物塵勞難明妙理更若即色明空正是敲執打瓦說有說無又是夢中說夢未免覺來一場懺懼又曰明眼人若論斯事如盞在水祇瞞得鼻孔若是否頭上一點也瞞不得何故三世諸佛

從上祖師出現於世祇是狸奴白牯注一箇注脚拈匙舉拂下喝敲床盡是露柱注脚以杖卓一下曰山僧與露柱注脚這裏看得出非但許你救得兒孫亦許你見狸奴白牯然後可以出生入死若看不出自救不了何故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喝一喝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娘生面奴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練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菴宗什菴主僧問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末底不得安名着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依地不識汝喚作什麼因僧請益師以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掛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濟十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四九頁上一行「卷第二十一」，徑作「卷第二十一目錄」。
 - 一 八四九頁上二行「大鑑」，徑作「大鑑下」。
 - 一 八四九頁上一五行夾註「二人無錄」，徑作「已上二人無錄」。次頁上二一行同。
 - 一 八四九頁中一二行夾註「七人無錄」，徑作「已上七人無錄」。本頁下一三行同。
 - 一 八四九頁中一八行夾註「見錄」，徑作「一人見錄」，次頁上六行同。又「無錄」，徑作「一人無錄」，次頁上一三行、一五行、一七行同。
 - 一 八四九頁中二二行夾註「二人見錄」，徑作「已上二人見錄」。本頁下一九行同。
 - 一 八四九頁下六行夾註「已上四人
- 有錄」，徑作「已上四人見錄」。
 - 一 八四九頁下一六行夾註「三人見錄」，徑作「已上三人見錄」。
 - 一 八四九頁下末行夾註「三人無錄」，徑作「已上三人無錄」。次頁上九行同。
 - 一 八五〇頁上四行夾註「五人無錄」，徑作「已上五人無錄」。
 - 一 八五〇頁上二一行與二二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一」二行。
 - 一 八五一頁上一九行第四字「漆」，徑作「漆」。
 - 一 八五一頁下四行第一三字「虛」，徑作「十虛」。
 - 一 八五二頁上一〇行「雷奪」，徑作「雷奔」。
 - 一 八五二頁上二〇行「鄉氏」，徑作「鄉民」。
 - 一 八五二頁上末行「校皎」，徑作「皎皎」。
 - 一 八五三頁中二行「傲數」，徑作「傲

- 效」。
- 一 八五三頁下一三行末字「云」，徑作「去」。
- 一 八五四頁上一行「飲噉」，徑作「飲噉」。又「相化王粒」，徑作「相公玉粒」。
- 一 八五四頁中一五行「霏霏」，徑作「霏霏」。
- 一 八五四頁下一〇行「假便」，徑作「假使」。
- 一 八五五頁上二行第二字「少」，徑作「步」。
- 一 八五五頁中一八行第二字「計」，徑作「許」。
- 一 八五五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丁」，徑作「子」。
- 一 八五六頁上八行「伴飲」，徑作「伴飲」。
- 一 八五六頁上一二行「良火」，徑作「良久」。
- 一 八五六頁上二〇行「葛藤」，徑作「葛藤」。
- 一 八五六頁上二一行第一一字「遲」，徑作「遲」。
- 一 八五六頁中一行「語人」，徑作「諸人」。
- 一 八五六頁中一六行小字左「夷」，徑作「嘖」。
- 一 八五六頁下二行「良入」，徑作「良久」。
- 一 八五六頁下四行「逐日」，徑作「還自」。
- 一 八五六頁下八行第一五字「是」，徑作「還」。
- 一 八五七頁上一行末字「語」，徑作「悟」。
- 一 八五七頁上八行末字「柱」，徑作「拄」。
- 一 八五七頁上一九行「本末」，徑作「本來」。
- 一 八五七頁上二一行第八字「仿」，徑作「特」。

大鑑下第十四世

黃龍晦堂心禪師法嗣四十七人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慈雲道清禪師

黃龍如曉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已上十八人見錄

興化演禪師

顯明道昌禪師

景德慧英禪師

集福寶嚴禪師

雲門寶宣禪師

延禧智融禪師

天柱脩靜禪師

勝緣居智禪師

雲蓋師肇禪師

興化法海禪師

麻苑思齊禪師

大龜惟益禪師

大龍世和禪師

雙峯如穎禪師

觀音覺勤禪師

顯親如鑑禪師

南登法安禪師

建隆維慶禪師

無為維琮禪師

西峯素禪師

禪林希廣禪師

法海法琮禪師

徐禧德占龍圖

意禪上座

王正言居士

韓宗古侍郎已上二十人無錄

寶峯文禪師法嗣三十八人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峯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清源德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卷主

雙溪印首座

慧安慧淵禪師已上十八人無錄

泐潭福深禪師

花葉英禪師

龜山允平禪師

嘉祐道用禪師

象耳惟古禪師

北禪惟孝禪師

嘉祐贊禪師

曹山慧言禪師

雍熙道光禪師

南臺洪禪師

谷山希祖禪師

光孝慧滿禪師

北禪慧昭禪師

石霜紹珂禪師

慈雲敦雅禪師

湯泉禪師

寶峯楚原首座

安石王荆公已上十八人無錄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

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疑以氣節蓋衆好

面折人初謁極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

對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

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

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

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

然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

辯無所抵悟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故說

食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

新到此引折箭盡頭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

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

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

全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嘿坐木板會知事

插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趨

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

甲是悟得底寶覺咲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

也新自是彌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

悟也久之去遊湘西是時詰禪師領嶽麓新

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詰曰

是什麼對曰高著眼詰曰怎麼則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詰曰爭奈頭

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噓聲詰曰氣急

殺人对曰恰是拂袖便出詣法昌遇禪師遇
 問近離甚慶對曰某甲自黃龍來遇云還見
 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慶見對曰喫粥
 喫飯慶見遇禪火筋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
 生新拽脫火箸便行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
 岩翠岩舊有淫祠鄉人禳酒載汪穢無虛
 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碎以不敢掇袖新怒
 曰使能作袖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
 蟒蟠卧内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
 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公
 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
 惠罵曰陵侮不避袖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
 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
 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住黃龍學者雲委
 屬疾退居晦堂夜參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
 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
 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
 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
 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
 末後句者新興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
 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
 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為長快活政和五
 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十五日泊然
 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罷得

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子
 隆興府黃龍靈源性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
 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
 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也
 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
 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
 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
 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
 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
 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
 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
 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沉
 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
 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
 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
 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來夜清
 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
 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
 雖上堂三出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
 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晚全機絕踪跡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關落松子尺截
 斷紅塵水一碓上堂至道無難惟堪揀擇但

其增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踏却天下
 人眼識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教坐看雲起時
 隆慶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
 初謁大滿詰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
 風旛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旛話子作麼
 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
 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
 根自靜然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
 閑緣戒餘訟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
 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
 末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
 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
 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
 歸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十四日見後如
 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懺
 懺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
 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群立千仞儻不如是守
死善道者敗軍之地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
事是以到這裏得不備江耿耿大野雲靄綠
竹含烟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
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技拂
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
高聳人天群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踪放下則
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
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
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
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向是別有人縑素得
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晚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
獸師子頭牛足馬身交陞堂時持出示衆曰
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關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
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
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
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
不度火甘露臺前途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
面鉢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
道途不向華山岳上看豈知潘閣倒騎驢泥
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
錘不要南山要繫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
是擊禪床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晚津禪師福州人也僧問
如何是實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實
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
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
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
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

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
不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
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晚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晚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漳州權師方暫後開田山谷同晚堂往致
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水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

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死
心如尚見之嘆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
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
拈倒用諸方席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
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
願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
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寺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
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饒州人也一日上堂衆

繞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延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辟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

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水稜上行若是射鵬手何不向地頭上指瘡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杭州慈雲道清禪師嘗垂語曰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絲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語如何辨

他子細又曰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為酬飢餓人急切相投未審將何賑濟又曰妙用縱橫底臨機辨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審若為酬對又曰寒灰枯木底到這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拍授有來參扣者設此數問問之多不契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習雖無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詭詞嘗謂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諷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詭語動天下人媮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塑

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拍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謂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點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頌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昔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謗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前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宗仰之嘆乃勒堅珉敬頌道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洪州黃龍如曉禪師僧問有客遠方來示我

徑寸壁如何是徑寸壁師曰千峰排翠色僧云便恁麼時如何師曰萬卉長威稜又問如何是黃龍境界師曰山連暮阜水瀉洞漣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形容雖醜陋出語便成章又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僧云謝師答話師曰向

道莫行山下路分明祇在路傍生乃曰煙雲縱橫樓閣撐天水月松蘿交光相映人和境照柳眼乍青佛法人事無欠無少雖然如是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少林雖面驛年老也心孤又曰白雲風卷宇宙豁清月印長天形分衆水若恁麼散去便道山僧無

折合更或歌風味月又成起浪生風正當恁麼時如何即是良久曰幽鳥不嫌山勢闊魚龍爭厭碧潭深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

稜塌地恰圓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白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蜨娘糞彈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
人祇爲走盤難看嘆堂吞曰水中得火世還
稀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
却許老胡知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袖謁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坐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削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慶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與旨復謁智智曰見
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右不得和尚指示
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麻苑有清素者父衆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
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
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達先師之記子
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

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
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
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匪徒密
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道鶴喚
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
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
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
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懶懶垂四尾唱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龜不能說
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覩見
眼中滴血莫有翻喚作喜笑微烟霞者麼良
父曰箇中一曲果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
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
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

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穉既然如是牽犁
拽把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
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
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
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謬泛滄波因念
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名實未神

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
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
要臭盡屬真要做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
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念上堂夜
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坐鎮相隨語嘿同
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
傳大士祇會抱橋柱凜洗把纜放船印板上
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
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
淨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
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
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
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着些筋骨
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
他人舌頭上啞啞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
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
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
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

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岩說法師最後登座橫
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下拋
換步移身截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
關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
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
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座性在甚麼處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
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
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
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恣然
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

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
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
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校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為
衆秉拂璣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被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法豁然大
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
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
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
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
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擣頭看北斗依
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且念水草餘無所如上

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利器不能入
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
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
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
裏薦得可謂終日着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
喫飯未嘗敲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

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問業莫訪如來正
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
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
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
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
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

人家汝輩後生茄子茄子幾時知得或問曰
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
性豈有二種耶
泐潭文準禪師與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
見佛像輒笑童子不喜問酒裁金仙寺沙門
虛普乞食至其家師膺門酬酢如老成時年

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
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先後
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畧范公
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畧師侍其傍伸辯詳
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
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

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為僧別號既往休
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
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
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
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遊成都講肆唱諸部
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墨演佳其

英特撫之曰汝法舡也南方有大開士若為
山真如九峯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戒與
同學志恭詣大瀉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真
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問近離甚處曰大
仰問夏在甚處曰瀉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
似佛手師罔然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

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碍病在
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
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經聖
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
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圍了墜
菜率以為常師每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

乎莫能測也一日舉杖決渠水賤衣因大悟
走叙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蓋且耶自
是迹愈晦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真守豫軍仰
其風請開法於雲岩未幾殿中監范公師南
昌移居泐潭師辭拜注射迅機電掃衲子畏
而慕之槌拂之下常數千指自彌湛堂每曰

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
元字脚浚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
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
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僧曰
叟師云蝦蟆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
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來僧云是師曰

廬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云袁
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
麼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
墮阿師問僧你來作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
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
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為什麼從閣黎

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閣黎謾老僧
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
撐舡雲居先馳到師問未離歐鼻文彩已彰
既到寶峯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
書云既是雲居底為甚在寶峯手中馳云兵
隨印轉將還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

擬議師曰想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
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什麼處去座云擬與
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杓柄長
西家杓柄短師云為甚拈起筆縣茶瓶却是
饒州梵椀座云臨崖看潯眼特地一場愁師
叫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和尚問

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
你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
滑師云曾躓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
脚流也師云和尚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
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聚頭打關了噎飯你
畢竟將何為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就作

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多
少衆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
窟中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
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臨云喚來洗脚心
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
此心云三十年弄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青

州師曰近離甚處云雲居師曰安樂樹下道
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僧云你道得麼
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
似馬大僧云與麼那師云你鼻孔為甚麼在
寶峯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見僧看經
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為什麼雲居
山高寶峯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
曰你却做得箇坐主使下僧云和尚又作麼
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一日廊下見僧問
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青龍右白虎
僧云久嚮寶峯元來只是箇賣卜迷官師乃

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
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云無
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
云近日上藍金剛與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
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
便喝師云好好相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

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打師低頭噓一
聲僧云放過一着師云者裏不可放過隨後
便打師普說次衆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暗
來暗打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即不到
僧又喝師云到即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
來時又作麼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

隨後喝一喝便起一日上堂云寶峯一夜睡
不着計較今日上堂搥腹搜背捻思量不就
而今臨時逼節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
準上座近日作得一柄拂子且權將供養大
衆乃擲下云竹根椶葉麻繩擊樣度天然別
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坐問和尚近

日尊位如何師云跛驢上驛坐云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鮮忌口師云你作麼生坐擬進語師云你也好喫一服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源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父叙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瑋公稱雲居真狀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真正宗師致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胷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之門所謂家名難才氣字逸群者抑知言哉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曰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

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真算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此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攪匙亂筋豐干老人更不饒舌

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生三過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眾恁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鞞箭秘魔又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鷓鴣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下度將來翻成戲論違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眾生纖毫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

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恠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录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鷓鴣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卧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恁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
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撥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比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志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消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
出各請高著眼看遂擲下一隻鞋曰還知這
箇消息也無連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上堂
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
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
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

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
有人教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
世一切佛同入這裏窟衲僧喚作遠天鷲卓在
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
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
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
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疑十七游方初謁
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
度侍者語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

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闢折泥牛角
直至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中鉢脫徇衆
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
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
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
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

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
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招呼驢年得快活去
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此精彩究教
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
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
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

間墮坑落澗以拂子擊禪林下座上堂月圓
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
中澹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
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把牽犁直是搖頭擺腦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

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
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
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
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

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
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
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叱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
乏者

筠州清涼德洪禪師字覺範郡之新昌喻氏
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峯觀禪師
為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舊籍慧洪
名為大僧依宣秘律師受唯識論臻其奧博
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擢紳間久之南
歸依歸宗真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
七年得真淨之道辭之東游歷沅湘一日閱
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曾次洗然辯博無礙
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
是寺有古畫應真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

詩朝之未淹辰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巧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涼未閱月為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有連誣誦事入制欲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

民奉賜楷服彌覺園明自稱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時左司陳瑩中撰專堯錄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號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峯洞山野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為狂道士執以為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為之銘云於是軍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奧及解易作僧寶傳成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淵聖登極大遜宣和用事者詔

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剋還備師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山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鳳樓山師之才章蓋天京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

精博其才實高園悟禪師以為華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衮衮雖稠人廣座至必奪席初在相西見山谷與語終日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畧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宜春見其竹尊者詩咨賞以為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

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燭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丞相張無盡稱覺範蓋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群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禁林孜孜焉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著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而改圖此其為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為洪實錄亦以見其不自欺焉惜哉

衡州起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塵纖

句後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猶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吐南嶽石頭懷志卷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實傳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

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菴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畧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踪跡時容野鹿奈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

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寂樂堂茶毘收骨塔于乳峯之下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遁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嚙花去不

采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
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洪州奉新縣慧安慧淵禪師北人孤硬自立
久參晦堂已有契證復參真淨深詣幽奧陸
沉衆中與衆作息人無知者時慧安禪院臨

勇

以五字

道左凡衲子往來於泐潭黃龍洞山黃檗者
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時真淨在寶峯太守
移書命擇人居之衆中衲子者宿皆憚其行
久之不決師忽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
喜云汝可去遂復書舉師時湛堂為首座問
師云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慧淵無福當為一

切人結緣自有一栲栳打街供衆湛堂云須
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云師入新吳誘携群
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
秉殺活劔作師子乳應羣生機開布袋口撒
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舍靈昧已之流
頃出無明窠曰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

祖祖相傳佛授手師既至逐日打化遇暫
到即延歸院中宿泊且曰容某甲歸修供養
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創建佛殿輪
截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皆備焉死心
叟住黃龍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
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

些細大法門死心憚之語侍者云這漢是真
箇理會底不能與他犛牙劈齒得不若去休
不宿便行師後終於慧安閣維六根不壞者
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後
遭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殿巖然獨存
蓋願力成就神物護持所致云○此二卷終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五九頁上一行「卷第二十二」，
〔徑作〕「卷第二十二目錄」。
- 一 八五九頁中一五行小字「已上二十
八人見錄」，〔徑作〕「已上廿八人見錄」。
- 一 八五九頁中末行後，〔徑有〕「續傳燈
錄卷第二十二目錄終」、「續傳燈
錄卷第二十二」、「大鑑下第十四
世」三行。
- 一 八五九頁下三行第五字「壯」，〔徑
作〕「狀」。
- 一 八五九頁下一二行第八字「願」，
〔徑作〕「願」。
- 一 八六〇頁上八行「毀折」，〔徑作〕「毀
折」。
- 一 八六一頁中一五行「隆興府」，〔徑
作〕「隆慶府」。
- 一 八六二頁上一七行「有來」，〔徑作
「又來」。

- 一 八六二頁中一五行「謫官」，徑作「謫官」。
- 一 八六三頁下八行「是已」，徑作「自己」。
- 一 八六三頁下二一行「咂啖」，徑作「咂澹」。
- 一 八六四頁中三行第一〇字「旬」，徑作「旬」。
- 一 八六七頁上二一行「遼天鶻」，徑作「遼天鶻」。
- 一 八六七頁中二一行「澹薄」，徑作「澹泊」。
- 一 八六九頁中末行「卅二卷終」，徑作「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三

大鑑下第十五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十八人

長靈守卓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滿月寧禪師

天寧宗覺禪師

靈峯惟古禪師

廣化若秀禪師

龜峯僧璘禪師

黃龍死心新禪師

禾山慧方禪師

九頂慧泉禪師

性空妙普菴主

楊州齊證首座

竹園道珠禪師

西賢日雲禪師

羅漢守節禪師

寧國道宗禪師

草堂清禪師法嗣八人

上封本才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法輪寔禪師

知縣蕭從居士

欽山元德禪師

隆慶海禪師

南蕩法空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鍾山道隆禪師

空室智通道人

天寧慧副禪師

薦福慧理禪師

曲尺宗裔禪師

慧宣首座

人見錄

人見錄

人見錄

人見錄

人見錄

人見錄

雪峯慧空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金山一禪師

慈雲隆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五人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菴主

浮山光選禪師

夾山純禪師法嗣三人

欽山普初禪師

洛浦惟昉禪師

栢子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東禪惟資禪師

福巖鳳禪師法嗣三人

護法安祐禪師

龍紀以定禪師

萬杉慈禪師法嗣二人

白馬元禪師

上藍肇禪師法嗣一人

大寧文廣禪師

覆親有瑞禪師法嗣二人

壽寧道完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三人

乾峯圓慧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黃龍道震禪師

雲巖因禪師

疎山了如禪師

梁山惟禪師

昭覺符禪師

希祖首座

北巖法融禪師

德章山楚當禪師

興國昌禪師

四祖仲宣禪師

白馬汝鴻禪師

廬山羅漢南禪師法嗣三人

雲峯慧昌禪師

張戒居士

石鞏明禪師法嗣一人

三祖昧禪師

琅邪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

光孝蘭禪師法嗣一人

蘆山法真禪師

象田卿禪師法嗣七人

雪竇持禪師

光孝淨源禪師

象田玠禪師

華嚴和尚

慧日雅禪師法嗣二人

九仙法清禪師

洞山言禪師法嗣一人

洞山擇言禪師

道林一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智禪師

黃龍清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浮山德宣禪師

石佛益禪師

九巖仲文禪師

光孝宗益禪師

覺海法因菴主

日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其屢跳不出良醫

之門多病人目甚麼不消一割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鉗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早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毫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廢王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毘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聞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熱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

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刺刺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

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滿世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軋元日開堂示眾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雲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

靈符掃佛祖見知作焚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典摩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劔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

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吐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來諸聖不重已靈定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

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橫談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願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眾激昂師扣其自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割之師乃授馬祖百丈大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同

錯矣而華嚴宗有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

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御

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觀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獺嶺上啼殘月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膝入漢遠東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

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花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拚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交諸禪德龜文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

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且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後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厓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

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瓊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漆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秋

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觀見沒可覩透出租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范流水知何處寺承戴道純居士字字中咨叩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靈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方禪師臨江龔氏子示衆曰先用後照要驗作家先照後用不存影迹照用同時辟立千仞照用不同時根塵可鑑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若非具真正眼親切悟明者難為湊泊今日分明為諸人拈出了

也還委恁麼若恁麼去可謂不動絲毫頓起覺地其或未然切須子細又舉拂子曰看着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事理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個儻分明云猶是光影

邊事若要抵敵死生則霄壤有隔且道超越死生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杭州南蕩法空禪師江西人為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師遂辭行清草堂亦有頌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開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子遺師嘆曰吾遠先師之言故見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師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泉而食所不頭也師既泪沒於土木

道遂不行草堂嘗遣僧齋衣一襲尋訪之袖
子聞遂往依之而師亦老矣後示滅於本山
嘉定府九頂嶺惺惠泉禪師成都張氏子僧
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
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
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
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
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瞌睡句若以佛法而論
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
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
九頂為人處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
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烟沙儂家鞭影
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
喝下座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父依死
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遠風結茅青龍之
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
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
曰學道猶如守禁城畫防六賊夜惺惺中軍
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畊而
食不衾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於
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

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
彌第一峯達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
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備異疑必
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
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矣以怒
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
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
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
以生則大塊之過後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
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
吁我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
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
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
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
磊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
乎笑矣乎可惜少年即風流太光彩坦然歸
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飴
漁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
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
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
鎮之廬舍免焚寶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
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
庶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

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
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壅矣壬戌歲持至
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語
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
待兄來證明耳今備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
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壅一省柴燒
二省開塘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松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
斷目師取塞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
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
妙難量直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衆踴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跌坐如生
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談利大如菽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
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
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
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某陳尊宿
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齋數寶自適人無
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
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龍參諸
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
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綃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

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感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脩因看法界觀頌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起主伴
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

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洵領分
寧尉通借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
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
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
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
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

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
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
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
甚麼纖塵暑有起自何來通取一子于玄乃
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背開士何曾明心
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

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頤除到此亦須
洗却後為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
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寂書偈跏坐
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草堂清樾師法嗣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

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
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
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
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
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
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

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
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燃
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
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
邪衆中莫有道德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
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

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
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貪恨一
身多山僧即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
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
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
道上堂一奉奉倒黃鶴樓一趨趨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我俊
我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
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
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堅起拄杖曰大眾這兩箇

井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
下但知隨例食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有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
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

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
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
著處遶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

江雨
台州萬年雪巖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勳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
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浚祖仕淮南
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禪師祖帶
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

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禪師祝髮登
具依憑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
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
康未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
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彦脩請居延福後四
遷巨剎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

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
妖性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
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
用不着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
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
劍鬪體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

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
菴中主环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籠跌坐
而逝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
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
泐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

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
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
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
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閣黎閣黎不得作
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
問閣黎閣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閣
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
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閣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深談實相即

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
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遠磨云汝
得吾隨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
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
得口吧吧石人呵呵咲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青原信禪師法嗣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
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偏塞虛空
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劫

苦了無

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
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
生寐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
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
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遠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
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
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
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令
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
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更待來晨
分付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爰一直人

在菴主見青原之後縛屋後巖間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
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倉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捺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
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處康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為而為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露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黃州栢子山嵩禪師法嗣

黃州東禪惟資禪師上堂曰信手拈來無非佛事何故頭頭顯理物物皆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若信得及把得住便請坐斷報化佛頭高步毗盧頂上拈拄杖云且道

拄杖子有何長慶良久畫一畫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更有一般堪嘆慶不風流慶也風流卓一下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

得甚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蹟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令人見此月此月鎮長存古今人不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請禪德三冬告盡臘月特臨三十夜作麼生抵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眼

智海清禪師法嗣

泉州乾峯圓善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

鼻堪嗟迷者成群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開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傳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廬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廬山羅漢寺南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景德慧昌禪師僧問高提祖印即

不問親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不勞拈出僧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曰酌然僧云言前道破無妨礙物外全提有像還師曰獨許闍黎僧云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師曰爭不足讓有餘僧云學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師曰自生退屈乃曰禹溪流水如藍滌雲客

峯巒盡不成山色水聲全是體不知誰解悟無生恁麼忘情更擬求奇妙笑殺嶺南能

王勘破渡江入魏九年面壁向嵩立接得神光轉失利六眾欲不失利麼廣織梅雨蔽千家蕭灑薰風吹萬類若作佛法商量墮在野

狐羣裏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雪峯輒趁趙州遊栢不落見聞亦非聲色擬問如何攔頭一摑又曰佛祖傳心西天此土得之者如日如月照耀乾坤失之者如盲如聾不辨西東雲峯這裏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猖狂狂狂蹈

乎大方且道佛祖傳心傳箇什麼良久曰窓開雲霧生衣上簾捲山泉入鏡中舒州浮山德宣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

長地久僧云學人未曉師曰年老病生僧云同生同死又作麼生師曰喚闍黎作佛得麼乃曰雙井峯錦繡谷南北東西難圖錄縱爾僧繇巧筆端爭如一到心中足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良久曰雲居羅漢擊禪床下座上堂曰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拈拂子曰這箇是浮渡拂子且道祖佛在什麼處良久曰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琅琊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資為業常隨眾參問
琅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
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洞遊湖忽大悟以資盤接地夫俯視曰你顛
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望之知其

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
伍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壁華山分兩路萬
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
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
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
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

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
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太乃老
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
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
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
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其頂門眼
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
頂門眼麼曰京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
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象田柳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
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
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
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
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
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週且道透那一法
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
座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山法清祖繼禪師嚴陵人也嘗於
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即曾公開問
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
別師授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
問指師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住後
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
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

且道笑箇甚麼笑覺宛脚跟不點地上堂舉
睦州示頌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不得
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
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
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
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

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
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寐寐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
寐寐曰學人今日買鍊得金去也師曰甚麼

慶得遠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崑山朱氏子年
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
攀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不是不
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
處來靈雲繞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

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
阜三十年不與世接菴林尊之建炎中盜起
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繼踵問
道嘗謂眾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
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按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
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
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

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芥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弱二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七一頁上一行「卷第二十三」，
[徑]作「卷第二十三目錄」。
- 一 八七一頁中四行夾註「四人無錄」，
[徑]作「已上四人無錄」。
- 一 八七一頁中八行夾註「二人無錄」，
[徑]作「已上二人無錄」。
- 一 八七一頁中一五行「護法安祐禪師」，
[徑]作「護國安祐禪師」。
- 一 八七一頁下一二行夾註「已上二人有錄」，
[徑]作「已上二人見錄」。
- 一 八七一頁下一七行夾註「已上見錄」，
[徑]作「已上二人見錄」。
- 一 八七一頁下二一行與二二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三」，「大鑑下第十五世」三行。
- 一 八七三頁上五行「太師」，
[徑]作「太史」。
- 一 八七三頁上二一行「諸人」，
[徑]作「誰人」。
- 一 八七六頁上六行「巨刹」，
[徑]作「巨刹」。
- 一 八七七頁上一行「邏囉哩」，
[徑]作「囉囉哩」。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第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五人

淨慈象禪師

靈岩德宗禪師

寶應法照禪師已上人無錄

長蘆和禪師法嗣十五人

甘露達珠禪師

雪竇明禪師

圓智和尚

精嚴鳳藻禪師

華嚴尚劉禪師

顯親祖永禪師

定水然禪師

法音首座禪師已上人無錄

雪峯慧禪師法嗣十四人

淨慈道昌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已上人無錄

大吉法圓禪師

淨慈昇禪師

慶成悟及禪師

寶昧守寧禪師

淨慈務暉禪師

雪峯隆禪師已上人見錄

常樂本然禪師

靈隱慧淳禪師俱見錄

琅琊誠禪師

鳳山和尚

清涼可昇禪師

褒禪道天禪師

長蘆法永禪師

興因遠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南安達禪師

石松祖天禪師

興王寶機禪師

建善法藏禪師

南明戒通禪師

中峯寧禪師已上人無錄

香嚴月禪師法嗣二人

香嚴如璧禪師見錄

香嚴如琳禪師無錄

慧林深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九座慧遠禪師已上人見錄

淨慧法如禪師

報恩然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元祖禪師見錄

慧林海禪師法嗣二人

萬杉壽堅禪師見錄

萬杉壽隆禪師無錄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黃蘗惟初禪師

岳麓海禪師俱見錄

雪峯演禪師法嗣四人

西禪慧舜禪師見錄

鳳山道沼禪師

龍仁得能禪師

龍卧俞禪師已上人無錄

長蘆了禪師法嗣十三人

天童宗珏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已上人見錄

奇山德初禪師

上監祖御禪師

幽岩子詠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龍翔道暉禪師

龍仁崇壽禪師

長蘆慧悟禪師

神光道新禪師

雪竇鑑禪師已上人無錄

善權法智禪師

瑞岩法恭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長蘆琳禪師已上人見錄

廣慧法聰禪師

鳳凰世釗禪師

寶福悟禪師

雪竇慧深首座已上人無錄

普照充禪師

智門雅禪師

薦福演禪師已上人無錄

天封歸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通理禪師見錄

天衣聰禪師法嗣六人

慧日法安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能仁垂禧禪師

吉祥宣禪師法嗣一人

南華明禪師無錄

大洪顯禪師法嗣九人

子陵祖清禪師

龍安世能禪師

護國欽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已上人無錄

石佛宗常禪師俱無錄

勝果道和禪師

北禪宗覺禪師

普寧祖悟禪師

壽寧守軻禪師

白毛法通禪師已上人無錄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曹山月禪師無錄

徑山悟禪師法嗣二人

慧照和尚

寶林昌禪師法嗣二人

護國妙機禪師

寶林慧禪師法嗣二人

祥符良度禪師

承天月禪師法嗣二人

承天仲顏禪師一人

光孝印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本然禪師無錄

普照欽禪師法嗣一人

淨福文禪師法嗣二人

淨光歲禪師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
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
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恁在拄
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應
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中巾山昭禪師

橫山元經禪師

寶陀了然和尚元無錄

興化德觀禪師俱無錄

宣化德濟禪師元無錄

護國介豐禪師俱無錄

永安可文禪師無錄

楊州石塔和尚俱無錄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

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

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鼉鼻家

財運出任交閑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上堂聖賢不分古

今惟一可惟火就燥水就濕繫井而飲耕田

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籍

臨安府靈隱慧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

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万象普天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僧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
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
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如心法雙
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
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
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問如何是諸

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月下拋軛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

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

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策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

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

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

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

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動不覺正在

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

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爾須叫斷

勝聲歲且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言皆

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

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

乘抵向它道牛進千頭馬入百足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恁
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
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
純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
拄杖畫曰抵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
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闌干春色晚海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百鳥不來樓閣閉 祗聞夜雨滴芭蕉
香巖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倚松如壁 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
變化密移何太急 剎那念念一呼吸 八萬四
千方便門且道 何門不可入 不入曉來雨
打芭蕉 濕放勤更問箇中人 門外堂堂相對
立 聞啄木鳥鳴 說傷曰 剎剎剎裏面有虫 外
面啄多少 茫茫瞌睡人 頂後一錘猶未覺 若
不覺更聽山僧剎剎剎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
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

舌相正當恁麼時 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 芭
蕉葉上三更雨 雨一句全提 起佛祖滿庭朱
紫 盡知音師曰 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不用求
真 何須息見 倒騎牛兮入佛殿 羌笛一聲天
地空 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 滿口道得底

為甚麼不知有十分知 有底為甚麼滿口道
不得 且道 請說在甚麼處 若也知得 許你照
用 同時明闇俱了 其或未然 道得道不得 知
有不知 有南山石大虫 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 靈雲悟桃花
玄沙傍不肯 多少癡禪和 擔雪去填井 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 端的少人知 花落春風
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 九座今日向孤峯
絕頂 駕一隻鉄舡 截斷天下人 要津教它揮
篙 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 且道在甚麼人手
裏 拈拄杖曰 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 等閑奪
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 紫金蓮捧千輪足

白玉毫輝萬德身 如何是佛師曰 拖槍帶甲
曰 貫花千錫 雖殊品標月 還歸理一如 如何
是法師曰 元豐條紹興 今曰林下雅為方外
客人 問堪作火中蓮 如何是僧師曰 披席把
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 有一
人不拜 歲不迎新 寒暑不能侵 其體聖凡不
能混 其迹從來 卓孔遼天 誰管多年 曆日大
衆且道 此人即今在甚麼處 卓拄杖曰 咄咄
咄 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藥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 我見

宗大哥平生 槁默危坐 所謂朽木形骸 未嘗
口角 說說將佛祖言教 以當門庭 祇要當人

欲得十成自然 不向這般漏子上 著到有僧
問 既不向這般漏上 著到未審 如何保任 師
曰 無你用心 要曰 和尚豈無方便 師曰 鐵餅
既無汁 豈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 進前三步時 如何師
曰 撞頭磕額 曰 退後三步時 如何師曰 墮坑
落澗 曰 不進不退時 如何師曰 立地死漢
雪峯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 五日一

齋 三八普說 千說萬說 橫說豎說 忽有箇漢
出來 道說即不無 事本三門 頭兩箇不肯 山
僧即向它 道瞎漢若不得 它兩箇西禪大似
不遇知音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 十

字街頭 休斫額上 堂劫前 運出世外 橫身歎
契不可以 意到真證 不可以言傳 直得虛靜
歎氣白雲 向寒岩而斷 靈光破暗 明月隨夜
船而來 正恁麼時 作麼生 屐踐偏正 不曾離
本位 縱橫那淡語 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 盡大地是箇

解脫門 把手拽不肯 入雪峯老漢 抑逼人作
麼 既到這裏 為甚麼鼻孔 在別人手裏 良久
曰 貪觀天上月 失却手中撓 僧問 鴈過長空

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
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
便恁麼去時師曰鴈過長空潭僧擬議師曰
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為汝保任斯事

終不虛也第三大似賤良為賤既不恁麼畢竟如
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
鑑繁榮星羅雲衣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暉

化機絲毫不要石女全提空印文彩大彰且
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

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為甚
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為甚麼開眼不
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變錄備叶露
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屢乞師指示師
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圖
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塵
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華出住
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
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

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
為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體
體唯有善權無體體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
了也遂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體體
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
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湖底泥牛金貼

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
雲藹香爐峯上堂翠岩不是不說祇為無箇

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
是木頭秤鈿砵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
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
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

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
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

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
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
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

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蓄鏃功前戲
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
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
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
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
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

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
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
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
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弄謁南陽謹次與大洪
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

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
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
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
鳥出林兩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
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

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舉當明中有暗不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觀問之語
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
師見之頃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
頽如玉却嘆回時語似霜語之師曰其入離
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

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
歸根露赤心萬法朝宗船到岸六窓塵映芥
投針本成現其宅尋性地開關耀古今戶外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
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
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
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
去衲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者苦者苦者不須計較
更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禁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
堯舜力斲擊打敲擊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
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
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曰白雲籠巖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
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没人縫
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
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
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
前眼所以道新豐路方峻仍歎新豐洞方湛
然沃登者登者不動搖游者游者莫忽速亭
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
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

前還合併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
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
市鄧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頃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割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
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
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烟淨卧

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
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空全身於明覺塔
右
明州瑞岩石憲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
於樓真院下屣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
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

欄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
世弘法者悉往咨决出住能仁光孝瑞岩上
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舌一片祖師心兩
處俱滿池不動出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
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
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
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
富無地容雖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鉄八兩
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
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支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劍門人也上堂柳
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
淡泞已無心淵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
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清似鏡實中有主
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
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

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
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
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
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

了無一法為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
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滿漢之波碧水
涵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露天淨洗於冰輪宛
轉旁參叶通魚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機動
機輪正令繞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
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遠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群陰消剥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

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鄧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烟塢臥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迺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閒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聲

前雨滴響冷冷一切色是佛色觀面相呈諱不得便德麼若為明碧天雲外月華清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眾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聞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昧耳一日普說罷揮錫離眾以筆一

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鉄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燬

蘄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撻揪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

何處蘇嚕蘇嚕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踈跳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眾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越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履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與與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瓶重重顯至尊表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

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踏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歲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緣

承天澄月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仲顏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為羣生今日使君請師當為何事師曰大眾知有恩僧云德麼則人天交接去也師曰不妨具眼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燬 弱三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八〇頁上一行「卷第二十四」，
〔徑〕作「卷第二十四目錄」。
- 一 八八〇頁上八行夾註「俱見錄」，
〔徑〕作「已上二人見錄」。
- 一 八八〇頁中一四行夾註「俱見錄」，
〔徑〕作「二人見錄」。
- 一 八八〇頁中一六行夾註「見錄」，
〔徑〕作「一人見錄」。本頁下一五行同。
- 一 八八〇頁下一一行夾註「二人見錄」，
〔徑〕作「已上二人見錄」。
- 一 八八〇頁下一三行夾註「三人無錄」，
〔徑〕作「已上三人無錄」。
- 一 八八〇頁下一八行夾註「已上四人有錄」，
〔徑〕作「已上四人見錄」。
- 一 八八〇頁下一九行夾註「俱無錄」，
〔徑〕作「已上二人無錄」。
- 一 八八一頁上三行夾註「已上九人

- 無錄」，〔徑〕作「已上九人俱無錄」。
- 一 八八一頁上七行夾註「二人無錄」，
〔徑〕作「二人俱無錄」。
- 一 八八一頁上九行夾註「俱無錄」，
〔徑〕作「二人俱無錄」。一八行同。
- 一 八八一頁上一一行夾註「二人無錄」，
〔徑〕作「二人俱無錄」。
- 一 八八一頁上一三行夾註「俱無錄」，
〔徑〕作「一人無錄」。
- 一 八八一頁上一八行與一九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大鑑下第十五世」三行。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四

大鑑下第十五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闍上座已上十二人

海會慧宗禪師

中峰遵衍禪師

雲頂才良禪師

大明明禪師

牛心達禪師

四面山璘禪師

南禪宗古禪師

五祖宗自禪師

延福遠禪師

天目齊禪師已上十人

智海平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法輪彦致禪師

淨因繼成禪師

廣教從原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已上三人

雲陽廣悟禪師

雲巖惟辯禪師

金山曉常禪師

方廣智京禪師

黃檗敏從禪師

淨慧從應禪師已上十人

拓子慧崇禪師

禾山曉禪師法嗣一人

東禪法珊禪師

興化道全禪師無錄

寶峰祥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馮福昇禪師

萬壽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瑤禪師

寶峰景淳禪師

懷玉用宣禪師已上六人

天寧孝宗禪師

多寶道威禪師

啓霞德宏禪師

泐潭淮足禪師

中際繼寧禪師

鳳凰師閔禪師

鳳山璘禪師

密嚴子瑄禪師已上六人

雲蓋本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自賢禪師

承天慧連禪師

草衣岩慶禪師已上四人

香山惟德禪師

護國本禪師法嗣一人

君山普淨禪師見錄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路氏子

世宗儒師見時日記千言偶游妙窈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

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刺辭出

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全鑒信大為詰黃龍心東林度食指為法器

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孤屬子矣最後見五

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

日見慶試之無得力者五祖之言乃自誓曰

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

令即叅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

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龍

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

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田師適

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龍詩提刑會否

祖曰他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

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庭前栢樹子擲師忽有省透出見雞飛

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

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綉帏

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

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
 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志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
 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
 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
 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
 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
 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
 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娑坊未遂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
 豈易得聞乎於是師禮留居碧岩復從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誦詔住金陵
 符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逮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
 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
 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關黎奪却鏡問古人追
 柳栗橫搭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連身曰朝
 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
 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華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
 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實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柱工
 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關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汝曰如何人境俱
 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秋如樹倒藤
 枯瀉山為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揪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
 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麼應露堂堂因甚麼乳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
 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鷲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
 商量師曰放下盡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

誰拍手上馬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音通身是心感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岸邊撥令全提且道如何是展演城中日月縱橫挂一巨晴空萬古春
 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震耳觀如張錦繡二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玉利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于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齒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四十五日已後俊鷗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閑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枯
 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

閑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
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
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
是千里萬里抵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
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
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騰落第

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草
轍移途透得則六僻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
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愁在絲綸上
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
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
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

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
須契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
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
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鼯鼠雲門睦州當
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譁閭閻自餘立境立機
作窠作窟故是戒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

生通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與五年八月已酉示微恙跌坐書偈遺衆投
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
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歎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卅歲
師廣教圖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迺偏參名宿從來五
祖之門有年悲祖不為印據與國悟相繼而
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
邁悟勉令挂塔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
舊時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
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

州僧曰老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
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詰所疑曰
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
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
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
慶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速索此珠又道無言

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
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
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
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懺懼而退歸
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
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問你見老和尚

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連這老漢
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話麼
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
珠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明年命師為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

帝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度五
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
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
長袈裟不短會麼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
大攝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
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師微號棋服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啾醋知酸啣鹽知
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懺懺問不
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
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
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
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

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
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
易辨漢語難明曰為甚淒淒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慈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
語曰如何是宿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

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
斧斫了手摩挲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
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
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
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

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柳柳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失去也師曰未為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掩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話黃鶯誰道開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快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雲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物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遠須彌鳥啣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日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

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賊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盡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知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為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幾幾偏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戲子六隻面面皆書公字僧繞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為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教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閻羅收靈骨諱於本山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印李氏子嚴正

寡言十四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眩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巧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憊問閻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莫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避迤靈源禪師曰益厚善住容言語間師曰此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源撥有此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問凡上傳燈錄至破窻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跡破隨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詰其寮舉青林般土話

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
有甚難悟曰他道鐵輪天子家中百意
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
人曰且喜速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
面大中養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
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

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誦紫衣上
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窟堂前感恩無地
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難在南方火爐頭不入
他家壘甕裏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
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
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

道隨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
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人吹叫子達
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
聚時人為甚麼坐地看揚州鉢孟著柄新翻
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
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鉢連根苦上堂

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夫殺人下是天上
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
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
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
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
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望州亭相見事迎

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
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
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
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
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箏
又打地豎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

面壁是為人是為不信知一切凡夫埋沒
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拖張帆拋江
過岸休更釘樁搖舫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
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刮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
黃金色問道遠乎我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

曰頂上八尺五白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
寸問刮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
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什麼師
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僧作主在問僧
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曰露柱證明
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歎結案師常題語于

龍門延壽師問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
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
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流緣皆從
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
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
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

不善退思戒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
藥若善服食無不痊者也宣和初以病歸
將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跌坐
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
辭邪且將安往迺合掌怡然趨窆門人函骨
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歎漢汪氏子壯為道人
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
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
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將山休雪竇
老良禪師踰二年禿髮叢林參諸名宿晚至
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頰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
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
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曰日
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
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毘藍園內右脇
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
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
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
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
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路忽撞頭相逢
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

剪盡霜前竹臨路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歲
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
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
垂慈早傷風骨腰囊錫孤負平生煉行灰
心迤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

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
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
涉途程一句作廢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
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
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
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

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
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
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叅勉眾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

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與聞之玉
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憐之
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商
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
叅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

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
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
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拳杖禪床作女人拜
提起坐具千般伎倆要我一言下諦當便
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入室罷祖
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

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
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
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
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
非佛睦州搭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
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

至于胡狗話祖處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
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
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
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纜
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
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

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
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
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
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
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
輩把手共行才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

延茂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偕輩挽
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
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
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閑健無逸子掌握矣
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
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徒昭覺遷能仁及大

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
平寧上堂舉臨濟叅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
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趵趵翻鸚鵡洲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
即不然行年七十老龍瞳眼目精明耳不聾
忍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

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
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躡而得名道本
無名因名而立蹄絃如適來上座纒德麼出
來便德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
纒德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
便德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

二祖禮拜休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
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
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
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
聖頭邊坐用向三途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
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

寒曰和尚還聞執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

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

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樹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聲即慶舖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蚕麥熟謳歌鼓舞樂界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

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倚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倚了更教甚麼人倚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

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晚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棚口解院留遺誠說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任天

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啻留別處者開房叢林難講究於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鷄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杖候晚歲放疎慵却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勤驗榔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責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漢州無為宗恭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孟去盪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

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測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鞦韆穩便下座師欣然出眾曰和尚試鞦韆一鞦韆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揚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咲而歸師後還蜀四眾請開法無為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

直得遍地生華故稱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涅槃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蕪州五祖來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徃請益悟曰兄有疑慮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者我作得你師舉話尚

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其口曰但德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湏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頰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與祖將歸穿遺言郡守命嗣其席袖于四至不可遇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袖于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文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杖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子子擲金盆

斬州龍華道初禪師棒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鷄見便關犬見便敵殿上鷄吻終日相對為甚麼却不嗅便下座師機辯峻搜門人問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須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吞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

騎驢阿家牽便使麼太無端四顧不覺布衫穿祖見延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

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因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詎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找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眾曰木人備舟鐵人偷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承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叱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笑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采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難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

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偈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瞋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閱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閱即不然祖以手拍曰住住法閱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巾背手

挿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華挿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踰菴繼成禪師表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禪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捧唱交馳成樂忌了亡樂忌未天真上堂崑崙

奴者鐵棒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水陰影問鱗龜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采荅去火迸星飛互映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

拈華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毘耶誰當金粟那知微咲已成迹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穎報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老互擬思量何刮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兗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態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散月生香楓化老人填蟻成螺蠟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

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德廢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德廢舉了祇恐你諸人見免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為汝諸

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掃雪填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為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

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真慈愛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延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機

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爾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諸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

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空義也大乘頽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聲曰聞師曰汝既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頽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又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故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類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好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

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

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達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

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勝口而退聞者靡不歡仰皇帝願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

若是諸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剗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觀著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猗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覺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眾全

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嶺危峴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捨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刺觀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

不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換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禧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休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天隨曰壞備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鰲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其在大為充團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浴跌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拍天明笑到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復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鳴鶴喙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蒲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鑄鑊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瑀首座信之上饒人叢

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常舉隻履西歸語謂眾曰坐脫立亡倒化即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為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背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即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又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佛膝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頰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鬚髮愛暖頻添掃地柴破衲如黎撩亂

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
趨簾席待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
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
開秋啾師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
謂其類己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

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
稻啄殘鸚鵡穎碧梧棲老鳳凰枝

潭州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惠連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
境師拈起拂子僧云如何境中人師擊禪床
一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拈拂子於舊處乃曰湖南近日稍別小
雪應時及節但管積嶽堆山勿論春寒秋熱
阿呵呵真可悅庭下黃柑香不徹上堂舉扇
子曰犀牛角子古今揚七十峯前九夏長二
六時中如可用分明頭角好商量且問諸禪
德商量箇什麼良久曰任爾千般巧終無兩

樣風乃放扇子上堂拈拄杖曰諸供養中法
供養家勝所謂法供養者山供養水水供養
山僧堂供養佛殿佛殿供養僧堂諸人供養
老僧老僧供養諸人良又曰供養已畢念普
供養真言老僧忘却且教拄杖子念與諸人
卓一下云靜處薩婆訶上堂曰開市裏識取

古佛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開市裏古佛且致
百草頭上老僧作麼生薦乃云不是逢人許
好手大都品格合風流喝一喝

潭州南嶽承天自賢禪師僧問大眾已集仰
聽雷音觀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
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

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乃拈拄
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打禪床一下云
與君打破精靈窟敲土颺塵無處尋千山萬
山空突吼復敲禪床一下曰歸堂參又上堂
曰一身高隱唯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
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又曰五更

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
機既是目前事為什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又曰佛祖不能正
觀天地不能蓋載且道為什麼如此良久曰
人人有箇皮袋

廬陵香山惟德禪師僧問登師子坐作師子

吼師曰退後三步僧云忽遇文殊來又作麼
生師曰列在下風乃曰獨坐草菴中空生直
未委天龍殊不知花雨從何墜摩竭徒掩室
毗耶空口閉睡起一杯茶別是箇滋味喝一
喝上堂曰難難絲毫猶隔萬重山易易剎那
便到無生地堪羨文殊與維摩兩箇紛紛談

不二山僧即不然良久曰難難揀擇明白君
自看喝一喝

南嶽草衣巖治平慶禪師僧問如何是治平
境師曰石室夜深霜月白草衣歲久敗蒲寒
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笻尋遠水洗鉢
趁朝齋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

若何師曰木馬嘶風泥牛渡海乃曰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放出遠天鵲還見麼清風月
下守株人涼免漸遙春草綠喝一喝上堂曰
終日茫茫那事無妨且道那事如何良久曰
落葉知流水歸雲識舊峯

護國本禪師法嗣

岳州君山崇勝普淨禪師僧問如何是君山
境師曰寺居烟島上四野盡波瀾僧云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望南看北斗僧云人境已蒙
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檻外清風起
湖中白浪生云謝答話師曰老僧罪過乃拈
拄杖曰看看拄杖拄杖生在懸崖石上如今

拈向人前一任生風起浪乃拋下又上堂曰
摩竭掩室淨名杜口飲光微笑達磨觀雷
老觀毬未山打鼓秘嵩擊杖清平棧石此一
隊漢各逞伎倆揔不措一言教後人如何摸
捺莫恠山僧不會說禪祇是修造院門一粥
一飯接待往來若是說禪說道自有諸方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弱四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八七頁上一行「卷第二十五」，
[徑]作「卷第二十五目錄」。
- 一 八八七頁中一四行與一五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目錄
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大
鑑下第十五世」三行。
- 一 八九〇頁下五行第八字「雨」，
[徑]作「兩」。
- 一 八九二頁上一四行第四字「盤」，
[徑]作「盤」。
- 一 八九二頁中一九行「關曰」，
[徑]作「笑曰」。
- 一 八九二頁下六行第一〇字「徒」，
[徑]作「徒」。
- 一 八九二頁下二二行第一六字「須」，
[徑]作「得」。
- 一 八九三頁中一八行第一六字「向」，
[徑]無。
- 一 八九五頁上一行第四字「袴」，
[徑]作「袴」。
- 一 八九七頁上六行第一二字「剎」，
[徑]作「剎」。下同。
- 一 八九七頁中二行末字「誇」，
[徑]作「誇」。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弱五

大鑑下弟十五世

兜率悅禪師法嗣十二人

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已上見錄

疎山了常禪師

楊岐子圓禪師

投子道勝禪師

慈雲明鑑禪師

兜率慧宣禪師

羅漢慧宜禪師

廣惠守真禪師

贛州智宣和尚

清溪智言和尚

福州禪林和尚已上九人無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五人

雲岩天游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已上見錄

興化宗選禪師

光孝智端禪師

李彭商老居士已上三人無錄

曲尺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曲尺慧照禪師

大隨元信禪師

淨光了威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法雲泉禪師法嗣三人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鸞法師已上三人見錄

華樂英禪師法嗣一人

棲賢道寧禪師無錄

文殊能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瓊禪師見錄

法輪添禪師法嗣二人

靈空德宗禪師

鳳棲潤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谷隱靜顯禪師法嗣四人

石門政禪師

白水宗月禪師

興陽浩禪師

谷隱闇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龜山津禪師法嗣二人

普照齊禪師

嶽麓祖曇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仰山簡禪師法嗣二人

仰山普禪師

天寧慈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宗顯禪師一人無錄

鐵象嵩禪師

成都安象禪師

龍湫懷宗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廣利易禪師法嗣一人

龍興順禪師

馬祖儼菴主法嗣一人

資教希則禪師無錄

大瀉臻禪師法嗣五人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乾元希式禪師

靈峰了真禪師二人無錄

天真法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薦福英禪師法嗣五人

等覺普明禪師一人無錄

妙果德圓禪師

鶴林智璘禪師

崇寧慶舒禪師

容嚴善忠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泐潭乾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龍牙宗密禪師

圓通道吳禪師

天童普文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勝因成靜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興化可都禪師

道吾楚芳禪師已上八人無錄

雪峯有需禪師

資福郁禪師

景德良玉禪師

薦福真禪師

開福德筠禪師

南同照禪師

雲居如山禪師

石霜楚蟾禪師

木平覺澄禪師

資福省悟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開先瑛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大瀉海評禪師

慈氏瑞仙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道林法照禪師

七孝文環禪師

游地汝英禪師

三植灌冲禪師

寶蓋用興禪師

天寧宗順禪師

靈山慧浩禪師

淨土希禪師

黃檗道欽禪師

九仙次岸禪師

正法無照禪師

廬山智通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德山叡絕禪師已上十人無錄

圓通僊禪師法嗣四人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祥符立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慧力昌禪師法嗣四人

樞勝常極禪師

慧力洞源禪師一人無錄

雲溪文慶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慧燈擇英禪師

兜率悅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撓青山雲裏得逍遙飢餒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舡高山頭起浪明推玉鼓暗展鉄旗一盞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齋單越來與南閣浮提闍額看擊禪床

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數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陸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撫州府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推劈面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頭頭見善財鋌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日入僧寺見藏經楚夾金字齊

整乃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應蔽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

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慶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為

江西漕首謁照覺禪師覺詰其所見慶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

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聲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持取乃說與首座口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痛痛若肯回頭

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憚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玉鼻孔謾遠天意識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

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口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

頌曰鼓寂鍾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得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捉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恭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使人不覺不

知隨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履步步
皆如雞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
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應機不礙應物無拘
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
頭作尾拍實爲虛繞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
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

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
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
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
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
遂作一頌曰馬祖一喝大雄峯深入觸髓三
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

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
得大機杼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
聾師已曉銀骨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
斗到此方知普化頭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
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辯優劣試
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

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
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什麼却三日耳
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
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

用處若非二六老誰願雪竇馬師亦公於宣
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
俄取枕擲門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
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承龐名出閩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按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
覓佛法遂拈頌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拈頌曰

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
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
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
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
不欲納乃曰老老六六正日冥質庫中典牛也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辨典牛祇
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
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
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柱杖曰久雨不
晴剗金烏飛在鍾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
後卓曰一任衲僧名逸上堂罵祖一喝百丈

嗟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推頭拾得一隻破
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
得麼上堂象骨棍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
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
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能拍時有僧
出師曰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

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冬至令
節上堂啓運推移日南長至布棍不洗無來
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
下一鎚粉碎透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
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
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

好一片真金拈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
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
天下取刺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
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
過蕭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

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
汝道破萬人齊拍麈一扇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髻鬢女子盡蛾眉鏡臺前語似澁自
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
老翁滿口讚嘆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

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夢不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亮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此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法雲呆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遠天鷄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雪山會上見佛拈花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

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教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因魚止藥病鳥

棲蘆遠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西蜀臺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兩今日晴是甚麼法中叔師憐然照舉麈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兩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叔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叔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混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報賣華芳獨賣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

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榜龍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為進士有聲嘗置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

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開披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開披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路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往適會

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頓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早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

帝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

侍之

侍之

侍之

侍之

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我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往往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喚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問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大瀉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窟室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南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瀉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不得劍麼僧堅起拳瀉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

用不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不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瀉曰也我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臂築之瀉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法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師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般若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問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種頭如何是你空

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子著萬著則故是如是那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棊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聞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山僧終不恁麼識得禿子是甚麼問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偈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卷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偈作夢歸去來芳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饒州薦福英禪師法嗣

福州華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提罷師良久普視大眾曰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微毫許法可與為見為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為對為待可謂露裸裸赤灑灑若觀不得定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是非得失裏轉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你證明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伶俐更替辛僧云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問處甚分明僧云如何是主中實師曰垂手入紅塵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實劍當留僧云實主已彖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且待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聯珠若如瓶瀉於道遠之遠矣何謂也若論

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
得輝今耀古志見絕知彌滿十虛定有方所
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
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
實相方便門已八字打開了也還有入得底
麼若向這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

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猶落建化門
庭未為衲僧徑要一路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
父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為妙珍重

泐潭乾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

二上堂大眾集師曰已是團圓不勞雕琢歸
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花落後更
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江州圓通道是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茶
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
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
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
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余激皆染
指親為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
默器之師陳歷余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潭
以拄杖架有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

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
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上
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
圓通以待道濟禪師之記學者稱臻朝廷問
其道會宰臣復為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

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
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護若有一疑如芥
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
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
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

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邪為他懺
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
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
繞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
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按要與你
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
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
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
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
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
辭受請日上堂曰咄我黃面佛法付王臣林
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

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使下座師凡見精
必叱曰柳栗未播時為汝也且道說箇甚
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越州栢樹子靈雲見
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開唇吻與你
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
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

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
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
十八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
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
荒草

楚少勝區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
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
窺底少煙不得所以有筇峭履乘興而行掣
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
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
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
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
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
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
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
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言訖掩室而坐師曰釋迦老子初成佛
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鏡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
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遮相做
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為報恩

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
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賽置筆而逝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蘓臺玉峯張氏子兒
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
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
作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
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
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
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
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筍二三升野水松窓
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問作
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
近難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
手砢顛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
主道師却作砢顛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偈
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

峯絕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
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
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訪師出仙二靈三
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成於
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跌坐而
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

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即不問為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
隻鶴舞清虛僧云與麼則興化得人群生有
賴也師曰鳥咏古林木山橫今日雲師乃曰
如來大法諸佛妙道真源湛寂了無生滅設

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與雲吐霧普徧
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
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
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
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僧問昔日道吾云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為什麼却道師曰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云真箇泐潭無異水
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俐僧點一知二
乃曰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
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青物像分明
亘古亘今若也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起事

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
如歸堂契恭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
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峯奴生嗔喝一喝
曰一句合頭語萬劫隨迷津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

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
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
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
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
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

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
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
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
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
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
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
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越不
若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
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通德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日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寧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爛熳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婺州明招文慧禪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僧云處處逢歸路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山白雲相識猶如不相識僧云爭奈學人有轉身一路師曰切忌喪身失命師乃良久曰便與麼散去早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為初機不免重重話會今朝五月五為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諸佛強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護擎拳門外金剛眉卓豎師拊掌呵呵大笑曰

笑箇什麼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洞源禪師上堂曰佛祖不立兩落街頭自濕凡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涯方知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

塵起喝一喝是何道理參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八九九頁上一行「卷第二十六」，
[徑作「卷第二十六目錄」]。
- 一 八九九頁下末行後，[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大鑑下第十五世」三行。
- 一 九〇〇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敦」，
[徑作「效」。下同]。
- 一 九〇一頁下一行「推頭」，[徑作「堆頭」]。
- 一 九〇一頁下六行「上小堂」，[徑作「上堂」]。
- 一 九〇五頁上一七行「器重」，[徑作「契重」]。
- 一 九〇五頁中五行「遣之」，[徑作「遺之」]。
- 一 九〇五頁下二三行第六字「仙」，
[徑作「你」]。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第六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上十六人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瀉法泰禪師

另六

護國崇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已上人

普照奉勝禪師

虎丘宗達禪師

正法化冲禪師

清溪常禪師

普慧因淨禪師

天寧道成禪師

寶相道智禪師

長松曉禪師

信相圓禪師

九頂希問禪師已上人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

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弃去

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

事適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

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

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今游方時宣州

有明教紹理禪師者與教坦之嗣琅瑯覺之

孫也師聞其飽參倒心事之常請益雪實拈

古頌古及古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

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理異

之每嘆云果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

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蓉首舉堅

為侍者十年師參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

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

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至

真如詰座下入慶歲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

同往黃龍見晦堂東林參照覺俱不合又詣

心印珣禪師珣秀鉄面之高第與師語大奇

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參

準禪師準即湛堂也師始至機辯縱橫準云

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準云杜

撰禪和又因彩粧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

姓什麼師曰姓梁姓梁準擊頭云爭奈姓梁

底少箇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豈殊準云

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為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師曰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主奴又一

日語師云果上坐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

得耶師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

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捲得只是有

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

準云你只欠箇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

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

睡著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某甲疑

處準病師問曰某甲鬱後當見誰人準云有

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

若了不下便可備行看一大歲經後身出來

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湛堂歎師謂張天覺

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

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

喜字之曰雲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

遂津其行勤即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往

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掛搭寮堂畢勤方

入院師晨夕來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師下語師及

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

達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

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

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

却坐在淨裸裸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

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

裏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

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甦歎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某甲只

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

不肖因今師在擇木寮作不麓務侍者每日

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詰師師繞開口勤便云不
 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
 心一日同諸官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
 勤笑云這漢參黃揚木禪却倒縮去師遂說
 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鑊相
 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
 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菓棘蓬也又一
 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
 不知五祖如何答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
 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
 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
 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
 師開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
 你又透這公案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
 舉前輩一絡索請說語詰師隨聲酬
 對了無滯礙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呆
 非一生兩生為善知識來師自是縱橫踴躍
 大肆其說如建甌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
 諸老歛衽莫嬰其鋒矣初師既大徹反於數
 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
 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
 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
 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奮時只

有箇環上坐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
 舉師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為
 右丞呂公舜莪所重奏賜紫衣彌佛日大師
 女真難作虜首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既
 而獲免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
 號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常
 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
 室罷却上方丈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
 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
 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箇
 肥漢圓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搜
 得我上壁也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
 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
 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鶻
 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觀燈籠露柱指
 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
 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
 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弄識舉了便
 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
 云休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
 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
 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
 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以為然
 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

後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
 時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
 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
 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
 在蜀時圓悟為言師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
 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
 趺往赴惟恐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
 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
 復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
 大地草木盡抹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
 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
 聲一一音聲散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
 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
 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
 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
 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
 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
 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
 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
 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
 用不着况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
 從上宗乘亦乃咲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
 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
 跡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

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陀先德恁
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
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
無夢說夢好肉刺瘡點檢將來合契拄杖只
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思
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舊拈拄
杖曰橫按鎊錫全正今太平寰宇斬瘦頑卓
一下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
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
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猶
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
刺瘡舉古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飢食渴飲閉
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
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
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癩上更
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
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
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篋裏
盛雷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遺
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
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
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
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又上堂問答

罷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
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投影可中有箇甚
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
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
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
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
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
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恁麼千聖不知
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坐師說法不立
窠臼不守規轍大率如此不可驟舉嘗垂語
問學者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按恰
如你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什麼我一
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
與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
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
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為什麼却要殺人
去且道是什麼道理又嘗語僧俗言參得禪
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
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若欲以
文字語言糟粕求無有是處禪人請師子
細說禪病師言禪有什麼病可說禪又不曾
患頭痛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
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
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為

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什
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什麼病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什麼病如何
是佛麻三斤有什麼病如何是佛軋屎轆有
什麼病你不透了繞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
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你擬心思量他向舉
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這箇方始是
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
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嘗舉南院問
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
商量風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南院
橫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舉了
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與
他掀倒繩床乃回顧衲子冲密云你道風穴
當時禮拜是掀倒繩床是冲密云草賊大敗
師曰你看這暗漢便打又舉睦州凡見僧來
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
人心虛師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云你
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
虛師曰三箇也又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
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如藍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舉了指拜席問
翁僧曰見麼云見師曰又道不會復曰太近
也因什麼不會僧問措師曰只為分明極難

今所得^{弱六}遲師室中多問袖子喚作竹篋即觸
 不喚作竹篋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
 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
 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
 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又曰喚作竹篋即觸
 不喚作竹篋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解良
 久不得卜度不得作女人拜遠禪牀不得拂
 袖便行一切搥不得你便奪却竹篋我且許
 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
 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
 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
 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
 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峰長
 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篋子話如籍沒却人家
 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喻得極妙
 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
 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
 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
 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
 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篋子話復說偈曰佛
 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機親面
 無回互說甚楞嚴義八還師闡揚宗教時有
 同時彌稱宗師說法以寂靜嘿為本者見

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便為言令寒
 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
 地去謂此法門可休歇人身心師以為如此
 見解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殊
 不知這箇糊塗子不死如何得休歇來為先
 鋒去為殿後底不死如何得休歇故師每力
 排之謂之邪師寂照禪斷佛慧命千佛出世
 不通懺悔一日室中坐有鄭昂尚明者持一
 辦香來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昂有一片香
 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
 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
 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
 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
 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
 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無語文殊讚善豈不
 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
 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
 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
 然達磨游梁磨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
 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
 和尚因什麼卻力排默照以為邪非師曰你
 曾讀莊子麼云是何不讀師曰莊子云言而
 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

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我
 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子一日大驚
 小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
 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
 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
 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侍不出道
 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
 子言而是孔子言而是其徒不會却問何謂
 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
 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
 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
 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
 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
 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
 踈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
 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昂
 遂無語師曰你雖不語心猶未伏在然古人
 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
 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坐主喚作筆
 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
 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妙故

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着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

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點無語無去無來塵塵剎剎爾念爾法爾法爾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默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坐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况祖師門下客却道繞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昂不覺作禮師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來入室師問曰今年幾歲云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前從什麼處來昂又無語師遂以竹篋打出次日又來室中云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什麼處來師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道聽法說法一段應應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什麼處云不知師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

要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研都不覺痛到這裏應應孤明底却向什麼處去云昂也不知師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未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方心伏始知無言無說處一切非是因別參請未幾頃有所得時有祥雲長老曇懿與禪者蓮環

二人為同伴初侍圓悟於蔣山已有入處後又隸真歇了坐下點習自許謂世莫有過之者師知其未徹業已開法慮其誤後學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恥之遲遲其行師遂由小叅痛批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抵師會下師詰其所證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嘗夢見圓悟老人果歎究竟此事且退却院子來懿從之遂歸既散夏果與璞偕至二人同到室中師問璞三聖道我達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與化道我達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汝這

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便打仍謂之曰汝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遂出久之未得入門一日因別僧入室二人聽之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唱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見成公案放你

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云有師曰劉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之忽然有省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大有省發徒前惡知惡解當下冰消後皆承嗣師師嘗為衆入室見僧才入門便問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相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陀耶又僧才入門師便曰不

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又問僧云道不用備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師曰你為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染汚師尚聲叫曰行者將糞箕掃帚來僧茫然師便打出又僧才入師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

十三

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箇又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云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

對師便打又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着幾人道不着侍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行師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是罰你侍者無對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什麼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耶死耶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又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忙然師曰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參禪不得病在什麼處師曰病在這裏云某甲為什麼參不得師曰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師室中機緣過旋辨肆不可把說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師住徑山時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公子韶狀元汪公聖錫少卿馮公濟川俱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師隨機開悟無所回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

弱六

十五

遣招拾毘衣履云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子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旨住育王聚眾多食不繼築塗田凡數十頃詔賜其庄名般若又二年詔復移徑山師之再住徑山道俗

弱六

十五

欽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退居明月堂先是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管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歲王甚悅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為眾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賜師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慶師演成四偈以獻王覽之尤喜又二年王即位遂賜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欲召對而師已病矣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上聞之嘆惜不已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諡普覺將示寂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頌師厲聲曰無須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校筆而逝俗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諸弟子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賜塔名寶光僧俗從師

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名于世鼎需思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歿其餘皆道化一方臨濟宗旨益振焉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

蘆信公略露法味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
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
快第恨未聆警效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
龍叩死心禪師次謂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
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

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
水迥悟有之俾掌箴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
易若此何能為我悟曰瞌睡庸耳後歸鄉邑
出世住開聖建炎亂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
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席丘泉感道大顯著
示衆曰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杲曰騰空

四顧清風滿坐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
羅全彰海印宜得頭頭妙用物物真機心境
一如纖塵不立正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
勞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
菩薩德山臨濟宜得目瞪口呆有棒有喝一
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話
會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與趙州茶又曰
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
是日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
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他向上關候子始
得所以道羅籠不肖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
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勞不斂念樓閣門開

寸步不移百城俱到葛拈拄杖劃一劃云路
途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時又曰光非
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
上罷却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
府鐵牛把頭彌山一擲百難碎新羅國裏走
馬南瞻部洲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

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刺竿頭上煎鑊子三箇
御孫夜鼓錢又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
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着檢
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
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斷古人多

年葛藤點硬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
腦後見肥莫與往來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
塢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
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奉 詔住徑山賜號
佛智大師又移育王嘗示衆曰一法若有重
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滯寂已眼
若正見刺亦除一法不墮緣處萬法本無望
礙山是山水是俗俗是僧僧不異不同
直饒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
須知有頂上一着作麼生明今古團圓無縫
罅大力那羅擊不開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

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梁生招箭行說未明則
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礙
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
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
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刺刺塵塵是
要津又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

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會麼
作活計底始解破家散宅破家散宅底始解
作活計假使黃金為城白銀為壁禪悅為食
解義為漿本色衲子不肖回顧何也豈不見
道明眼漢沒窠臼縱饒萬里空窠窠正好一
把俱撒碎且道不落進脩一句作麼生道良

父曰携蒲若識本面彩儘教散子滿盤紅擊
拂子一下又示衆曰未恁麼時一句子超釋
迦越彌勒及乎明破不直半分何也只為見
慣若裁方就圓如虎頭戴角龍背插翼為瑞
為祥若平榻榻地睡來合眼飯來開口且道
裁方就圓即是平榻榻地即是還辨得出麼
直饒辨得也是盤脫立門又曰盡大地是沙
先為什麼東弗于速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
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
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搥曰百雜
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
花又曰一鏡便成不是性燥漢一躍千里不

是汗血駒鋒豈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
虛少寶直須肘後懸夜明符頂門具金剛眼
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他魔佛現前便好利
刀截却且道據箇什麼便如此要知麼玉欄
輕提海嶽昏

潭州大滿佛性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
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出家得度受具遍
遊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妙得其
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
為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
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麼破草鞋
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

瞋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
向這裏覓什麼梳各請歸堂去又曰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
放荷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
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德
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道德山室如何入良

入曰三十年後又曰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
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盤鳴
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
毫光照天地又曰法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
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
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

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奈過
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
萬像同慶且道大功不宰一句作麼生道野
老不知堯舜力葵葵打祭江神又曰寶劍拈
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
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

鑑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
如何八月秋何處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着
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
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下絕已躬上無攀仰孤
迥迥絕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邪邊事且
道這邊事又作麼生休慮寒潭無影樹且看
六月雪花飛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動
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須有轉身一路
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
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
窟不免是精靈又曰達人空法空未稱祖
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

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又上堂曰涅槃無異路
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
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
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擲粉碎堅牢地神
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

杖擊繩牀下坐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
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眠只豎一指
未免顛頂雪峰輒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
總用不着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
泉未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
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晚或未然只

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温州樂清
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又
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
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變忘却
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

行數步忽然冥契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
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師撫傍
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笑嘗語人
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凡一布袋盛將去也菴
林因彌元布袋師道契取龍圖因請出世於
處州南明示衆曰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
列祖無機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
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
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
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又示衆舉拂子
曰大眾還見麼擊碎銀山鐵壁掀虎穴魔
宮截斷佛祖機關掃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〇七頁上一行「卷第二十七」，
〔徑作「卷第二十七目錄」〕。
- 一 九〇七頁上一行與一二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大鑑下第十六世」三行。〕
- 一 九一〇頁中一九行第六字「歷」，
〔徑作「歷」〕。
- 一 九一〇頁下一七行「盆傾」，〔徑作「傾盆」〕。

却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睦州親自入門頂頌也還一剗且道連雲節角在什麼處還知麼若到諸方切忌錯選又曰野狂鳴師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_{二十末}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曜乾坤云如何是潯陽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居南明幾年厭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頰云 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師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或忿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示寐于木山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卷

弱六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五十九人

南峰雲辯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嚴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第七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表覺禪師

華嚴坦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雲玩禪師

南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祖氏覺菴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靈隱慧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中巖照禪師

廣利璣禪師

廣利樞禪師

無為勝禪師

定山昂禪師

開福宜禪師

白水正禪師

顯報賜禪師

翠峰弼禪師

雲際全禪師

德山靜禪師

報恩瑩禪師

四明亨禪師

西禪通禪師

金文照禪師

長溪朴禪師

江寧府悟明禪師

寶林勤禪師

九頂宗悟禪師

智頽首座

道殊首座

自珎首座

智度演禪師

環上座

師範首座

中竺海禪師

永懷有證禪師

幽巖珊禪師

乾明印禪師

保寧祖禪師

景德曼禪師

門司鄭謚居士

靈泉希壽禪師

雲頂宗正禪師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闈之瑞峰

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

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

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繞鐘門悟曰看脚下師

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

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

啖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

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

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

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

角絕毫絕毫如山如岳針峰上師子翻身藕

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

一時黑

建康府華嚴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

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

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為聞悟小叅舉國

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

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

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

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微心八還辯見畢竟心

在甚處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

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

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類悟厲聲曰文彩已

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紺錘

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

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

第七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

咲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

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

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

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

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决

悟曰你問我師與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
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
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曰奈遠漢何未幾
今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羅撈嚴按下雲
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
潭七年往返將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

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
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
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
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
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
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

遷華嚴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字獨賣松
青青顏色不如紅筍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
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逸峰赴壑
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鑽頭邊計
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
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
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鐵殺免教胡說亂
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
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良久曰
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於本山

閣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
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菴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
於降窳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
然無聖之語忽尔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
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

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四詔住雲居師
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胸之物未去為疑會
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咲
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
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
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撫掌大笑悟

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未劫不
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
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
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
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
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
經解義三世佛寬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連道
連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
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
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
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

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
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
遲紫荊花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
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
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高法為侶

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閤言
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
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表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
燈試經待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
字疑師憮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咲曰

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
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
汝忒然速在然知其為法罷俾充侍者掌賓
客師每待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
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
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
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
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
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何屎作
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
守謂此道場久為蠹蝨囊索非名流勝士莫
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

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
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
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豎拂時釋迦老
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
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麼
眉州中嚴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

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
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
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
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
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
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迨登僧籍

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
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
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
周金剛也師欣然羅講南游依圓悟於鐘阜
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前頭杖屨
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觀露機鋒如同

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
省作偈呈語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
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
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
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
後於廬山棲賢閣淨山遠禪師別執論云若

道悟有親疎豈有梅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
拜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
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
僧問最初感音王末後妻至佛未審參見甚
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抄破你
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
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
首座維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
行處如火燒水透過是非關全費二得渡盡

首座維在色侍者知見起師可計爾也
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鷲鷲立雪品
類不齊侍者似鳳蕭丹霄不繫金網一人高
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
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
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

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
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
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爲鷲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
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
審如何親近師曰觀者則暗上堂當陽坐斷
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
互布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眎安立諦上
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吐吐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
參藜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
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自處久
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
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
未幾舉擣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

莫理會故流葦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
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
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
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慈熱特地來明因
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卍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
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
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
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成
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
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
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
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

得好與三十棒翠雲德慶道也好與三十棒
遂高聲召大眾曰喻上堂日日東出日日
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
然按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
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問德慶道定
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住道

半山熟睡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
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
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
何師曰築着碓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菴臺末氏子上堂
趨禪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
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
付麼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
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契
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

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
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
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
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
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
識得者麼若也不識為你注破仰之彌高不
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
自然鳥啼花咲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
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運

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突粥
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
何自納敗關良久高聲召大眾舉首師曰
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
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抵箇無心已穿鑿直

鏡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
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竟還
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
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抄看以手
拍禪床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

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開八
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屠下屠
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
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
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是箇殺人
不貳眼底漢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

又道廣額颯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
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夾路挑
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
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纏身
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

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
佛語下教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
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
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
以聞悟悟至名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

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寮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冊丘人也依圓悟於
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
師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
霹靂電掣呈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
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

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家上層年將耳順
 一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
 講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類如也及
 法昌歸齊在咲談問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
 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
 源登座問卷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
 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消滴不遺且道尋常著
 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着萬卷書底又
 却向甚麼處着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
 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
 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
 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咲
 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
 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
 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
 跟猶未點地在悟顛面曰寬裏何曾走却豈
 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
 休去

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
 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
 邵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
 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
 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梳拂袖便出
 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
 不悟公擬對慧拈之曰討甚麼梳公曰還這
 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
 十八歲為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
 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
 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
 畢公厲聲曰和尚眼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
 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
 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闕連江築庵自娛忽一
 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趺坐作偈曰謾
 說從來收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抄倒須彌
 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寬菴道人祖氏建寧游寮院之姪女也幼志
 不出遠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
 白悟曰更須矚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
 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
 眼中沙

令人本明彌明室自機契圓悟過參明宿皆
 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早
 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未別親里而終草
 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嘗垂語讚揚偈
 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
 之時須要會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
 菩提淨花生於泥人來問我若何為粥粥啣
 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
 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义道不
 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娶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
 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辨
 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
 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
 元來恁麼地近耶
 臨安府靈隱暗堂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
 彭氏年十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
 共即往成都習經論還峨眉雲岩寺時微禪
 師住焉微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師初入
 門值微飯罷於庭廡間閑行師見即放包
 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為文殊
 之師微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錢拂者

為首坐師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
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
以為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
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
上方丈告微微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
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

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為每問話
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
舉龐居士問為祖不與為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眾中眾以為中風共
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師

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
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擊
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我雖位
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唱悟以拄杖擊禪床云
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
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鏡舌轉開換之語眾

目之為鐵舌速自此機鋒峻敷無所抵括矣
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
悟示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
下峽初抵淮南住龍瑞八年遷瑯琊又移暨
之普濟澗之定業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
如風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陞坐曰天無門

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
趾金圈禾粟棘甍拍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脚
山魃解雙趨去年冬秉無炭燒今年定是無
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
屈且道屈箇什麼耐奈監寺副寺維那典坐
直歲寺却典泥水匠商重收日有負為焉交

殺佛殿脊又上堂舉真淨和尚示眾云天也
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豎
四北俱靈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
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
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
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

云賊賊師舉了曰是則一場費弄不少爭奈
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竊未
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辨廊下恰
犬吠師乃喚行者探門前有甚官客大眾皆
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哨指一聲搖手下
坐其舉揚大率如此時妙喜果謫梅州有傳

師偈頌提唱以往者妙喜賦云老師暮年有
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國悟所付法
衣連其得旨故歸師以頌迎之相遇甚歡妙
喜極口稱譽又題其真云遠川嘉苴無真無
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
鉢盂裏走馬自此人益歸重俄遷光孝閣十

年安定郡王趙表之與師為世外交侍郎曾
開徒師參叩曾雖士大夫而飽參諸老後妙
喜遊甚久而未甚穎脫至見師始盡餘疑後
過南嶽遂住南臺時龍王璉禪師方廣行禪
師者皆月菴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
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

十餘問皆佛祖殺訖節開快學者罕到之
處師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嘆
服璉即率其僑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
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清瀉福三寺乳道
丁亥尚書池公德蘇守平江以席立大道場
上下身人力邀師主之至則廢物無存空令

整肅適丁茅簷蕭索不繼而戶外之聲常
滿忘軀為法者集為道益顯著遂奉 詔住
高亭山崇先寺未幾與主者不合退居迎照
菴再奉 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
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蔽佛眼莫能
窺測舉處成胡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三

十年菴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唧溜
漢就中有些子誓訛對眾也須說破山僧二
十年前被業風吹到岷峨山下荆棘林中撞
着箇無孔鐵錘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
却口一生閒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
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

親遺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印是一鶴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賊物現前未為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無禪燕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 孝宗皇帝留神空宗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贊師真有解向鉢盂走馬之語至師對 御歸以頌記之云鉢盂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空白雲包盡帝都春師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於室中機緣尤為嶮峻不可湊泊嘗指面前花問僧喚作佛草料見成喚作畜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參學眼在什麼處僧無語師自代曰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又問僧三門前寸草不生佛殿裏如何得入僧無語自代曰光剃頭淨洗鉢又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蘆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又問僧有祖以來多少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曰罪不重科又問僧你是甚院僧云天宮院僧曰既是天宮院為甚却兩脚踏地僧無語自代曰爭

恠得我又一日墜坐鳴鼓竟師坐帳內侍者尋師不見師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什麼不見侍者無語自代曰大斧斫三門又一日因書記維那相爭來扶師揭榜曰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弊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曰不是不是書記無語二人俱逐出又因淨慈先馳至通書師問你長老甚處人先馳云越州師曰猛虎不食伏肉又甚處人先馳云越州師曰猛虎不食伏肉又因在病有僧相看師問僧老僧昨夜火星出官了至今因甚病屎不出僧云老老大大向東司裏作活計師曰承言雖會宗勿自立規矩既不識如何亂統即時逐出自代曰摩竭羅國親行此令僧入身師起身問更不着布棍相見僧又手近前云今日親見暗堂師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已盡師撫掌一下時有日本國僧覺阿通天台教頭工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居三年頗有得作投機五頌而去語在覺阿傳他日因海商得其國圓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而師宗旨遂分一派於日本國為淳熙二年閏九月旦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九月旦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

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崖岬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于時都下喧傳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達 上聽至期無疾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坐訖即語知事頭首分伴官客及施主齋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下人競集 上亦密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迭歸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高閉甚密師素蓄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撥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窓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牀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後手中書觀之乃舜世頌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得法者了乘如本齊已慧冲皆住大刹對 御語一卷 軼引見晦日召至選德殿奏曰臣本凡愚生於西蜀早聞道於圓悟禪師養拙山林幾四十年仰聞 陛下即位以來優卹生靈護持宗教所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實緣慶幸依近天顏不勝萬感 上曰圓悟是誰師對名克勤建炎初太上皇帝駐蹕維揚召對賜號圓悟禪師即臣之師也 上曰惜不及見之

采河如師對宗泉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
曰卿甚時來靈隱師對去冬會慶節前一日
入寺今蒙 陛下恩遇獲親清光一門師資豈
勝榮遇臣謹以舊所讚頌十篇上進請羅
上賜坐遂謝恩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死
師對不悟大非直終不非免 上曰如何得

悟師對本有之性若以歲月磨去無不悟
上曰悟後如何師對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
臣所對悉皆不是 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
何師對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肯
首師又曰古德云無所是是善提 上曰即
心即佛如何師對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

心 上曰如何是心師遂起身叉手而立曰
只這是 上咲復問德山臨濟悟道因緣師
具言其詳 上又問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
要檀郎認得聲此圓悟所得處只是要人認
得聲對若有陳度支問道於五祖濟和尚五
祖云小艷詩中亦是說禪時圓悟侍立因問

云如何是禪五祖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
檀郎認得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
子如何是佛森三斤圓悟遂長噓一聲忽然
有悟時恰有鷄啼圓悟云你亦會禪五祖云
汝作麼生會圓悟云去却胸中物夜盡目前
機五祖云此漢徹了也 上曰好好師又曰

悟得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截教只是一句
上曰是那裏一句師對好語不出門 上曰
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師對老罷致此一問
直得驚天動地迥今古脫是非離言說無依
倚正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 上曰
只是不在有無師對離却有無底亦不要

上曰卿如何師舉起一拳隨奏曰臣山林野
人舉止乖疎不識禮度乞 陛下寬貸 上
曰不妨說禪又問得道者誰師對學道之人
甚衆隨其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
亦自知時節昔有曾開侍郎亦近道 上曰
地如何有悟師對曾嘗問如何是善知識臣

云燈籠露柱貓兒狝子皆稱善知識何必更
問曾云既稱善知識為甚讚即歡喜毀即煩
惱臣云侍郎曾見善知識否曾云開三十年
參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
茫然臣震喝一聲曾擬開口臣又喝復搗住
云開口底不是曾侍郎曾侍郎向甚處去曾

不覺點頭長噓臣舉手長揖云侍郎且喜大
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云吡我老驢叢林妖
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
起拂子劈口截 上曰更有何人師對學佛
者衆機緣亦廣切恐有勞聖聽不敢多奏乃
云臣乞回寺與諸衲子傳佛心宗仰報覆燾

之恩願 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師對謹當退聽遂謝
恩下殿三月七日復有 旨八日午時候駕
過德壽宮回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還德殿
引見既見賜坐 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刹每
令臣察擇人住持師對荷陛下不忘靈山付

囑不以形眼見奔林下之人何以仰報 上
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對臘雪應期必有
豐年之兆 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對臣
亦恐春間細民艱食賴 陛下聖德所感今
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賑濟但
得一飽則農務有緒皆 陛下生成之賜

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對 陛下
以百姓心為心聖慮既堅必隨心念 上曰
昔聞黃芽節舉古云心隨萬境轉處實能
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對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師對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為
有泝澄吾者說 上曰可謂寸寸直無難

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
地懸隔 上喜甚師復奏曰容臣錄一本并
鐵舌菴錄前後奏對錄上進 上曰甚好又
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不出師對理會不
得無義路處直下便是 上曰更數年須可
曉師對但於一刹那間以悟為則問對既久

師乃奏曰臣恐久勞 聖聽謝息下殿八年
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寺至冷泉亭師
起居羅侍臣傳 旨長老歸寺上至三門下
馬師再起居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殿殿前
師奏曰脩廊高峻恐艱聖步 上曰不妨遂
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 上

至方丈師起居 上首看 太祖皇帝所賜
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 上以手捧至額加
敬師以佛牙事跡進呈至遇安堂一咲軒讀
大慈宗杲至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
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量 上見此
曰遲兩年惜不及召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

何師對超然居士與圓悟先師及大慧游徒
之父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又見語錄
三策在方丈前案上并奏對狀一紙 上曰
此是什麼師奏向來乞進 三祖大師信心銘
及鐵舌菴傳與前後登對錄 上有旨令收
入次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

對此是僧徒畫臣項相求贊上曰此是畫底
那箇是真底師又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
聖躬萬福 上大咲 上觀圓悟禪師像師
讀所題贊曰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
八住海內叢林逢着唯論此事海口辯湧洪
濤到了不說一字慧遠把斷綱宗負荷關行

大少鐘鐺快下鉗錐提持向上底路 上曰
此便是向時所說 光竟在維揚登對底師
對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奏曰此吳道子
畫師亦讀所題贊曰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
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也為上我今稽首禮讚
揚留與人天作榜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

臨濟師對臨濟禪師乃曹州人臣十二世祖
師也 上周覽山林乃曰想雪下時可觀師
對更有上方尤好上曰師隨至東廊法堂前
上觀壁畫師奏曰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
今有否師對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
師隨問奏答語意相契 上遂回駕師謝恩

而歸翌日有 旨賜絹帛等是年八月六日
有 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負僧道入內
就觀堂齋齋罷起觀堂前起居 上賜坐賜
茶謝恩次續有 旨獨宣靈隱長老至觀堂
東閣師隨入奏曰臣等今日蒙 陛下賜淨
供三教畢集此一段勝事世所希有感荷聖

恩 上曰可謂勝事遂賜坐 上曰有一兩
件事欲問卿師對曰臣願聞 聖訓 上曰
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
如何師對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
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覺覺無殊
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

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上曰
夢幻既非且鐘聲長甚處起師奏後 陛下
問處起 上咲 上復問前日在此閣靜坐
忽然思得向時所舉不與萬法為侶只這不
與萬法為侶也大奇朕從這裏有箇見處師
奏曰下月為吉為侶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

四海不為多師奏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女
何上曰亦未嘗欠闕師奏曰臣每於入室時
常問衲子如何是斬新一句擬議劈便打
有時問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未開口也打
上曰因甚却如此師對繞繞思惟即成剩法
繞落陰界即是生死根本參禪如斲輪擬議

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鈍置了也
何故法無二法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
山悟道了封却佛殿門乃云有我便無我有
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
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聞
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

問曰只如德山示眾云釋迦彌勒是擔屎漢
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莫也是排佛麼士人憫
然臣曰這裏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
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事在觀公
所見未曾過人且坐禪茶前日又有一官人
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願養得

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第恐未是在臣云片但橫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負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負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

得一般臣云遠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相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覓一盃茶臣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款大率古今言句正如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贊其略曰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駐也 上曰作頌景難師

奏曰昔時葉縣省禪師有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眾曰方水潭中蘊靈蛇擬心相向便掬柳何人拔得蛇頭出 上曰更有一句師對只有三句 上曰如何只有三句師對意有待焉二百年後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方水潭

中蘊鼻蛇又佛果圓悟禪師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茶臣於第三句下著語云潭呢達哩吽噯吒 上笑曰甚好又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對 太宗皇帝 上曰問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對 太宗皇帝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次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國

經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疑為甚却在御手裏僧無語臣亦曾代下一轉語 上曰如何代語師對當時只將經卷當笏躬云頌 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曰好好師奏曰 太宗皇帝又嘗見一僧問云知是何人僧云塔主太宗皇帝云既是朕塔因甚是御作主其僧

又無語臣亦代語云 聖恩普被 上首肯久之忽聞外報未歸師奏曰陛下日應萬機臣不敢久留恐勞 聖聰謝恩下殿九年四月二日有旨四月八日宣入內觀堂齋齋羅同起居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曰此乃葦林成規而天於結夏日鑄鐵人截土窟中結夏九十日

戒行精潔則鐵人冰不然則鐵人不全故稱為僧鐵 上曰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日十六人入觀堂修三年淨觀 上曰觀者是觀想妄想顛倒相持何時得了師對以賊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上曰如華嚴大經要妙只在喝

讚慶爭如十地頓超如 上曰聞得四句八十一卷華嚴一時了畢 上曰須盡底透得徹始得師對曹洞下禪多云直何 上曰擲下羽扇於榻前默然正坐時眾皆惘然相顧無語師即起身近前奏曰今日乃釋迦如來誕慶之辰陛下作此一殿

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時大雨乃曰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遠來諸山皆有頌臣獨無而今報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對未至禁門時舉似 陛下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舉一遍看師對不可頭更安頭 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步奏曰臣深領此一問 上曰更

有也無師對常似今日又奏曰昔見台州守宗穎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著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深惘然無答 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對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中

本三昧 上首肯之師謝恩歸位 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對初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虛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 陛下看此習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為究竟故圭峰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飛驢之身昔有

僧名頂三教嘗作偈示眾云四禪捨念常清淨半是真如半是空此處修行多歧路行人到者莫忽忽一邊頓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繫與水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

施志皆在定傳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
在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此乃是不動
真智也 上曰是衆皆起謝恩下殿師再入
奏曰臣去年八月二日奏對錄并七佛偈日
本國法師問道錄三日前亦曾乞進 上曰
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曰七佛偈去冬因

廿五

沈介尚書問第三吐會浮佛偈云假借四大
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上曰他如何問師奏曰
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
答云未有尚書時喚什麼作境心境俱空是
箇什麼渾然有契證 上曰朕近日於四海
不為多處別得一轉語云明鏡絕纖塵師奏
曰臣感蒙 聖訓謝恩下殿
台州洪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
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
月泛江湖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弱七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一六頁上一行「卷第二十八」，
[徑]作「卷第二十八目錄」。
- 一 九一六頁中一〇行與一一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目錄
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八」、「大
鑑下第十六世」三行。
- 一 九一八頁下末行「來年」，[徑]作「年
來」。
- 一 九一九頁中五行第一六字「空」，
[徑]作「牢」。
- 一 九二〇頁中七行第七字「於」，[徑]
作「擬」。
- 一 九二二頁下七行「殺訛」，[徑]作「請
訛」。
- 一 九二四頁下九行第四字「子」，[徑]
無。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弱八

大鑑下第十六世
太平勲禪師法嗣十六人

文殊心道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南華知昂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燦禪師

谷山海禪師

靈岩晝禪師

啓霞楚謙禪師

福聖深禪師

千山智嵩禪師

融藏主

炭書記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二十一人

龍翔士珪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辨禪師

方廣深禪師

成都世奇首座

淨居尼惠溫禪師

馮楫給事

雲居圓禪師

雲居祖禪師

三聖道方禪師

寂菴主

三角劫禪師

三聖真常禪師

辨侍者

越州石佛世奇禪師

無錄

著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善果禪師親

自得暉禪師法嗣四人

雪竇德雲禪師

仗錫崇堅禪師

華嚴慧祚禪師

雪竇煥禪師

瑞巖石窓恭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重皎禪師

淨慈賢禪師

大瀉智禪師法嗣四人

雲蓋澄禪師

石霜能禪師

赤岳又禪師

陳與義居士

太平勲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

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合詰之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

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

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

話至覺錢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誇先師好因

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

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

十方無僻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獨破總紙

鑑即閉門檢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

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

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

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嘯呻象王哮吼

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

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

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

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德麼時刺破橋

尸迦脚跟卓一下曰德麼時卓碎閻羅王頂

骨乃指東畔曰德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

指西畔曰德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拈

不德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宜

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

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鬣

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

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

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

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鬣且要俯順時

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

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

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

發太古之音恭布軒前妙音出神機之外進

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

紙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

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堂

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
內開思想大底與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
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
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
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鏡停音鉢孟添
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陛下

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
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煖
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
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耐變為甘
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
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

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
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
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
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暗驢瘋臨濟
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
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

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
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槩殘之血皆白
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部州南華知昂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
事寂希奇不礙富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
一概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

八字不著一擊禪床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
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龐西鸚鵡得人憐大都
祇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捉
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猶兒偏解捉老鼠上堂
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鯢鱉猶
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

前赤骨力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
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
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
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
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
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

悟所以悟為迷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
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
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
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葬於叢林及
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

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
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
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
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
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
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

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為知領
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
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撥師曰蘇嚕蘇嚕曰
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
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後迂龍牙因欽宗皇
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

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
適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
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
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
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
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

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因即歇
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
尚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
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
二子兇頑狡猾貪嫖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
業第三子盲聾瘡痂疥癩不分是事不能祇

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
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
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
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
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
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

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眾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給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一十三日再集眾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

華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廣生眾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飄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塋於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掉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

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梵子周而有餘雲門道識得梵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鸞鬧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

廣鑑瑛禪師不契遠造太平隨眾咨請邀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

擲半曉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轉轆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問你無實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告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究有丈夫作畧二十年從油費醬固足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

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玆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閑棧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叢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

何是實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實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師曰向上座三

十年學得底師嘗謂眾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願脫衣械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鮮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誕忘則吾時至矣乞
還郭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跏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
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
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

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聞
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
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畫撓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月一
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竟注萬派爭流
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
傲烟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開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綠楊陰遠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泉佛真了樂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揚廣橐
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
二三相見不揚眉釀成造作說使動弦別曲
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利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搥摩石火收捉
電光工夫在用渾閑事咲倒西來碧眼胡卓
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如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

中白推相似師因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
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未出世
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鷹
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
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
翕然歸敬未視象其伎懼行規法深夜放火

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眾云
爰開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
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
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
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
萬年和衣泥裏靦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祇
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入方寸深拈起拄杖
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
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
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
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
見色耳聞聲一句當陽頭戴天脚踏地你諸

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
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
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
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
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
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
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又
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
府灌鏡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
頭句槁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
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

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
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
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
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米意師曰東家點灯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
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

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
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
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
衲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
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
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鷲子深

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鴛鴦
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鳥龜問魯
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
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
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
打鼓弄獅搥鼓破獅搥走丙寅七月十八日

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
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
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
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

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
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
甚麼却被蛇咬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
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
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家爾住後上堂少林面
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

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
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
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
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
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錢錢鑽

不入錢鑽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
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
作十拍鹿為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己
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
為藥華開菩薩面機欄葉散夜叉頭上堂諸
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

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
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頭脚下若參差即學
唇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
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
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
眉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

田地猶遺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
下言瑞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笑問祖佛心肝
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
有者誰知當面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
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
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
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
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
夫
隆興府黃龍牧菴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
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

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
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
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
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
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

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
跨雨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任後上堂張公喫
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
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
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
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菴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極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進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慶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踏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紫生華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領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捻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鍊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面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概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

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毫處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歷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捻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觸體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誇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誇西天二十八祖是誇唐土六祖是誇天下老和尚是誇諸人是誇山僧是誇於中還有不誇者也

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誇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侯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得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

塔於寺之西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

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纜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紙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

盡善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鳴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

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關黎眼晴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結打土產開之有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總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

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關維杖談利目晴齒舌數珠同靈骨增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刺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詰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

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被蓋側立子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柱杖云大衆也須識取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

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放勤抱得稱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滿運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盡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已歸宗震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實李文公想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

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蒸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柱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噴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捆成齋

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聞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捻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闊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

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顯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願賓王斬

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雨口邊捨得毒

她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掃欄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柱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捆且道是憎邪是愛耶近

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擊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曾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達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拍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下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紙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啻留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滿酒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

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為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闍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搥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恠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每問曰猫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懷懼洛陽峯畔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袖下奔轅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葉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

座歸方丈儼然跌坐而逝火後杖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問群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謂方丈割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岳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坐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叢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抵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若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口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處勢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果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升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恁不得你作麼生山問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見江西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嚧婆訶恁麼不恁麼恁不得蘇嚧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印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諫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

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已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印事着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蛇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九一百二十八歲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請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
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監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群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嘆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廢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賊為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對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對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為山呵呵大笑漕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啻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戰

登

紫

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二七頁上一行「卷第二十九」，
[徑]作「卷第二十九目錄」。
- 一 九二七頁中一〇行與一一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目錄
終」、「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九」、「大
鑑下第十六世」三行。
- 一 九二七頁中一四行「縱然」，[徑]作
「縱然」。
- 一 九二七頁下一一行第一六字「眼」，
[徑]作「眼」。
- 一 九三四頁上一一行第五字「吾」，
[徑]作「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弱九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一人

湄山寧禪師有錄

淨慈昌禪師法嗣三人

五雲悟禪師有錄

萬壽正受首座已上無錄

靈隱光禪師法嗣三人

中竺元妙禪師有錄

靈石辯禪師已上無錄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圓日禪師有錄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思達禪師有錄

天寧卓禪師法嗣八人

育王介謨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烏田良範禪師

温州符菴主

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祖珣禪師已上三人

雲巖天游禪師法嗣二人



智者可昇禪師

天衣性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已上二人
徑山惟表首座已上二人

鼓山僧洵禪師
仁王大心讓禪師

徑山智策禪師有錄

圓通曼禪師法嗣七人

左丞范冲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左司郎中郭若士已上二人

雪峯慧忠禪師有錄

天寧靖禪師

鼓山宗譯禪師已上二人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報慈淳禪師有錄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一人

靈巖微禪師有錄

信相顯禪師法嗣三人

金繩文禪師有錄

中峰祖源禪師已上二人

淨因成禪師法嗣二人

瑞巖如勝禪師

上封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胡安國居士有錄

黃龍逢禪師法嗣一人

薦福禪崇禪師有錄

黃龍震禪師法嗣三人

報德智一禪師無錄

黃龍道觀禪師

樞密吳居厚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淨眾全禪師

陳易體常居士

雲頂師旦禪師

治父道川禪師已上二人

善權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漢禪師有錄

靈峯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袁州仰山韶禪師

黃龍義和尚無錄

德山慧初禪師有錄

真州址山作禪師已上二人

萬年一禪師法嗣二人

報恩法常禪師有錄

嶽山祖菴主法嗣一人

延慶叔禪師有錄

勝因靜禪師法嗣六人

萬壽普信禪師

光孝果敏禪師已上二人

廣教器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一人

蓬萊圓禪師有錄

明招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秘禮禪師有錄

天童珏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智鑑禪師有錄

雪竇宗禪師法嗣二人

廣福道勤禪師有錄

翠岩宗靜禪師無錄

善權智禪師法嗣二人

超化漢禪師有錄

靈峯古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四面欣禪師無錄

禾山方禪師法嗣二人

袁州仰山韶禪師

黃龍義和尚無錄

中巖能禪師法嗣一人

種頭崇真化主無錄

鴻福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常禪師無錄

瓊首座法嗣一人

雪峯慧山首座無錄

琅琊誠禪師法嗣一人

址塔善初禪師無錄

廣慧聰禪師法嗣一人

明州普照戒禪師無錄

大隨靜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石頭白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南岩勝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子言菴主

劍門南備造禪師

莫將尚書少丞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

能仁淨禪師

黃梅明禪師

妙高則禪師

釣臺詮禪師

提刑吳所居士

五祖白禪師法嗣一人

龍華高禪師有錄

大鑑下第十六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嶺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肅月
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逐相委恣麼棒樹花開盛

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若溪人也上堂月堂老

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

麼者永時不見者永是箇甚麼呷飯時不見

呷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林打睡要且

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水時見著

水呷飯時見呷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

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

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蓋薇紫問著春風想

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

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曰頭明驚起雪師

子瞳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

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曰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

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歎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謀禪師温州張氏子謝

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

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

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

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

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

文殊智普賢行多年磨日德山棒臨濟喝亂

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

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額磕著聖僧額

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有有礙

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

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禁林平怙大家

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

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

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

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

性剛毅泣衆有古法時以誌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筵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

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訛拈起舊來攪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爐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抵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高樓大報若會得去鏢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

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咲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報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

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華紅溪邊倚竹碧煙籠閉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安吉州烏田唯巷良範禪師上堂塵刹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

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

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恁麼易分雪裏糝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府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

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

般若鋒乃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

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恁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之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賊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宕

子偏憐客自愛貪孟情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秣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

此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蕩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與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遠禪林一匝轉歲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盡龍看頭盡蛇看尾曰婆子道此來請轉全歲爲甚麼祇轉得半歲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歲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

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詳且走拂子曰這箇是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極紅李白蓄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

雅親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眾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

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窈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把牛曰向上事未了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罵馬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懷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德廢正廷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鉢故指若

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

於東崗之麓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嘆不是苦心

人不知
陰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揭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隨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速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

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

曰親切親切旻曰吉捺舌頭三千里

課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

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暮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啣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報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得曰不可思議是大大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

曰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錯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毘盧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而無慚色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未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哉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着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又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信相顯禪師法嗣

別九

十一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鏡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

放過放過即不無私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者翼馬無千里設追風

無為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

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稱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躡庵與諸機鋒相投蒼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然感飯又感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句這

杖重了言九寒帶雨一枝花落盡才好么子倚欄干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菴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

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菴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響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響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咲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眾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諱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擡擡鏡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泊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裏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善德
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囉囉哩
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

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
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
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機翰後首報報恩

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

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

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

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

咲寥寥空萬古風颯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

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

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卷主法嗣

廬山廬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

禮拜師曰喜與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蓮水軍萬壽夢慈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

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

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

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菴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

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開籬落朔風

列列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靚面為

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慈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

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

臂備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

滿街衢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園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

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

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曰

在浮生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

已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

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

僧作舞歸眾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文書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

跨海鯨由基方燃鐵杖上眾猿驚上堂至座

前師揚一僧上法座僧憶惶欲走師遂拍座

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何

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額侍者曰嶮

天童珙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涪州吳氏子兒時母與

洗手場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

恃怙休真歇於長蘆大休首眾即器之後避

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

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雞抱子

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

抵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王華昨後風

街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岩深處卧

煙蘿忽遇客來將何抵待沒底籃兒盛皓月

無心笠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漾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隄燒盡

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

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

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

大隨靜禪師法嗣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為

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鉋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破磕明日破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台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

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鉋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

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

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休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樓巢堂巽然曰這小厮兒師珎

重便行出任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窈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為伴泉為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常謂眾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景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

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

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肱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問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未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

都首尾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来猶然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鎖鑰全正令曰把定

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德麼則南岩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菴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

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揚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入方

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深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慶會若德慶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慶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德慶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

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透他透頂透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觀者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德

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開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

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神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道僧問處依稀越國鬚髯楊州藥山春來眼似流星撒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

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谷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發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眾這箇即且致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為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未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德慶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娼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德慶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眾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

蓋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觀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為室中

發異泉無涸溢四眾訝之居三十年化風感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菴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消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眾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劍門南備遺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

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

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咲點頭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曰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其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下得未審過在甚處

慶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五祖自禪師法嗣新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咲呵呵指點門前老

松樹且道他拍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
一堆柴

燕

二末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弱九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三七頁上一行「卷第三十」，徑作「卷第三十目錄」。
- 一 九三七頁上四行夾註及上二行「有錄」，徑作「見錄」。中八行及本頁下六行同。
- 一 九三七頁上七行夾註「已上無錄」，徑作「已上二人無錄」。
- 一 九三七頁上二二行夾註「無錄」，徑作「一人無錄」。本頁中一行同。
- 一 九三七頁中一行夾註「有錄」，徑作「一人見錄」。
- 一 九三七頁中六行夾註「有錄」，徑作「俱錄」。
- 一 九三七頁下九行夾註「已上有錄」，徑作「已上三人見錄」。
- 一 九三七頁下一〇行夾註「已上無錄」，徑作「已上三人無錄」。
- 一 九三七頁下一二行夾註「有錄」，

徑作「見錄」。下至次頁上二〇行同。

- 一 九三七頁下末行夾註「無錄」，徑作「二人無錄」。
- 一 九三八頁上二〇行與二二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十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行。
- 一 九四四頁上一一行第八字「却」，徑作「劫」。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弱十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曇華禪師見錄

育王裕禪師法嗣九人

弱十

清涼坦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雲巖法秀禪師

天目肇禪師

上巖詠禪師已上五人

大瀉恭禪師法嗣四人

慧通清且禪師

正法灑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五人

國清行機禪師

華嚴智深禪師

上竺圓智禪師無錄

靈隱遠禪師法嗣九人

東山齊已禪師

覺阿上人

知府葛鄰居士已錄

堯首座禪師

公安慧冲禪師已上四人

華嚴民禪師法嗣一人

華嚴祚禪師法嗣一人

昭覺元禪師法嗣一人

風棲慧觀禪師見錄

文殊道禪師法嗣三人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瓊禪師無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網巖了贊禪師

天井道如禪師

泐潭明禪師法嗣一人

無為守緣禪師見錄

徑山寶印禪師見錄

東谷光禪師無錄

待制潘良貴居士已錄

雙槐鄭績居士已錄

文殊思業禪師已上三人

甯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

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

漆指法味曰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

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榮及

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

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

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

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嘆後以偈寄曰坐斷

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

消息報道揚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

年面壁塚却東土兕孫隻獲西歸託置黃面

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橫古路一馬生

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未沒滋味拈得口

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鷄起梵王睡

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

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觀

得透也未直饒一敲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

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

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

懽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

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請雙許

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

量與粥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子

笑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

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

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

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

鳴三家村裏是胡猴價增十倍驪龍領下明

月珠分文不直若作初僧已鼻甚取得來三

十年後換手榘胸未是苦在上堂飯籬邊添

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醬黃河三

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

較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
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
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
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需然有餘玉皇大
帝發遣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勸勸頃刻之
間退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休實供通切
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五百力士
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
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臍脂帽子脫却
鶻鼻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
起來屈膝坐梳頭星現袖僧前上堂三世諸
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分明較定
牙關踴跳出他圈積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
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
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
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
局原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住一來是
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
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
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棗
打八百蒿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
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
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

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呈繞舞棒則不問且
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岩頭扣舷三下
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
問和尚如何對它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
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
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
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
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
生師曰樂則同懼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
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等
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
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
撐席口曰一言金石說來重萬事鴻毛脫去
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
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
倒戈卸甲扇丘忌曰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
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
卸却干戈隨分着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
床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曰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
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
門嘗誡徒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曾如靴
蛇感窟手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
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請益
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
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
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
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
藏脫體無依便斷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
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
迹處師曰嘎照曰無蹤迹處目甚麼莫藏身
師曰石床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
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
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
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
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
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
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
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眾曰盡十方世
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
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觸體猶未覺法燈云
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
是一絲頭師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無山清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
齊川和尚為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住持遂嗣大馮馬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然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鷲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拈海嶽未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耳

成都府昭覺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濡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

不知那箇無思算喫着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巨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換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以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敲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鎖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且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息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祇將折筋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柱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驪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師以棒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示眾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鳩鳥落水魚龜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眾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是見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髅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眾四喝公案乃召眾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投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着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劔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

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
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
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
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
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
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着

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
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
生三梁間紫鸞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滅大虫怕喫生人膽
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龍明月珠是則是祇
如焦山坐斷者

偏僻病不怕冷油蓋非禪床下座僧
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獍爭神曰如何是
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
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
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弦琴久居在
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

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
門放洞山三頓鉢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
身攝曰飯袋于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
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源是紅爐煨白玉
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為室中常奉
若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帚柄髮鬚赤斑蛇

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
若帚柄髮鬚赤斑蛇捧下無生忍臨機不識
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
公遠書渴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鷄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港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地討天虛空
釘板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畫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憲從此庵發
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往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跌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將去來四大五蘊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一著于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已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
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臥耶
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速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
修山主偈曰不見柱不見柱不見柱是非
已去了是非裏薦取石大眾曰薦得是移華
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
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
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

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
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
鷄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踉蹌疑殺
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
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漂漂合
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

修行依舊打之速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
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
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
當面錯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惘
障技猶預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
沉心垢濁正心誦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

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以元捨仁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决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機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

方終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一掃盡著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摸頭孤路行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四其堅

李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拍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即曾見善知識否公曰其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固然海召曰侍即向甚

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椀

知府葛鄰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院首詢無庵全禪師末指南庵今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

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希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通通見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紫鏡忽然撲破鏡身跳出虛空古德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嚴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印首肯會圓悟歸昭

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
 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
 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
 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虛
 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
 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迺之
 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
 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
 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憐陳如比丘最
 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
 新豐洞裏抵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
 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
 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即
 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
 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抵教諸人行
 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聞業莫
 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
 十萬億句况百千萬億句抵在一句祖師門
 下半句也無抵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
 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
 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
 不是顛顛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
 大玄叢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
 浩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

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
 塵中如何辯主抵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
 堂六月初一晚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
 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
 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矣矣難除即妄明
 心道轉迂桶底擡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薄師至徑山彌泱 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
 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
 月 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
 益歇住持十五年冬素乞庵請給熙元年
 十一月往兄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
 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
 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輓贊返寺之法
 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
 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樓慈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
 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
 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師於
 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
 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

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
 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
 九垂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
 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
 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
 得上堂遶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
 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
 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
 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殺猪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脚師遂作跋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闍

所至挂鉢隨象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
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
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
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
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
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
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
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餐喫了便不饑其餘便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

✽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
十二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
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
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高歸一
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給法界收來毫髮
第十 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
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
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
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

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
笑連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
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
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
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
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
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
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

✽

✽

第十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四六頁上一行「卷第三十一」，
徑作「卷第三十一目錄」。
- 一 九四六頁上一七行夾註「無錄」，
徑作「一人無錄」。
- 一 九四六頁中四行夾註「一人見錄」，
徑作「見錄」。
- 一 九四六頁中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目錄
終」、「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大
鑑下第十七世」三行。
- 一 九四七頁下二二行末字「清」，
作「青」。
- 一 九五〇頁中一八行「虛幻」，
徑作「虛幻」。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世著

扶一

大鑒下第十七世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瀉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璩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岩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瀉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靈闍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然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叅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儲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徑山了明禪師

祖麟道者

清涼殊禪師

花藥繼明禪師

大雲顛禪師

昭覺子文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岳麓梵禪師

趙宗道人

洛浦相禪師

伊山冲密禪師

象田德禪師

龍牙信禪師

光孝林禪師

九鼎法生禪師

鄭昂居士

大悲開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慶成冲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博山能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茅詮禪師

黑水曇振禪師

法濟僧鵬禪師

無峯慶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尚

玉泉道成禪師

興王如治禪師

法宏首座

光孝立禪師

南華曰禪師

大瀉惠仰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信禪師

岳侍者

雲卧曉瑩禪師

黃文昌編脩

徑山有才禪師

雪峯慧然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薦福妙熙禪師

石門仁禪師

蔣山思禪師

光孝圓禪師

秀峯南禪師

報恩行禪師

薦福普仁禪師

大瀉如晦禪師

明招觀禪師

從慶慶禪師

石泉詠禪師

明昭激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正法秀禪師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

冥言笑聞梵唄則喜

圓頂猶喜閱群書

悟徹豈醉於俗典

雲居次參黃檗祥

盜起歸謁佛心會

曰汝在佛心處所

心上堂拈普化公

麼來時如何劈脊

汝意如何師曰某

曰此正是以病為

汝但揣摩看師竟

信禪師拈曰雷聲

告慧慧以舉道者

之師對已慧咲曰

在如人斫樹根下

上斫其能斷命根

處恣如此何益於

已師愠而去翌日

疑者慧曰抵如古

昭覺祖明禪師

仰山圓禪師

關西尼真如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

冥言笑聞梵唄則

圓頂猶喜閱群書

悟徹豈醉於俗典

雲居次參黃檗祥

盜起歸謁佛心會

曰汝在佛心處所

心上堂拈普化公

麼來時如何劈脊

汝意如何師曰某

曰此正是以病為

汝但揣摩看師竟

信禪師拈曰雷聲

告慧慧以舉道者

之師對已慧咲曰

在如人斫樹根下

上斫其能斷命根

處恣如此何益於

已師愠而去翌日

疑者慧曰抵如古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詰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寂癡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令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迴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過鼓告衆曰龜毛拈得啖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執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巖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龜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抵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取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周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岳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泓清師曰一任卜度

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問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與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各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群比丘各從其類此衆

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撓匙老鼠不咬甌箆山冢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鏹漏燒燈盞柴生滿窻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海樞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為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我游我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嗟嗟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開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薑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松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

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許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日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挑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菴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眾於大乘堂問學者即心即佛曰緣時妙喜菴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詰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為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然計曰我之所得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

壁掛葫蘆於是聲名喧動麓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岩頭大師向菴峰頂上擊風鼓浪詭弄神變脚跟

下好與三子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
是韓光作莫把膏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
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
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
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通相慶賀物外
閑人納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
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
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
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
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
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
無切忌喚鍾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端
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重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
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
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
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蟻羊

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
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雲峯和尚凡見僧來
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
牌勢早未諷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
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
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
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
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
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
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鯪跳
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
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
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疑人面前且莫說
妄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
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
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磑著
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
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
蓋似地普擊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
喜淡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
大小岳上座口似磔盤今日為這問話僧講
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

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聽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福州西禪此菴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蓋止渴立主立賓華肇宗乘設或捨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

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排排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

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銖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鎧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蠅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吐上堂善闢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

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羅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啻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連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

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為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論那叱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慈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

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矣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抵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刺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抵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

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遮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達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抵為閑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

向師曰柳栗橫擔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岩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老

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不得你須

自家支當師曰五件事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脫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而親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相

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石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十一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心與趙州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錮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

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目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因措逐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頌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馬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餅水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難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慧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前射象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思大難酬捨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重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

門兩扇關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十一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寐塔全身於鄭峯東庵常州華嚴遜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嚴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嚴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勞面三奉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嚴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

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維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弄三撈撈始應知上堂良久名眾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眾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泐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放雙執執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抵結舌有分何故人端大國方為貴水到滿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篋話今天竟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懣底如何挿背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漢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鱉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冑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齊塔于本山

得明州愁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出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父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聞知其所未諉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待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為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折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捨不得動著慧曰我不是雲門老人持虛空剎窰窰窰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寬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破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破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

風卒未休正德慶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為眾拈出師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德慶批判大似困魚止癩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覺善薩卓一下曰向這東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南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閉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美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真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話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趁丈室足纒越闔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抵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

犁面家棧犯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祇會
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
過也無象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
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
老鷄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眇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啻啾漠無端將
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
短一時花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
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
免見迺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

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
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
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
箇時節幕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
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
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王
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菴中祥
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
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如人話你道
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
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

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
第一得忘了這一棒後曰慧室中問僧曰德
山見僧入門便棒林際見僧入門便喝雪峯
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
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
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割僧擬議慧便喝

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
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
慧於雲門菴夜坐次睹僧別燈始徹證有偈
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
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

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
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
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
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
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

桃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綉鞋卓
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
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岩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
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
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
未有喫靈岩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為人節
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恁麼自從春色來嵩少
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
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

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
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而天路迢迢
十萬餘僧問人天文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
手裏八棱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
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
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
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
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着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
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

世人人鼻孔遠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鋒立
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
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
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不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座一日留守陳丞相後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寂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滿了菴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臨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椎咲打塵空鼓驚起橋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

握拳當宵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吐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養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旁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秦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話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菴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假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

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表度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度化說話罵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閩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泮瀾左蠱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

十九癩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菴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驚鼻地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

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苦者苦若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語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下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鬚百丈擺尾錐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鈎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

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嚴門下不致窳窳其或未

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竺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

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着惡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事截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為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着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

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乃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垂語云這一此子恰如撞着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嘿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

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袖僧門下一點用不着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

刺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嘿該不盡底彌巨大方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

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

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幾時如何師曰未肩已前

墮坑落壑

平江府資壽尼無着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衆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檄隨至方丈曰某理

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蘇囉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哩婆訶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囉婆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

梳舞棹別官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

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捻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捻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

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論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

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投影靈山竹嘯俯仰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象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實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

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

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

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着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偏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慶慶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

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今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謂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

頽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謫大般若公曰某見慶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語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頽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

諸方聞舉盡攢眉甚至盟還倒人星散直漢徒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

對僧內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喧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咲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閹守有畫像在馬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閹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頰頰深首顯不動軒辭曰

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伯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息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刺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頓下侍舅氏歸新淦

回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睿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備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脩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領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其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圍覺曰由寐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捺起便行也是鬼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糲膠粘着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慶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驢猶自在傍邊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目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繼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傷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

共一

蓋

異一塵繞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與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鷓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邛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點照為邪禪疑怨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連栢垂語曰連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抵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

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

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鮮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叅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

共一

廿六

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屎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

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

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曰大慧遺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猶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猶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際畧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

共一

廿七

回新臨安徑山了明禪師妙喜果會中龍象禁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為禡在不測師為荷枷以行間閑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

二三百人果以齋粥不給且慮禍當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育糲糲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果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寡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弄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即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為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隨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頭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眾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

妄派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妾一異僧長大瞠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春屬出觀之春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目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聞然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為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師二日前先已遷化矣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先僕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宜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天目緣所在施供雲衲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湖兩湖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茲

扶一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五四頁上一行「卷第三十二」，
〔徑作「卷第三十二目錄」〕。
- 一 九五四頁上二二行「清涼殊禪師」，
〔徑作「清涼珠禪師」〕。
- 一 九五四頁下三行與四行之間，
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大鑑下
第十七世」三行。
- 一 九六一頁下二行「寂窠」，〔徑作「寂
窠」〕。
- 一 九六二頁上末行「不投幾」，〔徑作
「不投機」〕。
- 一 九六三頁中七行「臺盤趺倒」，〔徑
作「臺盤趺起」〕。
- 一 九六三頁下一七行第八字「其」，
〔徑作「某」〕。
- 一 九六四頁上一四行第九字「怒」，
〔徑作「怒」〕。

一 九六五頁上一行「齋粥」，徑作「齋飯」。

一 九六五頁中一九行第二字「令」，徑作「令」。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扶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珪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德昇禪師

雲居悟禪師法嗣九人

表二

雙林德用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靈瑞肱禪師

洪州同安隆禪師

黃檗幻住印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休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已上三人

天寧記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二人

青原如禪師錄有

雲居如禪師法嗣二人

隱靖彦峯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六人

覺報清禪師

正法濟禪師

金繩勤禪師

黃龍忠禪師法嗣四人

狼山慧溫禪師已上

萬年道開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已上二人

信州懷玉堅禪師

靈岩宜方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薦福忠禪師

智者修禪師已上無錄

南安岩如禪師錄有

報恩成禪師已上二人

何山然首座已上三人

能仁朋禪師

道場言禪師已上四人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道場言禪師無錄

信相戒修禪師有錄 慈化印肅禪師無錄

無為道徽禪師

西禪連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秀禪師見錄

淨居尼蘊禪師法嗣一人

淨居尼法燈禪師見錄

大瀉果禪師法嗣十五人

玉泉宗璉禪師

道林淵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石亭祖瑋禪師

吉祥燦禪師

雙林遠禪師

禾山進禪師

雪峰一禪師已上七人

石頭回禪師法嗣一人

雲居德會禪師見錄

育王謙禪師法嗣七人

萬年曇實禪師

西岩宗回禪師

龍華本禪師已上五人

雪竇妙湛禪師無錄

道場琳禪師法嗣三人

東山吉禪師有錄

崇化道贊禪師無錄

大瀉行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已上六人

石門立禪師

穹窿覺文禪師

法輪攷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華嚴先禪師

狼山瑤禪師

徑山了粹禪師已上三人

道場慧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道樞禪師見錄

光孝愍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悟初首座已上

中竺妙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深禪師有錄

南華炳禪師法嗣四人

四祖宗肇禪師

正法月禪師

雪庭淨禪師法嗣一人

翠雲僧伽禪師無錄

訥堂思禪師法嗣三人

澄照行齊禪師

智首座已上

大中海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法舟禪師無錄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延福廣禪師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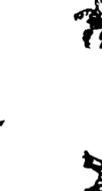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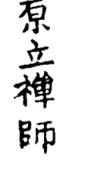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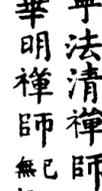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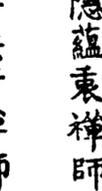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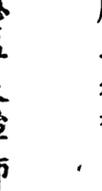
真牧賢禪師法嗣二人

永福嗣衡禪師

廊菴遠禪師法嗣一人

信相宜禪師無錄

古佛範禪師法嗣一人



烏回禪師無錄

越堂忠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獨秀宏禪師無錄

夢菴信禪師法嗣四人

能仁琢禪師

孝感疎禪師

鶴林妙禪師

永寧道全禪師無錄

足菴鑑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如淨禪師無錄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禪師德具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

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

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

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

見佛性機不投入闔至鼓山禮觀便問國師

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

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

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

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

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

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菴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偏

叅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

高庵悟南華易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徒

闕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

殊不用停囚長智道捋一句來師乃釋然述

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

村猛虎齧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

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

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

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

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膏

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珠向十字街頭普施貧

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

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寂苦是新

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

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

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

者也更不拍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

代祖師骨髓盡盡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

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開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

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纒

生眠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銜成何道理且道

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

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

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

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

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

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臂踏倒於是大

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

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

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

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

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羅氏子年

十九試經得度留教宛五祀出關南下歷扣

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觀繪胡

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

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

笑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

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

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揚岐栗棘蓬庵遣師

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

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

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

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鳥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關瓠子曲彎彎冬爪直僂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餅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懸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鍵却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趙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卓拄杖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之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信州龜峯晦菴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扶二

六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察煩惱蓋孟孟無柄龜峯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糲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雲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當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曰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扶二

七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

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烟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閉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頓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

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滌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

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問猶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中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盃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曾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摩呢唵唵唵唵唵唵示齋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隨州大洪老初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然

上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整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墜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墜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嚴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

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

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育王謙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黃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

咳

嗽

不已

汝

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點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未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

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音音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關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者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鞵露柱露柱

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
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辟
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
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
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
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

法二

法三

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
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
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贊
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
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
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榻一棒就中全生全殺

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劔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
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
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
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

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
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感師少嗣王位欽嚮宗乘因海
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
即棄位圓顯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
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與於世無一法與

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
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畧曰
生死海廣劫彈周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
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

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潮人不
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
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
雖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
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薊林居
士向公子諷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
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
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
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為他徧

法二

法三

界徧空無影迹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
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關市古
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
露和賊捉獲世無傳世無傳真可仰從茲不
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
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
子初住何山次移華嚴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
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
之禁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

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
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
不成見耶上為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
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
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
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
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
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慈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旛
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
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
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誓切忌著藍

法二

法三

多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
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
會禪歷魏游梁軋打闕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感粟翻憶小釋
迦雙手抱屈昧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
羅蜜上堂維摩嘿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
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
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
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續

扶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六七頁上一行「卷第三十三」，
〔徑作「卷第三十三目錄」〕。
- 一 九六七頁上四行夾註「已上有錄」，
〔徑作「已上二人見錄」〕。

- 一 九六七頁上七行夾註左「有錄」，
〔徑作「見錄」〕。一三行、一八行、二
〇行、本頁中一一行、二一行同。
- 一 九六七頁上一〇行夾註左「不錄」，
〔徑作「無錄」〕。
- 一 九六七頁上一四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三人無錄」〕。
- 一 九六七頁上一六行夾註「有錄」，
〔徑作「一人見錄」〕。本頁中一行、末
行、本頁下七行同。又「無錄」，〔徑
作「一人無錄」〕，本頁下五行、七
行、一二行、一七行、一九行、二三
行、次頁上三行、八行同。
- 一 九六七頁中二行夾註「已上無錄」，
〔徑作「已上三人無錄」〕。
- 一 九六七頁中四行夾註「見錄」，〔徑
作「一人見錄」〕。六行、一七行、本
頁下三行同。
- 一 九六七頁下五行夾註「已上有錄」，
〔徑作「一人見錄」〕。
- 一 九六七頁下一〇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四人無錄」〕。次頁

- 上六行同。
- 一 九六七頁下一五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三人無錄」〕。
- 一 九六七頁下二一行「無錄」，〔徑作
「二人無錄」〕。
- 一 九六八頁上八行與九行之間，〔徑
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大鑑下
第十七世」三行。
- 一 九六九頁上一行「烏巨」，〔徑作「烏
巨」〕。
- 一 九六九頁中二〇行「來後」，〔徑作
「後來」〕。
- 一 九七〇頁下一六行第二字「裏」，
〔徑作「裏」〕。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扶三

大鑑下十八世

東林顏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公安祖珠禪師

淨慈彦充禪師

昭覺紹淵禪師有錄上

積善道昌禪師

護聖麟庵開禪師

棲賢辯禪師有錄上

西禪需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安永禪師

天王志濟禪師

教忠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雲密禪師

東禪岳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宗遠禪師

白雲師沼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三人

軋元宗顥禪師有錄上

中際立才禪師有錄上

開善謙禪師法嗣一人

吳十三道人有錄上

遜庵演禪師法嗣四人

報恩法演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萬年荷屋常禪師

保福清皎禪師

徽州簡上座

龍翔南雅禪師

初門安分庵主有錄上

法石慧空禪師有錄上

徑山德潛禪師

鼓山知珎禪師有錄上

華嚴雲和尚

育王法明禪師

南禪大用禪師

無用全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希夷禪師

雪峰了宗禪師

盤山思卓和尚

天童應庵華禪師法嗣八人

天童咸傑禪師

侍郎李浩居士有錄上

祥符善登禪師

智者滿禪師

道場全禪師法嗣一人

華嚴有權禪師有錄上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三峰印禪師有錄上

大瀉行禪師法嗣二人

德山子消禪師有錄上

淨慈水菴一禪師法嗣四人

何山慧清禪師

務忠得一禪師有錄上

尖翁堪禪師有錄上

承天允韶禪師

香竇處南禪師

錢像祖止庵居士有錄上

南書記

鳳山詮禪師

禾山心鑒禪師

嚴朝康教授有錄上

仰山嗣清禪師

承天港和尚有錄上

徑山印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道奇禪師

金山永聰禪師有錄上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希濊禪師有錄上

萬年貴禪師法嗣四人

龍鳴賢禪師

天童從瑾禪師

大洪證禪師法嗣四人

玉泉思禪師

丞相益國周公

楚庵方禪師法嗣二人

和庵若禪師

天童淨禪師法嗣二人

石林秀禪師

普庵肅禪師法嗣二人

佛惠清禪師

東谷光禪師法嗣一人

或庵體禪師法嗣三人

天童智穎禪師有錄上

雪峰雲禪師有錄上

晦庵光禪師法嗣四人

雪峰元聖禪師

報恩智因禪師

水法野庵禪師法嗣一人

四思童上有錄上

大同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有錄上

可庵然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鑑禪師有錄上

投子淳禪師有錄上

萬壽師觀禪師

監丞成乘周公有錄上

訥庵俊禪師有錄上

孤蟾瑩禪師有錄上

鐵牛禮禪師有錄上

直翁舉禪師有錄上

萬壽了修禪師

徑山元聰禪師

陳安節樵隱居士有錄上

如居士顏公錄無

薦福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錄無

靈瑞肪禪師法嗣一人

福嚴條禪師錄無

逢庵會禪師法嗣一人

萬松大璉禪師錄無

慈航朴禪師法嗣二人

雪竇僧彥禪師

東林穎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避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灑盡野狐涎超翻山鬼

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寒廓中

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象

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

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

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銀棒

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派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

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

圓後聞東林謂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

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

陳所見解林曰授汝見處正坐在鑿覺中師

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

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拈花如夢相似然有

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

是巖頭容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

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為

被攔臂一拳忽然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

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

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

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

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眾云盡大

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

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找

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

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

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元菴先師道

坐佛林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

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

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

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蘭荷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

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

不啻興之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

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烟烟變眸放電

光口似血盃呵佛祖牙如劍樹寫諸方幾度

素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高頭陀傳

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即賺他無限癡

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

公境界後示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

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

至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

這裏懸著動者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

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之師曰鉢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

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

搭時正庵為西堂為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

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唱

以手拍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問了吞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

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拍笑彈拍珊瑚枝上清

風起元庵深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湖禪師上堂曰鎔瓶盤釵釧

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

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着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鉢露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大師具逸群三昧擊節叩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與人解粘去縛按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即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

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按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候子且不是釘關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麼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白曰青天快著精彩西禪需禪師法嗣福州鼓山木庵安求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未幾謂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啗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觀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進梨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鏑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祗如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龕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梅風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麼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鐵機一鋌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巖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瞭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棍提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細素要分明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道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編界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禁中縱步行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官闕街司唱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曾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

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十餘首盛行於世示眾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撤去已是鈍置你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葛拈拄杖打散大眾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總在山僧

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竟有頭債有主遠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眾十五日已前天上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一十二三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榮良久曰本店買賣今文不賒
教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

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眾解脫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揚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

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秀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確嘴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

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琉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於其左遂往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無用全禪師法嗣
首王笑翁禪師諱妙堪四明毛氏子廣顛平

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菴道欽受釋氏學參
松源岳於靈隱不契性天童參無用全公無
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
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撼無用曰此僧
敢來者裏持虎鬚參堂去室中常示以狗子
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篲劈口便

打師應聲呈偈云大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
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領之久之侍香辭去西
游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
移光孝乙亥大早禱兩州治郡將以道居左
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
雪竇申明于朝得旨仍舊乃已史衛王薦師
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議合十寺為
大刹築壇場闡揚毗尼朝命徒虎丘領雪峯
三年陞住靈隱衛王創大慈成請師開山師
審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
衛王薨退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遣使以瑞
巖邀之於道師勉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
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詎絕絕江明年
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彌俾以衣彌住持
師以為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
殆矣奏疏殿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育
王興建居多既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戊申春
師寢疾通守永嘉曹公等入山問疾從容叙

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撰
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書四句偈辭衆云
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與
曹公訣別右脅而逝

天童華禪師法嗣

法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
不憚遊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
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遷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
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
今四載微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乳

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觀切
忌便跟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
之鳥巨次遷祥符蔣山華嚴未幾
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
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如
有向上關候子有般漆桶算東西不辯南北
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候子何異開眼象
床華嚴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
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
眾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
說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
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賤賣

分文不直抵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
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擲葉風微塵養
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抵迷這箇復卓一下
曰悟時抵悟這箇迷悟變忘糞堆堆頭重添
搥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
句底麼若道不得華嚴自道去也擲拄杖曰

法

十

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
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前後無老婆心時有
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後有老婆心峰云
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
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
鳥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警

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燒庵話
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
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
名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
枯木上糝花寒巖中散酸箇箇孤身迴迴慣
入洪濤等閑坐斷激天潮到底身無消滴水
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
佛法未夢見在鳥巨與麼提提畢竟歸何
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王欄
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
鉢兩如王秉綬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
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

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上堂盡乳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
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保保
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
門大師道盡乳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
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
節大小雲門劔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窅塔
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
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
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
脫略結與未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誦正信幼聞首楞嚴
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素後造明果投誠
入室聽其言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
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
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贖鋪家存甘
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
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
今圖續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嚴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
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

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達一切
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
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
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濤蘆花影裏
弄明月引得青龜上釣船僧問心包未
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
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披此座呵佛罵祖去
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豁晦游歷湖湘江
湘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
庵住道場拍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
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

心行滅處解離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梅檀林
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剎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甌又僧
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
如何是禪山云糊絲上樹尾連顛大眾道無
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却
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
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
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
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
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

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麼把手上山
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
疾留偈跌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獲五色舍
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寺左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為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消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四三
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
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勢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年貴禪師法嗣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勢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年貴禪師法嗣

温州龍馮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
識得覺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覺子天地
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
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覺子四脚著
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
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

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噴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
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截身折東籬
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
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
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抵云歇即菩提
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
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
遂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
尋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
鄉意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鮮如
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瞞箇師
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
甚共語處上堂舉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
空公答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賓賓徒自
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添得一溪流水紅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素 扶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七四頁上一行「卷第三十四」，
〔徑〕作「卷第三十四目錄」。
- 一 九七四頁上六行夾註「已上有錄」，
〔徑〕作「已上五人無錄」。
- 一 九七四頁上九行夾註「已上無錄」，
〔徑〕作「已上六人無錄」。本頁中六
行同。
- 一 九七四頁上一二行夾註「已上有
錄」，〔徑〕作「已上四人俱錄」。
- 一 九七四頁上一四行夾註「已上有
錄」，〔徑〕作「已上二人俱錄」。
- 一 九七四頁上一六行夾註「有錄」，
〔徑〕作「一人見錄」。一九行、二二
行、本頁中三行、一三行、一五行、
一七行同。
- 一 九七四頁上一七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三人無錄」。本頁
下一六行同。
- 一 九七四頁上二〇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二人無錄」。頁下
三行、次頁上九行同。
- 一 九七四頁中二行夾註「已上無錄」，
〔徑〕作「已上四人無錄」。本頁下六
行、一九行同。
- 一 九七四頁中九行夾註「已上有錄」，
〔徑〕作「已上三人見錄」。
- 一 九七四頁中一一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五人無錄」。
- 一 九七四頁中一七行夾註「無錄」，
〔徑〕作「一人無錄」。末行、本頁下二
一行、二三行、次頁上一行、三行、
五行、七行同。
- 一 九七四頁中二〇行夾註「已上無
錄」，〔徑〕作「已上四人俱無錄」。
- 一 九七四頁中二二行夾註「無錄」，
〔徑〕作「已上二人無錄」。
- 一 九七四頁下二行夾註「已上有錄」，
〔徑〕作「已上二人見錄」。
- 一 九七四頁下八行夾註「二人無錄」，
〔徑〕作「已上二人無錄」。

一 九七四頁下一〇行夾註「二人無錄」，徑作「已上二人無錄」。一二行同。

一 九七五頁上九行與一〇行之間，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大鑑下第十八世」三行。

一 九七五頁上一八行「金釵」，徑作「金針」。

一 九七八頁下二一行「玉闌」，徑作「玉闌」。

一 九七九頁中一三行「噴嚏」，徑作「噴嚏」。

一 九八〇頁上九行第一五字「折」，徑作「折」。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扶四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光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靈隱之善禪師

淨慈居簡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

天童派禪師

東禪觀禪師

上方銘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育王宗印禪師

淨慈義雲禪師

徑山妙嵩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

育王權禪師

天童齊禪師

雲居梵琮和尚

錢牛印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九人

臥龍祖先禪師

靈隱崇岳禪師

天童自鏡禪師

薦福道生禪師

隱靜致柔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淨慈慧光禪師

靈隱了悟禪師

待郎張鎡居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四人

布丘善濟禪師一人見錄

華嚴善淨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七人

栢巖凝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靈隱普濟禪師

淨慈聞禪師

徑山肇禪師

雙林朋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枯椿曇禪師

弁山阡禪師

東山源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四人

黃龍慧開禪師

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孤峰德秀禪師

鴻福師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一人見錄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善珙禪師一人見錄

徑山善珙禪師一人見錄

淨慈仲穎禪師

無方安禪師

霜林果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如珙禪師一人見錄

徑山如珙禪師一人見錄

帛立務本禪師

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大觀禪師一人見錄

石樓明禪師一人無錄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悟明禪師一人見錄

直翁舉禪師法嗣一人

承天法堅禪師一人無錄

天童岫禪師一人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東湖祥禪師一人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一人

道場法舟禪師一人無錄

軋元宗穎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宗鑒禪師

白雲仁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金山道奇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泉禪師一人無錄

天童派禪師法嗣一人

無鏡徹禪師一人無錄

徑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無塵淨禪師一人無錄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祖先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師範禪師

靈隱法薰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雲居慈覺禪師

天慈道倚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光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吳興劉氏子其先居

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皆登臨仕師生

統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受業

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

乃遍然諸大老時佛照光禪師唱道鄭山師

往來禮以風幡語直箭鋒機蒙印可贈以偈

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

辨慧融輝然不以此自足特衡相還入康廬

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

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鴈山能仁出世於慧

因洪福萬年諸刹退居皋亭劉寺者又十餘

年大畧如在妙峯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

之瑞岩蕪之萬壽常之華嚴晚至靈隱亦非
所樂靈隱密遊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
聞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
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
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
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師上堂云應物

現形如水月中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
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錢湯爐炭擊右邊云
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
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
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又示衆云
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

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
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
進一竇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
一經指授輒神融意悟心悅誠服皆克然有
得將示寐澡身跌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
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
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岡鄭公銘其
塔
杭州府淨慈北磡禪師名居簡字敬叟蜀之
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磡之日久故人不名
字之稱北磡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

居枕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盱江刺史走
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卧不起而
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靈居力致之亦復不起
後遷至淨慈彌世尊初生語云一聲哇地便
叱哩突出如斯大闢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
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

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
閒清畫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居名
曰齋室作賦以目見其畧曰進則面墻退則
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頽豁然而虛漠然而
問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畫藏如大
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闥擬

良工之御駿撫鴻鶴而晚晚入冥冥而遠引
咲雲烟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
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磡集十
九卷行世盱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
審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衆案覺范為一人
不能當也北磡於人不苟合亦不苟睨取
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醉師詩
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
東家小兒女塗青漆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
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
來駕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
遂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
悟邁倫作維摩讚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癡添
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勸破者些毛病
有誰知
明州天童派禪師字無際題郁山主像偈云
榮蹇溪橋蹉跌時悞將碗豆作真珠兒曹不

解家醜笑倒楊岐老古錘
東禪觀禪師字性空上堂舉藍官國師因僧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
來僧將淨瓶至師云却安舊處着僧復來問
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旨者難以與乎文
彩曠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

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
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
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
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又舉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
師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沉度刃之作向
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之機向虛空
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緊臨濟正法
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
道致子如何擊大柱藕絲馬可挂頭彌若是
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上方朴翁銘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請詳

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
楊子江心航折箒浪頭何似問頭危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

泉吳氏天姿純篤造詣端實早歲慕出世法

稍長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

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公於徑山慧陞堂稱

蔣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

至入室未報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菴舉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箴師云鈍置和尚應

庵厲聲一喝師有省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

偈勸使祝朕隆興初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

入闕見軋元木菴永公一日辯木庵木庵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琊

道好一堆爛柴巒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酌

數久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

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

為人者使情地凡夫一起入聖城固難矣驗

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溪骨髓何

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

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菴菴於衢州之西

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

忘寢食密菴移蔣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密

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

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

不在舌頭上自是撥辨從橫密菴迂靈隱遂

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徒江陰

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

江之帝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慶師

上堂云大凡扶堅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

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

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

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開

一揆一撥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

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拙麼昔年曾

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又因歲旦示衆

云元正改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

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

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

必不相賺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

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倡道不廢忽親作書別

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

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

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

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管轉玄關佛祖罔措加

跌而窺寶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

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夔州卧龍破庵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工

夫穩實見地明白嘗分座抗之靈隱有道德

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頭垂開示師曰用捉

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

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難見非真見

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

識老瞿曇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劔人分座雲居出

世妙果徙龜峰後住薦福逾月化去詠靈雲

石有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

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峯青到今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作上鐘偈

曰一摸脫就轉風流平地救他不肯休要得

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淨慈慧光禪師字潛庵作化藍偈曰合水和

泥一處烹水乳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遼天

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菴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

堂舉天衣懷禪師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因

頌曰長空孤鴈一聲秋敲寶波斯鼻似鈎風

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絲頭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

蘓州帝丘尚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

曰雲鬢濃粧苦強類為它閑事入塵寰携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

靈隱大川禪師請普濟明州奉化人慕脩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

諸有幾時空

杭州徑山徑溪開禪師閩人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拈云森羅萬像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為貪程太速

徑山淮海肇禪師泰州人讀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退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因見郁山主畫像傍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咲眼開為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

撲來

萬壽堂觀禪師法嗣

黃龍慧開禪師字無門杭州人作朝陽補袖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趁暖著些針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
潭州石霜竹岩妙印禪師作對月看經偈曰

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臘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觀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

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歲叟禪師名善珎泉州南安縣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崇福寺南和尚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峯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孝并承天

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峯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錢成金易變金成錢難又據室云

這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
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嘗
自題其像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
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
方敢道飯是米做師生於紹興甲寅十月十
二日示寂於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

塔全身于徑山南塔院云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荆叟禪師諱如珎婺州人室中僧問如何是佛師答曰爛冬瓜仍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審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字物初發參北澗于淨慈悟旨與父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

識好惡入沉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為我授記何異好肉剝瘡空花求帶畢竟如何悉喇悉喇既順世塔塋于寺之西菴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繞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趣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

為三殿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拈云
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
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華縣茶瓶師嘗纂
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某氏身材

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曹
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
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眾推挽升住天
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師說法能巧譬傍引
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
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上堂關市紅塵裏有
關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岩崖中有深山岩崖
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關市紅塵裏佛法
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
岩崖中佛法大眾且道如何是深山岩崖中
佛法良久白云雲淡淨出沒太虛之中青蘿
寅緣直上寒松之頂又謝首座書記藏主上
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
又打一圓相云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
敦又打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
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
這裏母固毋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
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逾謹二時粥飯必

同衆赴堂既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後事
塔塋于本山弟子聘大方昇獨木省愚庵證
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罕嗣其法
者爾
大鑑下第二十世
卧龍祖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禪師諱師範生於蜀之梓潼
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
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
正法遇老宿名堯者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
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
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
主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劔州人佛照曰
帶得何來麼師隨聲便唱佛照曰者烏頭
子也亂做貧甚無資糴糶故佛照室中常以
烏頭子目之久之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
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
破庵卷之語在破庵傳中師於侍傍有省破
庵過天童掃密庵塔師偕往速破庵赴宵露
未幾以台鷹未到拉月石溪同游至瑞岩時
雲巢領住持事留少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
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
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
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迂焦山期

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
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明年寺燬師遂知
其數不動容經意是年十月有旨入內上御
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
欄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
乃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
不驚不變而多敗雲至不數年寺宇崇成去
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
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為歸藏所土
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啟室東西偏奉
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為飯僧佛事以
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
旌孝慕云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淳祐戊申
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
舊疾適作三月且升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
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
從前所說不到底畫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
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少十五日集兩班區
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咲諧詭如
平時其徒以遺偈為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
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
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
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塔于圓照庵稟法分化
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為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孺石田眉山彭氏子也
師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
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
十二難駭受具戒遂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
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
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

恭

十三末

定大著聞吳門穹窿破菴先禪師道望遂往
依焉一見知為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
頭破庵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
於是決志依棲隨時諮詢與無準範日相激
礪辭去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
肯堂克華嚴迦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
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蘊之高峯高峯巖爾刹
勞苦載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為改觀次遷楓
橋衆繩繩然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
補慶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
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未喚恁麼
作本喚恁麼作未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
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
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
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
疾又明日退而歸寶壽趣辦終焉計寔全身
于院之後山不違師意也壽七十五臘五十

三師嚴古性直音韻朗暢五遷望刹閱三十
有二年擗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
建一毫不以干人見他處持疏驚俟人門帖
啣以希施與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
處成就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卷

扶四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八二頁上一行「卷第三十五」，
〔徑作「卷第三十五目錄」〕。
- 一 九八二頁中八行「三人」，〔徑作「四
人」〕。
- 一 九八二頁中一一行與一二行之間，
〔徑有「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目錄
終」〕，「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大
鑑下第十八世」三行。
- 一 九八五頁中二〇行「老僧」，〔徑作
「來僧」〕。
- 一 九八五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於」，
〔徑無〕。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

扶五

大鑑下弟二十世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道冲禪師見錄

淨慈開禪師法嗣三人

扶五

徑山妙高禪師見錄

天童止泓鑑禪師

何山鏡明禪師見錄

育王觀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元熙禪師見錄

徑山善珙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行端禪師見錄

曹溪覺禪師見錄

淨慈仲穎禪師法嗣三人

江心了萬禪師

岳林益禪師見錄

雙林雲屋禪師二人無錄

雙林朋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閻禪師見錄

天童雲岫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大證禪師見錄

孤峯秀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皖山凝禪師

雙林一衲介禪師見錄

靈隱普濟禪師法嗣三人

蔣山東叟愷禪師

雪竇野翁同禪師

天童石門來禪師見錄

天童自鏡禪師法嗣二人

松窓照禪師

月窓圓禪師見錄

徑山如珏禪師法嗣一人

中竺空岩有禪師見錄

雪竇大夢因禪師法嗣一人

風幡空山中禪師見錄

黃龍慧開禪師法嗣一人

瞎驢見和尚見錄

淳庵淨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西江謀禪師見錄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金山善開禪師

道場普岩禪師

華嚴覺通禪師

瑞岩光睦禪師

龍翔希璉禪師見錄

雪竇大歇謙禪師

天目文禮禪師見錄

瑞岩雲巢岩禪師

淨慈谷原道禪師

北海心禪師

廓丘蕪菴曇禪師見錄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

徑山癡絕禪師諱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母

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

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

證為落髮師遊成都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

回翔荆楚間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

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

妙果師聽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朝從夕

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

響曹源從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其

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

至京師松源主靈隱師依馬嘉定己卯由徑

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龔庵元覺

庵即逢庵原無相範石谿月皆在會中道聞

于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易滂下

田多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

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郎東叟曹公幽帥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着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着雖然如是用不着處用有餘一箭雙鷗隨手落又結夏上堂云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遠十五後先不差毫釐許可咲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蕪臺不可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咲翁堪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台師隱所使者三返

卒不奉詔明年并往山未幾隔間疾作涉春不瘳然陞堂說法不廢二月未始不出然說偈書讚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摩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自是屏却醫藥謝絕外事至十四夜分起坐移頃而逝歸葬于金陵山中

淨慈閣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禪師名妙高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

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求道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愛遂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蘆遂為嫡嗣遷江陰勸忠嘗川何山雲衲四來蔣山虛席師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死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百寺賴以濟至元

庚辰迂徑山寺雁回祿草創總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春魔事忽作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上問禪以何為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

扶五

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指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諸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上大悅禪宗按堵如初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蒙頭萬

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夙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為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七十五膺五十九葬于寺之西麓云

育王觀禪師法嗣

世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迺師之族姪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懿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師謂財足空志即善辭毋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

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獲其秘字之曰晦機為偈以慰馬後至錢塘謁東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元中總統揚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

扶五

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云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滿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設揚宗旨

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个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殺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返徑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迨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應馬大師懸識故葬焉而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磨敬之所嗣

法者有笑隱訖石室瑛仲芳倫云

徑山善琮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禪師講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技幼不茹葷年十二從族對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叟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即延入侍司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華公即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瑛公在育王以偈招

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養高千良階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師至是九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

多風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因甚道無者裏投取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牀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礎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茶盤石所破你腦門盃孟池浸爛你脚板僧偈答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便開口師便打師以

呵叱怒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為之沒齒不言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鉄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

寂照塔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噩楚石琦以中及等皆足亢其宗



淨慈仲穎禪師法嗣三人
温州江心一山禪師諱了万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奪去從金溪常樂院思仁者祝髮俄有靈芝產戶樞占者曰吉徵也及游方謁偃溪闡公荆叟珙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東叟領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東叟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後遊天台及境衆請開法寒岩竟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籙歷十載遷疎山當道議不合即退未幾江淮搃統會諸山于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師蒞事叢林鼎新又十年外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衆數百懷留隨至馮公嶺不從各泣別散去師恬然如脫去桎梏焉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力却之衆慄迫至再四願不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耳皇慶元年十一月廿六日蓮疾危坐不近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出據室凡書訣衆語坐逝闍維収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鎔以烈燄益晶瑩齒牙頂骨錚有聲時改作稼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

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
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焉餘略
舍利又以葬東溪

奉化岳林栢堂益禪師温州人開法發之天
寧遷薦福後主明之太平彰聖至岳林上堂
云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

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
杖云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花如何是佛向上
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月十五
日上堂擊拂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
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云
設有一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雙林明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閣禪師南康周氏子宋端平
元年八月一日生年十三稟父母依同郡嘉
瑞寺出家禮偃一人為師薙落髮具一日閱
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
即往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近離何處師

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又手進云起
居和尚智命侍香未幾至杭見斷橋倫公於
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
又問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
還人一馬倫領之倫逝而栢山介石遠來補
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

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
即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岩日公住圓通延
師分座九江守錢真孫聘師出世西林為介
石嗣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
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
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

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
何不瞥地僧問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
彌勒是他如他是阿誰僧便對師便打一僧
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
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
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

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訣衆偈曰緣會而來
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世壽七十五
僧臘五十二

天童雲外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禪師諱大證族番陽史氏子
生于大德丁酉歲正月廿四日幼穎異父母
知不可留使從州之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
年十四薙落髮具戒出游謁荆石琬公于廬
山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公居開房師日
親煨煉雲外岫公方唱曹洞之道于天童師
往依之一日入室次公云天童今日大死去
也汝作麼生救師云請和尚喫飯公又云天

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師云救它作
麼公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
行師云和尚先行某甲後隨公呵呵大笑自
茲情同魚水猶為山之與寂子也遂命典藏
教已而謁中峯本公于天目山公雅相器重
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與國師
妙公借北上入覲竣事賜以織金屈胸之衣
泰定初南還江湖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
事起師主衢之南禪說法為雲外之嗣雲外
嗣直翁舉直翁嗣東谷光東谷嗣明極祚明
極嗣自得暉蓋隰州古佛之六世也繼領光
孝遷信之祥符既而洪之翠岩饒之芝山俱

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至正七年主慶元
之定水閣九年遷雪竇上堂曰千說萬說不
若覩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
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
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良久是何面目
下座巡堂喫茶又上堂妙不妙袖僧鼻孔多

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
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
不來春又去岩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
定水之圓明菴明年辛丑九月廿一日示寂
得年六十有五奉命龍閣維燼餘牙齒數珠不
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歛諸不壞者建塔

圓明菴後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字掩室上堂舉密菴破沙盆話頌云法眼粘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湖州道場運菴禪師諱普岩題趙州像偈云

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空愚石帆衍紹之

華嚴覺通禪師字無得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為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淹黑豆味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綠成白雪染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嗣法有虛舟度云

温州龍翔石岩禪師諱希連潮陽馬氏子室中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警轉機輪

向上頭扶五方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瑞岩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熱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屢屢回避曰向鑊湯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暗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

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明州天童山天目禪師諱文禮彌城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山之麓因又彌天目云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真相寺僧智月剃落往淨慈叅混源混源舉見成公

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為書記久之返瀨西聽一心三觀之旨于上

天竺松源岳禪師唱道鏡之薦福室中間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即捧出師聞之頓忘知解迺往叅為蒙印可得盡其旨辭松源巡禮江淮間祖塔時澗翁瑛公主將山挽師充立僧首座晉陵尤公煇數至山誦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居士張公鉉請師開法臨安慧雲一香為松源嗣既而遷溫之能仁未幾辭歸西丘時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眼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笋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輒督牙三下莫有湊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師因上

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冬至上堂云黃鐘纜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離梁燕語田父祭勾芒叢祠敲社鼓農父狎牛郎村姑教蚕婦光陰

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鶯鶯眠有乘上座直入方丈云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云對頭在那裏來云和尚便是師云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讎來無

語師投住云冤家冤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什麼僧云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又佛光照師首依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茶社峯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參尋有鷲山諸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首于今亦倦譚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絕師尤邃於易軋淳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為世語徇悅也朱晦菴問母不敬師又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

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所閱五
糾通不過八九年而得聞之歲月多道遙於
梁渚之西丘羣衲叅叩無異領衆時也其為
人高古簡儉不苟為咲語將入病中問侍
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師塔樣師
云畫畫不出乃怡然脫去閣維弟子叔舍利
并遺骨柩葬于天童應菴塔左壽八十四臘
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林鞏稱二甘
露門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終

三末

扶五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九八八頁上一行「卷第三十六」，
〔徑〕作「卷第三十六目錄」。
- 一 九八八頁上二〇行夾註「已上二
人無錄」，〔徑〕作「二人無錄」。
- 一 九八八頁中一七行夾註「已上六
人無錄」，〔徑〕無。
- 一 九八八頁中一七行與一八行之間，
〔徑〕有「目錄終」，「續傳燈錄卷第
三十六」、「大鑑下第二十世」三行。
- 一 九九〇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儼」，
〔徑〕作「擬」。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校勘凡例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底本以《趙城金藏》為主；《趙城金藏》缺佚，則以《高麗藏》等作底本。各卷所用底本的名稱及涉及底本的其他問題，均在校勘記的第一條中說明。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選用的參校本共八種，即《房山雲居寺石經》（石）、宋《資福藏》（資）、《影印宋磧砂藏》（磧）、元《普寧藏》（普）、明《永樂南藏》（南）、明《徑山藏》（徑）、《清藏》（清）、《高麗藏》（麗）。

一 校勘記中的「諸本」，若底本為金藏，即包括石、資、磧、普、南、徑、清、麗全部八種校本；若底本為麗藏，則包括石、資、磧、普、南、徑、清全部七種校本。其他情況若用「諸本」，校勘記中則另加說明。

一 校勘採用底本與校本逐字對校的办法，只勘出經文中的異同及字句錯落，一般不加評注。參校本若有缺卷，或有殘缺、漫漶等字迹無可辨認者，則略去不校，校勘記亦不作記錄。

一 一經多卷，經名、譯者、品名出現同樣性質的問題，一般只在第一卷出校，並注明以下各卷同；分卷不同時，以底本為主出校。

一 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通假字及同義字，一般不出校。如：

古今字：宐（肉）；猗（倚）；距（跛）；鉞（矛）；誼（義）等。

異體字：睪（掣）；剗（剗）；只（貌）；惱（惱）；導（碍、礙、閉）等。

正俗字：怪（恠）；滴（滲）；體（躰）；刺（剌）；閉（閉）等。

通假字：惟（唯）；嫉（疾）；

同義字：言（曰）；如（若）；頻（頻、頻）；揣（搏）；眇（鮮）等。弗（不）等。